武俠世界

神鷹戰士（江湖奇俠列傳）　龍乘風・著

大魔頭隻手遮天，毒計層出不窮，一代武林怪傑勇闖虎穴，却是未酬壯志，江湖上還是烽烟四起，戰雲密佈。

這是一篇激壯動人，寫情細膩的英雄故事，內容精采，橋段獨特，是讀者諸君不容錯過之金牌巨著。

$4.00

第24年
36
革新號

編者話

「江湖奇俠列傳」這個故事集，題材新穎，故事獨立。是寫細膩奇情英雄事蹟，篇篇激壯動人，可歌可頌。今期龍乘風君繼「一笑鬼神驚」後又貢獻另一巨著：「神鷹戰士」。故事中敘述一個魔派人物，睥睨湖海，陰謀毒計層出不窮，人神共憤，一代武林怪傑勇闖虎穴，可惜未酬壯志，於是掀起了江湖上烽烟四起，戰雲密佈……全部過程精彩刺激，閱讀之下，保証滿意。

＊＊　　＊＊　　＊＊

長篇故事「秋月冷寒星」今期開始連載，是一部奇情俠義感人故事，題材別創，情節緊湊，由名作家仲君平撰寫，請參閱今期本刊第一弐一頁。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荒城生死戰」今期已刊出，是龍驥先生繼「勇闖鬼門關」另一著作，故事神秘詭幻，刺激新奇，鬥智鬥力，捨死忘生……

＊＊　　＊＊　　＊＊

下期亦有數篇巨著推出，包括巨型小說「文身鞭」和山貓王森故事：「勇闖虎山」。前者是一部俠情哀艷倫理故事，寫盡兒女私情生死纏綿感人事蹟。「勇闖虎山」，則是一篇眞人眞事，不朽之作。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神鷹戰士（江湖奇俠列傳）

武林中出了一個大魔頭，隻手遮天，毒計層出不窮，於是，江湖上到處烽烟四起，戰雲密佈……本文是一篇激壯動人，氣勢磅礴的英雄故事，不容錯過……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一朵孤雲亂江湖（三期完奇情小說）◀中▶

孤雲絕谷　殺機四伏……高　皐 4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荒城生死戰（現代遊俠傳奇故事）◀一▶

神秘汽車　難解之謎……龍　驥 57

屠　　龍（沈勝衣傳奇故事）

捕頭作人質　交換花名册……黃　鷹 67

悽慘的刀口（七大寇傳奇故事）

羣起迎擊　捕頭斷臂……溫 凉 玉 75

萬里飛虹（俠情中篇故事）

爲國盡心力　上京助明軍……高　皐 83

磨劍江湖（俠義傳奇故事）

誤中奸計　自相殘殺……西 門 丁 91

名　　人（千門奇俠故事）

要求合作　巨款酬謝……馬　雲 99

神弓、寶斧、歸元劍（俠義中篇連載）

深藏暗樁　伺機而動……隆 中 客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長 劍 篇（武俠長篇故事）

古怪八老爺　疑是姜隱君……蕭　逸 114

秋月冷寒星（武俠長篇連載）

少年遇奇緣　九重天學藝……仲 君 平 12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1.24.

第24年
第36期
（總號122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套集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無情三絕手

六月十五午時，艷陽高照熱浪逼人。一輛馬車，徐徐地自大官渡口西岸，望北而行，車把式是滿面刀疤，獨耳歪嘴，容貌奇醜的灰衣中年大漢。

馬車雖然不算華麗，但却結實平穩，雖然道路並不怎樣平坦，但不到一個時辰，已然來到了銀鹿鎮。

銀鹿鎮雖然並不是個大地方，但却是武林大豪雷逢雨管轄的市鎮，是以市面上也頗有一番繁閒的景象。

爲甚麼雷逢雨會使這市鎮興旺起來？原因很簡單，因爲他把這市鎮東北一帶，全都買了下來，然後開設最豪華的酒家，房舍最精緻的客棧，還有美人窩和賭坊。

他要讓每一個男人都喜歡這裏，在這裏樂而忘返。

當然，沒有錢的男人，就算想在這裏停留也是不行的。

少一點錢都不行。

本來，以前銀鹿鎮並不是商旅來往頻密之地，但自從雷大老闆把這鎮市「改革」一番之後，情形就開始逐漸改變了。

不少商旅前往長安城，以前都是走康莊大道，但這時候却寧願多走一點冤枉路，忍受一下顛簸不平的路途，也要「順道」到銀鹿鎮逛逛。

結果，不少商人做了賠本生意，因爲他們賺到的銀子還不够在這裏花用。得到最大益處的人，自然是雷逢雨了。

× × ×

在炎熱的天氣下喝酒，到底是苦是樂，實在是很難分得出來的。

但對井無愁來說，無論天氣怎樣，他都不能缺少了酒。

他是個老秀才，無兒無女，而且早年喪偶，是個很孤寂的老人。

他在銀鹿鎮已住了二十多年，據說全憑有個侄兒不時贈送銀子接濟，才能安穩無憂地生活下去。

井無愁是不愁衣食，也不愁沒酒喝。

因爲他的侄兒已把一筆錢存放在雷逢雨的酒家裏，他要喝多少，酒家就供給他多少，絕對不會推却。

幸而井無愁喝酒從來不會喝得酩酊大醉，在有了七八分酒意的時候，就會自動停止下來。

只是，他每天都一定要喝酒，不喝就睡不着覺，甚至連飯都吃不下。

所以，鎮裏的人都知道，你若要請井老秀才吃飯，可以沒有佳餚，但却絕不能少了美酒。

這一天下午，井無愁老早就已在酒家裏喝了兩斤女兒紅。

他又再要了瓶高粱，伴着花生很快就全都灌進肚子裏。

伙計們都知道，他現在最少已有了五六分酒意。

但伙計們並不担心，因爲這老秀才不會胡亂喝酒而生事。

而且，就算井老秀才眞的大醉了，甚至想動手揍人，他們也不會害怕。

因爲他們認爲，這個老秀才無縛鷄之力，他要發酒瘋，隨便一兩個小伙子就可以讓他乖乖的安靜下來。

直到這一天，他們才知道這種想法是多麼的錯誤。

× × ×

當那輛馬車停在酒家門外的時候，立刻就有個老丐走了上來，伸手討錢。

這老丐頭髮灰白，衣衫襤褸，臉色青青白白，好像已經有幾天沒吃過飯似的。

但他的手才伸出去，「呼」的一聲，馬鞭就已向他迎頭揮了過來。

那滿面刀疤的大漢看來眞是橫蠻不可理喻，不給賞錢也還罷了，爲甚麼還要揮鞭打人？

有幾個途人，甚至已忍不住高聲喝罵起來。

但他們這種喝罵之聲瞬即又已停頓下來，而且每個人都愣住了。

江湖奇俠列傳／神鷹戰士

文圖・風乘龍可飛

那老丐沒有被馬鞭掃着，兩袖之中却同時射出一雙三尺長短的鋼槍，身形一起，雙槍就已直向刀疤大漢的胸腹疾刺了過去。

衆人這才明白，這老丐根本就不是要錢，而是要這大漢的命。

只見刀疤大漢的身子旋風般打了一個圈子，馬鞭套成一個結，居然迎頭套進老丐的脖子裏，然後用力一扯，就像是拉牛一般，把他硬生生的拉了過來。

老丐並不回頭，任由刀疤大漢拉後，但雙槍已從兩肋下透射而出，疾刺對方腰際要害。

這一着連消帶打，甚是厲害，誰知刀疤大漢反應極快，不等雙槍射至，人已向天仰倒，看似失足跌下，其實却是使出了「單腿直蹬伏虎式」的絕學，既避開了雙槍，更同時一脚怒蹬老丐背脊之上。

老丐背對刀疤大漢，沒看見這厲害的一脚，但乍聞勁風驟至，已知不妙。

可是，他雙槍去勢有餘未盡，招式已老，欲要閃避，已是太遲。

只聽得一聲異响，老丐背上的脊骨不知已斷了多少根，立時有如斷綫風箏般直飄出去，直撞在馬車車輪之上。

這一撞之力，大得出奇，老丐頭裂額穿，慘叫一聲就兩眼發白，倒臥不起。

「弄出人命啦！」有人尖叫，但刀疤大漢却一點也沒放在心上，昂然闊步，直向酒家裏大步而去。

走不了多遠，一個老秀才捧着一罎竹葉青，奕眯眯的望着這刀疤大漢。

刀疤大漢停了下來，也望着了他。

「公孫大哥，俺來了！」刀疤大漢忽然恭恭敬敬的拜倒下去，大聲說道。

這老秀才正是在這鎮上住了二十多年的井無愁。

但刀疤大漢却叫他「公孫大哥」。

井無愁哈哈一笑，把他扶了起來，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這二十年來，可辛苦你了。」

刀疤大漢朗聲道：「俺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只是無時無刻都在掛念着大哥。」

井無愁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你是我的好兄弟，但這一次我們的任務實在是太艱難了，將來我們還能否共聚一堂，可說是極難預料。」

刀疤大漢道：「俺不怕死！」

井無愁笑了笑，道：「我知道，那孩子怎樣了？」

刀疤大漢道：「他沒有來。」

井無愁一怔，半晌才道：「那麼，車廂裏的又是甚麼人？」

刀疤大漢吸了一口氣，道：「是老山主。」

井無愁不由動容，凜然道：「老山主竟然親自來了？」

刀疤大漢點點頭，道：「他老人家覺得太寂寞了，所以要出來走動走動。」

突聽一人冷冷笑道：「近來枉死城中冤魂多如蝗蟻，他若陪隊襯襯熱鬧，就不會再感到寂寞！」

井無愁、刀疤大漢神色同時一變。

只見一個赤髮銀袍，高逾七尺的白臉漢子，正從酒家東北一條走廊中，緩緩地走了過來。

陸滿林哈哈一笑，道：「這輛馬車裏面的是誰，我們早已知道，是秦斗山又怎樣？他還能恢復昔年的武功嗎？哈哈！哈哈！」

刀疤大漢却叫他「公孫大哥」。

井無愁哈哈一笑，把他扶了起來，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這二十年來，可辛苦你了。」

刀疤大漢朗聲道：「俺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只是無時無刻都在掛念着大哥。」

井無愁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你是我的好兄弟，但這一次我們的任務實在是太艱難了，將來我們還能否共聚一堂，可說是極難預料。」

刀疤大漢道：「俺不怕死！」

井無愁笑了笑，道：「我知道，那孩子怎樣了？」

刀疤大漢道：「他沒有來。」

井無愁一怔，半晌才道：「那麼，車廂裏的又是甚麼人？」

刀疤大漢吸了一口氣，道：「是老山主。」

井無愁不由動容，凜然道：「老山主竟然親自來了？」

刀疤大漢點點頭，道：「他老人家覺得太寂寞了，所以要出來走動走動。」

突聽一人冷冷笑道：「近來枉死城中冤魂多如蝗蟻，他若陪隊襯襯熱鬧，就不會再感到寂寞！」

井無愁、刀疤大漢神色同時一變。

只見一個赤髮銀袍，高逾七尺的白臉漢子，正從酒家東北一條走廊中，緩緩地走了過來。

刀疤大漢冷喝道：「是甚麼人？」

白臉漢子淡然地道：「『銀猿』陸滿林。」

刀疤大漢冷笑：「原來是頭猢猻！」

陸滿林怪笑一聲，道：「猢猻雖然並不怎麼漂亮，但比起你這張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臉孔，還是強勝得多了！」

刀疤大漢勃然怒道：「不識好歹，看刀！」

他手掣一柄鐵刀，腳踏七星步，就向陸滿林疾攻過去。

這「銀猿」陸滿林乃河南第一高手，一桿「百變金剛棒」殺盡不知幾許強敵，刀疤大漢雖然來勢洶湧，但他却是絲毫不懼，金剛棒一揚，招式層出不窮，轉瞬間已把刀疤大漢的刀勢蓋了過去。

井無愁喝道：「韓橫，讓我來！」

刀疤大漢苦戰落在下風，也自是無心戀戰，聞言急退開去。

陸滿林瞪着井無愁，冷冷一笑道：「我早就看出你這個老秀才大有古怪，想不到原來竟然是昔年威震河朔的『無情三絕手』公孫懿！」

井老秀才呵呵一笑，道：「你現在才知道我就是公孫懿，未免是太遲一點了，雷逢雨給了你多少好處，值得你為他甘心賣命？」

陸滿林「哼」的一聲：「雷老闆對我怎樣，你管不着，總而言之，凡是和『天山老邪』秦斗山有關係的人都得躺下！」

「無情三絕手」公孫懿猛然怒喝道：「陸滿林，你算是老幾？竟然敢如此大言不慚？」

陸滿林哈哈一笑，道：「這輛馬車裏面的是誰，我們早已知道，是秦斗山又怎樣？他還能恢復昔年的武功嗎？哈哈！哈哈！」

刀疤大漢却叫他「公孫大哥」。

井無愁哈哈一笑，把他扶了起來，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這二十年來，可辛苦你了。」

刀疤大漢朗聲道：「俺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只是無時無刻都在掛念着大哥。」

井無愁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你是我的好兄弟，但這一次我們的任務實在是太艱難了，將來我們還能否共聚一堂，可說是極難預料。」

刀疤大漢道：「俺不怕死！」

井無愁笑了笑，道：「我知道，那孩子怎樣了？」

刀疤大漢道：「他沒有來。」

井無愁一怔，半晌才道：「那麼，車廂裏的又是甚麼人？」

刀疤大漢吸了一口氣，道：「是老山主。」

井無愁不由動容，凜然道：「老山主竟然親自來了？」

刀疤大漢點點頭，道：「他老人家覺得太寂寞了，所以要出來走動走動。」

突聽一人冷冷笑道：「近來枉死城中冤魂多如蝗蟻，他若陪隊襯襯熱鬧，就不會再感到寂寞！」

井無愁、刀疤大漢神色同時一變。

只見一個赤髮銀袍，高逾七尺的白臉漢子，正從酒家東北一條走廊中，緩緩地走了過來。

雷逢雨居然沒有還手，只是身形飄忽閃動，將公孫懿極厲害的掌勢全都閃避開去。

公孫懿怒喝道：「你們為甚麼不敢還手？」

雷逢雨淡淡道：「不是不敢，而是不想在今天親自殺人。」

公孫懿道：「今天是甚麼日子？」

雷逢雨道：「是我生辰。」

「呸！放屁！」公孫懿怒喝道：「明年今日，是你忌辰才是真的。」

忽聽一人嘆道：「這老秀才說話怎麼如此粗魯？」

雷逢雨悠然笑道：「叔父來的正是時候，侄兒把他交給你了。」

他一面說，一面退後。

公孫懿催掌直逼過去，忽然一股大力，從左方湧了過來。

公孫懿臉色一變，掌勢立時改變，迎拒過去。

忽然「轟隆」一聲，公孫懿連接跟蹌後退五步。

只見酒家之內出現了一個白髮黑袍老人，他身形高大，雙臂更是長得有異常人，剛才公孫懿就是給他一掌震退五步的。

「好！果然不愧是『霹靂天君』，老夫不是你的敵手……」公孫懿慘笑一聲，倏地七竅流血倒地身亡。

這黑袍老人，正是江湖中人聞名變色的「霹靂天君」雷五轟，乃雷逢雨之叔父，又是近三十年來聲勢浩大，號稱黑道第一大幫會——血帝盟中五大護法之一。

雷五轟甫出現，就已殺敗了「無情三絕手」司馬懿，足見他能成為血帝盟護法絕非倖致。

韓橫目睹公孫懿敗陣身亡，又驚又怒，正要上前拚命，車廂中忽然有一把蒼老而沙啞的聲音把他喝止：「何苦以卵擊石？速速回來！」

韓橫跺了跺腳，終於退回到馬車旁。

雷五轟目光灼灼逼人，他直視着車廂，沉聲說道：「江山代有人材出，老邪，你稱雄中原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

車廂中蒼老的聲音似是嘆了口氣，半晌才道：「雷老弟說的不錯，我老啦！而且華山一戰，我更成為了殘廢之人，中原武林，早就不再屬於我了。」

雷五轟冷冷一笑，道：「人貴自知，但你又何以再度涉足江湖，難道還想在此時此地逞強嗎？」

車廂中人道：「老朽此行，非為逞強，只是要奉勸老弟，莫再為血帝所利用，荼毒武林我輩中人。」

雷五轟雙眉倒豎，勃然道：「這是甚麼說話了？」

車廂中人道：「一片佛口婆心。」

雷五轟「呸」一聲，喝道：「二十五年前，你敗在盟主刀下，斷一臂，廢一足，接着五年之內，給仇家追殺。有如顧沛流離喪家之犬，如今僥倖不死，還有甚麼資格說這種廢話？」

車廂中人嘆了口氣：「你畢竟還是在欺負我已殘廢……」

「胡說！」雷五轟一拍桌子，道：「就算你四肢俱在，五官齊全，以本座今時今日武功，又豈會懼怕於你？」

車廂中人道：「如此說來，你是死性不改的了？」

雷五轟道：「盟主待我情同手足，天下間再無一人，能使雷某有所異心。」

「好忠心耿耿啊！」車廂中人冷冷一笑：「既然如此，咱們是談不攏的了，還是在手底下見個眞章罷。」

雷五轟嘿嘿一笑：「說得好，看掌！」語畢，雙掌推出，使出威力驚人已極的連環霹靂掌。

他雙掌直拍車廂，竟似是要連這輛馬車也震碎一般。

驀地，一股無形潛力，從馬車車廂中反擊出來，只見一個枯瘦老人，左腿已齊膝斷去，但仍然急躍出來，左掌疾向雷五轟揮去。

這老人不但左腿殘廢，右臂也已齊肩削去，然而，他這一掌却是四平八穩，勁力內蘊。

只見雷五轟身子幌了幌，連環霹靂掌竟被這殘廢老人硬震回來。

雷五轟再也不敢小覷這老人。

這老人雖然看來又瘦弱又殘廢，但他到底還是昔年叱咤風雲，有「武林奇才」之稱的「天山老邪」秦斗山！

倘若今天的秦斗山，武功依舊不減當年，那麼雷五轟實在是全無半點把握，可以勝此一仗。

但武林傳言，秦斗山自從殘廢後，更曾一度走火入魔，險些丟掉性命，雖然後來得以不死，但武功已大打折扣，最多只能恢復兩三成左右的功力。

若傳聞確實，雷五轟自然穩操勝券。

但倘若傳聞不確，那麼雷五轟這一仗可就凶多吉少了。

秦斗山迎擊雷五轟那一掌，實在並不尋常，雷五轟的心裏不禁有點發毛。

但這時候，他已勢成騎虎，無論秦斗山的武功怎樣，他也只好硬着頭皮接戰。

雷逢雨也面現緊張之色。

他能夠在銀鹿鎮大展拳腳，全憑血帝盟暗中支撐，而血帝盟會在他背後押陣，也全然是因為雷五轟在暗中支持大局。

雷五轟若有甚麼閃失，雷逢雨的處境就會受到影響。

雷逢雨也是武林中人，一身武功也相當不錯，但自然還是及不上雷五轟。

雷五轟絕不能敗，他若敗陣下來，銀鹿鎮的形勢就很不妙了。

× × ×

秦斗山老了，他現在已快八十歲。

秦斗山已殘廢，他只有一手一足，當然無法再與昔年相提並論。

但最致命的，還是他在殘廢後強自運行內力，一時不慎，禍不單行地又復走火入魔！

否則，雷五轟又豈是秦斗山的敵手？而這十餘年來，雷五轟的武功，也是大為精進，在此消彼長之下，這一戰佔着優勢的人，自然並非秦斗山了。

但秦斗山一點也沒有後悔，他竟似是可抱看同歸於盡的決心，前來挑戰。

雷五轟接戰之初，還以為秦斗山仍然具有極可怕的潛力，不由心中一凜。

但再打下去，他就看出，這位曾經名震中原武林的絕頂高手，已有力不從心之

嘆。

雷五轟不由心中暗喜，忖道：「這老兒果然遠遜當年了，此時不把他除掉立功，更待何時？」

當下不再保留，全力攻了出去。

他有極大的把握，可以把秦斗山擊殺於此地。

只見雷五轟漸漸地控制了戰局，秦斗山雖然努力迎戰，但敗象却越來越明顯。

雷五轟臉上戒懼之色，已變爲自負傲岸，他冷笑着說：「月有晴陰圓缺，你雖然曾經武功蓋世，但却已今非昔比，現在你總該服輸了罷？」

秦斗山怒聲道：「還沒那麼容易！」

他這一發怒，招式又已錯亂，雷五轟覷準機會，倏地一掌直劈秦斗山咽喉。

誰知秦斗山招式錯亂，全然是誘敵之計，雷五轟一掌急進之下，只有一條腿的秦斗山突然急速地錯身閃避，接着戟指疾點雷五轟左邊太陽穴。

雷五轟在仓盡上風之餘，突然給秦斗山以快打快反攻一招，不由大感意外，欲要招架，已是身形一慢，囘招不及。

他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情急之下，只好用鐵板橋功夫，仰天彎下身子，來避過這一招。

秦斗山雖然武功不大如前，但臨敵經驗之豐富，只怕江湖中沒有幾人能望其背項，雷五轟這一下鐵板橋功夫雖然使得不錯，但先機已失，秩斗山立時展開凌厲的反擊。

這時候，雷五轟才知道，秦斗山一直在誘騙自己，他還有不少壓箱底本領，只是等待時機出手而已。

雷五轟知道不妙，立刻施展救命絕招——雷行四方大法。

這套武功，威力異常強大，一經施展，攻勢可從自己身體四方八面狂攻出去，在對付衆多敵人，或者是給強敵攻得透氣不過的時候，往往可以立奏奇效。

但這武功也有弊端，就是極其損耗內力，絕不利於長時間作戰。

果然，雷行四方大法甫施展，秦斗山就無法再欺身壓逼雷五轟。

但秦斗山也已看出，雷五轟這一陣反撲絕難長久，只要自己能穩守陣脚，等雷五轟內力漸漸衰竭之際再行反撲，乃可穩操勝券。

可是雷五轟也並不愚蠢，他沒有一直使用雷行四方大法，等到形勢彼此拉成均等後，就不再急求進取，改以天雷掌與對方週旋。

他仍然認爲，秦斗山的武功已大爲褪色，倘若能消耗對方的內力，自己還是可以奏凱而歸的。

但忽然間，他被一股巨大的掌力，壓逼得透氣不過來。

他不由自主地，運勁抗拒。

只見秦斗山不知何時已坐在地上，他神情肅殺，眼睛半開半閉，獨掌却伸得筆直，掌心微冒着白烟，與雷五轟貼掌比個高下。

他們終於拚上了內力。

這絕非雷五轟所願採用的決鬥形式，但不知如何，他忽然間就陷入了這種可怕的決戰局面。

雙方以單掌互拚內力，大約過了一頓飯時光左右，兩人頭頂上都已冒出了陣陣白氣。

這種比拚，極爲消耗內力，而且也極是兇險，敗方就算僥倖不死，也勢必身受重傷，或者是武功盡廢。

雷逢雨睹狀，心中暗暗緊張起來。

他在祈求上蒼，千萬保祐，一定要讓雷五轟獲勝。

你若是上蒼，會不會保祐雷五轟和雷逢雨這兩個人？

老邪求仁得仁

最接近黎明的時候，往往也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時候。

在距離銀鹿鎭南方一百二十里外，有一座相當寬敞莊院。

這莊院的主人，曾經是長安城內最大一家鏢局的總鏢頭，直到現在，只要提起了「萬旗鏢局」總鏢頭「神劍震九州」諸葛鳳陽，長安城中人還是沒有一個會把他忘掉的。

只要是長安城中人，無論曾經見過諸葛鳳陽也好，沒見過諸葛鳳陽也好，都知道他是個善樂好施，急公好義的大好人。

他人緣極佳，沒有半點架子，自從三十年前在長安城中開創萬旗鏢局以來，生意蒸蒸日上，而他在武林中的聲譽，也是與日俱增。

初時，他丟過鏢，但無論鏢銀落在甚麼人的手裏，他總有辦法把它弄囘來，而那些兇悍的強盜，也接二連三的栽在他劍下，直到凶名遠播的「蜘蛛王」屈霸英也吃了大虧，被諸葛鳳陽廢掉武功之後，就再也沒有甚麼強人，敢動萬旗鏢局的鏢車了。

可是到了五年前，萬旗鏢局押送一批價值驚人的紅貨上京師，在還有一天行程即可完成任務的時候，突然遭遇了意外。

其實，那一趟鏢載的全是價值連城的古玩珍寶，給強盜光顧，並不能算是甚麼意外。

但意外的却是：刦鏢者竟然只是一個蒙着臉孔的女人。

據說，這女人的身材很窈窕，聲音也很清脆甜美，但她的武功却比許多老練的江湖高手還更厲害、居然連諸葛鳳陽也敗在她的手下。於是，這一趟鏢保不住了，諸葛總鏢頭只好賠鏢。

這一賠的數目，十分驚人，諸葛鳳陽要變賣了不少產業，才總算湊足銀子如數賠償。

經此挫折，諸葛鳳陽不禁爲之心灰意冷，再也無法把萬旗鏢局維持下去。他結束了鏢局，把剩餘下來的財富，建造了一座莊院，準備在這裏安渡餘年，不再過着那種刀頭舐血，風塵僕僕的保鏢生涯。

失鏢後，不少人願意仗義爲他尋囘這一趟鏢，但都被他婉拒了。

他說：「這趟鏢是我親自丟掉的，若要找，該由我自己去找。」

他是條好漢，不想因爲自己的事，而連累及江湖上的朋友。

在昨天黃昏時候，鳳陽山莊忽來稀客，那是一老一少，還有一個滿面刀疤的醜

漢。

其實那少年也已二十歲了，但他有一張孩子臉，所以看去似乎只有十六七歲。

到了今天早上，那老人和醜漢不見了，只留下了這年輕人。

年輕人姓葉，名鷹揚，直到目前爲止，他在武林中還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

但諸葛鳳陽絕對沒有漠視了這個年輕人，他知道，葉鷹揚將來一定會是江湖上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因爲他的授業恩師，就是「天山老邪」秦斗山！

× × ×

穹蒼無語，諸葛鳳陽在一座亭子下，獨掌孤燈，一個人坐在石櫈上喝酒。

酒能使人快樂，也能使人愁悶。

諸葛鳳陽此刻的心情，看來一點也不快樂，只有愁腸百結。

一陣大風忽然吹過，燈光似欲熄滅。

就在這時候，諸葛鳳陽背後來了一個人。

「你還沒有睡？還是已經睡醒了？」

諸葛鳳陽沒有回頭，却已知道這人是誰。來的是葉鷹揚。

他緩緩地走到諸葛鳳陽身後，道：「師父還沒有回來，我怎睡得着覺？」

諸葛鳳陽打了個酒呃，道：「他老人家武功高強，絕對不會出甚麼岔子的。」

葉鷹揚沉默着，過了很久才說：「諸葛莊主，你爲甚麼不肯告訴我，師父去了甚麼地方？」

諸葛鳳陽嘆了口氣，道：「你以爲我知道令師的行踪？」

葉鷹揚道：「我看得出，師父很尊敬莊主。」

諸葛鳳陽道：「我也同樣尊敬令師，但這並不能代表，我們一定知道對方心裏有甚麼計劃，和想做些甚麼事情。」

葉鷹揚道：「但我知道，莊主一定知道某種秘密！」

諸葛鳳陽苦笑了一下，道：「你認爲那是甚麼樣的秘密？」

葉鷹揚道：「我師父是不是身處險境之中？」

諸葛鳳陽道：「這是無法回答的問題，但秦老英雄江湖經歷豐富，就算遇到了危險，也一定可以迎刃而解。」

葉鷹揚咬了咬牙，忽然道：「師父是不是快要死了？」

諸葛鳳陽一呆，道：「你怎會有這種不吉利的想法？」

葉鷹揚道：「師父的精神越來越差了，尤其是兩個月前……」

諸葛鳳陽嘆了口氣，半晌才道：「那件事，他是爲你好，而且就算他不這麼幹，他也……」

「他怎麼了？」

「唉，他老人家已推算過，自己的陽壽已快到盡頭的時候，所以才決定把全身內力，灌輸到你的身體裏。」

葉鷹揚面色發白，道：「我現在明白了，他忽然不辭而別，就是要去找仇人拚命！」

諸葛鳳陽道：「那並不是他的甚麼仇人，而是武林公敵，他要去殺雷五轟。」

諸葛鳳陽雖然是老江湖，但却不忍心對葉鷹揚說假話。

「雷五轟是個很厲害的魔頭？」葉鷹揚急忙追問。

諸葛鳳陽道：「若以令師原來的武功，就算是十個雷五轟也絕不是他的敵手，但此刻令師迭遭變故，功力大大損失，這一戰，實在很難預料誰勝難負！」

葉鷹揚陡地吸了口凉氣，道：「爲甚麼你一直都不把這件事說給我知道？」

諸葛鳳陽長嘆一聲，道：「你以爲我早就已經知道嗎？實不相瞞，我也只是在兩個時辰之前，才接到令師托丐幫弟子送來的一封信，那時候令師尚未到達銀鹿鎭，但現在，他與雷五轟之戰，恐怕已然結束了。」

葉鷹揚神情焦急，他仰望東方，東方已漸漸露出魚肚白色。

就在這時候，一陣車輪滾動的聲音，從遠處傳了過來。

葉鷹揚目光陡地大亮，面露興奮之色：「一定是師父和韓師兄！」

諸葛鳳陽吐了一口氣，道：「他老人家終於囘來了！」

× × ×

馬車已停在鳳陽山莊門外。

韓橫眼神呆滯，臉上似乎木無表情。

葉鷹揚看見他這副樣子，不禁暗暗吃驚：「師兄，師父怎樣了？」

韓橫搖搖頭，道：「我還沒有被正式收錄爲弟子，我不是你的師兄。」

葉鷹揚陡地一呆，接着打開車廂，赫然看見秦斗山正倚在車廂裏。

「師父！」葉鷹揚大叫。

只見秦斗山的臉龐無半點血色，兩頰也已深深的凹陷下去。

韓橫走了過來，忽然跪倒在地上：「主人，我沒用，我是個飯桶！」

秦斗山沒有反應，甚至好像連呼吸也沒有了。

葉鷹揚忙把他抱了出來，以右掌抵在他背心靈台穴上。

秦斗山却突然振臂喝叫：「別浪費功力，爲師已到時候了，何苦還要讓我這副老骨頭留在世上？」

「師父！」葉鷹揚不從，一股暖洋洋的內勁自掌心不斷透進秦斗山的背脊上。

秦斗山突然轉過身來，厲聲喝道：「住手！」

「師父……」葉鷹揚面上已沁出了冷汗：「你爲甚麼一定要阻止……」

秦斗山目光一轉，瞧着韓橫：「韓橫，你可知道我爲甚麼一直沒有收錄你爲正式弟子？」

韓橫道：「是不是弟子太愚蠢了？」

秦斗山搖搖頭，道：「你並不愚蠢，而且也是個練武的好材料，可是，血帝盟的韓天王，却是你的大伯父！」

韓橫道：「大伯父助紂爲虐，又跟弟子有甚麼關係？」

秦斗山嘆了口氣，道：「韓天王會殺了你的。」

韓橫道：「弟子不怕死！」

秦斗山道：「但我不想你死，尤其是不想你死在韓天王的手下。」

韓橫道：「主人若肯傳授我武功，大伯父就算想殺我又談何容易？」

秦斗山說道：「難道你想殺了韓天王嗎？」

韓橫道：「就算是大義滅親，又有何不可？」

「胡說！這算是甚麼規矩？」秦斗山喝道：「你可以殺掉天下間每一個人，但絕不能殺韓天王！」

韓橫垂下了臉，沉然無語。

秦斗山凝視了他好一會，又對葉鷹揚道：「對付血帝盟的任務，從現在開始，就交給你啦……」

葉鷹揚忙伏拜道：「弟子一定盡力而爲！」

秦斗山哈哈一笑，聲音忽然又虛弱下來：「人，總是難免要死的，爲師時候已差不多了，死又何妨？那雷五轟自負武功不凡，但最後却還是給我這個老殘廢殺掉了，雖然，爲師也因這一戰而少活了幾天，但爲師總算已做了一件好事，只可惜公孫懿大俠，竟比爲師更早一步歸登極樂世界……」

說到最後一句，聲音已是微弱得不可聽聞。

「師父！」葉鷹揚目露關切之色。

秦斗山却已垂下了頭，再也沒有說話，再也沒有了呼吸。

葉鷹揚只覺全身冰冷。

「師父……」

「秦老英雄已仙逝了，你要堅強點！」諸葛鳳陽的聲音忽然在他的耳畔响了起來。

× × ×

一代武林高手已長埋黃土之下。

葉鷹揚很悲傷，但他的表現却是很堅強的。

諸葛鳳陽對他說道：「血帝是你師父最大的對頭人，此人不除，江湖上永無寧日。」

葉鷹揚道：「但師父已死了，誰來對付血帝？」

諸葛鳳陽直視着他：「這担子當然是落在你的身上！」

葉鷹揚道：「晚輩能嗎？」

諸葛鳳陽道：「天下間沒有任何人可以獨力抗拒血帝盟，你現在需要的是一股足以粉碎血帝盟的勢力！」

葉鷹揚道：「晚輩人微言輕，何來這種份量去成立一股龐大的勢力？」

諸葛鳳陽道：「你若是尋常人，自然是人微言輕，但你是秦老英雄的弟子，那可大不相同。」

葉鷹揚問道：「師父生前有不少朋友嗎？」

諸葛鳳陽道：「秦老英雄驚才絕艷，雖然言行有異常人，致有『邪人』之譽，唯其人急公好義，生平救人無算，他的朋友自然不會少了。」

葉鷹揚道：「莊主有何高見？」

諸葛鳳陽道：「秦老英雄求仁得仁，他已爲中原武林盡了最後一分努力，他以八旬之齡尚且如此，我們又怎能眼睜睜的看着血帝盟橫行無忌？正是人同此心，只要有人攏絡各方豪士，尤其是曾經給血帝盟逼害得苦透的武林中人，自可與血帝盟分庭抗禮！」

葉鷹揚道：「莊主言之有理，但要完成此事恐怕並不容易。」

諸葛鳳陽道：「天下無難事，只要盡心盡力，甚麼事情都會有成功的希望，要完成大業，首先要走第一着，然後按步就班，一着一着的走下去，與血帝盟週旋到底爲止。」

葉鷹揚道：「以莊主之見，第一步該當如何走法？」

諸葛鳳陽沉吟半晌，才道：「秦老英雄帶你到這裏，就是要讓老夫助你一臂之力，這也是老夫義不容辭的，只是，老夫武功不高，若遇上血帝盟的眞正高手，可說是凶多吉少。」

葉鷹揚吸了一口氣，道：「莊主大仁大義，而先師常說：『仁義之師，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諸葛鳳陽苦笑一聲，道：「那可不一定。」

葉鷹揚一愣，諸葛鳳陽緩緩道：「有時候，遇上了豺狼虎豹，仁義之師，就只好用來餵飽這些畜牲，一點也不管用。」

葉鷹揚道：「莊主言下之意，是要以暴易暴，以殺止殺？」

諸葛鳳陽道：「處理江湖上的紛爭，不能墨守繩規，要因人因事而權通達變，否則必然會碰得焦頭爛額。」

葉鷹揚道：「莊主認爲晚輩目下該如何自處？」

諸葛鳳陽道：「去找兩個人，求他們幫助。」

葉鷹揚道：「這兩人是誰？他們在甚麼地方？」

諸葛鳳陽道：「他們都是你師父生前的寃家，近二十年來，一直居於雙龍溪，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

「莊主是說『宇內雙奇』？」葉鷹揚的眼睛忽然亮了。

諸葛鳳陽點點頭，道：「除了這對老怪物，江湖上恐怕再也沒有甚麼人，可以拑制得住血帝。」

葉鷹揚道：「他們會幫助晚輩嗎？」

諸葛鳳陽道：「事在人爲耳，正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雙龍溪你是必定要去的。」

葉鷹揚毅然點點頭，說道：「好，我去！」

諸葛鳳陽目注着他看了半天，又說：「雙龍溪距離這裏最少八百里，途中你和韓橫要小心了。」

葉鷹揚道：「晚輩明白。」

諸葛鳳陽道：「『宇內雙奇』在武林中輩份極高，幸而你是秦老英雄的弟子，而你師父與他們總算是平輩論交，所以你還不致差得太離譜，只要能請到他倆出手，事情就有希望了。」

葉鷹揚恭聲道：「晚輩會記住了。」

諸葛鳳陽沉默了片刻，忽然仰面長長嘆息了一聲：「今後武林安危，就要看你此行的成敗了。」

他說得莊嚴沉重，葉鷹揚的心情也隨着沉重起來。

× × ×

雙龍溪在大水嶺下，但大水嶺佔地方圓數百里，要一下子找到這地方，也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當葉鷹揚和韓橫來到了大水嶺南麓名

川城之際，已是日薄西山，夜色漸臨。

名川城是大水嶺最大的城鎭，而城內兩家客棧中則以名川客棧勝於大水客棧。但葉鷹揚和韓橫却來到了大水客棧，要了一間最細小的房子。

他們並非欠缺盤纏，而是不想在人多觸目的地方停居。

大水客棧雖然設備簡陋一些，但酒菜却還不算太差。韓橫很少說話，葉鷹揚也是心情沉重，不想說些甚麼。

他們只是老老實實的在店堂裏吃飯，旁人的事，一概不管，甚至連看也不看一眼。但就在他們這頓飯吃了一半的時候，外面忽然有人騎着一匹棗紅健馬，在客棧門前停了下來。

只見這匹馬神駿高大，鞍轡鮮明，而鞍上騎者一身白衣，面色也如白玉，居然是一個人間罕見的美少年。

葉鷹揚也是個美少年了，但和這白衣少年相比，好像還是差了一點點。

韓橫終於忍不住看了他兩眼。

葉鷹揚好像甚麼也沒有看見，只顧捧着碗子不斷的在扒飯。

帝女花

那白衣少年揀了最靠近窗口一副座頭坐了下來，一個伙計連忙上前慇懃招呼。

白衣少年要了一斤高粱，幾道小菜，然後問伙計：「從這裏到雙龍鎭，還要走多遠？」

伙計回答說：「向南直走，然後繞過一座叫盤峽的山谷，再走兩三里左右就到了。」

白衣少年點了點頭，賞了伙計一片金葉子。那伙計捧着金葉子，連手都顫抖了：「這……這是……」

白衣少年微微一笑，道：「這不是飯菜錢，是在下給你的一點小小意思，你不會嫌棄罷？」

那伙計怎會嫌棄，簡直是歡喜得快要瘋了，他迭聲說「多謝」後，立刻又慇懃把白衣少年面前的桌子擦得乾乾淨淨。

忽聽得有人冷冷一笑，道：「這是有錢人的天下，有花之不盡的金子，自然是事事無往而不利的。」

語音甫落，另一人尖銳刺耳的聲音又接着說道：「你又何必紅着眼睛去瞧別人？人家喜歡嘛，就算把金葉子當作泥土般揮掉，那又干你甚麼事？」

先前那人冷笑道：「說得簡單一點，這就叫揮金如土，但附近不甚太平，如此張揚，恐怕會惹禍上身哪！」

聲音尖銳的人哼一聲，道：「人家惹禍上身也好，惹來一身蟻也好，都是人家的事，你犯不着去担心。」

先前那人嘿嘿一笑：「我當然不會担心，但常言說得好，肥水不流別人田，既然這斷身上的財帛，遲早都難免落在強梁的手裏，我們又何必客氣？」

聲音尖銳的人立時道：「好主意！好主意！」

這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一面說，一面向那白衣少年走了過去。白衣少年冷冷的抬起臉，看着這兩個人。

只見這兩人一個臉皮紫紅，身材高大，手裏拿着一柄大帚刀，另一個臉色青黃，下巴光削，倒提着一根骷髏銅杖，兩人面上的神態都甚是猙獰可怖。

白衣少年看了他們幾眼，才冷冷笑道：「兩位從麻石鎭一直跟着在下，到這裏終於忍耐不了。」

紫臉大漢乾咳兩聲，道：「這位公子大概不知道，這地方附近，是強盜出沒之所，尊駕身上的貴重物事，該交給適當的人士保管，才不致給歹徒所乘。」

白衣少年差點沒「嗤」的一聲笑了出來。他忍住了笑，道：「然則，仁兄認爲在下身上的財物，該交給誰人保管？」

青臉漢子一拍胸膛，道：「當然是咱們兩人了。」

白衣少年抱拳道：「但在下還不知道，該怎樣稱呼兩位。」

紫臉漢子道「我們是『大水雙雄』，俺是『一刀橫掃燕雲十六州』司馬鴻圖，他是『治鬼捉妖神杖鎭三山』湯固金！」

白衣少年呵呵一笑：「兩位原來是大水嶺的英雄人物，失敬，失敬！」

湯固金銅杖頓地，道：「不必失敬，只管把身上的所有的寶物拿來，否則你這條小命難保！」

白衣少年聳肩一笑。

韓橫和葉鷹揚在一旁，也是看得不禁一陣暗暗失笑。

這兩個甚麼「大水雙雄」分明是一對強盜，初時驟眼看來，覺得他倆兇相畢呈，十分嚇人，但漸漸地，人家都覺得，這兩人儘管裝得兇巴巴的，其實却頗有「渾人」的氣味。

白衣少年瞧着湯固金，微笑着：「兩位一番好意，在下是十分明瞭的，但在下却也担心，我若把身上財物給兩位，在下是安全大吉了，但兩位却反而會給強盜所害，那豈非陷在下於不義嗎？」

司馬鴻圖一挺胸膛，道：「俺不去搶別人的東西，已是天下太平，大吉大利，又有誰敢打咱們的主意！」

湯固金有點不耐煩，盯着那白衣少年道：「咱們並不空閑，快把身上的金子都拿出來！」

白衣少年哈哈一笑，道：「很抱歉，我身上已再無分文啦！」

湯固金毅然道：「你在騙誰？」

白衣少年眨了眨眼睛：「騙你。」

湯固金氣得哇聲大叫：「好小子，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難道你以爲咱們『大水雙雄』的招牌是紙糊的嗎？」

白衣少年微微一笑，道：「兩位的招牌是紙糊也好，金漆銀鑲也好，都與在下沒有甚麼關係，但『雙雄』這個『雄』字，似乎該改爲狗熊的熊字才對。」

司馬鴻圖「呸」的一聲：「臭小子！有眼不識泰山，看刀！」

他自稱「一刀橫掃燕雲十六州」，名堂是挺嚇人的，但在嚇人之中，却也似乎有點滑稽的味兒。

但這時候，他一刀攻殺過來，却是氣勢磅礴，颯颯生風，而且招式神妙，絕非一般庸手可以比擬。

葉鷹揚吸了口凉氣，不由急呼：「小心——」

白衣少年却只是淡然一笑，身如穿花

蝴蝶，雖然人在刀影重重之下，却是絲毫無損。

韓橫冷冷地對葉鷹揚說：「你若要担心，倒不如担心那兩個渾漢好了。」

葉鷹揚一怔，回頭再望去，只見司馬鴻圖的刀法越來越快速，勁力也越來越是雄渾，倘若這時候給他砍上一刀，眞是不堪想像之至。

但白衣少年絲毫不懼，雖然他背負長劍，但一直沒有把它亮出來與敵人週旋，只是憑着美妙的身手，反而把司馬鴻圖玩弄於股掌了。

驀地一聲大喝，號稱「治鬼捉妖神杖鎭三山」的湯固金也出手了。

他以一根骷髏銅杖，洒開攻勢如雷霆疾發的威猛的招式，但見杖影如山，身旁四五張桌椅，很快就唏哩啦嘩的給銅杖砸成粉碎。

白衣少年嘆了口氣，皺眉道：「光是會打桌子椅子唬嚇別人，又有甚麼用處？該朝往我身上砸呀！」

湯固金氣得七竅生烟，銅杖揮舞更急。但那白衣少年在刀杖齊飛之中，依然從容不迫，任憑兩人如何努力施爲，還是無法佔到半點便宜。

葉鷹揚直到這時候才相信，韓橫的眼光眞够準，值得担心的並不是白衣少年，而是這兩個名字嚇人的渾漢。

其實他們武功已很不錯，可是，他們怎樣也想不到，這白衣少年的武藝修爲，居然遠在他們兩人之上。

很明顯地，只要白衣少年施以反擊，「大水雙雄」立刻就變成「大水雙屍」。

但白衣少年並無傷人之心，只是把這兩個漢子引得團團亂轉，臉上不時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湯固金忽然怪叫起來，瞪着司馬鴻圖說：「你爲甚麼手下留情，不把這臭小子斬爲肉醬？」

司馬鴻圖怒道：「俺幾時手下留情了，你是『治鬼捉妖神杖鎭三山』，爲甚麼又治不了這個小鬼？」

湯固金道：「他若是妖魔鬼怪，當然逃不過俺的杖下，但這小子却是個人，而人嘛，總是最難應付的。」

司馬鴻圖道：「既然難對付，不如算了！」

湯固金點點頭，道：「你說得對，咱們就當這件事沒有發生好了，遠離此地便是。」

兩人都已下定了主意，打不過便逃，這原本就是「上上之策」。

但忽然間，兩人的腰間都同時一麻，下半截身子完全不能動彈，原來竟已給白衣少年用極快的手法點了穴道。

湯固金面色驟變，喝道：「無恥小賊，竟敢暗算湯大爺，難道不怕王法嗎？」

白衣少年怔了怔，繼而失笑道：「這是明刀明槍，面對面發出的點穴手法，怎能算是暗算？若說無恥小賊，兩位才最用得着這四個字，至於王法，那是保護善良百姓，懲治強盜匪類的，我爲甚麼要怕王法？」

湯固金「呸」的一聲：「咱們是『大水雙雄』，不是強盜。」

白衣少年道：「你們分明要搶我的財物，怎麼還不是強盜？」

湯固金啞口無言，司馬鴻圖却說：「就算咱們是盜也不是強盜，而是俠盜。」

「俠盜？」白衣少年一笑，道：「你們搶我的銀子，有甚麼用處？」

司馬鴻圖正待開口，湯固金却喝止道：「這件事萬萬不能說，以免丟了老禪師的臉！」

司馬鴻圖立刻使了一個眼色，叱道：「你眞是個渾人，甚麼老禪師，是老道姑才是眞的。」

湯固金一呆，半晌才點點頭，道：「對，是老道姑！是老道姑。」

白衣少年忽然沉着臉：「是老禪師還是老道姑？怎麼語焉不詳，你們包藏着的是甚麼禍心？」

湯固金冷道：「是老禪師也好，是老道姑也好，都與你沒有關係。」

白衣少年道：「可是，我現在却忽然對兩位的事很有興趣了，所以，希望兩位老實一點，不要讓本少爺生氣。」

司馬鴻圖道：「管你生氣還是生瘡，咱們的事，就算是玉皇大帝也管不着。」

白衣少年嘿嘿一笑，忽然「嗆啷」一聲，拔出了背上長劍。

長劍出鞘，寒光逼人。

白衣少年把劍輕輕向前一送，抵着了是司馬鴻圖的咽喉：「兄台，我希望聽見你的老實說話。」

司馬鴻圖怒道：「俺不是個老實人，俺說的每一句說話都是在放屁，一個字也不要信，問了也是等於白問。」

白衣少年冷冷一笑，劍尖向下一劃，在他的脖子上劃出了一道血痕：「我知道你是一條好漢，但好漢不吃眼前虧，你若是再閃縮其辭，恐怕就很難有機會看見明天的太陽了。」

司馬鴻圖凜然道：「士可殺不可辱，寧天下人負我，毋讓我負天下人，你要剮要殺，任悉尊便，但休想要俺再說出一個字來。」

白衣少年淡淡一笑，目光忽然逼視着湯固金：「他不說就得死，你是他的好兄弟，難道一點也不着急嗎？」

湯固金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着急又有甚麼屁用？他不肯說，俺又有甚麼法子？」

白衣少年道：「他不說，你說也是一樣。」

湯固金却用力地搖頭，道：「咱們技不如人，只好嘆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但違背信義的事，就算你把咱們千刀萬剮，咱們還是不能幹的。」

白衣少年不禁大奇。

韓橫和葉鷹揚也是疑雲大起，心想：「這兩個渾漢有甚麼重要的秘密，寧願丟掉性命也不肯洩露出來？」

白衣少年雙眉一蹙，忽然伸手解開了這兩人的穴道。

司馬鴻圖一楞，瞧着他半晌才道：「這是甚麼意思？」

白衣少年淡淡道：「兩位果然不是狗熊，而是堅守信諾的好漢子，剛才的事，誤會而已。」

湯固金裂嘴一笑：「算啦，咱們還有很重要的事非辦妥不可，再見了。」

白衣少年却說：「且慢！」

司馬鴻圖道：「又有甚麼事？」

白衣少年從懷裏取出一錠金元寶，道：「兩位英雄，這是在下的一點小意思，幸勿推却。」

湯固金連忙搖搖頭，道：「這個不行，這個不行！咱們可不是叫化子。」

白衣少年忙道：「兩位切莫誤會，錢財之物，有若浮雲而已，兩位既然等着錢用，又何需介意？」

湯固金還是不斷的搖頭，道：「無功不受祿，咱們剛才若是打贏了你，公然搶之奪之，那還可說是權宜行事，俠盜一番，但如今既是敗軍之將，又怎能接受少俠的金子？」

司馬鴻圖也說道：「老湯言之成理，嗟來之食，不如餓死。」

白衣少年道：「兩位未免是太迂腐了，咱們在江湖中行走，講的是義氣，大丈夫不拘小節，區區一點錢財，又何必長篇大論執拗一番？再說，朋友之間有通財之義，兩位若堅決拒絕，那分明是不把我當作朋友啦。」

「朋友！你願意跟咱們交爲朋友？」湯固金詫異地說。

白衣少年道：「兩位都是情性中人，這樣的朋友，自然應該結交。」

「好，俺就決定交上了你這個朋友，但咱們還不知道尊駕叫甚麼名字？」湯固金說。

白衣少年抱拳微笑道：「在下複姓上官，賤名是一個華字。」

「原來是上官少俠，」司馬鴻圖和湯固金同時抱拳回禮。

上官華道：「在下是保定人氏，奉命前往探訪兩位武林前輩，不意在此處與兩位相逢，正是不打不相識，昔才的事，兩位休要見怪。」

司馬鴻圖道：「千錯萬錯，都是咱們倆哥兒立歪了心腸，想巧取豪奪上官少俠的銀子，唉，師父若知道了，恐怕最少也要罰咱們每人挑一千桶水。」

上官華把那錠金元寶放在司馬鴻圖的手裏，才道：「其實兩位看來一點也不像是甚麼強盜，這點小錢，兩位就暫且拿去用着，就算是在下借給兩位好了。」

司馬鴻圖尚在遲疑不決，湯固金却已點點頭，道：「既然上官少俠這麼說，咱們若還再推搪，那是太沒意思了。」

司馬鴻圖這才收下了金元寶，上官華微微一笑，道：「兩位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趕着去幹？」

湯固金道：「不錯，咱們雖然很想跟上官少俠痛飲千杯，但現在却還不是時候，咱們要告辭了。」

司馬鴻圖道：「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咱們日後再見。」

上官華笑了笑，道：「祝兩位馬到功成，咱們日後一定再見。」

「大水雙雄」目露感激之色，終於離開了客棧。

上官華目送兩人離去，回頭坐下，菜已涼了。

忽聽一人朗聲說道：「這位公子，若不見嫌，不若過來共謀一醉如何？」

上官華望着這人，抱拳道：「尊駕高姓大名？」

「在下葉鷹揚，也正想到雙龍溪拜會兩位武林前輩！」

「原來是葉兄，失敬，失敬！」上官華看着葉鷹揚，道：「久聞山西葉家劍術超羣，未知葉兄與葉世遠大俠可有甚麼淵源。」

葉鷹揚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在下只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全賴先師養育成人，以是在下與山西葉家這等名門望族，可說是完全攀不上甚麼關係。」

上官華「哦」了一聲，道：「未知尊師怎樣稱呼？」

葉鷹揚道：「先師姓秦，名諱上斗下山，江湖上人稱『天山老邪』。」

一直和顏悅色的上官華，聽到這兩三句說話之後，忽然面色大變，顫聲道：「你是秦斗山的弟子？」

葉鷹揚心知不妙，但仍然點頭說道：「在下正是。」

上官華忽然目露殺機，亮劍直指葉鷹揚的胸膛：「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拔出你的劍，我們就在這裏決一死戰。」

葉鷹揚陡地怔住，半晌才道：「上官兄，你恐怕是有所誤會了，你我素昧生平，何以初次相逢，就要兵刃相見？」

上官華怒目逼視着他，道：「秦斗山有多少個弟子？」

葉鷹揚道：「兩個。」

上官華道：「還有一個年紀多大？」

葉鷹揚看了韓橫一眼，半晌才道：「五十多歲了。」

上官華冷冷一笑：「這就是你了。」

葉鷹揚皺着眉，道：「上官兄，究竟爲了何事要殺我？」

上官華道：「是你殺了彭憐鳳！」

葉鷹揚道：「彭憐鳳又是誰？」

上官華道：「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飛鵬幫幫主彭展翼的掌珠。」

葉鷹揚一跺脚，道：「甚麼飛鵬幫，彭展翼和彭憐鳳這些名字，在下還是第一次聽聞，怎會把我說成是殺死彭憐鳳的兇手？」

上官華怒道：「彭憐鳳遇害之日，正是彭幫主六十大壽之時，你冒充賓客混水摸魚，想佔彭小姐便宜，却被蜀中唐門三位長老撞見，還厮打了一場，結果唐門三位長老兩死一傷，彭憐鳳也慘遭毒手，給你這個淫賊一劍刺穿了咽喉！此事有人可作見證，你還想抵賴嗎？」

葉鷹揚陡地拍了口涼氣，道：「上官少俠，這種事，着實非同小可，你既已說了出來，就算你不追究，在下也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上官華冷道：「你不必假惺惺諸多作態了，男人大丈夫，既然敢幹，爲甚麼又不敢承認？」

這時候，韓橫忽然乾咳一聲，走了過來目注着上官華道：「小兄弟，這種事糊塗不得，彭小姐遇害之事，韓某也曾略有所聞，但却想不到，你們居然會把兇手扯到葉鷹揚的身上來。」

上官華道：「事實本來如此，你是何人？爲甚麼要替這種冷血禽獸講話？」

「在下姓韓名橫，勉勉強強，也可以

算是葉鷹揚的師兄。」

「你若要護短，恐怕也難逃公道！」

上官華氣忿忿的說。

韓橫冷冷一笑：「韓某頂天立地，俯仰無愧於心，就算葉鷹揚是我親兒子，也絕不會偏袒着他！」

上官見哂然道：「說是說得蠻好聽，但這樁血案，就算傾盡黃河之水，恐怕也難以洗脫他的嫌疑。」

韓橫哼了一聲，道：「上官少俠所說的人證，是指何人？」

上官華道：「自然就是唐門三人長老之中，唯一僥倖未死之人。」

韓橫道：「他（她）唐鐵門？唐刀叟？還是唐老實？」

上官華道：「是唐老實長老，他的說話，絕對不會騙人！」

韓橫道：「唐老實怎麼說？」

上官華道：「他說親眼看見了『天山老邪』秦斗山的弟子，在後花園裏想汚辱彭幫主的女兒，結果三老跟這淫賊大戰了一場，但這淫賊劍術厲害，三招兩式便殺了唐鐵門和唐刀叟，唐老實也受了傷倒地不起。」

韓橫冷冷笑道：「唐老實怎知道兇手就是葉鷹揚？他認識葉鷹揚嗎？」

上官華道：「唐長老曾經在天山遇見過秦斗山，也見過他的弟子，但却不知道這弟子叫甚麼名字。」

韓橫道：「就憑這一點，你們就一口咬定，葉鷹揚是殺彭憐鳳的兇手了？」

上官華道：「難道這還不够嗎？」

韓橫冷冷一笑，道：「說來說去，這還只不過是唐老實片面之辭，他這個老不死可能一輩子都老老實實做人，只會說老實說話，但倘若就是這一次不老實，那麼葉鷹揚這個黑鍋豈不是揹得冤枉極了？」

上官華也冷笑一聲，道：「但在彭憐鳳的手裏，還有一件證物。」

韓橫道：「那又是甚麼東西？」

上官華寒着臉，從懷中取出一塊殘缺不全的玉牌：「瞧清楚了！這是甚麼？」

葉鷹揚猛然一驚，失聲道：「這不是師父給我的『五行玉令牌』嗎？」怎會落在你的手裏？」

上官華咬着牙冷冷道：「這就是彭憐鳳給下毒手殺害之際，在你身上抓下來的證物！」

葉鷹揚忙道：「上官少俠，你一定是弄錯了，這塊令牌，不錯是先師給我的，但在三年前，已然給人盜去。」

「胡說！」上官華怒道：「你不必巧辯了，這是你一個月前，在彭家後花園裏失掉的罪證！」

「不！你聽我說！」葉鷹揚道：「在一個月之前，咱們還在天山，對中原武林的事，甚麼都不知道，而這塊玉牌，在下的確在三年前已經失去，這件事，韓師兄可以作證！」

韓橫道：「鷹揚所言，半點不假。」

上官華瞪着兩人，道：「無論怎樣，你們的說話，我是一個字都不會相信的，別廢話了，咱們在兵刃上比個高下罷！」

葉鷹揚却搖搖頭，道：「我不會無緣無故跟別人打架的，咱們再見。」

上官華怒叱一聲，忽然一劍向葉鷹揚的胸膛擊出。

葉鷹揚旋身閃過，皺眉道：「你怎麼出手傷人？」

上官華冷冷道：「你只是個衣冠禽獸，怎能算是個人？」

說着，手捏劍訣，又再一劍刺出。

這一劍一招五式，左刺葉鷹揚「關元穴」、右刺「乳突穴」，其餘三式虛實變幻無常，而且快捷絕倫，教人防不勝防。

葉鷹揚心中一凜，忖道：「這人劍法，端的非同小可！」

既已看出對方劍術卓絕，葉鷹揚自然不敢輕敵，他首先以極快速的身法，閃開這一劍，然後也亮出了劍，封鎖住上官華凌厲無匹的攻勢。

按照常理，兩人都甚是年輕，一般而言，他們的劍法和內力修爲，本該有一定的限度，這時候兩人展開惡戰，其戰情之激烈及劍招之神妙，却是極其可觀，即使是當今五大劍派絕頂高手目睹，恐怕也會爲之汗顏不已。

葉鷹揚是「天山老邪」秦斗山高足，而且更得秦斗山把畢生功力灌輸於其體內，他在武學上有極大成就，那是韓橫意料中事。

但上官華竟然能與葉鷹揚平分秋色，戰成旗鼓相當之局，這就不由令到韓橫大感驚奇了。

兩人劍來劍往，轉瞬間已惡戰了三百招開外。

韓橫武功遠遠不如葉鷹揚，那是不錯的，但若論江湖見識和經歷，前者却又比後者強勝了不知若干倍。

但韓橫看了三百招劍法，却還是看不出上官華的武功是甚麼來頭。

兩人越戰越勇，突聽一人在此際高喧佛號：「阿彌陀佛，兩位施主何苦爭殺不休？」

這人語聲並不宏亮，但却甚是安詳，彷彿充滿着一種奇異的力量，又彷彿輕輕一兩句說話，就已把滿室戾氣盡皆化去。

葉鷹揚本就沒有傷人之意，聞言立即引劍卸式，飄然退開七尺。

上官華也沒有再咄咄逼人，但眉宇間仍然是有着一種忿然不平的怒意。

葉鷹揚沒有埋怨這少年，甚至覺得對他頗有好感。

倘若不是爲了彭憐鳳這一樁血案，葉鷹揚現在必已和上官華交上了朋友。

但這時候，他們却是敵人。

即使葉鷹揚不把上官華當作敵人，但上官華却要殺了他，爲彭憐鳳報仇。

仇恨是可怕的。

江湖上，要洗清仇恨的方法通常都只有一種，那是流血。

這是殘酷的方法，也是愚笨的方法，但用它來清洗仇恨，却被武林中人認爲「最有實效」。

然而，葉鷹揚却認爲，在他和上官華之間，是不該有任何仇恨存在的。

因爲他的確沒有殺害彭憐鳳。

但要怎樣說，才可以讓上官華相信自己並非是殺害彭憐鳳的兇手？

× × ×

高喧佛號的，自然是個和尚。

這一次也不例外，來的是個鬍子雪白

，僧袍也雪白的老和尚。

葉鷹揚有點感激這個出家人，因爲若不是他出現，這時候他還在跟上官華苦鬥不休。

葉鷹揚不想殺人，也不想糊裏糊塗的就給人殺掉。

老和尚拄着一根禪杖，緩緩地從門外走了進來。

他凝視着上官華，道：「這位施主，你身上的殺氣好重啊！」

上官華沉着臉，道：「大師有所不知了。」說到這裏，伸手向着葉鷹揚一指：「這人是個淫賊，他是死有餘辜的！」

老和尚嘆了口氣，道：「彭憐鳳一案，兇手絕非葉施主。」

上官華皺眉道：「大師何出此言？」

老和尚又嘆了一聲，才慢慢的說道：「當日彭家壽宴，老衲也是座上客，老衲雖然是個出家人，但酒也喝得，肉也吃得，彭展翼又是老衲相識多年摯友，這頓壽宴，自然少不了老衲的份兒。」

上官華目光陡地大亮：「大師莫非曾經目睹兇案的發生？」

老和尚點了點頭，道：「正是。」

上官華道：「怎麼大師沒有挺身而出，指證眞兇是誰？」

老和尚苦笑了一下，道：「上官施主說得眞輕鬆，你可知道，這一樁兇案，是甚麼人策劃的？」

上官華瞪着葉鷹揚，道：「難道他不是兇手嗎？」

老和尚搖搖頭，道：「當時他還在天山，又怎會是兇手？」

上官華道：「若不是他，爲甚麼唐老實長老一口咬定，兇手就是秦斗山的弟子呢？」

老和尚嘆了口氣，正想說話，忽然有一陣詭異、蒼涼的簫聲傳了過來。

老和尚的臉色忽然變了，變得一片殷紅。

葉鷹揚一愣：「大師，你怎麼啦？」

老和尚急忙用手塞住耳朵，面露恐懼之色，嘶聲叫道：「是『天蠻毒王』夏侯魅涼的『蠻蟲魔簫』，老衲中了『天蠻蟲』，這簫聲再繼續下去，就會肝腸寸斷而死……」

上官華的面色也變了。

「夏侯魅涼竟敢來到中原作惡，我去把他收拾下來！」

葉鷹揚忙道：「在下也去。」

上官華瞪了他一眼，叱道：「誰要你來多管閒事？」

葉鷹揚沒有反唇相稽，但却還是跟着上官華追了出去。

簫聲從東方飄來，兩人循聲急追出去。還沒有穿出城鎭，他們就已看見了一個青袍人，倚坐在一株大樹下，手裏捧着一根竹簫，吹個不停。

上官華陡地喝道：「放下這鬼簫！」

青袍人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簫聲依舊不斷吹奏下去。

上官華大怒，挺劍直向青袍人胸膛戳去。

青袍人急以竹簫抵擋，同時厲聲喝道：「我吹簫子，干你屁事？」

上官華面色又是一變：「你這人說話怎麼如此粗鹵？」

青袍人獰笑一聲：「只一句『干你屁事』就算是粗鹵了？小娃娃，你到底是個男的，還是個女的？怎麼如此娘娘腔？」

上官華連臉都紅了，他還沒有說話，葉鷹揚已忍不住代他出頭：「你太不尊重別人了，竟然嘲笑堂堂男子漢爲女兒家，這算是甚麼規矩？」

青袍人縱聲大笑，道：「夏侯某在江湖上走動二十餘年，從來都不知道甚麼叫做尊重別人，更不知甚麼叫做規矩！」

葉鷹揚冷冷一笑，道：「尊駕果然就是『天蠻毒王』夏侯魅涼，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你在這裏吹簫子，豈非故意擾人清夢？」

「不錯，我就是夏侯魅涼！」青袍人沉聲道：「你們大概見過那老禿顱了？」

上官華還在氣他說自己是女孩子，聞言忿然道：「跟這種邪魔外道嚕囌甚麼，只要他的腦袋割下來，那鬼簫聲自然就吹不起來了！」

葉鷹揚還想說話，上官華已一手推開了他：「你站開，看本少爺先把他收拾下來！」

夏侯魅涼哈哈一笑：「不管你是男是女，待我把你身上的衣服都剝了下來，自然會有所分曉！」

「下流！卑鄙！無恥！」上官華的臉又紅了，紅得像個熟透了的萍果。

葉鷹揚也在爲上官華被侮辱而生氣，但上官華對自己一直存有敵意，而他一時間也沒有甚麼辦法，可以令上官華知道，自己並不是殺彭憐鳳的兇手。

他正在爲這件事感到煩惱，上官華已和夏侯魅涼厮殺起來。

此時夜色已濃，但見上官華出劍如電，招式有如黃河鼓浪，滾滾而上，每一劍都直指向夏侯魅涼的要害。

霎時之間，劍勢霍霍展開，絲毫不肯放鬆，看來上官華極恨這夏侯魅涼，攻勢較諸剛才和葉鷹揚動手的時候，大爲狠辣無情。

但「天蠻毒王」也不是易與之輩，只見他手中竹簫左封右打，把上官華那直如驚濤駭浪的劍招一一化解，接着，猛聽得夏侯魅涼一聲怪嘯，身形隨着急暴飛展，「颯」的一聲，竹簫突然從袖下斜穿出來，疾點上官華的眉心。

這一着極爲危險，上官華雖然身手靈敏，可以避開那竹簫的攻勢，但夏侯魅涼招中有招，只見簫管一橫，七支烏黑發亮的毒針又已疾射出去。

上官華身手不弱，但終究輸虧在江湖閱歷不足，全然沒有防範到這竹簫之內，居然暗藏彈簧機括，可以把毒針突然發射出來。

儘管他應變極快，急忙側身閃避，但仍然有一支毒針，射入了他左臂之上。

他還不服氣，挺劍再鬥，但葉鷹揚已看出他再鬥下去，可說是有敗無勝之局，加以身中毒針，甚至隨時會有性命之憂。

「上官兄，讓我來會他一會！」葉鷹揚大叫一聲，也不管上官華想說些甚麼，劍影舞動，已代替他接下了夏侯魅涼。

夏侯魅涼哈哈一笑：「臭小子，你想做個護花使者麼？」

葉鷹揚怒道：「你是個瞎子，連男女也分不清楚！」

憂侯魅凉又是一聲怪笑，道：「誰是瞎子，咱們不必爭論，倒不如齊心協力，把這小白臉的衣裳脫光了，就可以眞相大白啦！」

葉鷹揚喝道：「住嘴！」怒喝聲中，劍鋒斜斜刺出，「刷」的一聲，居然立刻就在夏侯魅凉左臂上劃出一道五六寸長的口子。夏侯魅凉不由一凜，心想這小子看來道行高明得多，自己未免過份輕敵了。

事實上，若以上官華與葉鷹揚的武功比較，葉鷹揚是強勝一籌的，在客棧那一戰，葉鷹揚確是存心相讓，所以才久戰不下，打成平手。

但此際形勢却是大不相同，葉鷹揚對夏侯魅凉這個大魔頭，可說是全無半點好感，自然再無半點相讓之理，加以上官華給毒針所傷，無論如何，自己非要擊敗夏侯魅凉，索取解藥不可。

是以他一出劍，就已全力施爲，不但夏侯魅凉感到驚異，上官華也是爲之錯愕不已。

他雖然性子猛烈一點，但却不是個愚笨之人，心想：「剛才他若用這種劍法來對付我，自己此刻還焉有命在？」

到了這時候，他也開始漸漸懷疑，唐老實的說話是不是可以相信。

但還有那面玉牌，又怎樣解釋？

難道葉鷹揚眞的早已失去那面玉牌，是有人存心嫁禍於他？

倘眞如此，主謀者的目的又是甚麼？要害死葉鷹揚嗎？他們之間又有甚麼深仇大恨？

上官華越想越不明白，漸漸地，他的眼睛開始發黑了，整條左臂，也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覺。

他冷汗如雨，暗自心驚，心想：「夏侯魅凉號稱『天蠻毒王』，他用的毒針自然厲害無比，說不定根本就無可救藥，唉，想不到自己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就要喪身此地……」

想到這裏，才開始運功抗毒，對外界的事，漸漸全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陷入了忘我之境。

× × ×

葉鷹揚一出手就傷了夏侯魅凉，這位「天蠻毒王」再也不敢托大，兩人立刻展開一幕驚心動魄的惡戰。

初時，夏侯魅凉還是滿懷信心，可以擊敗葉鷹揚，但苦戰之下，竟然發覺自己已陷於劣勢。

無論用甚麼狠毒的招式，無論用怎樣的暗器，夏侯魅凉還是傷不了葉鷹揚，相反，他給葉鷹揚的劍壓逼得越來越緊了。

他越戰越是心驚，忍不住忽然大聲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葉鷹揚！」

「師承何人？」

「天山秦神翁！」

「秦斗山就是你的師父？」夏侯魅凉的身子不由冷了一截。

葉鷹揚冷冷一笑：「好說！」

夏侯魅凉倒抽了一口涼氣，心想難怪這小子如此厲害，原來竟然是秦斗山的弟子。

他本已無心戀戰，乍聞對方是秦斗山高足，更萌逃走之意，但葉鷹揚却也看穿了他的心意，冷冷笑道：「你要跑，我可以放你一條活路，但先把解藥拿來！」他一面說，手中長劍纏得更緊。

夏侯魅凉冷冷地道：「我不會上你的當！」

葉鷹揚怒道：「這是甚麼意思？」

夏侯魅凉道：「我若給了你解藥，你還會放過我嗎？」

葉鷹揚道：「只要你把兩份解藥都交出來，在下決不傷害你一根毫髮！」

夏侯魅凉道：「何謂之兩份解藥？」

葉鷹揚道：「除了上官少俠之外，那位老禪師也着了你的道兒，所以一聽見簫聲就會痛苦萬狀，你若不把兩份解藥都拿出來，大家就只好同歸於盡！」

這時候，夏侯魅凉已給葉鷹揚的長劍逼得險象環生，如何還敢說個「不」字，只好連連點頭，答允下來。

葉鷹揚這才停止了攻擊。

夏侯魅凉驚魂甫定，才緩緩地從懷中掏出兩個細小的瓷瓶子，道：「這是天蠻蠱和五更斷魂針的解藥，紅色的給老和尚，綠色的就給這小白臉和水吞下，自然無事。」

葉鷹揚正要伸手接瓶子，忽聽一人大聲道：「休着了他的毒計，瓶上有毒！」

夏侯魅凉面色一變叱道：「胡說！」轉眼一望，原來是那個老和尚來了。

夏侯魅凉又忙對葉鷹揚道：「這老妖僧的說話，你絕對信不得，你的朋友若再沒有解藥，很快就會毒氣攻心了！」

老和尚冷冷一笑，目注着夏侯魅凉道：「你可知道，上官施主是甚麼來歷？」

夏侯魅凉道：「他是甚麼人，與我何干？」

老和尚哼一聲道：「他若能平安大吉渡過這次災刼，也還罷了，若然有甚麼差池，恐怕你的蠻妻蠻子蠻孫，全都活不過三個月！」

夏侯魅凉心中一驚，面上却還在冷笑不迭：「莫不是他老子是閻王不成？」

老和尚道：「若說他父親是人間閻王，那也着實沒有說錯。」

夏侯魅凉冷然道：「別兜圈子了，他老子到底是甚麼人？」

老和尚目光一寒，冷笑了幾聲才慢慢的說出了七個字。

「他父親就是血帝！」

武林劍狀元

血帝！

上官華的父親，竟然會是名驚宇內，號稱天下第一大魔頭的血帝！

這眞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夏侯魅凉震慄了，他的手脚在顫抖，聲音也是一樣：「老和尚…你在騙我？」

老和尚嘆了口氣，道：「老衲已行將就木之年，還要騙誰？這對老衲又有甚麼好處？」

夏侯魅凉長長的吸了口氣：「血帝只有一個女兒，他……他……」

老和尚又嘆了一聲，道：「你這人眞是一板一眼，剛才你不是已經看出，上官

華其實是女兒身嗎？」

夏侯魅凉忽然全身濕透，額上冷汗如雨。

老和尚又接道：「現在，你雖然冒犯了血帝的女兒，但還可說是不知者不罪，但她若死在你的毒針下，後果如何，你自己慢慢去想好了。」

夏侯魅凉已嚇得連牙關都在打顫。

他忽然把手上的兩個瓶子遠遠丟掉：「是我不對，這兩瓶還是毒藥……」

老和尚道：「眞正的解藥，你現在還捨不得拿出來嗎？」

夏侯魅凉忙道：「怎會不捨得？」說着，連忙又拿出了一個白色的瓷瓶子。

老和尚伸手接過，冷冷道：「這不會是再玩花樣的東西罷？」

「豈敢！豈敢！」夏侯魅凉迭聲說。

老和尚把瓶子看了一會才小心翼翼地把它交給葉鷹揚：「給上官施主服下。」

夏侯魅凉道：「至於那『天蠻蠱』，我這裏可沒有解藥……」

老和尚冷冷一笑，道：「天蠻蠱本來就無藥可解其毒，只能用十八種藥材，每隔半個月煎服一次，把毒力遏止，不讓它向外蔓延！」

夏侯魅凉似是鬆口氣：「大師見識精博，夏侯魅凉佩服！佩服！」

老和尚道：「解藥雖然沒有，但你却有一支可以讓蠱毒在老衲體內弄得天翻地覆的魔簫！」

「這……」夏侯魅凉面現爲難之色。

老和尚還沒有怎麼表示，葉鷹揚已疾喝道：「快把魔簫毀了！」

夏侯魅凉面色發白，他知道，今天這個筋斗是栽定的了。但他從前怎樣也想不到，能够把自己一世威名毀掉的，竟然會是一個如此年輕的人。

他已領教過葉鷹揚的劍法，知道自己實在不是他的對手，若不毀掉魔簫，就得毀掉自己的性命。夏侯魅凉長嘆一聲，突然運勁把那管竹簫震成碎片，然後黯然道：「你們現在該滿意了罷？」

老和尚咳嗽兩聲，道：「你現在可以走了。」

葉鷹揚盯着夏侯魅凉，道：「以後你若還再害人，我決不饒你！」

夏侯魅凉却慘笑一聲，道：「這管簫已跟隨着我三十多年，如今連它都已毀在我手中，我還能害人嗎？」

說到這裏，忽然面色灰黑，眼耳口鼻一齊淌下了血！

葉鷹揚大吃一驚：「你怎麼了？」

夏侯魅凉沒有說話，只是連聲慘嚎，不旋踵就已伏倒在地上，全身僵硬。

只聽得老和尚輕輕嘆息一聲，道：「他是毒王，要毒死自己，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

葉鷹揚吐了口氣：「想不到這魔頭居然不怕死！」

老和尚搖搖頭道：「他不是不怕死，而是經不起失敗的打擊，所以寧願死。」

葉鷹揚嘆道：「他本來還可以繼續活下去的。」

老和尚道：「這是他命中註定，今天罪惡貫盈，難逃刼數。」

葉鷹揚道：「大師體內的蠱毒，眞的無藥可解？」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魔簫既然已毀，只要有適當的藥物，老衲這條殘命，還可望延喘下去，你還是先照顧着上官施主吧。」

葉鷹揚吸了口氣：「上官華眞的是女兒身？是血帝的女兒？」

老和尚嘆息一聲：「出家人不打誑語，她本姓端木，芳名紅鈴，確是血帝端木嶽唯一的女兒。」

葉鷹揚道：「她爲甚麼要掩飾身份到雙龍溪？」

老和尚道：「她也不是故意掩飾身份，而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葉鷹揚奇道：「難道她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血帝的女兒？」

老和尚道：「知道血帝底蘊的人，在江湖上恐怕還沒有五個人，老衲所知道是一鱗半爪而已。」

葉鷹揚道：「然則大師又如何知道，上官華本乃端木嶽的女兒？」

老和尚嘆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施主現在還是救了上官施主再說。」

葉鷹揚想了想，忽說：「大師救了晚輩性命，但晚輩還未知大師怎麼稱呼？」

老和尚莞爾道：「老衲法號樂貧。」

「原來是樂貧大師……」葉鷹揚沉吟半晌，猛然想起一人，連忙道：「先師曾經對弟子說及，天台派掌門大師法號亦是樂貧……」

「慚愧！老衲正是天台派掌門人。」

樂貧大師喟然長嘆：「十二年前，血帝盟五大護法聯袂登臨本派寺院，強行索取本門鎮山之寶蒼雲玉杖，老衲自然誓死不從，雙方遂惡戰凡四個時辰，本門弟子終於不敵，老衲祇好帶着數十僧侶從秘道棄寺逃亡，而那蒼雲玉杖，到底還是給血帝盟搶走了。」

葉鷹揚咬了咬牙：「這太欺人了。」

樂貧大師接道：「自此之後，本門弟子流散東西，人人有如喪家之犬，老衲也宛似失魂落魄的寃鬼，不知何去何從。」

葉鷹揚道：「那蒼雲玉杖，對天台派眞的那末重要？」

樂貧大師道：「蒼雲玉杖在本門的重要性，即如丐幫之打狗棒，少林寺的達摩易筋經，你說重要不重要？」

葉鷹揚道：「血帝盟又何故要奪取此杖？」

樂貧大師道：「血帝端木嶽要雄霸中原武林，八大門派、五大劍派、丐幫、武林四大世家以及長江黃河大大小小的幫會，全都是他要攏絡收買的對象，若然不肯歸順的，他就將這門派幫會毀滅、擊潰！」

葉鷹揚長長的抽了口冷氣：「這豈不是瘋子的行徑嗎？」

樂貧大師嘆了口氣，道：「武林中瘋子多如牛毛，只是瘋的程度和瘋子的本領有所分別而已，端木嶽此人，瘋是瘋透了，但武功才智却也同樣厲害頂透，這正是當今武林最可怕的災刼。」

葉鷹揚忽然看着上官華，她仍然在運功抗毒，對他們所講的說話，還是全然沒有聽進耳朵裏。

「她現在怎會姓上官的？」

「那是她母親的姓氏。」

「她娘親又是誰？」

「梨花宮主人『白衣紅霞劍』上官曼雲。」

「上官曼雲怎會和端木嶽生下了上官華？」

「那是孽緣，着實一言難盡，老衲也不想再提了。」樂貧大師長嘆一聲，又道：「老衲要離開這裏了，倘若施主遇上了『大水雙雄』，就請對他們說，老衲體內的毒傷，自己會想辦法，叫他們不必到處張羅銀子，爲老衲採購那十八種珍貴的藥材。」

經樂貧大師這麼一說，葉鷹揚才總算明白，「大水雙雄」爲甚麼急於要找尋銀子，原來確是出於一片俠義心腸，想爲樂貧大師驅除身上的惡毒。

樂貧大師說完之後，又是一聲佛號，便離開了葉鷹揚和上官華。

葉鷹揚心頭忽然一陣怦然跳動。

因爲他現在已經知道，這面如美玉的白衣少年，原來眞的是個女孩子，這時候，夜已靜了，除了伏屍地上的夏侯魅涼之外，這裏就只有他和上官華兩人。

他現在當然不能不理會上官華。

他吸了口氣，壯着胆子，把解藥餵進上官華的嘴裏。

他甚至很想用本身內力，幫助上官華逼出毒力，但却又顧及男女有別，未敢妄然觸及上官華的身子。

幸而那瓶解藥頗具靈效，不到半柱香時間，上官華的面色已漸漸紅潤起來，神智也逐漸清醒。

她忽然睜開眼睛，滿臉茫然之色，但嘴裏却還在說：「那惡賊在哪裏？我要再跟他拚個高低！」

葉鷹揚見她平安無事，這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道：「他已死了。」

上官華左顧右盼，終於看見了夏侯魅涼的屍體，不禁吐了口氣，凝注着葉鷹揚說道：「是你把他幹掉的？」

葉鷹揚搖搖頭：「我沒有殺死他。」

上官華奇道：「你沒有殺他，他爲甚麼會死在這裏？難道是他自己殺掉了自己嗎？」

葉鷹揚道：「不錯，他是自行了斷身亡的。」

上官華又是一愣：「他活膩了？」

葉鷹揚道：「他不是活膩了，而是經不起失敗的挫折，一時想不開來，就自己毀滅了自己的生命。」

上官華凝視着他，忽然眨動着眼睛，說：「是你打敗了他？」

葉鷹揚點了點頭，答說：「是的。」

上官華撇了撇嘴：「這樣看來，你的本事可比我強勝多了。」

葉鷹揚忙道：「不敢！」

上官華冷冷一笑，道：「是強勝得多就是強勝得多，事實如此，又有甚麼敢與不敢的？」

葉鷹揚呆了一呆，半晌才嘆着氣說：「姑娘對在下誤會甚多，在下……」

說到這裏，忽然省悟，這「姑娘」二字，未免是說得太突然了，不由爲之面紅耳赤，下面的說話，再也說不下去。

上官華的臉色也變了。

她氣得雙目圓睜，怒道：「你剛才叫我甚麼？你再說一遍！」

葉鷹揚本非拙於辭令之人，但這時候給上官華一逼，居然只能張大了嘴巴，却連一個字也說不上來。

只聽得上官華冷冷一笑，顫聲道：「我明白了，你是在乘人之危，在我運功抗毒進入忘我境界之際，就對我不規不矩的，所以才知道……知道……」

說到這裏，連她自己也覺得太肉麻，倏然住口不語。

但她的一張臉龐，却也和葉鷹揚一般，紅得像是火燄在燃燒着。

葉鷹揚給上官華這麼一說，不由急得有如鍍上螞蟻，忙道：「在下絕無半點褻瀆姑娘，只是給妳餵服解藥而已，如有半字虛言，天誅地滅，死無葬身之地！」

上官華聽見他居然立下毒誓，不禁爲之面上動容，但嘴裏仍然冷冰冰的說道：「你這淫賊欺神騙鬼，雖發毒誓，誰會相信？」

葉鷹揚急了起來，忽然拔劍，道：「姑娘既然不肯相信在下的說話，在下唯有一死，以澄清白！」

他可不是說說就算數，居然眞的一劍就向頸子上抹去。

上官華大吃一驚，急忙出手點住了他右脇下三個穴道。

若在平時，以上官華的點穴功夫，想制住葉鷹揚，恐怕是難乎其難，但此際葉鷹揚只是一心求死，休說上官華點他穴道，就算是一劍把他殺了，他也絕對不會抗拒。

這一下可也眞險，上官華出手若是慢了一點，葉鷹揚必然已血染青鋒，當場畢命。

上官華透了口涼氣，道：「你不要這麼小器好不好？我只是隨便說說，可不是眞的完全不相信你。」

葉鷹揚想說話，忽然一人有如瘋牛般衝了過來，不由分說就在葉鷹揚的臉上打了兩記耳光。

這兩記耳光可不輕，眞把葉鷹揚的兩頰都打得又紅又腫。

上官華認得這人，知道他是和葉鷹揚同一夥的，却想不到，他一上來就打葉鷹揚兩記耳光

這人正是韓橫。

「你爲甚麼動手打人？」上官華忍不住叫了起來。

韓橫怒容滿面，厲聲道：「就算天下間所有人都不能打他，我還是絕對絕對的例外！」

上官華攔在葉鷹揚面前，昂起了臉道：「你爲甚麼有這種資格？」

韓橫怒道：「我是他的師兄！」

上官華哼一聲道：「師兄又怎樣？就算是他的師父，也不能無緣無故的動手揍人！」

韓橫道：「甚麼無緣無故？他剛才是在自尋死路，但他却沒有好好想想：是誰把他養大的？是誰教他武功的？又是誰甘願提早結束性命，把大半生功力傳送給他？他本該是身負重任，擧足輕重的江湖救星，但現在，爲了妳這個不男不女的妖怪，居然就要抹頸子了，他若這麼一死，對得起師父嗎？對得起我這個跟隨着他二十

年的師兄嗎？」

上官華本已怔住，但當聽見他說自己是「不男不女的妖怪」後，又不禁怒火陡生，冷冷笑道：「好好歹歹，我總算救了你師弟一命，你嘴裏放乾淨點好不好？」

韓橫「呸」一聲：「混帳，俺……」

上官華却在這時候突然尖叫：「小心背後——」

說時遲，那時快，韓橫已聽見了上官華的警告，但還來不及有任何動作，一支軟劍已從他背心部位，直刺過他的胸膛。

劍鋒一閃而沒，韓橫這才猛然回頭。

他看見了一張冷傲的臉，這張臉龐上的眼睛是烏亮的，就像是他腰間金絲皮革上鑲着的黑珍珠，正在閃動着令人目眩的光芒。

那是一個衣飾華麗，容貌看來相當洒脫的紫衣人。

他神情瀟洒而悠閒，看來一點也不像是個殘酷的人。

但他一出手，就已在韓橫的背心上刺了一劍。

韓橫雖然還沒有倒下去，但那只是遲早間的事。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擊，既然擊中，心臟必已潰爛，又有誰還能繼續活下去？

「你是誰？爲甚麼要殺我？……」韓橫嘶聲叫道。

紫衣人淡淡道：「你已快死了，這些事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有甚麼關係？」

韓橫沒話說了。

他瞪着眼，終於仰天倒下。

葉鷹揚的手還在握着劍。

他剛才想殺了自己，現在也很想殺了自己。

可是，他的穴道給上官華制住了，臂肢根本不能移動。

但就算現在他能動手殺人，也絕不會先殺了自己。

因爲他已明白，這世間上比自己更該死的人，還有很多很多。

就像這個用軟劍的紫衣人，他竟然在背後殺了韓橫！

誠如韓橫臨死前所問——他是誰？爲甚麼要殺韓橫？

葉鷹揚一定要知道這答案，也一定要爲韓橫伸雪冤仇。

他的眼睛似已噴出火來，紫衣人却悠閒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就笑瞇瞇的對上官華說：「這小子是不是曾經對妳無禮？」

上官華怒道：「哼！你這說話是甚麼意思？」

紫衣人背負雙手，淡然笑道：「這人本來就是個淫賊，他若已看穿妳是個女兒家，雙手又豈會甘心閒着？」

「嚴英豪，想不到你這人竟然如此齷得直瞪眼睛。

紫衣人原來叫嚴英豪，只聽得他哈哈一笑，道：「算啦，他大概是牛眼豬鼻，看不出妳原來是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愚兄在這裏向妳賠罪便是。」

上官華「哼」一聲：「誰要你賠罪？快走！」

嚴英豪連連點頭，道：「對，這裏實在沒有甚麼值得逗留的，咱們還是回客棧去。」

上官華冷笑道：「誰要跟你回去？」

嚴英豪似是一愣，道：「妳不跟我回去，難道要在這裏陪着這個淫賊？」

「甚麼淫賊？你嘴裏放尊重一點行不行？」上官華居然爲葉鷹揚辯護起來。

嚴英豪的臉色不由一陣發白，他忽然連聲冷笑，良久才道：「我的好妹子，難道妳已忘了彭姐姐是怎樣死的？」

上官華的面色也變了，她沉聲說道：「我知道彭姐姐死得很冤枉，但兇手是誰，我們還沒有調查清楚。」

「妳瘋了？」嚴英豪咆哮起來，「唐老實長老已說得很清楚，這是秦斗山的弟子幹的，現在我們更已查出，秦斗山的弟子就叫葉鷹揚，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醜八怪般的記名弟子韓橫！」

上官華道：「唐長老的說話就斷定葉鷹揚是兇手，那太不公平了。」

嚴英豪面色鐵青，冷笑道：「還有那玉牌，又該怎麼解釋？」

上官華立時道：「但葉鷹揚在三年前就已不見了這塊玉牌！」

嚴英豪冷冷道：「這是誰說的？」

上官華道：「葉鷹揚。」

嚴英豪立刻跳了起來，怒聲道：「他的說話，妳居然也會相信了？」

上官華挺着胸膛道：「爲甚麼不能相信？」

嚴英豪氣得連滿嘴牙齒都要咬碎了，他忽然大聲道：「這太豈有此理了，妳竟然會偏袒着這淫賊，準是看上了他！」

上官華跺脚道：「胡說！你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嚴英豪握緊着拳頭，道：「到底是誰不像話了？別忘記，我是妳的未婚夫！」

不知如何，聽見「未婚夫」這三字，葉鷹揚心中忽然有一種如遭石擊的感覺。

他心中彷彿响起了一下「砰」然之聲，連呼吸也爲之大不暢順。

上官華的反應却是在大嚷：「我不嫁！不嫁！就算要嫁，我寧願嫁給一頭牛，一隻豬，甚至是一堆狗糞，也絕不嫁給你這種禽獸不如的東西！」

嚴英豪臉上的肌肉立刻一陣抽搐。

上官華的說話，無疑像是鋒刀，也像是鞭子，令嚴英豪覺得很難受。

他咬了咬牙，忽然沉聲道：「妳嫁不嫁給我，那是另一回事，但葉鷹揚這淫賊，我一定要把他交給彭幫主！」

上官華立時攔住了他，冷冷道：「你敢動他一根汗毛，我就跟你一輩子沒完沒了！」

嚴英豪怨妒叢生，雙眉一揚，目中殺機已起。

他又再擧劍在手，同時喝道：「妳給我站開一旁去！」

上官華怒道：「你要怎樣？」

嚴英豪道：「殺了這淫賊，爲武林除害！」

上官華「呸」一聲：「他現在穴道被制，這時動手傷他，分明是乘人之危！」

她一面說，一面伸手要解葉鷹揚的穴道，但嚴英豪早已看出這是重要關鍵，如何肯讓葉鷹揚的穴道被順利解開？當下立即施展大擒拿手，緊纏着上官華，使她無

法爲葉鷹揚解開穴道。

上官華身手本極是不弱，但昔才運功抗毒，內力已損耗不少，以是雖然如今毒力已盡驅除，功力却還未完全恢復，而嚴英豪却又是當今武林年輕一輩中的絕頂高手，在此情況下一經爭持，上官華立時便落在下風，再也無法爲葉鷹揚解開穴道。

上官華氣憤不過，把心一橫，索性以長劍向嚴英豪展開襲擊。

嚴英豪怒聲叫道：「妳太過份了！」

上官華道：「誰太過份，你自己才明白！」

她一面說，一面運劍如風，招招直指嚴英豪要害攻去。

嚴英豪這張臉實在掛不下去了，他也把心一橫，索性也用軟劍和上官華拚個高下。

原來這嚴英豪，乃潘陽大湖水寨總瓢把子「錦帆侯」嚴仕方的獨子，雖然年方二十二三歲，但却已出道江湖七八年，並曾屢挫強敵，被江湖中人譽爲「武林劍狀元」。

能被譽爲「武林劍狀元」的嚴英豪，其劍術自然有非同凡响之造詣，這也就難怪韓橫給他一劍就結束了性命。

但這却是從背後而來的一劍，說出來實在並不怎麼好聽。

只是，無論如何，嚴英豪的劍法，的確是家學淵源，相當厲害。

上官華在不久之前，還在跟葉鷹揚拚命，要爲彭憐鳳報仇，但現在却反過來，要保護着葉鷹揚，跟自己的未婚夫對敵。

以往，她對嚴英豪的印象，是還算不錯的，所以當她母親告訴她，她和嚴英豪兩人尚在童年，雙方家長就已爲他們訂下了姻緣的時候，她也沒有怎麼反對，只是笑着道：「將來再說。」

但今天，她忽然看清楚了嚴英豪這個人。他不分青紅皂白，狂妄自大，而且還在背後出手，殺了韓橫！

這是上官華無法忍受的事。

而且，她也漸漸覺得，葉鷹揚並不像是那種心狠手辣、下流無恥的淫賊。

最少，當她在運功抗毒的時候，她相信葉鷹揚並未乘人之危，而且，她這條性命還是給葉鷹揚救回來的。所以，她絕不能讓葉鷹揚死在嚴英豪的劍下！

上官華越是偏幫葉鷹揚，嚴英豪就越是妒恨，他當然不會傷害上官華，他却必需把她制服下來，然後再殺了葉鷹揚，免除後患。

也幸虧嚴英豪沒有傷害上官華之意，兩人才堪堪戰成了平手。

可是，這種形勢畢竟只是暫時的。

嚴英豪已看出上官華內力將會漸漸不繼，所以也沒有急於進取，只是不斷與她展開游鬥，來消耗她的內力。

上官華也並非不知道這一點，可是，她除了咬牙苦拚之外，却也沒有甚麼辦法可想。

若是換上別的少女，也許會向嚴英豪求情，希望他放過葉鷹揚，但上官華却不屑這麼做。

她寧願把自己的性命賠上去，也不向嚴英豪示弱。

因爲她是上官華，上官華的脾氣就是這樣的。

三百招過去了，上官華已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嚴英豪嘆了一口氣，道：「妳還是讓開點，待我把這淫賊殺了罷！」

「做夢！」上官華怒道：「你要殺他，除非在我的屍體上踏過去！」

葉鷹揚的血在沸騰了。

他着實未曾料到，這個剛才還要取自己性命的妙齡女郎，竟然會拚着命也不讓自己受到傷害。

他已盡力運勁，希望可以把被制住的穴道衝破，誰知上官華的點穴手法極是怪異，他越是運勁，被封住的穴道就越是麻木，可說是毫無進展。

而這時候，上官華已有心無力了，嚴英豪終於點了她腰間五處穴道。

他長長的吸了口氣，道：「我是逼不得已的，現在妳也許會很痛恨我，但將來妳一定會明白，我是全然爲妳好的。」

上官華又急又怒，但穴道被制，全身動彈不得，想開口罵人，却發覺連啞穴已給嚴英豪封住了。

葉鷹揚暗暗嘆了口氣，忖道：「想不到今天竟然喪命於這小子之手，韓師兄打得對！罵得對！我是辜負了師父和他的期望了……」

想到這裏，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粉碎，然後丟進油鍋裏炸熟才餵狗！

但心念一轉，又在暗罵自己太混帳！太荒謬！倘若自己不是動輒求死，又怎會弄成如今局面？人，總是好死不如惡活的，只要上蒼能保祐自己逃過這一次災刼，他發誓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在武林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可是，嚴英豪殘酷的笑容已逼近在他眼前！那支還染着韓橫鮮血的軟劍，已直指着他的咽喉！

盤龍赤燄雲中來

握劍的手很穩定，嚴英豪要殺葉鷹揚的主意也很堅決。

到了這時候，上官華還可以說話，她一定會爲葉鷹揚的性命而求饒。

她不但會開口，甚至可能跪在嚴英豪的脚下，只要他能放過葉鷹揚。

可是她現在既不能動，也不能說話，而那可惡的嚴英豪，却甚至背對着她，連她想用眼神來懇求嚴英豪的機會也沒有。

「淫賊，你騙得了華妹，可騙不了本公子！」嚴英豪的說話，就像是獵人的利箭般狠毒。

葉鷹揚睜着眼睛，直視着嚴英豪那張充滿殺氣的臉，面上表情，完全沒有半點懼怕的樣子。

看見他這副凜然不屈的神情，上官華越發相信，害死彭憐鳳的兇手，絕不會是這個年輕人。可是，這人却要死了，他即將死在自己的「未婚夫」劍下！

上官華只覺得血氣上湧，忽然「咯」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嚴英豪却沒有回頭看她，手中軟劍已刺入葉鷹揚的脖子裏半分。

只要他的手再輕輕向前一送，世間上立刻就會消失了葉鷹揚這個人。

但嚴英豪恨透了葉鷹揚，他要把這一劍，慢慢地刺入對方的咽喉，好讓他慢慢地嚐試着死亡的滋味。

所以，這一劍並不着急，就像是抓着耗子的貓兒，總是喜歡殘酷地把獵獲物玩弄。

葉鷹揚的脖子已在流　，死神已和他近在咫尺。

但忽然間，三道金芒從橫裏急射過來，直射向嚴英豪臉龐、胸腹要害。

嚴英豪忽然一驚，急向左後方閃退開去。

「何方鼠輩，竟敢在這裏胡作非爲？」一人大喝，手執大帚刀，恍似飛將軍般從天而降。

又有一人，提着骷髏銅杖，從西方急奔而來。

上官華心中暗喜，原來是「大水雙雄」來了。

但她却又不免爲這兩人而担心。

她是曾經和這兩人交過手的，他們的武功雖然不錯，但却還不是自己的敵手。

而嚴英豪的武功，和自己相比之下，只高不低，「大水雙雄」雖然是來得及時，但又豈是嚴英豪之敵？

只是，這兩人甫現身的氣勢，倒算是蠻嚇人的，嚴英豪一時之間，也不敢小覷了他們。

他盯着湯固金，道：「那三枚暗器，是你打過來的？」

湯固金昂然道：「好說！那是金蟬飛梭，厲害無比，總算你見識得快，閃躲了開去，否則嘛，嘿嘿！嘿嘿！」

嚴英豪淡淡一笑，道：「尊駕的暗器功夫，的確出類拔萃，與衆不同，在下不勝佩服之至。」

湯固金見這人稱讚自己，不禁有點飄飄然之感。

只聽得嚴英豪又說：「兩位壯士身手不凡，想必是江湖名俠，未知兩位怎樣稱呼？」

湯固金立時回答說：「他是司馬鴻圖，外號人稱『一刀橫掃燕雲十六州』，正是刀法如神，見刀不見人，將來必然可以橫掃天下，成爲武林第一名刀客。」

嚴英豪「啊」的一聲，笑道：「原來是司馬大俠，久仰！久仰！」

其實他還是第一次聽見司馬鴻圖的名字和綽號，這「久仰」二字，倒不知是從何而來。

湯固金面露得意之色，姆指一指鼻尖，續道：「至於我嘛，乃『治鬼捉妖神杖鎮三山』，姓湯名固金，咱們哥兒倆，並稱『大水雙雄』，在這大水嶺方圓五百里內，甚麼事情都瞞不過咱們。」

嚴英豪不由心中冷笑。

初時，他還以爲這兩人是甚麼厲害的脚色，爲了穩重起見，所以來一套先禮後兵，但他越看就越覺得他們只是一對渾人，又豈會是甚麼了不起的勁敵。

想到這裏，臉色立時一寒，道：「這裏的事，跟你們沒有甚麼關係，兩位還是早點回家休息罷。」

湯固金一怔，司馬鴻圖已「他媽的直娘賊」叫了起來：「跟他嚕嗦甚麼，這廝把上官少俠弄得像塊呆木頭，顯然不是好人，剛才他又想用劍殺人，準是個他媽的王八強盜！」

嚴英豪眼色一變，冷冷道：「甚麼『一刀橫掃燕雲十六州』，名堂是挺够威風了，就只怕這把刀只能用來掃地！」

司馬鴻圖勃然大怒，立刻揮刀疾撲嚴英豪。

湯固金道：「你自己一個行不行？」

司馬鴻圖「呸」一聲：「連上官少俠都栽在這混蛋手裏，咱們當然是兩個一起上！」

湯固金這才加入戰圈，兩人雙雙惡戰嚴英豪。

嚴英豪唯恐夜長夢多，早已打算速戰速決，把這二人殺了再說。

他武功猶在上官華之上，「大水雙雄」自然難以匹敵，不到二十招，兩人肩上、腿上都已先後掛彩。

但這兩人却絕不認輸，明知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但仍然奮力迎戰到底。

尚幸兩人合作功夫却還不錯，雖在苦戰之下，仍然能互相補救同伴的漏洞和破綻，是以嚴英豪雖已控制了戰局，但一時間還是無法把二人殺掉。

在險象環生之下，司馬鴻圖和湯固金又支撐了五十招開外。

但兩人的情況，也已陷入了極危險的階段，看來不出十招，他們必將倒下去。

驀地，一聲長嘯自北方响起。

接着，一個身穿火紅長袍，禿頂銀髯的老人疾衝而來，同時厲聲大喝道：「住手！」

他這一喝，勁力十足，嚴英豪只覺得兩耳嗡嗡作响，恍如置身於鳴鐘之內，差點沒跌倒下去。

「大水雙雄」却已天旋地轉，脚步蹌踉地，連連後退。

紅袍老人瞪着兩人，又沉聲說道：「這兩天，你們去了甚麼地方？」

兩人勉強站穩脚步，定睛一看，看見這紅袍老人，不禁又是面色驟變。

「師父……」司馬鴻圖吶吶地說：「咱們沒有去過甚麼地方，只是在大水嶺四週轉來轉去。」

原來這紅袍老人，就是「大水雙雄」的師父。

嚴英豪吸一口氣，抱拳揖禮，道：「晚輩嚴英豪，來自潘陽大湖水寨，請問前輩怎樣稱呼？」

紅袍老人嘿嘿一笑，並未回答，只是說道：「老夫估道是誰，原來是嚴仕方的人來到了大水嶺，怪不得如此囂張！」

嚴英豪心中一凜，忙道：「晚輩豈敢妄自菲薄，這兩位壯士是前輩高徒嗎？」

紅袍老人輕捋銀髯，冷冷道：「劣徒愚頑，不堪造就，但常言有道：『打狗還看主人面』，閣下恃着嚴氏劍法辛辣精絕，竟向老夫門下弟子恣意摧殘，老夫若來遲半步，他們恐怕已在鄱都城中！」

嚴英豪道：「晚輩與兩位兄台素未謀面，本無仇怨可言，只是爲了些微誤會，才會打了起來，這都是晚輩一時愚昧，還望前輩海量汪涵，原諒原諒！」

紅袍老人盯着他，脚步向前踏出兩下，緩緩道：「嚴仕方是你何人？」

「正是家嚴。」嚴英豪恭聲回答。

紅袍老人沉吟片刻，道：「瀋陽嚴仕方，老夫也曾與他有數面之緣，可算是一號英雄人物。」

嚴英豪道：「家嚴持正不阿，急公好義，確是深得武林中人敬重。」

紅袍老人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常言道：『虎父無犬子，你是他的兒子，自然也該是非同凡响之輩。」

嚴英豪忙道：「晚輩還差得遠了。」

他這句說話，本是謙遜之辭，誰知紅袍老人却立刻接道：「當然是差得遠了，嚴總瓢把子有泱泱大度，絕不會像你一般，欺善怕惡，見風駛哩，全然沒半點大丈夫的氣概。」

他這兩三句說話，有如一桶冰水，直向嚴英豪的頭頂上澆了下來。

「前輩！」

「別叫我前輩，用你心裏的說話來稱呼老夫就行了。」

「還不是那一句前輩嗎？」

「休自欺欺人了，你心裏想叫的，並不是前輩，而是老不死、老妖怪、老混蛋、老王八！」

「前輩誤會了……」嚴英豪又驚又怒，但仍然強自鎮定，仍然低聲下氣，就像隻遇上了獅子的惡犬，再也兇不起來。

紅袍老人冷冷一笑，道：「你其實早已知道老夫是誰，所以才噤若寒蟬，因爲你知道，自己無論如何，絕不是老夫的敵手，閣下深諳明哲保身之道，自然不會冒犯老夫，一見面就恭恭敬敬，裝作謙虛有禮的樣子，嘿嘿，可惜老夫也是個老江湖了，既不吃硬，也不吃軟，你這一套，還是留着對嚴仕方才使用罷！」

嚴英豪就算面皮再厚，這時候也難免有無法下台的之感。

他已沒有甚麼話可以說了，只好換個話題，道：「前輩可是雙龍溪南軒主人『盤龍赤燄叟』雲中來？」

紅袍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夫沒猜錯，你早已知道老夫是甚麼人。」

嚴英豪道：「這裏的事，晚輩願負荊請罪，正如前輩昔才所說『打狗還看主人面』，就請看在家父面上，讓晚輩把這個人帶回去。」

說着，伸手向葉鷹揚和上官華兩人一指。

雲中來眉頭一皺，道：「他們是甚麼人？」

嚴英豪指着葉鷹揚，道：「他是個淫賊，飛鵬幫幫主彭展翼的女兒，就是給他害死的。」

雲中來「唔」一聲，目注着上官華道：「這個娃娃又是誰？」

嚴英豪道：「她是晚輩的未婚妻子上官小姐。」

雲中來又在上官華的臉上瞧來瞧去，過了半晌才冷冷道：「是女娃娃就該有女娃娃的模樣，怎麼弄得不男不女，想做木蘭花代父從軍嗎？」

上官華氣得臉都白了，她若能開口說話，現在就一定會罵人。

嚴英豪又說道：「上官小姐年幼無知，易受奸徒唆擺，晚輩是必須把她帶回去的。」

雲中來沉吟半晌，忽然揮了揮手，道：「你走罷。」

嚴英豪心中暗喜，忙道：「多謝長老前輩……」

雲中來却又說：「你多謝老夫不殺之恩，那是應該的，但老夫今天不殺你，全然是看在你父親的面上，所以你若是聰明人，就要在老夫還沒有改變主意之前，快點滾得老遠。」

嚴英豪被譽爲「武林劍狀元」，但今天也可眞够受罪了。

「這兩人……」他還想把葉鷹揚和上官華帶走。

但他才開口，雲中來便已怒道：「這兩人動彈不得，你若把他們帶走，豈非可任憑宰割，老夫現在不跟你計較，已是寬宏之極，你若不服氣，可以回瀋陽水寨向『錦帆侯』告老夫一狀！」

嚴英豪暗暗咬牙，知道再纏下去，只有更難討好，說不定這老怪物眞的改變主意，把自己先殺了再說，那可大不妙。

「既然如此，晚輩告辭了。」嚴英豪現在只好離去。

他臨走前，還情不自禁地看了上官華一眼。

上官華瞪着他，但目光却毫不友善。

嚴英豪皺了皺眉，終於拂袖而行，湯固金忍不住咕嘀着說道：「便宜了這個小子。」

這時候，雲中來已把葉鷹揚和上官華的穴道解開。

兩人謝過雲中來，並說出此行，本就是要到雙龍溪拜會南北兩軒主人。

雲中來先問上官華：「妳找咱們兩個老東西，有甚麼事？」

上官華恭聲回答道：「晚輩是來求藥的。」

「求藥？求甚麼藥？」雲中來雙眉一蹙。

「是『七色朱果』及『玲瓏血參』。」上官華說。

雲中來不由面色罹然：「小娃娃，妳可知道這兩種都是珍貴無比的藥材嗎？」

上官華點點頭，道：「晚輩知道。」

雲中來道：「老夫確有一株『玲瓏血參』，北軒主人也有『七色朱果』，但咱們擁有這兩件寶貝已二十多年了，直到現在還不捨得使用！」

上官華面露喜色，道：「這眞是太好了。」

雲中來「哼」的一聲：「咱們不捨得用，不見得就要送了給別人。」

上官華道：「但向兩位前輩求藥的人，却說兩位一定願意把藥送出來的。」

雲中來一怔：「是誰這麼大口氣？」

上官華道：「晚輩已把求藥者所寫的信箋帶來，請老前輩過目。」

說着，把一封信小心翼翼地奉上。

雲中來拆閱信箋，看了半天，面上忽然露出了一種異常激動的神情，嘴裏還在喃喃地說道：「她還沒死，她還活着。」

上官華又在催促雲中來：「前輩是不是答應了？」

雲中來又喃喃地說了幾句，才如夢初醒地說道：「答應！答應！老夫一定把『玲瓏血參』拿出來。」

上官華忙問道：「還有『七色朱果』呢？」

雲中來道：「『七色朱果』比『玲瓏血參』還更珍貴，它生長在絕壑之下，每隔一百五十年才開花結果，北軒老怪本來有兩枚，但十年前他害了一場大病，老夫不等他同意，就已用了一枚，才把他的病治好。」

上官華微微一笑，道：「北軒主人一定很感激雲老前輩了。」

「感激個……」雲中來才說到這裏，望了望上官華嬌俏的臉龐，下面那個不甚雅聽的字眼就吞回肚子裏，然後嘆了口氣，接道：「他是個窮酸，又窮又酸，是個吝嗇鬼，老夫用掉他一枚朱果治好的他的病，結果給他罵了十年，好像至今仍有餘怒。」

上官華聽到這裏，不禁面露失望之色：「這樣說來那唯一的『七色朱果』，北軒主人一定更加珍重了。」

「這個自然，」雲中來點點頭，忽然又道：「但妳別担心，老夫一定要他把朱果拿出來！」

上官華道：「他若不肯呢？」

雲中來說道：「豈容他不肯，他若吝嗇着這枚『七色朱果』，老夫就把他撐出去。」

上官華道：「前輩眞是個好人。」

雲中來忽然目光一轉，望着葉鷹揚：「聽說你可不是個好人！」

葉鷹揚苦笑了一下，道：「前輩是聽誰說的？」

雲中來說道：「就是那個姓嚴的小伙子。」

葉鷹揚道：「前輩認爲他是不是個好人？」

雲中來道：「這人壞極了，若不是看在嚴仕方的面上，老夫還不會這樣輕易放過他。」

葉鷹揚道：「他說我是個壞人，是個淫賊，前輩是否相信？」

雲中來道：「老夫看你倒不是算很壞，就只怕你這人有點呆。」

葉鷹揚道：「晚輩也是來拜會兩位前輩的。」

雲中來道：「你又有甚麼事，可不是也來求藥罷？」

葉鷹揚道：「晚輩並非求藥，而是求救。」

「求救，這是甚麼意思？」雲中來莫名其妙，「你要我們兩副老骨頭救誰？」

「天下蒼生，中原武林。」

「說得好動聽，」雲中來冷笑一聲，道：「你叫甚麼名字？」

「葉鷹揚。」

「唔，這名字還算不錯，師父又是誰人？」

「『天山神翁』秦斗山。」

「甚麼？是『天山老邪』？」雲中來面色刷的一變：「你在騙誰？」

「晚輩所言句句屬實。」葉鷹揚說。

雲中來冷冷一笑：「你若是秦斗山的徒兒，怎會給那姓嚴的小伙子弄得七上八吊，像隻呆鴨般動彈不得？」

上官華忙道：「把他點了穴道的並不是嚴英豪，而是晚輩。」

雲中來一楞。

對於他們剛才的事，雲中來並不清楚，他是因爲到處找尋「大水雙雄」才遇上他們的。

「唉！眞是一塌糊塗！」雲中來皺着眉，道：「你們這些後生小娃娃，倒讓老夫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上官華吸了口氣，對雲中來說：「葉鷹揚確是秦老神翁的弟子，他武功比我高，但却給我氣得要抹頸，所以晚輩就把他的穴道點住了，後來嚴英豪來了，就弄成這樣的局面。」

雲中來聽得連連搖頭，說道：「老夫還是不明所以，但妳也不要再解釋了，老夫聽見了就覺得頭疼，後生可畏！後生可畏！」

葉鷹揚道：「晚輩愚鈍，還望前輩多點指教。」

「愚鈍？是誰說的？」雲中來倏地瞪大了眼睛，道：「秦斗山的弟子，又豈會是池中之物？但老夫倒想試一試，你有多大的能耐。」

葉鷹揚吃了一驚，正要說話，一道罡氣已迎面湧了過來。

只聽得雲中來叱道：「不管你是不是秦斗山的弟子，先接老夫三掌再說！」

語聲甫落，掌力已逼攻葉鷹揚。

葉鷹揚猛吸一口氣，只好揮掌抵抗。

「蓬」的一聲，兩人互拚了一掌，葉鷹揚身子微微向後一仰，但却沒有被逼退開去。

雲中來「唔」的一聲，道：「這一掌老夫只是用了三成力道，但你也沒有準備好，但第二掌可要提醒精神了！」

葉鷹揚知道這老人是存心要考驗自己的武功，不禁情緒略爲穩定，重再運功，準備抵禦雲中來的第二掌。

猛然間，又是一股凌厲的掌風有如奔雷般襲至。

葉鷹揚喝叫一聲，再接了雲中來這第二掌。

雲中來不由面上動容，道：「果然有兩下子，再接老夫這第三掌！」

葉鷹揚不敢怠慢，全神貫注留神應付。只見雲中來右掌緩緩向前遞出，掌心已一片通紅，有如火燄一般。

雲中來外號「盤龍赤燄叟」，他最厲害的武功，也就叫「盤龍赤燄掌」。

這時候，他正是要用這種掌法，來考驗一下葉鷹揚的武功，

雲中來叫道：「不管你是不是老邪的弟子，先接老夫三掌再說。」

這是非同小可的一掌，江湖上甚麼「開碑手」，「混元功」，「大小天星掌力」，全部無可比擬。

葉鷹揚抖擻精神，凝起全身內力，硬接雲中來這一掌。

這一掌和剛才那兩掌相比，威力相差何只十倍，只見一道紅燄般的掌氣，自雲中來掌心內逼了出來，而雲中來的身子，也彷彿籠罩在一層淡淡的紅光之中。

連上官華都不禁對葉鷹揚担心起來。

葉鷹揚却已陷入無可選擇之餘地，只好全力出手對抗厲害的「盤龍赤燄掌」。

又是「砰」然一聲悶响，這一老一少又已拚了一掌。

葉鷹揚面色發白，忽然踉跟向後倒退

丈二。

雲中來居然也同樣向後倒退，但却沒有退得那麼遠，只是倒退了五尺。

上官華吸了口氣，忍不住上前問葉鷹揚：「你怎麼了？」

葉鷹揚苦笑了一下，在胸前輕輕一撫，道：「我沒事……」

雲中來皺了皺眉，道：「女娃兒，妳怎麼不問一問我這個老人家怎麼了？」

上官華一呆，道：「難道前輩也會受了傷不成？」

雲中來苦着臉，道：「老夫又不是銅皮鐵骨，爲甚麼不會受傷？」

上官華奇道：「是眞的？」

雲中來嘆了口氣：「當然是眞的。」

上官華道：「前輩傷在那裏？」

雲中來道：「這裏。」說着，伸手向心臟部位輕輕一指。

上官華是乖巧伶俐的人，一看之下便已會意，微笑着說道：「原來前輩是在傷心。」

雲中來還是苦笑着臉：「不錯，老夫現在若只有二十來歲，說不定已傷心得快要哭起來了。」

上官華道：「前輩有何傷心事？可以說給晚輩知道嗎？」

雲中來長長的嘆了口氣，忽然問葉鷹揚：「你現在年紀多大了？」

葉鷹揚道：「二十。」

雲中來「唉」的一聲，道：「才二十歲，居然就能抵擋得住老夫的『盤龍火燄掌』，眞是得天獨厚，令老夫羨慕得快要發瘋了。」

葉鷹揚忙道：「前輩這一掌，大概只是用了五成內力罷了？」

雲中來搖搖頭，道：「不是五成，而是八成！」

司馬鴻圖吃了一驚，忍不住插口說道：「師父不是說過，即使是當今武林八大門派掌門中任何一人，也接不住師父八成掌力之一擊嗎？」

雲中來點了點頭，道：「你沒有記錯，我的確曾經這麼說，但小葉既然是秦斗山的弟子，在老夫的心目中，他的武功絕不該會在那八位掌門之下！」

上官華道：「現在證明怎樣了？」

雲中來道：「我沒有看錯，他果然能接得下這一掌，所以才會傷心起來。」

上官華道：「前輩何故會傷心？」

雲中來口裏說「傷心」，但面上却又開始露出了笑容，他微笑着說道：「人家二十歲已經如此了不起，但想起老夫二十歲的時候，還經常給江湖上一些三四流的所謂『高手』欺負，兩相比較，老夫是庸劣得多了，又怎能不傷心起來？」

湯固金嘻嘻一笑，道：「師父好久都沒有這麼『傷心』了，這眞是要值得慶賀的事。」

這人看來渾噩，但這一次却比誰都更加精靈，他說到「傷心」兩個字的時候，語氣特別古怪，顯然是相反的意思。

雲中來終於呵呵大聲笑了起來，他上前用力拍了拍葉鷹揚的肩膊，說：「老秦跟老夫有四五十年的交情，他有你這麼出色的徒兒，老夫高興還來不及，『傷心』二字，休也再要提起，嗯，你師父呢？他有沒有來到了大水嶺？」

這麼一問，葉鷹揚倒是眞的傷心了，他紅着眼睛，顫聲說道：「師父他老人家已經與世長辭了。」

「甚麼？」雲中來面色大變，呆了很久很久，才長嘆一聲，道：「他是怎麼死的？」

葉鷹揚吸了一口氣，抑制着悲慟的情緒，把事情的本末詳細地向雲中來說了。

雲中來聽罷，目注遠方喟然嘆道：「老邪果然是人邪心不邪，到了晚年這種田地，還不惜與血帝盟中人拚最後一伏，雙龍溪兩個老怪物，眞是自愧不如也！」

葉鷹揚忽然跪了下來。

雲中來一怔：「男兒膝下有黃金，你無緣無故的跪下來作甚？」

葉鷹揚跪拜不起，道：「晚輩是爲天下蒼生而跪拜前輩！」

雲中來微一沉吟，扶起了他才說道：「老夫已年逾七旬，又還能爲武林做甚麼事？」

葉鷹揚正要開口，雲中來却又揮了揮手阻止了他，嘆着氣接道：「但想起你師父的轟烈行徑，老夫早已知道，只是多年懶閒下來，難免躭於逸樂，以是一直未有大鵬展翅，一飛沖天之想。」

上官華忙說道：「那血帝是天下間最可惡的罪魁禍首，正是人人得而誅之，可惜晚輩武功低微，絕不會是他的對手，否則……」

「此事姑娘且莫理會。」葉鷹揚忽然正色說道：「血帝盟之事，由我們來解決好了。」

上官華心中有氣，心想：「你這人眞是古怪，爲甚麼我不能理？」

其實葉鷹揚此言，全然是因爲樂貧大師曾經說過，上官華乃血帝端木嶽的女兒，所以才制止上官華繼續說下去，但上官華却並不知情，她又怎會想像得到，端木嶽居然可能會是自己的父親？

葉鷹揚見上官華鼓着腮不說話，知道她在生氣，但這也難怪，心想自己雖然是大有理由說出這番話，但上官華却並不知情，自然會覺得自己蠻橫無理。他想解釋，但却又不知從何說起，只好默然不語。

只聽得雲中來忽然笑了笑，道：「江湖兒女，不拘小節，大家且不要爭論，倒不如到北軒，看看那老窮酸怎麼說！」

葉鷹揚和上官華都是爲之面上動容，因爲雲中來所說的老窮酸，正是「宇內雙奇」中，有「奇龍奇劍奇中奇」之稱的牟明峯！

奇龍奇劍奇中奇

雙龍溪本不在遠，但他們却走得極慢。因爲雲中來說：「老窮酸每到子夜之後，就要凝神練功，不到天亮，誰也見不着他。」

所以，他們絕無趕路之意，只是邊談邊走，甚至還到樹林裏狩獵，結果，司馬鴻圖大顯威風，一刀砍掉了一頭野豬的腦袋，並由湯固金生火把野豬烤熟來吃。

野豬烤熟後，香極了，葉鷹揚和上官華都吃了不少。

雲中來叱道：「不管你是不是老邪的弟子，先接老夫三掌再說。」

雖然他們都有很重要的任務，但兩人却是漸漸地談笑甚歡，彷彿一切憂愁都已不再存在。

到了黎明時候，他們總算來到雙龍溪了。

溪水很清澈，水中有游魚，也有靈活的小蝦，又見兩旁繁花似錦，奇樹異草叢生，令人有着極舒暢的感覺。

上官華看得出神了。

她問雲中來：「前輩，這裏爲甚麼有那許多奇怪的花草樹木？」

雲中來淡淡一笑，道：「這是老窮酸的傑作，他閒來無事的時候，就東來西往，天南地北處處爲家，遇上了珍貴的奇花異草，就一定想盡辦法，把它弄到這裏自行種植。」

上官華道：「那豈不是要花費很大的功夫？」

雲中來道：「這是他晚年最大的嗜好，旁人要勸阻也是勸不來。」

葉鷹揚却道：「這種嗜好沒有甚麼不好，又爲甚麼要勸阻他？」

雲中來道：「許多嗜好，本來都是沒有甚麼害處的，但太沉迷，那就不好了，所謂『業精於勤，荒於戲。』那是永遠不會錯的，練武的人也是一樣，就算你本來是天下第一高手，但經過一段歲月疏於練習，武功就會自然地退化。」

葉鷹揚道：「原來前輩是担心牟前輩把武功丟疏了。」

雲中來道：「這可不是嗎？」

葉鷹揚道：「那麼牟前輩可曾聽你的勸告？」

雲中來却苦笑了一下，道：「唉！別提啦！」

葉鷹揚雖然很想知道答案，但雲中來這麼說，他也就只好不再問下去。

忽然間，在一株枝粗葉大，形狀古怪的大樹後面，「霍」的一聲跳出一個人。

這人頭上裹着萬字巾，青衣白襪，鬚眉花白，一張臉拉得長長的，好像想揍人的樣子。

雲中來瞧着這青衣人，哼了一聲道：「還這麼早，就已不再練功啦？」

青衣老人嘿嘿一笑：「在後輩面前，你說話老實一點行不行？」

雲中來道：「老窮酸，我那一點不老實了？」

青衣老人冷冷一笑，盯了葉鷹揚和上官華一眼。

這時候，他們都已知道，這個青衣老人，就是「宇內雙奇」中，人稱「奇龍奇劍奇中奇」的牟明峯。

只聽得牟明峯冷冷笑道：「這裏的花花草草，樹樹木木，不錯是由我最先種上去的，但到了後來，倒有人比我還更興趣濃厚得多，現在嘛，這裏一百株花草中，最少有七八十株都是這人種植下來的，若說是花費功夫，丟荒了武功，算來算去，第一個還算不到牟某人的頭上來！」

葉鷹揚和上官華聽到這裏，都不禁暗暗笑了起來，忖道：「眞是名副其實的一對老怪物。」

雲中來給牟明峯這麼一說，先是訕訕一笑，繼而嘆了口氣，道：「你說得不錯，所以老夫剛才已說過別提啦！」

「你當然是不想提！」牟明峯冷冷道：「這就像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傢伙，跑到賭場裏勸人別再沉迷在賭博裏，誰知道後來賭徒不賭了，而這傢伙却變成了一個賭精！」

雲中來沒好氣地一笑：「算啦，是老夫的不對，你老兄大概該滿意了罷？」

牟明峯聽見他居然會說自己不對，不禁大感意外：「你也會認錯，倒眞是天下奇聞！」

雲中來嘆了一口氣，道：「老窮酸，咱們總算是數十年的知己啦，想當年，你五戰武當道士，三上少林擒拿寺中叛徒，可說是出生入死，結果也眞的幾乎是掉了性命，幸虧你有一個像我這樣的朋友，屢次把你從死亡邊緣救了回來，但你也不必感激我，因爲我也給你救了四五次，尤其是三十年前羣狼山火併十八餓狼一役，若

非你及時披星戴月，馬不停蹄的趕到，世間上早就沒有雲中來這一號人物了。」

牟明峯面上的表情有點奇怪，他沉默了很久，才說：「老不死，你已很久沒有這麼長篇大論，今天是甚麼氣候？這兩個娃娃又是甚麼人？」

雲中來把葉鷹揚向前推出兩步，緩緩地在他耳畔說道：「這位老人家，就是與老夫齊名的『奇龍奇劍奇中奇』牟明峯，當年，你師父老是說：『此人千奇百怪，武功尤爲奇特，看來就像是瘋子換人，雜亂無章，但被揍者却又偏偏很難閃躲得開去。』」

牟明峯的面色忽然變了。

他凝視着葉鷹揚，道：「你是秦斗山的徒兒？」

葉鷹揚點點頭，道：「是的。」

牟明峯說道：「很好！很好！能够看見秦斗山終於肯收徒兒，那是值得慶幸的事。」

葉鷹揚恭聲道：「晚輩愚鈍，還望前輩多加指導。」

牟明峯呵呵一笑，道：「你師父的本領可大得很，咱們這點三脚貓的本領，算得上甚麼！」

雲中來白了他一眼：「老夫可不承認自己是個三脚貓。」

牟明峯嘆了口氣，道：「老不死，咱們都已年逾七旬啦，還爭甚麼強，逞甚麼勇？」

雲中來大不以爲然，道：「老歸老，但咱們可不是老廢物。」

江湖，跟別人爭一日之長短罷？」

「這又有甚麼稀奇？」

「嘿嘿，不奇！不奇！我這個『奇中奇』的外號，倒不如干脆送了給你！」

雲中來道：「在後輩面前，你說話老實一點行不行？」

這兩句說話，正是牟明峯在不久之前對他說過的，現在却給他「原句奉還」。

牟明峯也用他說過的話來回答：「老不死，我那一點不老實了？」

雲中來冷冷一笑，道：「這些年以來，你每晚苦練『奇龍訣』，雖然你不說，老夫也知道你已把它練成了，這麼艱苦練成，若不拿出去顯顯功夫，豈不是白白浪費了？」

牟明峯嘿嘿冷笑着道：「你有甚麼仇家對付不了，硬是要把我拉下水裏？」

雲中來皺眉道：「你是不是吃豬油太多，蒙了心肝？我有甚麼仇家會自己打發不了的？就算眞有這麼厲害的仇人，不必我拉你一把，你敢袖手旁觀嗎？」

牟明峯道：「這倒好笑，好像你若死了，我也活不成似的。」

雲中來怒道：「如此說來，你我恩盡義絕之時已到，你這老窮酸以後再也不要來找我！」

說罷，拂袖而行。

葉鷹揚和上官華不由面面相覷，想要勸解，却是不知道該從何勸起。

但雲中來才走了幾步，牟明峯忽然已經搶在他面前，哈哈一笑，道：「若三言兩語間的衝突，就會弄得『恩盡義絕』，如嗎？」

雲中來悻悻然地說道：「誰跟你這個老怪物嬉皮笑臉？」

牟明峯長嘆一聲，道：「意氣之爭，那是不必了，近三兩天以來，我老是神不守舍，好像知道有甚麼事情會發生似的，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秦斗山的徒兒怎會來到這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他忽然低首下氣。雲中來自然怒氣全消，嘆道：「秦老邪已歸天去也！」

牟明峯的臉色立刻蒼白如雪。

過了很久，他才喃喃地說道：「難怪昨夜總是心驚肉跳，又見東北上方巨星隕落，原來是老邪去也！啊呀！這便如何是好？」

他最後兩句，已不像是在說話，而是像在唱戲一般，但他可不是在玩耍，而是唱得甚是悲慟、蒼凉。

雲中來沉聲道：「老邪雖然死了，但却是轟烈地倒下去的。」

牟明峯忙道：「你詳細一點說！」

雲中來便把所知一切，娓娓道來。

牟明峯聽罷，忽然掩面大哭。

「老邪！牟明峯枉稱『天下第一奇人』，但與你相比，却是連個屁也不如！」

雲中來道：「只是會哭有甚麼用？老邪雖已壯烈犧牲，但却喜幸後繼有人，要對付血帝盟，還不是甚麼艱難的事！」

牟明峯連連點頭，他緊握着拳頭，對葉鷹揚說：「你要振作，別辜負了老邪對你的期望！」

葉鷹揚也連連點頭，道：「晚輩記住

牟明峯忽然又瞧着上官華，道：「這又是誰？」

雲中來道：「她是來求藥的。」

牟明峯道：「求藥？求甚麼藥？」

雲中來道：「她要的是兩種藥，第一件是『玲瓏血參』。」

牟明峯吃了一驚：「這可　簡單。」

雲中來笑了笑道：「但也不能算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牟明峯一呆。

「你有多少株『玲瓏血參』？」

「一株。」

「那麼，你會不會把它送出去？」

「就算送出去的只是一塊木頭，也得要看情況而定。」

「所以，你自然會拒絕啦？」

「你可猜錯了，」雲中來搖搖頭，道：「我已答應下來。」

牟明峯不由一陣錯愕，但「玲瓏血參」是雲中來的，就算他把血參拿去餵豬，旁人又有甚麼辦法？

雲中來淡淡一笑，目注着牟明峯，道：「除了『玲瓏血參』外，還欠另一種藥材，想向你伸手討取。」

牟明峯又是一呆，半晌才道：「你不是要打『七色朱果』的主意罷？」

雲中來却點了點頭，說道：「正是如此。」

牟明峯不禁傻住了。

他忽然冷冷的盯着上官華：「妳倒識貨，既看上了老不死的『玲瓏血參』，也看上了僅存一枚的『七色朱果』，不嫌胃

雲中來瞪着他，道：「吝嗇鬼，聽見有人想討取『七色朱果』，你就想咬人了嗎？」

牟明峯冷冷道：「我怎麼會咬人？只不過是有人想咬『七色朱果』而已。」

雲中來道：「這枚『七色朱果』，連你自己也不捨得用，老是把它當作命根子，與其如此，倒不如拿出來救人一命！」

牟明峯道：「雖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但也要看看，這人是不是值得爲他而花掉珍貴的『七色朱果』！」

雲中來冷冷一笑，道：「若依你這吝嗇鬼的性情，便連你自己也不值得用『七色朱果』來挽救性命了，這還有甚麼好談的？」

牟明峯哂然一笑，道：「你既然知道，那就該明白，這根本是不可能答應的要求。」

雲中來道：「那可不一定，比方說，如果用一枚『七色朱果』，就可以救回秦老邪的性命，你又怎麼說？」

牟明峯立時緊張起來。

他瞪着葉鷹揚，厲聲道：「你師父是不是還沒有完全死掉？是不是用『七色朱果』就可以讓他活過來？」

葉鷹揚神情黯然，只是不斷在搖頭。「師父已被安葬了。」

牟明峯面色鐵青：「是眞的？你可不要騙我，你師父對我很好，倘若還有指望，不要說是『七色朱果』，就算剜了我的心臟做藥，也是可以的。」

他聲音咽哽，好像又想哭了出來。

雲中來却在這時候說：「其實，你並不吝嗇，你是個『待人以豐，待己以儉。』的豪士，秦老邪歸天，已成定局，任何靈丹妙藥，恐怕也無法起死回生，但却有一人，咱們不能不救！」

牟明峯怒道：「廢話，天下間還有甚麼人可與老邪相提並論？」

雲中來嘆息一聲道：「相提並論，那是不必的了，你不妨先看看這封信吧。」

牟明峯老大不情願地，從雲中來手上接過一封信，但他看了兩眼之後，臉上的神情就已變了。

巧幫南環北槍堡

信並不長，只有寥寥數十字。

但牟明峯却看了半天才把這信放下。他的手在發抖，聲音也是一樣。

「她還活着！她眞的還沒有死！」他重覆地說着這些說話，與雲中來看見這封信的反應，可說是一模一樣的。

上官華心中不禁大是奇怪。

他知道，求藥的人，是自己的師父。

自從上官華懂事以來，她的師父就已住在梨花宮內。

那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婦人。

她很少說話，有人甚至以爲她是個啞巴。

但上官華却知道，師父不喜歡說話，是因爲她曾經有一段很可怕的經歷。

師父的父母，給一場神秘的大火燒死了，師父本來也已被困火場，但最後却僥倖地逃了出去。

一場大火，大屋子沒有了，所有的親人都不見了。

這場火是怎樣燒起來的？事後衆說紛紜，各有各的說法。

但上官華的母親却肯定的說：「那是一個人歹毒的陰謀，他盜走了一本武功秘笈，結果給失主查了出來，而失主的武功，極爲厲害，於是，他就佈下了一個陷阱，用計使失主夫婦喝得酩酊大醉，然後在半夜深更派人放火，把他們活活燒死。」

放火的可不是庸手，他們有一套很特別的本事，保證被困在火場的人無法逃得出來。

當然，聘請他們的酬勞是很厲害的，但盜走秘笈那人，曾經一口氣在京師城內幹了十一票巨案，正是大有斬獲，花二三十萬兩銀子，實在不算是怎麼一回事。

然而，上官華的師父却沒有給燒死。

她是怎樣倖免於難的？是憑她自己的本領嗎？還是運氣特別好？

不！沒有人能從那火場裏逃出來，就算是僥倖逃出來，也逃不過火場外殺手的追殺。

她是給一個人救出來的。

這人的本領很大，但到底他是誰，上官華不知道，她母親上官曼雲也三緘其口，沒有說出來。

現在，上官華的師父病了，上官曼雲對女兒說：「妳去見『宇內雙奇』，他們有『玲瓏血參』和『七色朱果』，可以把妳師父的病治好。」

然後，她又給了上官華一封信。

那是上官華的師父寫的。

上官華沒有拆閱這封信，却沒想到，這封信對「宇內雙奇」，竟然有這麼大的力量。

那是甚麼緣故？上官華雖然聰明，但却還是猜不出來。

但她却已想像得到，師父和「宇內雙奇」這兩位武林異人，一定有不尋常的關係，最少，他們是互相認識的。

天色漸更明亮，衆人却在沉默之中。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雲中來才對牟明峯說：「雁娘的病，需要『七色朱果』和『玲瓏血參』，你認爲怎樣？」

牟明峯嘆了口氣，道：「你認爲我還會拒絕嗎？」

雲中來展顏一笑，對上官華說：「他已答應了。」

上官華大喜，連忙謝過牟明峯。

牟明峯道：「妳不必謝我，你對雁娘這麼好，我們要感謝你才對。」

上官華道：「她是我師父，她一直都很疼愛我，就算赴湯蹈火，我也非要爲她找藥治病不可。」

牟明峯笑道：「妳眞不錯，雁娘疼愛妳，那是應該的。」

雲中來忽然長長的吁了口氣，凝望着自上游流下來的溪水，喃喃地道：「『宇內雙奇』這副招牌已在江湖上黯然失色許久了，但我們還有將來，不管還有十年、五年，甚至是一年，我們還可以發出燦爛的光芒。」

牟明峯大聲說道：「說得好，我們決不能讓血帝盟這大禍胎繼續遺禍武林。」

雲中來用力地點了點頭，道：「咱們再在江湖上馳騁一番，誰敢阻攔去路，咱

們就一起把他踢開。」

牟明峯道：「那『七色朱果』和『玲瓏血參』，是否讓這位小兄弟送回去？」

雲中來微微一笑，道：「你說的是那一位小兄弟？」

牟明峯向上官華一指：「我說的當然就是他。」

「她可不是甚麼小兄弟，而是一個嬌滴滴的千金小姐。」雲中來哈哈一笑。

牟明峯「啊」的一聲：「難怪看來總是有點特別，哈！我是越老越糊塗了。」

衆皆大笑，只有上官華紅着臉，但最後也不免陪笑起來。

直至笑聲停頓後，雲中來才對牟明峯說：「『七色朱果』及『玲瓏血參』，俱是極貴重的寶物，雁娘要用，咱們自然立刻雙手奉送，但倘若讓上官華一人送回去，途中恐怕會弄出岔子。」

牟明峯皺了皺眉，道：「那該當如何？是不是由咱們兩個老傢伙親自送去？」

雲中來說：「倘若咱們只有這一樁事，那倒也不妨，反正你和我都想見見雁娘，但目下咱們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幹。」

牟明峯略爲沉吟：「你是想聯絡八大門派，共同對付血帝？」

雲中來冷冷一笑，道：「江湖中人都把八大門派看得比五嶽加起來還重，但老夫却認爲，眞正能威脅血帝盟的，其實只有一幫、二堡。」

牟明峯目光大亮，道：「你是指丐幫及南環北槍堡？」

雲中來頷首緩緩地說道：「近二百年來，丐幫在江湖上的優點是人多勢衆，弟子遍及大江南北，消息傳遞之靈通無出其右，而其缺點，則是幫中高手，眞正可以獨當一面者極爲缺乏，倘若遇上絕頂高手，形勢就危殆了，說不定給一個瘋子就把丐幫高手殺掉七七八八。」

葉鷹揚和上官華都是聽得爲之一怔。

牟明峯道：「這可不是形容過甚，在五十多年前，丐幫就曾遭遇過一場極可怕的災難，那時候適逢魔教勢力衰微，神刀門却勢力日漸坐大，沒想到，江湖上忽然冒出了一個自稱爲『逆我者死』的狂徒，他在一個月之內，把神刀門完全粉碎，而當時丐幫却與神刀門結盟，並曾聯手共同對付西方魔教，神刀門出了事，丐幫自然出手相助，但這一來，却觸怒了『逆我者死』，於是又再狂性大發，把丐幫的精英高手，殺了三十九人，甚至幫主，長老，八袋七袋弟子，全都難逃刼數，成爲丐幫自創立基業以來最沉痛之一頁。」

雲中來乾咳一聲，道：「然而，時移勢易，今之丐幫，已非昔年吳下阿蒙。」

牟明峯也同意雲中來的說話，道：「尤其是這二十年來，丐幫的眞正潛力，可說是無法估計。」

雲中來道：「現年四十八歲的丐幫幫主喬雪飛，武功、才智都是當今武林一時俊彥，可當大任，尚有『左右神乞』，『左丐』呼延伯獨及『右丐』李震安，俱是極精明厲害的老江湖。」

牟明峯又道：「除此之外，幫中九大長老，十八將軍，人人武功不凡，實力較諸數十年前，眞有天壤之別。」

上官華皺了皺眉，忍不住問道：「怎麼一般武林人物，直到現在還是不大看得起丐幫？」

雲中來微喟道：「這是因爲丐幫曾經失敗得太慘了，所以武林中人，還是認爲丐幫實力，不外爾爾，其實這是絕對誤錯的想法。」

「不錯。」牟明峯點點頭一接道：「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雲中來道：「喬雪飛爲人極具正義感，血帝盟早就想把這口眼中釘除掉，但他很乖巧，在沒有把握穩操勝券的時候，絕不與血帝盟硬碰，但老夫相信，他其實很想與血帝盟硬碰一場，只是時機還沒有成熟而已。」

上官華道：「除了丐幫之外，南環北槍二堡又怎樣？」

雲中來道：「南天環，北神槍，俱在江湖中享有盛名，南環堡堡主『雙環定江山』郎出河，擅佈奇陣，又有『雙環無敵五虎將』爲左右先鋒，堡中高手如雲，人材輩出，實力相當強大。」

上官華又道：「北槍又如何？」

雲中來捋鬚道：「北神槍就更是人材鼎盛了，北槍堡堡主，其父乃『一槍穿心』容千里，五十年前『逆我者死』在潼關跟這位高手火併，結果『逆我者死』身中三刀六劍，但最後把這狂徒殺掉的，就是容千里的『閃電追魂槍』。」

上官華道：「容千里又怎樣了？」

雲中來道：「他給『逆我者死』在腰間打了一掌，傷勢不輕，連他自己也以爲活不下去了，誰知他却又大難不死，回家之後，潛心再苦練槍法，居然又活了二十多年，才病死在床上。」

上官華道：「這二十多年以來，他的槍法必然又已大有進展了？」

雲中來點了點頭，說道：「妳說得不錯，他把『閃電追魂槍』的招式從頭至尾仔細研究，去蕪存精，又朝夕鑽研天下間各大門派的武功，終於寫成了一本『神槍譜』。」

上官華道：「這本『神槍譜』，他必然是傳給自己的兒子了？」

「不錯，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在朝裏做大官，而且又不懂武功，這本『神槍譜』，就順理成章地，傳給幼子容定宇。

「容定宇資質極佳，而且爲人勤懇，好學不倦，容千里是後繼有人了，更可喜的是：容定宇非但武學有成，在處世待人方面，手段尤爲出衆，以是北槍堡在江北武林之中，聲譽日隆，堡中高手也與日俱增，連武當派亦爲之相顧失色。」

牟明峯道：「在十二年前，我也曾會過這位北槍堡主，確是一表人材，沒有辜負了其父的一番苦心。」

雲中來道：「容定宇如今已成大器，更令人值得慶幸的，就是他不但把北槍堡治理得整整有條，與南環堡的關係也非常融洽，郎出河本素來自負不羣，但却居然與容定宇成爲莫逆之交，兩年前更在華山結義，成爲金蘭兄弟。」

牟明峯目注着雲中來，道：「以你之見，咱們若要對付血帝盟，就必須把丐幫和二堡聯合起來？」

雲中來頷首說道：「正是如此。」

牟明峯道：「這也是可行之法，但八大門派畢竟還有一定的份量，咱們不妨也想想辦法，就算八派未能齊心協力，但若能令到其中兩三大門派加盟，也一定會大有助力。」

雲中來道：「要說服少林、武當兩大門派，恐怕不大容易。」

牟明峯道：「那可不然，血帝盟勢力與日俱增，對兩派自有極大的威脅，那些老和尚，牛鼻子若還不糊塗得太厲害，應當會明白唇亡齒寒之理，況且兩者俱是各門正派，也着實應該對血帝盟這種邪惡組織加以討伐。」

雲中來忽然哈哈一笑：「老窮酸今天總算是一洗頹風了，來！且到南軒大醉一場，慶賀慶賀！」

牟明峯却搖頭不迭。

「現在還不是值得慶賀的時候，你要大醉，我是一定會奉陪的，但是，必須要等到血帝盟片甲不留之時，才與你擧杯痛飲。」

雲中來喝采一聲道：「好！咱們這就開始『雙龍出溪』，不達到目的，誓死不休。」

牟明峯道：「兩件寶貝又怎樣了？」

雲中來道：「雖然咱們兩副老骨頭都空閒不了，但却可以派小葉陪着上官華走一趟。」

牟明峯道：「他行嗎？」

雲中來嘿嘿一笑，道：「他是老邪的得意弟子，眞的動手，恐怕咱們還打不過他！」

葉鷹揚嚇了一跳，忙道：「雲老前輩未免是言過其甚了。」

上官華點了點頭，葉鷹揚却神情木然，好像甚麼也沒有聽見。

提起了嚴英豪，上官華就很不高興。

雲中來故意板着臉道：「年輕人，該說老實話！也該爽爽快快，妳是不是很喜歡那姓嚴的小子？」

上官華連忙搖頭不迭，道：「雲老前輩，我是一點兒也不喜歡這個人的。」

雲中來哈哈一笑，說道：「這可不就是了嗎？既然妳不喜歡這傢伙，那麼一切就容易解決了，干脆把這段婚約取銷掉便是！」

上官華皺着眉，道：「但這是我媽的主意……」

「甚麼妳媽我媽他媽的！」雲中來又再板着臉：「妳媽必定是個好人，她若知道妳不喜歡這小子，就一定不會逼妳嫁給他，倘若她一意孤行，就必定是個糊塗蟲，這麼糊塗的媽媽，妳不理她一段時期，她就會慢慢的清醒過來。」

牟明峯笑道：「你別的本事不行，挑撥離間的功夫却是天下第一，世間上那裏有人教女兒不理媽媽的？」

雲中來瞪着眼，道：「你懂甚麼？」

牟明峯又笑了笑道：「就算我甚麼都不懂罷，但就算她娘親不逼婚，還有嚴家父子，他們若堅不肯退婚，那又怎樣？」

雲中來兩眉一豎：「這是甚麼話了？天下間再不講理的人若遇見老夫，也該要再三考慮是不是繼續橫蠻下去。」

牟明峯望着上官華，微笑着說道：「妳是不必顧慮了，有這麼一個大人物在撐腰，就算是嚴仕方也奈不了何，妳喜歡誰一點也不過份。」雲中來道：「你能接得住老夫八成之一擊，而且看來還猶有餘刃，江湖上能攖鋒者，又有幾人？」

牟明峯笑道：「這是老不死在自己讚自己。」

雲中來瞪了他一眼：「從現在開始，咱們已陷入了強敵環伺之境，誰都不准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牟明峯道：「你放心好了，咱們以後同心協力，決不再抬槓便是。」

雲中來呵呵地笑了起來，道：「這才像樣嘛。」

牟明峯皺了皺眉，道：「廢話少說了，快把『七色朱果』和『玲瓏血參』送了出去，然後咱們再去找喬雪飛、郎出河和容定宇。」

上官華道：「眞感謝兩位前輩……」

雲中來截然道：「不必謝啦，總之，你們兩口子路上千萬謹愼，別丟了東西就行了。」

上官華忙道：「晚輩一定會小心。」

「千萬小心！」雲中來又再叮囑。

「前輩放心，」葉鷹揚道：「我們一定會把這兩件珍貴的藥材平安送到的。」

雲中來瞧着兩人，忽然微微一笑，道：「你們兩個，眞是天生一對！」

牟明峯大笑道：「你是不是在想做媒啦？」

上官華臉紅如棗，忙道：「晚輩已有了……未婚夫……」

牟明峯一怔。

雲中來却嘿嘿一笑：「妳是說那個姓嚴的小子？」

葉鷹揚嚇了點頭，葉鷹揚却神情木然，好像甚麼也沒有聽見。

提起了嚴英豪，上官華就很不高興。

雲中來故意板着臉道：「年輕人，該說老實話！也該爽爽快快，妳是不是很喜歡那姓嚴的小子？」

上官華連忙搖頭不迭，道：「雲老前輩，我是一點兒也不喜歡這個人的。」

雲中來哈哈一笑，說道：「這可不就是了嗎？既然妳不喜歡這傢伙，那麼一切就容易解決了，干脆把這段婚約取銷掉便是！」

上官華皺着眉，道：「但這是我媽的主意……」

「甚麼妳媽我媽他媽的！」雲中來又再板着臉：「妳媽必定是個好人，她若知道妳不喜歡這小子，就一定不會逼妳嫁給他，倘若她一意孤行，就必定是個糊塗蟲，這麼糊塗的媽媽，妳不理她一段時期，她就會慢慢的清醒過來。」

牟明峯笑道：「你別的本事不行，挑撥離間的功夫却是天下第一，世間上那裏有人教女兒不理媽媽的？」

雲中來瞪着眼，道：「你懂甚麼？」

牟明峯又笑了笑道：「就算我甚麼都不懂罷，但就算她娘親不逼婚，還有嚴家父子，他們若堅不肯退婚，那又怎樣？」

雲中來兩眉一豎：「這是甚麼話了？天下間再不講理的人若遇見老夫，也該要再三考慮是不是繼續橫蠻下去。」

牟明峯望着上官華，微笑着說道：「妳是不必顧慮了，有這麼一個大人物在撐腰，就算是嚴仕方也奈不了何，妳喜歡誰便和誰在一起！」

雲中來笑了笑，道：「這老窮酸居然也學會了拍馬屁，眞是妙事。」

這兩位世外高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越說越高興，上官華雖然心中感激，但面上却不禁泛起了桃紅之色。

葉鷹揚更是不知從何插嘴說話了，只好閉上嘴巴，呆呆的站在那裏。

雲中來怪笑一聲，又道：「照老夫的眼光看來，你們兩個的確是挺登對的，但現在你倆認識時日還短，待一年半載後，老夫自然會爲你們拿主意，那時候，誰也拆散不了這段姻緣啦！」

他說得越來越認眞了，牟明峯忙道：「莫再說了，只怕上官小姐會生氣！」

雲中來道：「她怎會生氣？老夫是爲她的幸福着想嘛。」

葉鷹揚見場面越弄越尷尬，只好說：「救人要緊，晚輩兩人該上路了。」

雲中來點點頭，道：「對！對！快把『七色朱果』和『玲瓏血參』送去，別的事情，咱們日後再談！」

牟明峯道：「將來咱們怎樣聯絡？」

雲中來道：「聯絡消息，丐幫耳目衆多，由他們負責那是最理想不過的。」

葉鷹揚道：「前輩的意思，是咱們日後倚賴丐幫弟子來互通音訊？」

雲中來點點頭。

葉鷹揚道：「好，就決定這麼辦！」

於是，大家分道揚鑣，各自進行本身的任務。

前途是充滿荆棘的，但他們都很有信心，可以把一切困難克服。

河北玉河城，位居平原中央，城外四條大路，可直通東南西北，自東漢以來，一直都是商旅必經之地。

這一天早上，玉河城西南兩里外的銅馬寺，熱鬧到不得了。

原來今天是銅馬寺渡眞菩薩的開光大典，難怪天剛亮，寺內寺外便已擠滿了人，其中有來自各方的佛教法師，善男信女，也有不少是抱着看熱鬧的心情，披星戴月在午夜便已巴巴的趕到。

只見寺中大殿外的廣場上，三十六名黃袍僧侶分列兩旁，手敲木魚梵聲不絕，殿前一座巨大銅鼎，香火繚繞，殿中佛像金光閃爍，氣氛甚是莊嚴。

開光大典的儀式快要開始了，寺院方丈，已在八名老僧簇擁之下，步出大殿。

這位銅馬寺方丈，據傳本是少林僧人，但却在二十歲那一年，離開了少林寺，到天竺求取佛經，十五年後，他才回到中土，但其時少林寺內形勢却起了極大的變化。

原來在五十年前，少林方丈乃一慧禪師，他是倍德禪師之三弟子，其人武功雖云不弱，但在同儕之中，却只能名列五、六位左右而已。

少林雖是佛家聖地，唯寺中僧侶，難免不時仍有勾心鬥角情況出現，此種情況，尤以最有機會可以登上方丈寶座的幾位高僧表現得最爲激烈。

倍德禪師把少林寺方丈寶座傳給一慧，是認爲他比其餘師兄更適合掌管少林，但這一來，却使兩個武功比一慧更高的師兄大爲不滿。

結果，一慧禪師這位少林方丈做得並不長久，僅數年便給這兩位師兄用毒計害死。

而現時的銅馬寺方丈，在未往天竺取經前，是一慧禪師屢加讚賞的師侄輩。

他法號若靈，雖然當時年紀輕輕，但在少林寺僧侶中，他的武功是同儕中之佼佼者。

一慧死後，由其師兄一納成爲少林方丈，一納對若靈素有偏見，當若靈回到少林後，不到三天便給幾個蒙面人暗殺。

若靈初時還以爲是有人潛入寺中盜經，誰知苦戰之下勇擒一人，發現對方竟然是少林寺中僧侶，而他們暗殺若靈，也全然是一納禪師的主意。

若靈心灰意冷，也沒有跟一納禪師計較，悄然離開少林，還俗去也。

可是，他到底還是屬於佛門的子弟，在還俗三年後，又再剃渡出家，但這一次他並非重回少林，而是改投銅馬寺，而法號則不變，仍爲若靈。

其後，一納仍然秘密派出同黨刺殺若靈，但却全都給若靈擊退。

最後，一納病逝少林寺中，這段風波才停止下來。

不久，若靈成爲了銅馬寺的方丈，寺院威望也日漸提高。

這一天盛典，若靈大師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主持者。

這位方丈大師名震中原，寺中也不乏其他佛門高手，這次開光大典，應該是熱鬧而平安地渡過的。

可是，大典還未開始，寺外忽然出現了一件可惡之極的臭事。

竟有十個漢子，各挑糞溺兩桶，直闖銅馬寺！

× × ×

二十桶糞溺，自然臭不可當。

銅馬寺監寺大師圓錚怒喝一聲，倒提渾鐵禪杖迎了上前，道：「斗胆，可知今天是甚麼日子，爾等竟然敢來搗亂！」

那十個漢子面面相覷，每一張臉都發白了。其中一個說道：「我們不是來搗亂的。」

另一個也說：「我們都是窮人，有人給咱們銀子，說寺中要這些糞溺使用，所以……」

「胡說，誰說本寺要這些不乾不淨的東西？」圓錚大師氣得連臉都青了。

前先那個說話的漢子又道：「咱們只是貧窮的莊稼漢，甚麼都不知道，只知道有人給銀子，咱們就得遵照他的囑咐去做就是！」

圓錚大師怒道：「不管怎樣，你們把這些臭東西抬走再說。」

那漢子搖頭道：「這是萬萬不能。」

圓錚大師臉色發白：「爲何不能？」

那漢子道：「咱們若把這些東西抬走，那就太對不起人家了。」

圓錚大師勃然變色：「說來說去，你們還是存心來到本寺搗亂的，那麼休怪貧僧不客氣了！」

他是練外家功夫的，雖然年紀已有一大把，但膂力仍然極爲驚人，只見他只是輕輕向前伸手，那漢子便有如小鷄般給抓了起來。

圓錚大師這一伸手抓人，看似平平無奇，其實這是佛門奇功「鐵腕羅漢手」中的絕招，據說功力深厚者，甚至可以站在椅子上，把一條數百斤重的大黃牛揪了起來。

圓錚大師在銅馬寺中，向來就有「佛門蠻人」之稱，他並非心腸歹毒，而是脾氣甚差，遇着這種情況，自是無法按捺得住。

可是，那漢子給圓錚大師揪起來之際，圓錚大師却是有點怔住了。

他原以爲胆敢挑糞到銅馬寺的人，必然是武功相當之仕，誰知自己隨便出手，那漢子便已被擒下，看來，他竟然是全然不懂武功的。

「你不是會家子嗎？」圓錚大師道。

那漢子早已面無人色，圓錚大師本想再喝問幾句，忽然聽見有水滴之聲，往下一瞧，原來那漢子竟然已被嚇得連尿也撒了出來。

圓錚大師連忙鬆開了手，那些挑糞的漢子驚魂甫定，匆匆一哄而散。

經這麼一鬧，銅馬寺今天的開光大典，眞是弄得臭氣薰天，一塌糊塗了。

可是，看熱鬧的人儘管個個掩鼻皺眉，但居然沒有人捨得離去，這大概是「雖然很臭，却也很好看。」反正他們本來就是爲了看熱鬧才來的。

銅馬寺的和尚，個個都面面相覷，不知道該如何收拾殘局，忽然聽得有人大聲說道：「你們這些和尚，爲甚麼不把這些金銀珠寶押入寺裏？」

衆人又是面上變色，只見一個面如蠟黃的白衣人，站在那二十桶糞溺前，怪聲怪氣的旁若無人。

圓錚大師早已想動手揍人，只是苦無對象，這時忽然沒頭沒腦的又冒出了一個怪漢，瞧他的樣子絕不會是不懂武功的人，正是大可一顯身手，又可發洩心中怒氣的大好機會。

「這些穢物，就是施主遣人送來的？」圓錚大師怒吼着說。

「甚麼穢物？糞爲財，尿爲寶，少了這兩種東西，土壤不肥，農作物統統都要歉收，你們是吃齋，須知甚麼菜根香，全是這些寶物變出來的，我好心好意送來二十大桶，你怎麼還對我瞪眼？」白衣人強辭奪理，聲音霸道，但面上的表情却是自始至終一成不變。

圓錚大師也是個有見識的人，早已看出這人面上戴着了一副拙劣的人皮面具，不由怒火更盛，喝道：「何方妖物鬼鬼祟祟，且待貧僧把你面上的東西撕下來，瞧瞧到底你有幾顆眼睛，多少隻鼻子！」

怒喝聲中，禪杖已狠狠的掃向那白衣人。

但他一杖揮出，白衣人方位已變，圓錚大師只見一蓬掌影在面門幌了幌，臉上竟然立刻給對方一掌擊中。

這一招快如電光石火，圓錚大師竟然沒有看出白衣人用的是甚麼掌法，人已「咕咚」一聲栽倒下去。

白衣人意猶未足，驀地伸脚向其中一桶糞溺踢過去，圓錚大師正爬起來，糞溺已迎頭潑下。

他們都很想知道這人到底是甚麼來歷，竟然擠在這裏旁若無人地大肆搗亂。

銅馬寺是大寺院，向來香火鼎盛，尤其今天，更是熱鬧非凡，倘若不能把這狂妄的神秘人收拾下來，寺院的威嚴，恐怕會大受打擊了。

所以，對於銅馬寺的僧侶，他們絕對不容失敗的。

若靈大師是寺中武功最高強的人，由他親自出手對付白衣人，不啻是寺院勝負存亡的一戰。

若靈大師武功深不可測，在銅馬寺內是人人知道的，僧侶們對他們的方丈都抱着極大的信心，認爲他一定可以把這可惡的不速之客重重的教訓一頓。

只見若靈大師倏地一聲長嘯，橫掌如刀，直撲白衣人頸際大脈。

他這一掌厲害異常，白衣人却居然嘻嘻一笑，閃了開去。

雖然他面上戴着極劣的人皮面具，臉上毫無半點表情，但他的笑聲甚是輕浮，那却是每個人都可以聽得出來的。

若靈大師一掌掃空，第二掌又已挾着呼嘯之聲，急掃過來。

這是佛門中極上乘的掌法，看似一掌殺出，其實暗藏着幾個變化，只要對方稍有疏忽，若靈大師即可驟施殺手。

白衣人却是絲毫不亂，只見他身形靈巧之極，起落騰挪有如天上燕子，水中游魚，若靈大師雖然久經大陣，會過不少武術名家，但此際居然找不出對方有任何半點的破綻。

忽聽有人狂吼道：「葉鷹揚，你害死了我的女兒，俺跟你拚命。」

看熱鬧的人全都目光一亮。

只見一個年約五旬的漢子，他手裏握着一柄斧頭，一直向白衣人衝過去。

銅馬寺中一個老和尚立時攔住了他，喝道：「你不想活了。」

這漢子嗚咽着說：「他叫葉鷹揚，是個淫賊，他把我的女兒姦污了，然後又把她拋進井裏，他是甚麼秦斗山的徒兒，武功是挺厲害的，但這樣就可以任意妄爲，幹出傷天害理的事情嗎？」

老和尚吸了一口氣，唸了一聲佛號，又說：「善哉，善哉！」

「這還有甚麼善哉的？這是慘哉才是眞的！」那漢子怒叫道：「葉鷹揚，你這不得好死的東西，你以爲用面具就可以隱瞞身份了，但我還是認得你，你這個殺千刀的混蛋！」

白衣人冷笑一聲，忽然左袖一揚，七八道金光齊向老和尚和那漢子身上射去。

那老和尚老則老矣，但武功却一點也不老辣，他驟然看見有暗器打來，急以僧袍大袖飛捲過去，這着一看似是沒收暗器的功夫，誰知却只是徒具姿態，白衣人打出的七八枚金鏢，還是有兩枚打在他的胸膛上。

須知銅馬寺並非少林寺，即使是少林寺僧侶，也不是人人練就一身武功，這老和尚不錯曾經練過武藝，而且還似模似樣的收錄了三個弟子，但他的武功，却比圓錚大師還差了一截，白衣人這急如電閃的暗器，他如何能接得住？

老和尚倒下了，那漢子也是遭遇到同

一命運，胸前要穴中鏢身亡。

若靈大師是佛門高手，一見白衣人的金鏢打出，便已失聲叫道：「是『天山金芒鏢』！」

白衣人哼的一聲：「算你識貨！」

若靈大師沉聲道：「你果然是秦老邪的弟子？」

白衣人又是冷冷哼了一聲，不再答話，若靈大師也已動了殺機，如雷般掃出猛厲的掌風，似乎已把白衣人逼得透氣不過來。

但白衣人却很乖巧，居然閃避到糞桶旁邊去。

只見掌風飛揚之處，偶然觸及桶中糞溺，立刻「糞花四濺，臭不可當。」

看熱鬧的人紛紛掩鼻皺眉，但誰也不捨得錯過觀賞這一幕大戰的情景。

只見白衣人左閃右避，但來來去去都是圍繞着這二十桶糞溺，若靈大師雖然節節搶攻，但在糞堆裏追追逐逐，實在覺得「滋味無窮」，而在此情況之下，他却又是欲罷不能。

若靈大師攻了十七八掌，還是師老無功，白衣人一味只是在糞桶間閃來閃去，就像是用糞桶作盾牌，若靈大師雖掌力沉雄，大可以把糞桶一一劈個稀爛，但倘眞如此，銅馬寺恐怕會變成「臭馬寺」了。

驀地，白衣人從一個糞桶旁邊撲了出來，反手就是向若靈大師刺出一劍。

他忽然亮出了兵刃，且這一劍又是歹毒非常，居然直刺若靈大師小腹下的要害，若靈大師不由自主地後退三尺，以避其鋒。

他退後三尺，退到另一個糞桶旁邊。

由於這裏已給弄得臭氣沖天，若靈大師竟然沒有察覺得到，這一桶糞其實一點也不臭。

不但不臭，而且是有點香。

天下間有甚麼糞是香的？

沒有！

既然沒有香糞，那麼這一桶必然不是糞。

但不是糞又是甚麼？

說穿了，大家都會爲之啞然失笑，原來這是用醬料麵粉精心泡製的「假糞」。

若單是只有這麼一桶「假糞」，由於它一點也不臭，而且還有香味，所以別人一定很容易看出這不是甚麼糞溺。

但在十九桶糞溺「掩護」之下，一上來就已把銅馬寺弄得臭不可當，又有誰會細心察覺得到，其中有一桶東西，其實是可以吃之物？

而且，也沒有人留意到，在這桶假糞側邊，正有一條細小的管子，微微向上透出。

這細小的管子有甚麼用途，假糞內又有甚麼蹊蹺？

若是精細的人在這兩項疑點上加以研究，相信不難獲得這樣的答案：「管子是用來呼吸的，假糞之內藏着了一個人。」

這答案是絕對正確的，可惜若靈大師完全不知道。

他若知道，就不會接近這桶假糞，而完全沒有半點防範。

就在白衣人把他逼到那「糞桶」旁邊的時候，桶內突然射出了一個人。

人冒飛，假糞四濺。

而在假糞飛揚之際，一蓬細砂也同時從這人的手裏暴撒出來。

若靈大師雖然武功極高，但給白衣人這麼一逼，腳步已有點蹌踉之感，糞桶中竟然暗藏殺手，更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怪事，正待閃避，頰上已給一些細砂射進肌膚之內。

暗藏在糞桶裏的殺手，他身上穿的是甚麼衣服，已給假糞弄得一塌糊塗，無法辨認，但他右手戴着一隻鹿皮手套，大家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蓬細砂，他顯然早已捏在戴着手套的掌心裏，所以立刻便能撒出，未受濕濡的假糞所影響。

那些細砂，不用說派然是劇毒之物。

若靈大師面色慘然，怒道：「虧你們能想得出這樣的毒計。」

他才只說了一句話，臉上已變成了一片瘀藍之色。

羣僧大駭，有人急扶着他：「方丈，你怎麼啦？」

若靈大師搖頭，道：「老衲不行了，你們都不是他們的對手，快走，快走。」

說到這裏，面上中了毒砂的地方，已滲出了黑色的血。

他慘笑一聲，忽然呼吸中絕。

這麼一鬧，銅馬寺頓時給鬧得沸沸揚揚，當有人大叫要抓住兇手的時候，白衣人和那殺手已混在人叢中消失了影子。

不到三天，河南河北武林都動了公憤。葉鷹揚已成爲千夫所指的冷血兇手！

× × ×

鬧。

但這兩個年青人却不能同床共睡。

因爲年紀較細小的一個，其實是個女孩子，正是易釵而弁的上官華，而另外一人，自然就是葉鷹揚了。

掌櫃把他們引進這房子後，就慢慢的離去。

房子裏只剩下葉鷹揚和上官華兩人。

葉鷹揚忽然把房門托開了一點點，看見掌櫃已走遠了，便回頭對上官華說：「妳就在這裏休息，明天早上我就回來。」

上官華却立刻把房門關上，瞪目脹腮地說道：「你這是幹嗎？」

葉鷹揚苦笑一下，道：「咱們總不能在這裏共渡一晚罷？」

上官華道：「爲甚麼不可以？」

葉鷹揚道：「當然不可以，須知道男女授受不親，我們是萬萬不能這樣的。」

上官華道：「這裏雖然只有一張床，但却還有一張很不錯的竹椅，你睡在床上，我就在竹椅打瞌睡便是。」

葉鷹揚面有難色，最後還是搖搖頭，道：「孤男寡女，共處斗室，就算一個睡在床上，一個在竹椅上打瞌睡，若給別人知道了，還是一輩子都洗不清的嫌疑，我是個男人，那還罷了，妳却是個冰清玉潔的黃花閨女，須知人言可畏，這個險是萬萬冒不得的。」

上官華却冷笑不迭，道：「我還以爲是個胸襟廣闊，思想光明磊落的好男兒，你怎麼原來却迂腐得像個老八股？」

葉鷹揚嘆了口氣，搖搖頭，還是打開了房門。

上官華哼一聲，道：「虧你還說要把東西護送到梨花宮，你跑掉了，若有人進來刼掠，而我又打不過人家的話，那麼一切可都完啦！」

葉鷹揚一呆，不由停了下來。

他搔首抓腮，想了大半天，覺得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上官華又道：「你怎麼啦？是不是要我陪你到荒山野嶺渡過今夜？」

葉鷹揚乾笑兩聲，道：「那也不是，只不過……咳咳……」

上官華看見他這副樣子，不由抿嘴一笑，道：「別傻氣了，你若要對我無禮，在荒山野嶺不是一樣可以胡作非爲嗎？反正我是打不過你的，乖乖的聽我說話，快上床睡覺，明早還要趕路哩！」

葉鷹揚這才說道：「妳說的也不無道理，那麼，爲了東西的安全，我在這房子裏也可以，但該由妳睡在床上，我睡在竹椅上靜坐練功便是。」

上官華嫣然一笑：「這才像是個護花使者嘛。」

她這句話才說出口，忽然感到這句話未免是太親暱了，不由面上一紅，忙側過臉，裝作檢拾被褥。

葉鷹揚咳嗽了兩聲，道：「現在天色剛晚，我們也不必這麼早就休息，先去弄點吃喝填填肚子如何？」

上官華點點頭，道：「你不說，險些忘掉了肚子原來已經空空如也了。」

葉鷹揚道：「不如就在這客棧裏用飯如何？」

上官華道：「隨便你高興，在甚麼地方吃飯都可以。」

忽聽一人在門外冷笑道：「今晚這一頓飯，你們在酆都城裏吃好了！」

葉鷹揚心中一凜，暗忖：「這個人好厲害的輕功，竟然來到了門外還是了無聲息。」

上官華「呸」的一聲，突然打開了房門，一蓬鐵蓮子直撒出去。

她這手暗器一打出去，只見門外人影閃動，十幾顆鐵蓮子都射了個空，上官華正要挺劍衝出去，忽然聽得呼一聲响，一股青藍色的火焰迎面噴了過來。

上官華急忙閃避，只見一人手持着形狀奇特的銀色長筒，青藍色的火焰就是從這銀筒中噴出來。

霎眼間，火焰已充斥着整個房子，葉鷹揚知道厲害，硬衝出去可能會吃虧更甚，心念一動，突然揮掌向身旁一堵石牆怒劈過去。

他這一掌最少用了七八成內力，勢子極之猛烈，那堵石牆如何禁得起，立時倒塌了一半，出現了一個大洞來。

葉鷹揚忙道：「快走！」

上官華不敢執拗，俯身便從這大洞飛了出去，原來這房子背後就是另外一條街道，雖然這房子是在閣樓，距離地面也有丈餘高低，但以上官華這等身手，自然不會跌倒一跤而告受傷。

可是，她才躍進街道上，便已給一支青竹棒攔腰掃了過來。

饒是她反應靈敏，急忙閃躲，在足踝附近，仍然給青竹棒掃個正着。

這一棒雖然並不致命，但却痛得要命，上官華咬牙強忍，總算沒癱軟在地上。

她定睛一看，發現這個用青竹棒襲擊自己的人，原來竟是這客棧的掌櫃。

剛才看這掌櫃，老態龍鍾，哪裏像是一個身懷武功之仕？但此際，這掌櫃却有如出柙猛虎，棒棒攻向上官華的要害。

上官華心中暗暗吃驚，只好強忍痛楚，儘量騰挪閃避，嘴裏同時嚷道：「你爲何要害我？」

掌櫃手中棒勁力有增無減，冷笑着說：「對付爾等冷血狂徒，又何必客氣，難得老天爺開眼，今天讓你們撞在老漢等手裏，正好爲若靈禪師報雪冤仇！」

上官華又是一凜，道：「你說的若靈禪師，是不是銅馬寺方丈？」

掌櫃一面狂攻，一面怒聲說道：「妳不必假惺惺了，我們已查得很清楚，是妳和葉鷹揚殺掉若靈禪師的！」

上官華知道若靈禪師是得道高僧，也知道他在河南河北武林之中，地位極是尊崇，比起當今少林寺方丈，可說絲毫沒有遜色。現在上官華忽然聽見這位高僧的噩耗，而且居然有人指證自己和葉鷹揚是兇手，這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且慢，我有話要說！」上官華急急叫道：「我們是給人誣衊的，這其中一定有點誤會！」

掌櫃充耳不聞，仍然步步緊逼。

除了這掌櫃外，還有七八個漢子，也湧了上來，聯手對付上官華。

猛聽一人怒道：「好不要臉，你們要倚多爲勝，來欺負一個女孩子嗎？」

是葉鷹揚來了。

河南竹縣裏的鳳凰城，由於位居要津，雖然城鎮並不大，但却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無論吃喝玩樂的方，一一不缺。

這一天黃昏，鳳凰客棧裏來了兩個年輕人，他們都是男的，但却要兩間房子。

客棧掌櫃却說：「很對不起，大房已住滿了，現在就只剩下一間小房子。」

比較年長的年青人說：「小房子也不要緊，但要兩間。」

客棧掌櫃道：「實在很抱歉，眞的只剩下一間房子了，幸好這間房子雖然細小一點，但床却够寬敞，兩位共用，絕不會嫌逼狹的。」

年紀比較大的年青人忙道：「這是不可以的。」

客棧掌櫃奇道：「爲甚麼不可以，你們都是男人的，怕甚麼？」

那年青人道：「我晚上有時候會出現離魂症，會動手揍人的。」

客棧掌櫃吃了一驚，道：「客官若有這種病症，小店可不敢招呼兩位了。」

年紀比較細小，面皮白白淨淨的少年忙道：「掌櫃先生，他只是在說笑，他沒有甚麼離魂症，只是喜歡獨個兒住在一間房子而已。」

客棧掌櫃皺着眉，正要開口說話，年紀較細小的少年又已接着說：「我們就要一間房子好了。」

年青人詫異地望着少年，少年却不看他，只是跟着掌櫃登上客棧的閣樓。

年青人無可奈何，只好也跟着上去。

× × ×

房子的確是細小的一點，但床却很寬

掌櫃冷冷一笑，說道：「你現在總算承認這似男非男的傢伙，原來是個女妖賊了！」

葉鷹揚道：「她喜歡怎樣裝束自己，旁人誰也管不着。」

掌櫃道：「但你們用卑鄙的手段暗害若靈禪師，那却是天下間人人都管得着的大事。」

葉鷹揚道：「甚麼若靈禪師，那都是天下間人人都管得着的大事。」

葉鷹揚道：「什麼若靈禪師，我不認得！」

掌櫃陡地大喝道：「看你年紀輕輕，誰知却是個狠毒絕辣的魔頭，老漢就算拚掉這條老命也要爲這樁血案主持公道！」

葉鷹揚嘆了口氣，道：「倘若把我們視爲兇手，那是黑白不分，又還有甚麼公道可言？」

忽聽有人怒聲叫道：「別放走這魔頭，他把『火君子』丁島殺了。」

掌櫃怒目瞪視着葉鷹揚，道：「你滿手血腥，還有甚麼好抵賴的？」

葉鷹揚剛才的確殺了用火進攻房子那人。那人姓丁名島，外號「火君子」，武功不算太高，但輕功及使用火器的本領，在江湖上却可算是一絕，是以像葉鷹揚那樣的高手，也難免給丁島用火焰噴得狼狽萬分。但論到兵刃上的功夫，丁島却遠非葉鷹揚之敵。

葉鷹揚掩護上官華離開房子後，就衝出火陣，把丁島一劍殺死。

然而，殺了丁島，並不等於解決了事情。

那掌櫃和一羣會武功的漢子，仍然緊纏不捨，誓殺葉鷹揚和上官華。

上官華越想越是生氣，劍下招式漸漸辛辣起來。

葉鷹揚却說：「這是有人在陷害我們，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走罷！」

掌櫃怒吼一聲，道：「豈容爾等冷血兇徒說走便走？」

他要把兩人留下來，但葉鷹揚劍法精純，不過片刻就已把他逼得手忙脚亂。

掌櫃負隅頑抗，但無奈棋差一着，縛手縛脚，戰得二十來招，葉鷹揚已連續點了他「璇璣」、「氣海」、「百滙」三大要穴。

掌櫃氣得連臉都白了，他原來是江南武林名宿，在十年前，還曾經是一陽幫幫主，後來幫中出現了一個叛徒，把一陽幫的幾位長老毒殺，連幫主也險些給這叛徒所殺，幸得若靈禪師風聞訊息，急來相助，殺了叛徒，一陽幫才沒有給這一叛徒完全毀掉。

這位幫主姓沈名青竹，外號「棒打八方」，爲人脾氣猛烈，精力充沛過人，但自從一陽幫主發生了這樁慘劇後，他再也無意再在江湖中打滾，遂把幫主寶座傳給師弟，自己却做了這間客棧的掌櫃。

若靈禪師是沈青竹的救命恩人，沈青竹向來把恩怨看得很重，正是有恩必報，有仇必雪，不久前突然接獲若靈禪師所遇刺的噩耗，不禁有如晴天霹靂，終日呆在客棧裏，想一回哭一回，暗中發誓，無論如何也要手刃兇徒，爲若靈禪師報仇。

而目擊兇案發生的武林中人，都說那白衣人曾射出一枚「天山金芒鏢」，而若靈禪師也已看出，這人就是秦斗山的弟子云云。

沈青竹正準備召集武林同道，去找葉鷹揚算帳，孰料葉鷹揚和一個看似少年，實在却是個妙齡少女的人前來投店，心中早已疑雲大起，莫非當日那個從假糞桶中殺出的刺客，就是這個「不男不女的小妖怪」？

因爲有人傳言，那個從糞桶殺出的刺客，就是葉鷹揚的「紅顏知己」，但這位「紅顏知己」叫甚麼名字，却沒人提及。

正當沈青竹滿腹疑雲之際，丁島忽然悄悄來報，說前來投店兩人，其中一個正是秦斗山的弟子葉鷹揚。

沈青竹大怒，立刻要殺掉兩人，爲若靈禪師報仇。

丁島也同意，於是用火筒攻入房子，但却給葉鷹揚一劍所殺。

葉鷹揚本來不會動輒殺人，但丁島手段兇殘，差點連上官華也給他活活燒死，想到這一點，不禁怒火塡膺，忿而一劍把他送上西天極樂世界。

他身手奇高，殺丁島易如反掌，對付沈青竹也只不過費了片刻間的功夫。

沈青竹給他點了三處穴道，不由既悲又憤又絕望，厲聲道：「你爲甚麼不殺了我？」

葉鷹揚嘆了口氣，道：「我爲甚麼要殺你？」

沈青竹道：「你不殺我，我遲早把你碎屍萬段！」

葉鷹揚道：「爲甚麼非殺我不可？」

沈青竹道：「無論誰害死若靈禪師，我都一定要殺死他，你當然也不例外！」

葉鷹揚道：「可是我絕非殺害若靈禪師之人，甚至從未見過這位佛門高僧。」

沈青竹怒道：「要剮要殺，悉尊便，何必說這許多風凉話？」

葉鷹揚苦笑一聲，道：「這是腑肺之言，可不是甚麼風凉話。」

沈青竹充耳不聞，葉鷹揚只好朗聲說道：「是非黑白，日後自然會水落石出，在下告辭了。」

衆人見丁島被殺，連沈青竹在片刻功夫便給葉鷹揚制服，不禁爲之面面相覷。

葉鷹揚知道衆人對自己誤會極深，絕非三言兩語便可以解釋得清清楚楚，只好和上官華遠離此地，然後再對這莫名其妙的血案加以調查。

但兩人離開客棧不遠，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喝道：「你們好大的胆子，竟然連銅馬寺的方丈也敢殺了！」

葉鷹揚猛然一驚，不知道又來了一個怎樣厲害的脚色，從這話聽來，那是一位婦人的聲音。

正當葉鷹揚心中一凜之際，上官華却忽然失聲叫了起來：「師父，妳怎麼會在這裏？」

葉鷹揚回頭一望，只見一個黑衣老婦正在直視着自己，這眼光很奇怪，葉鷹揚居然給她瞧得爲之面上一紅。

葉鷹揚聽見上官華稱呼這黑衣老婦爲師父，也是不禁爲之一怔，心想：「她師父不是病了嗎？怎麼却會在這裏出現？」

只見黑衣老婦冷冷一笑，道：「這兩

天，河南河北武林，都盛傳若靈禪師是給秦斗山的弟子殺害的，這件事難道你們懵然不知嗎？」

上官華嚷道：「師父這可眞冤枉！」

「住嘴，我不是問妳！」黑衣老婦瞪了她一眼，雙目仍然又再注視着葉鷹揚。

葉鷹揚忙道：「前輩切莫相信此等謠傳，在下絕非殺害銅馬寺方丈之兇手。」

黑衣老婦冷冷一笑，道：「我相信又有甚麼用？現在人人都說，你們用卑鄙的陷阱，逼殺了若靈禪師！」

上官華忍不住又插嘴說道：「這眞是冤哉枉也，弟子可以發誓——」

「發誓，發誓，妳在發甚麼神經病！」黑衣老婦忽然笑了起來：笑罵道：「妳以爲師父眞的是個老糊塗嗎？」

上官華見師父的神色緩和下來，不禁長長的吐出口氣，道：「就算天下間所有不明白這件事把我們冤枉，我都不會在乎，就只有師父例外。」

黑衣老婦瞪着她：「還有妳媽呢？」

上官華咧嘴一笑，道：「知女莫若母，她是絕對瞭解我的。」

黑衣老婦嘿嘿一笑，「那麼，妳是說師父不了解妳這個黃毛丫頭了。」

上官華聳了聳肩，笑道：「弟子可不是這個意思，只是……」

「不必挖空心思來解釋了，妳肚子裏想着甚麼，師父全都明白。」黑衣老婦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半晌才緩緩地接着說道：「你們到底得罪了甚麼人，對方要用這種毒計來嫁禍你們？」

上官華皺了皺眉，道：「這可難說得很了，弟子雖然向來循規蹈距，但却經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少強梁惡霸都先後栽在弟子手裏，一時之間，可想不出到底是誰會嫁禍我們。」

「別自己吹捧自己了，把自己說得像個江湖女俠一般！」黑衣老婦嘆了口氣：「此事實在非同小可，無論佈下這陰謀的人是誰，我們都一定要把他揪出來。」

上官華瞧着黑衣老婦，忽然說道：「師父，您老人家的身體……」

「師父本來就沒有半點病。」黑衣老婦又嘆了口氣。

上官華一怔：「那朱果和血參……」

黑衣老婦道：「我知道那兩個老東西一定會把朱果和血參交給妳的，但妳現在可以把這兩件稀世奇珍送回給他們了。」

上官華眉頭一皺，道：「師父，妳眞的不需要這兩件珍貴的藥材了？」

黑衣老婦道：「師父本來就沒有甚麼病。」

上官華心中一陣咕嘀，心想：「師父若沒事，怎麼忽然會派自己去求藥？現在朱果和血參都已到手了，她又爲甚麼不要？」

這些疑問，上官華雖然沒有說出來，但黑衣老婦却已知道她的心意。

只見黑衣老婦長嘆一聲，道：「實不相瞞，眞正需要朱果與血參的人，並非師父，而是妳媽。」

上官華吃了一驚，「是我媽需要這兩件東西？」

黑衣老婦點了點頭，但隨即却又說道：「初時，我也以爲是妳媽需要這兩種珍貴的藥材，來治病，所以才寫那封信，叫妳到雙龍溪求藥的。」

上官華一楞，「難道我媽也並不是眞的需要朱果和血參？」

黑衣老婦道：「不錯，其實，她要我去求藥，實在是爲了另外一個人。」

上官華越聽越奇，道：「那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黑衣老婦想了一想，才道：「那是她的一個老朋友。」

「這人是誰？」

「一個很了不起的絕世高人。」

「這人姓甚名誰？」

「師父不知道。」

「是不知道，還是不想說？」上官華率直地逼問。

黑衣老婦嘆了口氣，道：「說句眞話，是不想說，也不能說。」

上官華急道：「師父！我是妳的乖徒兒，妳怎麼連我都不信任了。」

黑衣老婦道：「這不是信任與否的問題，而是，唉，總之一言難盡，將來妳一定會慢慢明白過來的。」

上官華簡直給這悶葫蘆悶得想哭了。但師父的脾氣，她也不是不知道的。她的師父叫林雁娘，平時絕少在江湖上走動，即使是在年輕的時候，認識林雁娘的人也是寥寥無幾。

但人人都知道，雁娘武功高，人又漂亮，是個充滿傳奇性的江湖女俠。

林雁娘是充滿慈愛的，但却也是很倔強的，她若決定了某一件事，旁人就很難可以讓她把主意改變過來。

葉鷹揚站在一旁，想說一兩句安慰上官華的說話，但却又不知從何說起，只好默然不語。

那本來就是上官華的家事，別說是旁人，就算是上官華母女，再加上林雁娘，也未必能把箇中的恩怨情仇分辨得清清楚楚。

只聽得林雁娘又道：「銅馬寺的血案，固然是一項重大的陰謀，有人要把你們陷害至永無翻身之日，這件事，我會追查個明明白白，此外，飛鵬幫彭憐鳳遇害一案，唐老實曾極力指證兇手是秦斗山的弟子，但兩天前，這個老實的老傢伙在蜀中給一羣神秘殺手圍襲，身中九刀，但居然還能挺住最後一口氣折返唐門，臨死前他說了一句：『殺彭憐鳳者，並非秦斗山的徒兒，而是沈……』可惜說到這裏，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下面的說話，誰也無法知道。」

上官華一怔，「兇手是姓沈的！」

葉鷹揚鬆了口氣，他這個黑鍋，總算是給除下來了。

但一個黑鍋去也，另一個黑鍋又揹在背上，殺若靈禪師之罪，更不簡單，一個弄不好，就會成爲武林公敵，那時候，眞是天下雖大，也無容身之所了。

秦斗山在江湖上威名赫赫，葉鷹揚絕不能敗壞了師父的名頭。

那兇徒用盡心思，要把葉鷹揚陷害至身敗名裂，其用心之狠毒眞是令人髮指。

林雁娘嘆息一聲，道：「我早就料到華兒途中必會遇上魔障，所以沿途打探妳的消息，幸好總算在這裏相逢，但眼前形

勢之惡劣，却還是大大的出乎爲師意料之外。」

上官華忽然道：「這會不會是端木嶽在攪鬼？」

林雁娘立時搖搖頭，道：「這絕不會是端木嶽的主意。」

上官華冷冷一笑，道：「他是當今武林最惡毒的大魔頭，他要稱霸中原，自然會不擇手段來對付他的敵人，葉公子是天山秦神翁的弟子，對他的威脅不少，他要陷害葉公子，那又有甚麼稀奇？」

林雁娘還是搖頭，說道：「他就算要陷害葉鷹揚，也不會連你也一併拖下水裏去。」

上官華奇道：「他爲甚麼會對我格外開恩，我又不是他的女兒！」

林雁娘面色一沉，「妳別胡說八道行不行。」

上官華舌頭一伸，向葉鷹揚頑皮地一笑。

在她的想像中，師父是在罵自己居然跟端木嶽扯在一起，這眞是太荒謬了，所以該罵。

但葉鷹揚的想法却是剛好相反。

他曾聽樂貧大師說過，上官華本來應該叫端木紅鈴，她的父親就是端木嶽！

樂貧大師何以這樣說，葉鷹揚不敢妄下判斷，但他直覺的感到，這位出家人並非胡言亂語，而是有着事實作爲根據的。

就在這時候，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激烈的械鬥聲。

林雁娘眉頭一皺，道：「眞是多事之秋，咱們過去瞧瞧。」

說着，展開身形，很快就循聲向西北方飛掠過去。

她輕功高明，葉鷹揚還可以跟得上，但上官華却是追得頗爲吃力。

頃刻之間，他們已來到了一條偏僻街道之上。

只見一個老和尚，正在跟兩個灰袍老者展開捨死忘生的惡鬥。

葉鷹揚一看見這老和尚，立刻失聲叫道：「是樂貧大師。」

林雁娘點點頭，道：「和他厮拚的，是韓天王和薛鬼褪，都是端木嶽的心腹手下。」

葉鷹揚說道：「樂貧大師似乎落在下風！」

林雁娘冷冷一笑，道：「韓天王以鐵鞭搶攻，雖有空門，但薛鬼腿却在旁邊加以掩護，這樣打下去，樂貧大師當然難以討得好去！」

葉鷹揚吸一口派，道：「待晚輩去助大師一臂之力！」

林雁娘本想自己出戰韓天王，但葉鷹揚這麼說，她也並不加以阻攔。

她悄悄的對葉鷹揚說：「韓天王的鐵鞭雖然兇猛，但樂貧大師還可也應付得了，你去把薛鬼腿收拾下來，戰局自然會爲之改觀。」

葉鷹揚依言行事，一出手就向薛鬼腿纏了過去。

薛鬼腿目睹這年輕人向自己沒頭沒腦的衝了過來。不禁暗暗冷笑，喝道：「初生之犢，簡直是他媽的不知死活。」

他是成名多年的黑道高手，下盤功夫尤爲厲害，曾在關東連踢十七大寨，而每一寨的寨主，都是給他的「鬼影鎖喉腿」踢中致命的。

像他這樣的黑道魔頭，居然也甘心効忠於端木嶽麾下，由此可見，端木嶽在黑道武林之中的份量着實極其驚人。

按理來說，一個年輕小子，無論如何絕不會是薛鬼腿的敵手。

但薛鬼腿却料錯了，他完全沒有把葉鷹揚放在眼內，原因就是他根本不知道這年輕人就是秦斗山的弟子。

爲了要解除薛鬼腿對樂貧大師的威脅，葉鷹揚一上來就已全力出了手。

薛鬼褪見葉鷹揚雖然背負長劍，但却沒有亮劍發招。心中已是冷笑不迭，心想：「像你這種乳臭未乾的小子。老夫還不是三招兩式就可以把你送上西天嗎？」

他心裏的確是這麼想，但等到葉鷹揚漫天掌影壓過來的時候，他不禁楞住了。

只見葉鷹揚掌風呼呼，勢如閃電，他忽然旋風掃落葉般連劈五六掌，忽然又化掌爲指，出手儘是精妙無比的點穴招數，在三五個照面之間，竟然給葉鷹揚一鼓作氣，把薛鬼腿逼得手忙脚亂，連「鬼影瑣喉腿」的招式也施展不出來。

葉鷹揚得勢不饒人，舉手揚招，竟是如影隨形，步步進逼，這本是秦斗山的拿手絕藝，名爲「千叠追魂手」，全套共一百二十八式，式式勢捷如電，着着招中套招，驟然看來，似乎花招百出，實則妙用無窮，比起一般擒拿手法，可說是高明不知若干倍。

薛鬼腿的「鬼影鎖喉腿」，本已是機靈多變，奇玄犀利無比，但他一接招就已犯了輕敵大忌，再給葉鷹揚連番奇招進襲，形勢立時變得極爲惡劣。

這時候，他總算識得厲害了，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百忙中，只好竭力左右趨避，只見他左跳右竄，神態又是滑稽，又是狼狽。

也在此際，樂貧大師忽然一掌擊在韓天王的腰間，但韓天王的鐵鞭也已掃在他的背脊上。

兩人都是全力出手，雙方都沒有半點容情，這一下硬拚，無疑是兩敗俱傷了。

韓天王是成名高手，但對着樂貧大師也沒有檢到甚麼便宜，那一掌力逾千鈞，韓天王痛得彎下了身子，半天還挺不起腰來。

葉鷹揚看見樂貧大師雖然傷了韓天王，但他自己也受傷不輕，不由心中爲之一陣震蕩。

就在他心神一震之際，極富搏鬥經驗的薛鬼腿立刻趁機反撲，他虛幌一招，避開葉鷹揚七式殺着，繼而運掌如風，連消帶打怒撲葉鷹揚。

葉鷹揚關心樂貧大師的安危，心神受到擾亂，一招失着，局勢立時被薛鬼腿扭轉過來。

薛鬼腿一上來就已給葉鷹揚迫得狼狽萬分，這是他自出道以來從未遇上過的奇恥大辱，此際僥倖能有機會反擊，自然不敢再掉以輕心，盡出法寶務求要把這來歷不明的年青人擊殺。

他先以小天星掌力壓迫葉鷹揚，接着就使用他賴以成名的絕技「鬼影鎖喉腿」

這套武功雖以「鎖喉」爲名，但所踢之處並不一定是敵人的咽喉，只要是敵人致命的地方，都是薛鬼腿要攻擊的。

他脚法奇詭，攻勢有如浪湧，着着伺機乘隙而進，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忽聽得林雁娘冷冷笑道：「傻小子，他的兩條腿就已經是極厲害的兵刃，你可沒有這麼厲害的雙腿，何不用劍把這惡賊的腿都砍了下來？」

她是在提點葉鷹揚，對付薛鬼腿這種江湖敗類，實在不必太客氣。

其實，她自己現時已在暗中後悔，倘若她早一點出手，樂貧大師就不會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

但當時她沒有出手，也是有理由的，樂貧大師是佛門高手，若以二對一，即使擊敗了韓天王，兩人面上也沒甚麼光采。

但她却不知道，樂貧大師曾經給人毒害，功力難免打了一個折扣。

於是，樂貧大師和韓天王兩敗俱傷，而剩下來的薛鬼腿，也是一定要把他解決的。

林雁娘這麼一提點，葉鷹揚就眞的不客氣了。

他拔劍，劍出如電，刹那間已疾劈出三七二十一劍！

這二十一劍是秦斗山的絕技，其中有十四招是攻，七招攻中帶守，威力無儔，等閑之輩，三招也很難應接得下。

薛鬼腿雖然不是等閑之輩，但仍然給這二十一劍迫壓得有窒息的感覺。

驀地，薛鬼腿奇招突出，先來一式鐵板橋，避開葉鷹揚迎面刺來、兇險之極的一劍，接着左手按地，右腿閃電般直蹬出去，狠狠踢在葉鷹揚右腕之上。

只見葉鷹揚右手一鬆，長劍脫手飛射，薛鬼腿最忌憚的就是他這手劍法，一見葉鷹揚手中無劍，精神立刻大振，連環閃電脚又再直迫葉鷹揚。

誰知葉鷹揚身法奇快，長劍雖然脫手飛射，但雙足輕點，旋身一衝，又把長劍抄回在手裏。

薛鬼腿不斷急攻葉鷹揚，冷不防他手中長劍竟然能在電光石火之間失而復得，才攻出兩脚，突然左足脛一陣冰冷，左脚已給長劍削掉。

這一下，眞是痛澈心肺，只見薛鬼腿冷汗如雨，血流遍地，神情驚惶已極。

「你……是誰？」他慘然地盯着葉鷹揚：「你就是秦老邪的弟子？……」

葉鷹揚冷然道：「不錯！」

「名師出高徒，眞是一點也不錯，你記着，我叫薛一笙，江湖上的人都叫我薛鬼腿，現在，我已少了一條腿，也不想再活了，你趕快殺了我，別讓我活受罪……」說到這裏，薛鬼腿面上已全無血色，全身都在劇烈地顫抖。

葉鷹揚忽然嘆口氣，道：「也罷！」長劍輕輕一送，刺入薛鬼腿的咽喉。

薛鬼腿既死，韓天王也難以活命，林雁娘沒有乘人之危對付他，但他却用毒針刺死了自己。

樂貧大師喘着氣，盤膝坐定，道：「又是一塲災刼，但總算遇上了你們，眞是不幸中之大幸。」

林雁娘道：「大師怎會和這兩個魔頭打了起來？」

樂貧大師喘氣道：「貧僧昨天遇上了牟明峯。」

「牟明峯？」林雁娘心頭一陣震蕩：「後來怎樣？」

樂貧大師道：「牟明峯本來是想去找端木嶽的，但却找不着。」

林雁娘奇道：「他爲甚麼要去找端木嶽？」

樂貧大師道：「牟明峯是要勸告端木嶽，叫他別在這個年紀的時候，還再興風作浪，荼毒武林。」

林雁娘不禁嘆了口氣：「老牟也是一大把年紀了，却還是像個書獃子，端木嶽會聽他的說話，也就不是端木嶽啦。」

樂貧大師道：「世事難料，牟明峯到處找尋端木嶽不果，却遇上了貧僧，他把心裏想的事說了出來，於是，貧僧也和他一起去找尋端木嶽。」

林雁娘道：「後來怎樣？」

樂貧大師道：「牟明峯終究是個有辦法的人，雖然他找不着端木嶽，但却找到了端木淵。」

上官華道：「端木淵是端木嶽的甚麼人？」

樂貧大師道：「端木淵比端木嶽大兩歲，是他的兄長。」

上官華冷笑道：「想來，這也不會是個甚麼好人。」

林雁娘瞪了她一眼：「妳這樣說話，不嫌太輕率嗎？」

樂貧大師緩緩地說道：「端木嶽雖然是個大魔頭，但其兄長却是個與世無爭的謙謙君子，他從來都不管別人的事，連端木嶽也是一樣。」

林雁娘道：「我也曾聽人說過，端木淵確是個好好先生。」

樂貧大師道：「我們找到了端木淵，向他查問其弟的下落。」

林雁娘說道：「這兩兄弟各處一方，平時極少見面，牟明峯不怕此行白費心機嗎？」

樂貧大師道：「牟明峯智深慮遠，知道若在平時，端木淵也許不會知道其弟的下落，但倘若發生了甚麼特殊的變故，正是打死不離親兄弟，端木淵也許就會變成世間上最清楚端木嶽行踪的人。」

林雁娘目光一閃：「結果他眞的從端木淵那裏，知道端木嶽的下落了？」

樂貧大師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

林雁娘道：「他在甚麼地方？」

樂貧大師道：「墓穴中。」

林雁娘面色一變：「甚麼？他已經死了？」

樂貧大師道：「千古以來，人誰無死，端木嶽雖然是武林一代梟雄，但當死神要來的時候，他又怎能抗拒？」

林雁娘望了望上官華，臉上的神情十分古怪，好像很悲哀的樣子。

上官華却忍不住拍掌笑道：「這眞是一件天大的喜訊——」

「住口！這句說話妳說不得！」林雁娘立刻厲聲喝止她。

上官華的眼睛紅了，臉上的笑意消失得乾乾淨淨，在她記憶中，師父是從來沒

有用過這樣嚴重的態度對待自己。

她扭轉過臉龐，極力不讓眼淚滑了下來。

她覺得這是很大的委屈，自己到底說錯了甚麼？師父竟然要這樣喝罵自己？難道端木嶽這種惡賊不該死嗎？這個大惡人死了，爲甚麼不能說是一件大喜訊？她不懂，完全不懂，但葉鷹揚却是明白的。

端木嶽果然眞的就是她父親。

這一點，從林雁娘眼神裏是可以看出來的。

林雁娘好不容易才抑制着內心激動的情緒，又問樂貧大師：「端木嶽怎麼會死的？」

樂貧大師道：「他給人毒殺。」

林雁娘道：「兇手是誰？」

樂貧大師道：「是錦帆侯嚴仕方！」

林雁娘猛然一震：「哼！果然是這個惡賊！」

若不是上官華已給她喝罵一番，此刻上官華必然會說：「嚴仕方殺了端木嶽，正是造福武林，怎麼却罵他是個惡賊？」

但這時候，上官華只能用充滿懷疑的目光瞧着師父。

樂貧大師慘然一笑，忽然全身猛烈顫抖。

「大師！」林雁娘和葉鷹揚都吃了一驚。

「不行了！不行了！」樂貧大師阻止着林雁娘，她已把右手在掌樂貧大師的背心上，準備用本身的內力帮助樂貧大師渡過危險關頭，「貧僧連番遭遇重創，早已支撐不住了，你們快去找牟明峯和雲中來，嚴仕方要對付他們……」

說到這裏，瞑目而逝。

「嚴仕方！」林雁娘狠狠的說道：「你要取代端木嶽的位置，哼！可沒有那麼容易！」

葉鷹揚却很關心「宇內雙奇」，道：「牟、雲兩位老前輩不知怎麼了？」

林雁娘吸了口氣，道：「這兩個老怪物功力深厚，而且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我倒不躭心他們。」

葉鷹目揚光一閃，忽然失聲道：「前輩是說，嚴仕方會對梨花宮不利？」

林雁娘冷然一笑，道：「嚴仕方既欲取端木嶽的地位，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上官宮主！」

上官華本已沉默不語，但這時候還是忍不住要說：「我也知道嚴仕方不是甚麼好人，但他不是一直都對我媽很好嗎，他還要讓兒子和我成親，又怎會對梨花宮存有甚麼惡意？」

林雁娘嘆了口氣，道：「妳眞是太不懂事，嚴仕方要和妳媽結成親家，目的就是要攏絡端木嶽，讓他對嚴仕方減少了戒懼之心。」

上官華越是糊塗：「弟子的婚事，又怎會和端木嶽扯上甚麼關係？」

林雁娘凝注着她沉默了很久很久，才沉聲嘆道：「到了這種地步，我也不能再把事實的眞相隱瞞下去了，妳一直都很想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但妳媽却總不肯說，爲師也佯裝不知，其實，我是知道妳爹是甚麼人的。」

上官華心神猛然一震：「我爹到底是誰？」

林雁娘道：「是端木嶽！」

上官華的臉色立刻變了，變得一片蒼白：「師父，妳爲甚麼要騙我？我爹怎麼會是端木嶽？」

林雁娘幽幽的嘆息一聲道：「正如妳所說，我爲甚麼要騙妳？騙妳對我有甚麼好處？我只是把事情的眞相說出來而已，在廿年前的一個中秋夜妳媽認識了妳爹，他就是端木嶽，那時候，端木嶽雖已近中年，但却風度翩翩，瀟洒温柔，妳媽芳心暗許，不等妳外祖母的答允，就和端木嶽私訂終生，那時候，妳媽的脾氣很大，人也很任性，喜歡幹甚麼就幹甚麼，誰都沒法勸阻她，但後來，妳外祖母却直接去找端木嶽算帳，命令他不准再和妳媽在一起，可是，端木嶽也是個心高氣傲的人，妳外祖母迫得他受不了，他反唇相稽，還說梨花宮的劍法，只是三脚貓的玩意，妳外祖母勃然大怒，立刻拔劍要殺端木嶽！」

上官華的臉在發白：「他們眞的打了起來？」

林雁娘點點頭，道：「他們是眞的打起來了，而且還打得很激烈，結果，妳外祖母因爲年紀大了，血氣衰弱，終於敗在妳爹的劍下。」

上官華顫聲道：「是我爹殺了我的外祖母？」

林雁娘搖搖頭，道：「妳爹沒有殺妳外祖母，但妳外祖母却認爲這是奇恥大辱，在戰敗之後就自行了斷！」

她的聲音甚是蒼涼，上官華的面上已是全無半點血色。

只聽得林雁娘又接道：「這是一樁悲劇，爲了妳外祖母的慘死，妳媽和妳爹分開了，他們不再在一起，主要原因，是妳媽痛恨妳爹對妳的外祖母毫不饒讓，所以才會釀出這件慘事來，她一直不肯饒恕妳爹，但那時候，妳媽却已懷孕了，她肚裏的孩子就是妳。」

上官華咬着牙，道：「難怪我媽一直要我跟她姓上官！」

林雁娘道：「在妳沒有出世之前，妳爹就已替妳取了名字，倘若是男的叫振華，若是女的就叫紅鈴，可是，他却沒有機會和妳在一起，甚至沒有勇氣去見妳媽一面。」

上官華閉起了眼睛，淚珠終於從眼簾滑了下來。

林雁娘目注樂貧大師的遺體，道：「這位大師，本是妳外祖母的多年摯友，他是妳媽的長輩，看着妳媽長大，有一次，妳媽回憶起往事，感到很痛苦，恰好樂貧大師來了，她就把這段恩仇，向他和盤托出。」

上官華已是泣不成聲。

林雁娘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接道：「樂貧大師雖然很關心妳媽，但對於這種事，他却是無法給予妳媽任何帮助，所以妳媽常對我說：『我已把自己的痛苦，分給了兩個人，一個是妳，另一個就是樂貧大師。』」

林雁娘是上官華的師父，也是上官曼雲的患難之交，她們曾經並肩作戰，對付過窮兇極惡的山賊，甚至屢次險死還生，

在她們倆人互相之間，可說是沒有甚麼秘密存在。

至此上官華總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對於林雁娘的說話，她沒有懷疑，也不能懷疑。

倘若世間上只有兩個人是她可以絕對信任的，那麼毫無疑問，這兩人必然就是她的母親和她的師父。

「我爹是端木嶽！」上官華忽然冷笑不迭，顫抖着聲音說：「原來我是武林第一號大魔頭的女兒，這該多麼可笑？多麼可怕？又是多麼可憐？」

葉鷹揚吸了口氣，道：「妳要堅強一點！」

上官華忽然大聲說道：「我會堅強起來的，因爲無論以前曾經發生了甚麼事，我都不知道，既然不知道，也就沒有做錯，既然我沒有做錯事，爲甚麼要垂着頭，軟弱下來？」

葉鷹揚盯着她，她的臉已抬起，神態是高傲的、昂然的。

林雁娘看見徒兒這種表情，不禁吁了一口氣。

她把這件事情說出來的時候，眞還有點躭心上官華會禁受不住。

但上官華畢竟是堅強的，她雖然震慄、驚詫、悲傷，但却仍然沒有給這種突如其來的衝擊所擊倒。

葉鷹揚瞧着上官華，忽然覺得自己比她更可憐。

無論怎樣，上官華總算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是誰，但他却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他知道，韓橫是知道自己的身世的，但他却不肯說。

師父當然知道，但師父也已死了。

誰能告訴葉鷹揚，他的父母到底是誰呢？

林雁娘忽然對葉鷹揚，道：「二十多年前，你父親與端木嶽勢如水火，後來你爹給人暗殺了，但端木嶽却全不知情。」

葉鷹揚心頭大震，道：「原來前輩知道我爹是誰嗎？」

林雁娘大奇，皺眉道：「難道你竟然不知道父親是甚麼人？」

葉鷹揚忙道：「先師一直沒有提及，還望前輩說給晚輩知道。」

林雁娘茫然地仰天嘆了口氣，過了很久才道：「我明白了，你師父是不想你冒險替父親報仇，而且，在他的心中，也未嘗沒有懷疑，殺害你父親的兇手，是不是端木嶽！」

葉鷹揚長長的吸了口氣，道：「我父親到底是誰？」

林雁娘道：「你爹叫葉東來，跟你媽傅仙舞在江湖上並稱『蓬萊俠侶』，你媽是個孤兒，而你爹則是朝廷重臣葉繼懷的弟弟，有一次，你伯父在洛陽城醉後爭召名妓，用寶劍殺了另一個酒徒，誰知道酒徒竟是端木棠，也就是端木嶽的弟弟，端木嶽聞訊大怒，半年後夜闖京師，在葉繼懷的官邸裏把他的頭顱割了下來，一時之間，震驚朝野，可是誰也不敢肯定，兇手到底是甚麼人，雖然有人懷疑是端木嶽爲胞弟報仇而幹出此事，但却沒有半點眞憑實據，可以把端木嶽繩諸於法，而且端木嶽行踪飄忽，武功又高，誰也不敢輕易去招惹他。

「但你爹却已認定這是端木嶽幹的，夫婦兩人，到處找尋端木嶽，要爲葉繼懷報仇，後來寇家路窄，他們在江南遇上了，雙方大打一場，那時候你媽已在妊娠期中，腹中肉塊就是你自己，你爹不准她動手，只是讓她在旁觀戰。」

葉鷹揚急急追問：「那一戰的結果怎樣了？」

林雁娘道：「你爹劍術超羣，是武林中人人敬仰的大俠，但端木嶽身兼三家之長，刀法掌法和暗器功夫都是一絕，雙方苦戰了六七個時辰，竟然還是不分勝負，看樣子，再打下去最少還可以再打一天半天！」

葉鷹揚神情緊張，連指甲都已嵌入手掌肌肉裏。

林雁娘接着道：「但就在這時候，你在媽媽的肚子裏作怪了，你用力在踢她的肚子，好像在狂喊：『我要出來啦！』」

葉鷹揚聽得面色一紅，而上官華本來還是心情沉重之極的，但這時候却爲之忍俊不禁，「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林雁娘白了她一眼，嘴裏却在笑罵道：「妳笑甚麼？須知每個嬰兒出生的時候，都是那麼兇惡的，簡直就是要媽媽痛得死去活來才能功德圓滿，順利降臨到這個花花世界。

「這本來是很自然的事，但却偏偏發生在最不適當的時候，雖然當時你父母距離城市不遠，只要一進城，就不難找個穩婆，把你爽爽快快的接生下來，但強敵在前，你爹若不把端木嶽殺了，又怎能陪你媽進城裏？

「你媽腹痛如絞，痛苦萬狀，你爹心急了，招行險着，想儘快把端木嶽殺掉，但端木嶽功力深厚，武功與你爹原本只在仲伯之間，你爹越是情急拚命，形勢就越是糟糕，你爹當時心想『蓬萊俠侶今天完了，只可惜連孩子也性命不保。』誰知端木嶽却突然收手，沒有再進迫你爹，他說：『初時我還以爲你妻子故弄玄虛，好讓我上當，但我現在相信她眞的是要生孩子了，端木嶽雖然不是正人君子，却也從不乘人之危，你要找我拚命，在下是隨時奉陪，但現在你們是忙透了，所以失陪啦！』說完之後，他就遠離而去。」

聽到這裏，葉鷹揚不由自主地吁了口氣。

林雁娘接着又說道：「進入城中，你爹終於找到了一個穩婆，她把你接生下來，但你媽却不行了，當時恰好公孫懿也在城中，他是你媽的師兄，爲人忠肝義胆，他知道你爹媽在城裏，急忙趕到相見，你媽臨終之際，囑咐你爹和公孫懿，一定要把你撫育成材，她相信，你會是武林中的奇葩，成就絕不會比你爹輸虧。」

林雁娘的語聲越來越是嘶啞，葉鷹揚却是緊皺雙眉，默然無語。

林雁娘嘆口氣，道：「俗語有云：『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但兩個江湖大俠帶着一個小娃娃却是左右費煞思量，他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稱意的褓姆，在姑蘇城裏買了一座華厦暫住下來，因爲你爹曾誓言，不殺端木嶽，誓不回鄉。

「但經過那一戰後，你爹的心情却變

得很矛盾，你伯父的仇，他是該報的，但端木嶽沒有乘人之危，却把你爹和你媽放走，這却不啻是活命之恩，你爹又怎能再去找端木嶽決戰？

「就是這樣，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想不到有一天晚上，在姑蘇城那座華廈裏，忽然殺出了一羣來歷不明的神秘殺手，你爹很快就陷入苦戰之中，而你的裸姆却給兩個殺手活活地捏死了，那時候，你這條小命可說是危在旦夕，幸而公孫懿及時趕到，擊退了敵人，抱着你遠離姑蘇城外。

「後來，他知道你爹已給那些神秘殺手殺了，不由萬念俱灰，他把你帶到梨花宮，求見上官曼雲，把蓬萊俠侶的遭遇說了出來，那時候，我也在宮中，上官曼雲大起惻忍之心，答應把你收留下來，並願意把紅霞劍派的武功傳授你，可是，她的內心也是極矛盾的，因爲你的殺父仇人若是端木嶽，那麼將來你就會用她的劍法去對付端木嶽了，正當她心亂如麻的時候，公孫懿却又遇上了韓橫，韓橫本是個江湖大盜，後來給秦斗山收服了，韓橫才省悟重新做人，秦斗山雖然不怎麼喜歡韓橫，但却在一次醉酒之後，却把他收錄爲記名弟子。

「你師父對韓橫總是有着戒心，生怕他學好了武功，又會故態復萌，在江湖上爲非作歹，但公孫懿却知道，他確已痛改前非，再也不會做出任何傷天害理的事情，當韓橫知道你的身世後，就自告奮勇對公孫懿說：『我願意帶這孩子到天山，求師父收容他。』

「若是換上別人，公孫懿是絕不會考慮的，但秦斗山武功奇高，雖然屢遇強敵，也屢受重創，但仍然是武林中份量極重的一代宗師，他幾經考慮，決定讓你拜師於秦斗山門下。

「上官宮主知道這件事後，沒有反對，當時，她自己也正陷入感情漩渦中，正是自顧不暇，於是，你就在韓橫護送下，登上了天山。」

林雁娘一口氣把往事說了出來，葉鷹揚方始明白自己的來歷。

上官華却說：「然則，殺葉大俠的是不是我爹？」

林雁娘嘆道：「這是一件懸案，按理來說，你爹既然殺得了葉繼懷，再殺葉鷹揚的父親以絕後患，那是很有可能的，但你爹雖然是個武林巨魔，手段却還不算太卑汚，他能義釋蓬萊俠侶於前，就不該會暗殺葉大俠於後，說眞的一句，兇手到底是誰，實在還是一個啞謎，這大概也是你師父不肯把你身世說給你知道的另外一個原因。」

葉鷹揚仰首望天，茫然道：「到底是誰殺了我爹？」

此時，突聽一人沉聲說道：「是嚴仕方！」

葉鷹揚一愣，回頭一望，赫然就看見盤龍赤燄叟雲中來！

雲中來來去無踪，武功才智兩皆絕頂，是武林中罕見的奇人。

但葉鷹揚怎樣也想不到，他們本已分道揚鑣，但居然又會在此地相遇。

這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

羣豪殺進姑蘇城

雲中來突如其來，每個人大感意外。

葉鷹揚上前揖禮，接着說：「前輩不是要聯絡南環北槍嗎？」

雲中來道：「要聯絡南環北槍，可不必我這老人家親自前往，只要找兩個人，每人各派一封密箋，另加盤龍金牌一面，郎出河和容定宇就自然該知道怎樣準備。

「至於丐幫主喬雪飛，別人要找他也許難比登天，但我要找他，却是易如反掌，實不相瞞，當銅馬寺丈遇刺後，調查此案最落力的可不是官府，也不是一般人云亦云的武林笨蟲，而是老夫和喬幫主！」雲中來氣呼呼地說。

葉鷹揚忙道：「晚輩絕未有傷害若靈大師……」

「這是廢話，難道你以爲我不知道？」雲中來哼一聲，道：「這是嚴仕方父子弄出來的鬼主意，他要打擊你在江湖上的聲譽，甚至使你成爲武林公敵！」

葉鷹揚道：「那天山金芒鏢呢？」

雲中來冷冷一笑，道：「天山金芒鏢雖然是你的暗器，但在幾十年前，你師父已使用過不知多少枚，雖然大部份他都已收回，但仍然難免有部份天山金芒鏢落在別人的手裏，嚴仕方父子不知道從那裏弄來了一枚，就藉此裝神弄鬼暗算若靈禪師，從而嫁禍到你們的身上！」

上官華氣得牙癢癢的，她咬牙切齒地罵道：「姓嚴的父子太可惡了，媽還要我嫁給這種衣冠禽獸！」

林雁娘嘆道：「這也怪不得妳媽，她從前又怎會知道，嚴仕方父子竟然會是這種武林敗類？」

說到這裏，她忽又猛然省悟，道：「唐老實臨死前的說話，我現在明白是甚麼意思了，他說殺彭憐鳳的兇手是『沈』……其實他並非說兇手姓沈，而是說兇手乃瀋陽大湖水寨嚴仕方，或者是說瀋陽大湖水寨總瓢把子嚴仕方的兒子嚴英家！」

上官華一拍大腿，失聲道：「是了，是嚴英豪幹的，當時他也在場，他指證兇手是秦斗山的弟子，其實是賊喊捉賊！」

林雁娘道：「當時唐門三位長老，除唐老實之外，唐鐵門和唐刀叟兩皆遇害，其實這是嚴英豪和唐老實一手安排的！」

葉鷹揚長嘆一聲：「他們爲甚麼非要害我不可？」

林雁娘道：「他們大概已知道，你就是葉東來的兒子！」

葉鷹揚望着雲中來，道：「我爹眞的是嚴仕方所害的？」

雲中來冷冷笑道：「你們只知道葉東來曾與端木嶽結怨，却不知道嚴仕方與葉大俠也有過節，當年嚴仕方最寵愛的女人叫任翠嫣，這婆娘頗具姿色，擅用媚術，曾害死過不知多少英雄好漢，有一次，任翠嫣迷惑一個無知少年，葉大俠看不過眼，就一劍把她殺了，嚴仕方表面上不動聲色，骨子裏却已恨透了葉大俠，姑蘇城那次暗襲，其實就是嚴仕方一手策劃的！」

林雁娘抽了口涼氣，道：「這就難怪嚴仕方視葉鷹揚如眼中釘了，更可恨的是，銅馬寺的陰謀，嚴家父子不但要害葉鷹

揚，連華兒也不肯放過，難爲上官宮主還一直以爲嚴仕方是個正人君子！」

雲中來望着她，瞧得有點發怔。

他心中在暗自嘆氣，心想：「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在許久許久以前，林雁娘還年輕，她認識了「宇內雙奇」，牟明峯和雲中來都對她情深義重，可是，最後奪得美人歸的，却是個殘廢的莊稼漢。

這莊稼漢不懂武功，兩條腿都給當地的惡霸打斷了，林雁娘看不過眼，就出手把那些惡霸引到懸崖上，把他們一個一個拋入無底深淵，然後又悉心治理那莊稼漢的傷勢，誰知人結人緣，她與莊稼漢相處日子久了，發覺他原來是個懷才不遇，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由於連番名落孫山，一氣之下才隱姓埋名，在窮鄉壤裏耕種爲生的，他雖長的不大英俊，而且又給惡霸打成殘廢，但他的才華，却使林雁娘又憐又愛，不到一年，他倆就結成夫婦了。

這一來，「宇內雙奇」雙雙希望落空，但他們都是明白事理的人，知道姻緣這種事，是勉強不來的，正是冥冥中自有主宰安排，雖然心情極度惆悵，但却沒有因此而怪責任何人。

他們誠心祝賀林雁娘姻緣美滿，希望他倆白髮齊眉，過着神仙美眷般幸福的日子。

可是，林雁娘的丈夫却是有緣而福薄，在成親三個月之後，就病死在塌中，林雁娘傷心欲絕，不久就投在梨花宮中。

如今事隔多年，昔日風華絕代的林雁娘，已是垂垂老矣。

但雲中來仍然願意爲她做任何事，牟明峯也是一樣。

所以，當上官華帶着師父的信，要求他們相贈玲瓏血參和朱果，他們毫不考慮就答應下來。

這時候，雲中來怔怔的瞧着林雁娘，林雁娘立時便說道：「實不相瞞，我沒有甚麼病，根本不需要血參和朱果，我只是想把你和牟明峯引出雙龍溪，鎮壓鎮壓一下武林中的邪氣。」

雲中來嘆了一口氣，道：「妳畢竟還是很瞭解咱們的，爲了妳，甚麼血參，朱果都不重要，而且，就算沒有妳這封信，咱們也很想到梨花宮探望妳。」

他的聲音還是像年青時一般充滿感情，林雁娘不由心中感動，暗自唏噓不已。

她只是唏噓嘆息，可沒有後悔自己曾嫁給那福薄的莊稼漢。

上官華忽然恨恨的說道：「嚴仕方父子太可惡了，說不定眞的會對我媽痛施辣手！」

林雁娘也是十分焦慮：「按照目前的形勢，嚴仕方已取代了妳爹的位置，以往，他只是妳父親組織裏的其中一條根，但這條根現在已推倒了大樹，重新萌芽，他若發號施令進攻梨花宮，恐怕梨花宮的基業立刻就會影毀於一旦。」

雲中來冷笑道：「可沒有那麼容易，咱們就在梨花宮佈陣，跟嚴仕方父子一決雌雄好了！」

葉鷹揚挺着胸膛，朗聲道：「前輩說得對！」

主意既定，雲中來立刻與丐幫聯絡，謂羣雄將會佈陣於梨花宮內，共同對抗嚴仕方的襲擊！

× × ×

三日後，梨花宮內外，高手雲聚。

梨花宮距離瀋陽大湖水寨六百餘里，但嚴仕方麾下精銳高手佈置在甚麼地方，却是無從估計。

也許，連瀋陽大湖水寨這麼「重要」的一個地方，其實也只是嚴仕方的幌子而已。

他最得力的精銳手下，也許已在京師城中，或者一直潛伏在梨花宮附近。

他眞的會伏擊梨花宮嗎？

× × ×

又已夜深，在姑蘇城一座古老大屋的廳子裏，一個精悍的老人正在練槍。

雙槍。

左槍長八尺，右槍長僅一半。

這是名震天下的「左右絕情槍」！

江湖傳言，當今武林最可怕的槍，並不是江北容家的北神槍，而是這一對能在頃俄之間閃電般連發七十二槍的「左右絕情槍」！

只要是稍有見識的人，只要看見這一長一短兩桿槍，就該知道，這精悍老人，就是瀋陽大湖水寨總瓢把子，人稱「錦帆候」的嚴仕方！

嚴仕方有巨帆十餘艘，其中最華麗的一艘，它的名字就叫「錦帆」。

他喜歡在「錦帆」裏休息，吃喝，淋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強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會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浴，享樂。

但他不喜歡在「錦帆」裏練功。

他練功每喜在陸上，尤其是在姑蘇城這座古老大屋裏。

因爲他曾在這屋子裏，殺了葉東來！

這屋子曾經是屬於葉東來的，但自從葉東來死後，這屋子就成爲了嚴仕方的產業。

他喜歡這裏。

他也喜歡姑蘇城。

所以，他的精兵，也在姑蘇城中！

× × ×

絕情槍有多少招？答案是「左七十二、右一百四十四。」

在二十五年前，端木嶽就已很重用嚴仕方這個人。

他們原來竟是同門師兄弟，但彼此所學的武功，却有很大的分別。

端木嶽是師兄，精於刀法、掌法和暗器。

嚴仕方則擅用鐵扇和這一對長短槍，當然，他在內力修爲上也是十分深厚的。

對於端木嶽的事，嚴仕方知道不少。

他知道上官曼雲的女兒，也就是端木嶽的女兒，但却一直詐作不知，其後却又慫恿兒子去討好上官華，並煞介有事般向上官曼雲提親，使嚴英豪成爲了上官華的未婚夫。

端木嶽沒反對，而且對嚴仕方更加信任。就在他最信任嚴仕方的時候，叛變突生。

嚴仕方早已暗中在搖動端木嶽的基業，他要把端木嶽的一切，變成屬於他自己的。

誰敢不服從嚴仕方的，誰就死無葬身之地，

端木嶽雖然精明老練，但居然還是給嚴仕方瞞過了，直至他給嚴仕方用鶴頂紅毒殺的時候，他才知道自己所犯的錯誤是多麼嚴重。

所以，他只能憑本身內力，護住胸中最後一口氣闖出嚴仕方的魔掌。

他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了，但魔王也會有窮途末路的時候。

他敗在另一個吃人不吐骨魔王手下。

他找到了端木淵，藉着種種靈丹妙藥，他又再活了十幾個時辰，對端木淵說了很多說話。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但這時候才說「善言」，是不是已經太遲了？

端木嶽雖然闖了出去，但嚴仕方信心十足，知道他一定會死。

對於嚴仕方來說，這時刻他已等待了很久很久。

他要殺了每一個阻碍自己大展拳脚的人，尤其是秦斗山師徒。

秦斗山已死，葉鷹揚也不能讓他活下去。

至於上官華，她是端木嶽的女兒，也該殺了她，以絕後患。

上官曼雲，自然也是該殺的！

嚴仕方整個人，整個腦袋，都似已給一個「殺」字籠罩着。

但他沒有進攻梨花宮，因爲他已接獲到機密的消息，知道「宇內雙奇」已召集了數百武林高手，在宮內宮外嚴陣以待。

嚴仕方雖然實力雄厚，但他從來都不喜歡以硬碰硬。

與其打一場硬仗，倒不如日後運用計謀，在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情況下才出手，把這些敵人逐個擊破！

嚴仕方不但是個成功的強盜，也是個很懂得打算盤的生意人。

想起了梨花宮現在那種大伏大陣的情景，嚴仕方不由啞然失笑。

就算「宇內雙奇」把武林中所有的好手都召集在梨花宮又怎樣？只要自己不踏進那地方，任何戰鬥都不會發生。

自己打不打這一仗，可說是無關痛癢，但「宇內雙奇」把這許多高手引到梨花宮，但結果却是空等一場，對於這兩個老傢伙來說，可就不是味兒了。

想到這裏，他不禁大笑起來。

廳中靜寂，他的笑聲在空中迴旋蕩漾，突然「嗤」一聲响，一枚金澄澄的飛鏢，從他右方迎面急射了過來。

嚴仕方笑容立斂，右槍一挑，把飛鏢擋開，同時厲聲喝道：「是甚麼人？」

只聽得「嗤勒」一聲，廳側一排山水屏風被一股大力震得四分五裂，出現了一個黑衣青年。

「嚴賊，我是個戰士，今天這裏，就是你我決一死戰的沙場！」

青年手中有劍，劍尖直指着嚴仕方的面龐。

嚴仕方瞳孔收縮，冷冷道：「戰士！你是個甚麼戰士？叫甚麼名字？」

青年冷笑一聲，道：「你是應該知道的！」

嚴仕方從地上檢起剛才被自己擊落的金鏢，忽然乾笑說：「是天山金芒鏢！」

青年沉聲說道：「你對這種暗器，大概不會陌生罷？在銅馬寺，你已把它運用得相當成功！」

嚴仕方嘿嘿一笑，道：「葉鷹揚，現在武林中人，都已認定你就是殺害彭憐鳳與若靈禪師的兇手，你居然還敢闖到這裏來，眞是胆大包天，不知死活！」

這黑衣青年正是葉鷹揚，他冷然一笑，道：「是非曲直，自有分曉，你以爲這種掩眼法，就可以騙過天下人耳目，那眞是太妄想了。」

嚴仕方虛發一槍，冷笑着說：「你到底帶着多少人來到這裏？可不必客氣，一起動手罷！」

其實嚴仕方心裏早已大大吃驚，他在姑蘇城行踪極爲隱秘，外人誰也不知道藩陽大湖水寨的總瓢把子原來在姑蘇城內。

但葉鷹揚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這廳子裏，這就眞是太不尋常了。

一個葉鷹揚，嚴仕方還不怎麼畏懼，但倘若「宇內雙寄」也來了，這就極不容易對付。

葉鷹揚冷哼一聲，道：「爲了要找尋你這個惡賊，有人願傾家蕩產，也要把你揪出來！」

嚴仕方故意放肆地一笑，道：「是誰如此痛恨嚴某？」

葉鷹揚冷笑不語，廳外却有人應聲冷冷地回答：「一個失意的押鏢人！」

嚴仕方目光倏然一轉，回頭直視來人

。「諸葛鳳陽？」他瞳孔驟縮。

「你還認得我這個人，眞是難得！」

諸葛鳳陽冷冷一笑，道：「諸葛某押鏢多年，就只有最後一趟鏢損得最嚴重，而且迫得我從此無法在鏢局這行業裏立足！」

嚴仕方道：「這又跟我有何關係？」

諸葛鳳陽沉聲道：「兩天前，牟明峯已幫助我抓住了刦鏢者。」

葉鷹揚道：「那是個甚麼人？」

諸葛鳳陽道：「女飛賊嚴珍珠！」

葉鷹揚明知故問：「她和嚴總瓢把子可有甚麼關係？」

諸葛鳳陽道：「嚴珍珠是他胞妹！」

葉鷹揚「哦」的一聲，道：「難怪刦鏢者身手如此驚人了！」

諸葛鳳陽冷笑不迭，道：「但我這個筋斗可栽大了，害得我沒面目見江湖上的朋友。」

葉鷹揚眨了眨眼睛，道：「這已是被刦多時的懸案，牟前輩要呂鵬三天之內交出刦鏢大盜，豈不是太不近人情嗎？」

「不！一點也不算不近人情，因爲我早已經懷疑，呂鵬已知道刦鏢盜是誰，但却畏懼了對方，所以一直不敢採取行動而已。」

「但牟前輩親自出面，他可不能不重新考慮考慮。」

「你說得對！」諸葛鳳陽點頭道：「呂鵬在江湖上是著名的神捕，但跟牟明峯相比，却還最少相差了兩輩，連他的師父遇上了『宇內雙奇』，也得叫一聲叔叔伯伯，呂鵬幾經考慮之下，終於決定把嚴珍珠的名字供了出來！」

葉鷹揚微微一笑道：「這樣看來，牟前輩豈不是比揚州府尹的權力還更大得多了？」

「呸！揚州府尹算是甚麼？呂鵬只當他是個木頭人，但牟明峯可不同了，有這位『奇龍奇劍奇中奇』撐腰，他再也不怕嚴珍珠，也不再怕嚴仕方父子！」

嚴仕方冷冷的盯着諸葛鳳陽道：「你說够了沒有？」

諸葛鳳陽嘿嘿一笑，道：「嚴寨主若是要銀子花用，向我伸手討取十萬八萬兩也就是是了，何苦要令妹冒這個險，來刦走那一趟鏢？」

嚴仕方冷然道：「刦你的鏢，易如反掌耳，何險之有？」

諸葛鳳陽冷笑一聲，道：「刦鏢之日雖然無驚無險，但報應終於還是來了，嚴珍珠現在已給牟明峯抓入揚州大牢裏！」

嚴仕方哈哈一笑，道：「諸葛總鏢頭，你當嚴某是三歲孩童，會相信你這種謠言嗎？珍珠輕功高明，人又乖巧，怎會給人抓住？」

他嘴裏說得輕鬆，其實心裏已是又急又怒。

諸葛鳳陽也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你準會這樣說，但你瞧，這是甚麼東西？」

嚴仕方臉色突然驟變，他看見諸葛鳳陽手裏拿着一對小巧精緻的匕首，那是他在十年前送給嚴珍珠的。

嚴珍珠很喜歡這對匕首，絕不會把它丟掉，但如今這對匕首竟然會在諸葛鳳陽的手裏出現，足證嚴珍珠被擒之事，至非虛言恫嚇。

嚴仕方的臉緊繃着，心中氣憤之極。

「你竟敢害我妹子，看槍！」他滿面殺機左手長槍疾刺諸葛鳳陽腰間璇璣穴。

諸葛鳳陽疾退，長槍爲兵中之霸，他雖手中有兩柄匕首，但却不敢和他硬碰。

他本來就並不擅於用匕首與敵人近身搏鬥。

嚴仕方恨透了諸葛鳳陽，一出手就咄咄迫人，只見雙槍有如旋風掃葉，勢若狂颳般猛襲過去，諸葛鳳陽雖然也是一流高手，但在三兩個照面之間，便已給嚴仕方迫得手忙脚亂，狼狽異常。

突聽葉鷹揚長嘯一聲，接着一道劍氣直迫向嚴仕方面龐。

嚴仕方只覺這道劍氣兇猛之極，若非內勁極高之輩，絕對無法使出來，不由心頭一震，右槍急向左方擋去。

只聽得「鏗」的一聲，星火四濺，嚴仕方整條右臂竟然爲之一陣麻痹，他這一驚看實非同小可，須知槍劍硬撼，從來只有用槍的人佔了便宜，誰知現在這麼一撼，自己居然差點連右手那桿短槍也給對方震飛出去！

這時候，諸葛鳳陽已和兩個從外面急趕進來的武士展開廝殺。

原來諸葛鳳陽與葉鷹揚闖入這廳子裏，行動極爲詭秘，屋外雖然有不少武士把守着，但居然沒有發現他們。

但這時候雙方動了手，殺聲震天，外外面的武士就算全是「死豬」也會給嚇醒了。

但嚴仕方最得力的手下，却並不是這些武士。

他們也在姑蘇城內，但却另有分舵駐紮。

當然，嚴仕方這裏出了事，分舵的高手很快就會趕到的，但忽然間，嚴仕方又聽見，外面也傳來了陣陣廝殺之聲。

諸葛鳳陽冷冷一笑，道：「你以爲我們眞的佈陣在梨花宮，那可錯了，這是故佈疑陣，羣雄實則全力殺進姑蘇城中！」

嚴仕方手心冒汗，面上殺機却更濃。

爲了要取代端木嶽的位置，嚴仕方已處心積慮多年，直到不久前才成功地把他除去。

嚴仕方已逐步把自己推向更高峯，他絕不能在這時候倒下來。

可是，他現在却突然面臨到極可怕的挑戰。

葉鷹揚是年青的戰士，他有勇不可當的奮鬥精神，也有秦斗山傳授下來的一身驚人藝業。

嚴仕方倒不怕他，但「宇內雙奇」却令他感到不寒而慄。

這對老怪物，武功早已登峯造極，要消滅他們，眞是談何容易。

嚴仕方忽然發覺，這是自己畢生以來

最凶險的一戰！

× × ×

葉鷹揚與諸葛鳳陽殺入姑蘇，「宇內雙奇」自然也不會閑着。

他們故弄玄虛，首先阻嚇着嚴仕方不敢進攻梨花宮，暗中却悄悄潛入姑蘇城，一舉攻入嚴仕方的心臟地帶。

這是直接，也最有效的戰略。

嚴仕方的精銳雄師，確是部署在姑蘇城內外，他們有一大部份，都是効忠於端木嶽的，但嚴仕方手段厲害，已逐漸把他們收爲已用。

誰若堅不肯從嚴仕方者，殺無赦！

以這等力量而論，「宇內雙奇」雖已召集了南環北槍二堡及丐幫高手，想輕易戰勝這一伙，原本也是妄想的，可是，嚴仕方却也有意想不到之處，就是他雖然把端木嶽的手下歸納爲已用，但他們却有大部份並非眞正心悅誠服，只是爲勢所迫，暫時追附驥尾而已。

當他們知道「宇內雙奇」親率雄師來犯，除了原來已跟隨着嚴仕方的手下之外，其餘的都是戰意不濃，他們都在想：「這一伏又不是爲端木嶽而戰，敵人來勢又是如此浩大，還是逃命最爲上算！」

須知天下戰爭，無論大小，士氣至爲重要，嚴仕方在實力方面，其實並不輸虧，但却壞在陣容初定，士無鬥志，甚至有人開始懷疑，端木嶽久不露面，可能已被嚴仕方所害。

直到目前爲止，嚴仕方仍未公開端木嶽的死訊，一般手下以爲，他只是在權力方面展開鬥爭，却未想到，端木嶽居然已遭毒手。

士氣一洩，嚴仕方大勢自然不妙！

但他現在甚麼都顧不了，必須先殺了葉鷹揚，然後才可應付屋外的局勢。

然而，葉鷹揚畢竟是秦北斗的得意弟子，功力劍法兩皆非同小可，嚴仕方雖然成名極早，雙槍威力無與倫比，但還是無法佔到半點便宜。

酣鬥聲中，忽聽一人叱道：「姓葉的，快把劍拋掉，否則你的心上人立刻就沒命！」

在此激烈搏鬥的時候，居然有人要脅葉鷹揚把劍拋掉，那不啻是等於要了他的性命。

但葉鷹揚却在那電光火石的剎那間，眞的把劍拋掉，同時大叫：「嚴英豪，你不能傷害她！」

就是這麼一陣轉變，嚴仕方已一槍抵在他的咽喉上！

× × ×

葉鷹揚已被迫入死角，在他背後已無退路。

而在他的面前，却是兇狠絕倫的嚴仕方！

嚴仕方的右手短槍已抵在他咽喉上，由於槍尖已直接刺入他脖子的肌膚裏，他連呼吸都有困難。

可是，在這時候，他所躭心的人居然還不是自己。

他的目光是深邃的，也是無奈何的，他凝視着一個少女，她當然就是上官華。

上官華衣襟上有血汚，那是她自己身上的血，也有敵人濺她衣裳上的血。

葉鷹揚要闖姑蘇，她當然也要跟着。

當混戰一爆發的時候，她的師父林雁娘就已連斃敵方五大高手。

可是，她面對着的五大高手的確絕非庸俗之輩，雖然她殺了五人，但自己也受了重傷。

當第六個使大砍刀的青臉漢子向她衝殺之際，她已再無招架之力。

「宇內雙奇」若在她身旁，自然會全力相救，但其時局勢大亂，這兩位世外高人也在混戰之中，根本就無暇顧及這方面的戰局。

尚幸上官華及時趕了過來，和這漢子惡戰一場，林雁娘才沒有被當場殺害。

但上官華在此之前，也已跟兩個人雖矮小，武功却極厲害的漢子厮殺得筋疲力竭，雖然她最後還是把這兩個矮漢解決了，但再戰這青臉漢子，就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那青臉漢子雖然看來貌不驚人，其實却是嚴仕方的弟子孟石天，嚴仕方雙槍威力名震江湖，九九八十一式嚴氏刀法也同樣是獨步江湖的絕技，上官華若不是已筋疲力竭，也許還可以贏得了他，但這時候接戰，却是一上來就已陷入劣勢之中。

眼看她立時就要傷在孟天石的刀下，突然一道寒芒從孟天石的背後急射過來。

孟天石正在全力進襲上官華，冷不防有人背後突施暗算，要閃避已來不及，只覺背心突然一陣麻痺，全身立時陷入癱瘓的狀態中。

好霸道的一枚毒針！

但是，毒針雖毒，却還比不上這人的心腸。

孟天石猛然回頭，他做夢也想不到，暗算自己的人，竟然是嚴仕方的兒子，嚴英豪！

嚴英豪爲甚麼要殺自己？他至死也想不透。

上官華看見嚴英豪突然出現，本該是憎惡萬分的，但好好歹歹，他剛才還正救了自己的性命，一時之間，不禁爲之恩怨難分，心情矛盾起來。

嚴英豪走了過來，柔情道：「華妹，妳可知道，我想得妳好苦！」

誰知他不說這話還好，一說出來，上官華就有全身上下爲之肉麻不已的感覺，她立刻瞪着眼睛厲聲說道：「你在銅馬寺的陰謀，我全知道了，你不錯是想着我，你是想我快點身敗名裂，含冤而死。」

嚴英豪面上露出了委屈的表情，道：「妳不要冤枉我好不好，我怎會害妳？我們遲早是要成爲夫婦的，我是眞心一片，那姓葉的小子是甚麼好人，他害死了彭憐鳳，這是有唐長老可以作證的……」

上官華更是怒火上湧，道：「你不必含血噴人了，我現在已知道，是你害死彭憐鳳才是眞的！」

嚴英豪的臉色變了：「妳瘋啦，怎麼會把事情扯到我的身上來？」

上官華怒道：「唐老實給你們的人暗殺，但他沒有立刻死掉，他已把一切眞相說了出來！」

嚴英豪聞言，面色一片蒼白：「你是一點也不相信我了？」

上官華冷笑道：「要我相信你這種衣冠禽獸，除非是太陽從西山升起！」

嚴英豪咬牙冷冷一笑，說道：「妳完全給那個姓葉的小子迷住了，眞是無可救藥。」

上官華挺着胸膛，大聲說道：「我不錯是喜歡他，他樣樣都比你強，你再也休想碰我一根毛髮！」

嚴英豪的眼睛似已噴出火來，他突然伸手，疾點上官華身上七個穴道。

上官華連番惡戰，體力虛耗得極是厲害，雖是眼睜睜的看着嚴英豪出手，竟然無法可以閃避開去。

「你要怎樣？」上官華怒叫。

嚴英豪沒有回答，更進一步，連她的啞穴也點了。

他立刻把上官華帶到廳子裏，那時候葉鷹揚正與嚴仕芳展開生死惡鬥，而嚴英豪却以上官華作爲要脅，使葉鷹揚棄劍而敗。

若不是上官華給點了啞穴，一定大罵葉鷹揚是個蠢材。

她寧願自己死，也絕不願意葉鷹揚棄掉了手中長劍。

但她又何嘗不明白，葉鷹揚也是寧願自己死，也不願意看見她受到傷害？

嚴英豪望着葉鷹揚，又再望了上官華一眼，忽然怪笑道：「你倆果然情深義重，他寧願把劍丟掉，也不願妳受到半點傷害，這樣的多情的人，的確值得妳托付終身！」

他說到這裏，忽然解開了上官華的啞穴。

上官華立刻開口，但她却並不是眞的罵葉鷹揚是蠢材，而是對嚴仕方說：「嚴寨主，只要你放了葉鷹揚，甚麼事情我都可以答應你！」

嚴仕方嘿嘿怪笑：「放了他？這豈不是縱虎歸山嗎？」

誰知嚴英豪却說：「爹，你就放了他罷！」

「胡說！」嚴仕方冷冷道：「難道你不知道，他會搶走你的未婚妻子？」

嚴英豪忽然凄聲一笑，道：「他已搶走了，我再也搶不回來。」

嚴仕方怒道：「你瘋了？」

嚴英豪搖搖頭，道：「我沒有瘋，但却快要死了……華妹，很抱歉，我幹了太多醜惡的事，如今也不再敢奢望妳來原諒，只好說聲珍重！再見！」

嚴仕方臉色忽然之間變得一片死灰之色。

只見嚴英豪的身子眞的緩緩地仆倒下去。

上官華也楞住，仔細一看，他面上的膚色已變成一片瘀藍，嘴角也流出了紫藍色的血。

他竟然是嚼毒自盡的！

嚴仕方的心在發冷，雙手在顫抖個不停。

「嗆啷」之聲連接响起，他手中長短雙槍相繼墮地。

他雖然是個魔王，但魔王也有骨肉之情。

嚴英豪是魔王之子，他可以視人命如草芥，爲求達到目的，甚麼事情都可以不擇手段，可是，他也同樣有情。

他原來也和葉鷹揚一樣，全心全意地、熱烈地愛上了上官華這個女孩子。

此刻，他已證明了一件事——自己永遠無法得到上官華。

既然如此，又何苦再纏下去？

他是纏不了，忘不了，也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忽萌死意，雖然嚴仕方就在他眼前，但他仍然不理會何謂之「身體髮膚，授諸父母，不敢毀傷。」而毅然嚼毒身亡。

只見嚴仕方望着嚴英豪的屍體，滿面驚惶不知所措。

這一個突然地變化實在太大，也太可怕。

爲了一個女人，他的兒子竟然甚麼都可以拋掉，就像是葉鷹揚一般，可以在最兇險的決戰時刻裏，把手中利劍輕輕拋棄掉。

嚴仕方突然瘋了，他抱起了嚴英豪的屍體，狂歌大笑。

他瘋狂地闖出大街，見人就大叫：「殺我呀！殺我呀！我是絕不會還手的！殺呀！爲甚麼不殺？殺呀！哈哈！哈哈哈！哈哈……」

葉鷹揚伴着上官華，忍不住爲這個大仇人嘆息一聲。

他不會再去對付嚴仕方，因爲他知道，這魔王已經因爲自己的兒子身亡，而要毀掉了自己。

（全文完）

譽滿東南亞作家
馬雲
揭開外太空之秘

遠征地球……$6.00
藍色行星……$5.00
禿頭星球人……$5.00
第四類接觸……$7.00
外星球歷險記……$7.00
世界末日……$7.00

新系機構
環球出版社發行

孤雲絕谷　殺機四伏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何高飛在一覺睡醒之後，忽然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顯赫的世家，還有一個溫柔體貼的妻子小雅，小雅對何高飛編造了一個故事，並說何高飛得了失憶症，把以前一切都忘掉等等，從此前何高飛變成了渤海世家的少公子高非，高非在他的母親的教導下，練了一身武學，接着，高非和小雅在母親的掩護下上鳳山的白雲洞，希望能得到孤雲秘笈，白雲洞中瘴氣繚繞，險惡無比，更有熱氣自內發出，幾經艱辛，他們終於闖過了奇熱無比的地帶，此時高非也恢復了原來的何高飛，並問小雅爲何以此手段欺騙他前來白雲洞送死，小雅無法，只得細道來由……

何高飛道：「我總不能逼着妳去當尼姑吧！」

小雅甜甜的一笑道：「如果我當眞遁入空門呢？」

何高飛道：「要是妳當眞如此狠心，我只好一襲僧衣，獻身佛門了。」

香姑拋給何高飛一記白眼道：「你要是獻身佛門，別忘了當尼姑的可不只咱們姑娘一個！」

何高飛先是一怔，繼而縱聲一陣豪笑道：「妳放心，佛門之中決不會要我這等六根不淨之人，小雅，咱們走。」

小雅嫣然一笑，緊緊依偎着何高飛奔向前途，他們沒有了隔閡，也沒有了僞裝，內心與行動一致，神態之間也就倍感親切了。

這一陣急馳，當眞快速無比，一盞熱茶的時間，約莫馳行了百丈遠近。

視綫在逐漸明朗，樹葉蕭蕭之聲隱約可聞，顯然，洞中已不再有什麼驚人的變化，他們探險之行，似已接近尾聲。

何高飛脚步一停，帶着失望的口吻道：「小雅，妳不是說白雲古洞之中，藏有孤雲秘笈麼？」

小雅道：「不錯呀，百年前武林第一高人孤雲道長的絕代武功，確是藏在這白雲古洞之內……」

何高飛道：「是妳們母女親目所覩？還是來自江湖傳言？」

小雅道：「雖是江湖傳言，却可以完全採信。」

何高飛道：「怎麼說？」

小雅道：「第一，四大門派，因孤雲秘笈才封閉鳳山，第二，已有不少武林高手爲探查白雲古洞而一去不返。」

何高飛搖搖頭道：「這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之事，當然，洞中毒熱確可致人於死，然而江湖之中藏龍臥虎，咱們能够越過那些毒熱，別人也一定能够通過，如果當眞有去無回，咱們一路至此，可曾見到半個屍體？」

小雅一怔道：「這實在是一件難以思議之事，相公，你說咱們應該怎麼辦？」

何高飛道：「也許出口之處另有蹊蹺，不到黃河心不死，咱們總得弄它一個水落石出。」

香姑道：「不錯，讓我先去瞧瞧。」

小丫頭說走就走，點足一彈，一幌逾丈，眨眼之間，便已奔出數丈之遙。

何高飛向香姑那白如羊脂的嬌軀瞥了一眼，由衷的讚嘆一聲道：「女人不穿衣服，竟是如此之美，我白活了二十寒暑，今次才算大開眼界。」

小雅櫻唇一噘道：「無賴……」

何高飛一呆道：「我怎麼無賴了？」

小雅道：「滿嘴油腔，一臉饞像，你不是無賴是甚麼？」

何高飛道：「我說的是眞話。」

小雅一哼道：「縱然是眞話，對自己的妻妾也不該如此說法！」

何高飛哈哈一笑道：「好，好，我不說就是。」

他一語方落，前面忽然傳來一聲驚呼，香姑那迷人的嬌軀，竟像輕烟一般倏然消失了。

此時視綫清朗，出口已然在望，任是

三期完

一朵孤雲亂江湖（中）

俠情傳奇故事

高可飛・文圖

何等心機深沉之人，也萬萬想不到在歷盡兇險、踏上康莊坦途之後會遽變突生的，因而何高飛及小雅都心神一懍。

小雅眉峯一皺，道：「相公！香姑只怕遇險了，咱們快去瞧瞧。」

何高飛道：「好的，不過這一截光明大道，可能才是眞正兇險之處，咱們要小心一些！」

他倆展開身形，向香姑消失之處放步急奔，馳出未及三丈，一片喧笑之聲忽由洞口傳來。

何高飛急忙一拉小雅道：「有人來了，咱們過去瞧瞧再說。」

他倆剛剛貼身壁際，四名黑衣大漢已經出現洞口，這般人全部勁裝蒙面，背插長刀，雙目神光如電，都是身手不凡的人物。

他們在洞口略一察看，便魚貫着奔入洞內，不過他們行走之時十分怪異，左面踏一脚，右面跨一步，像一羣飲酒過量的醉漢一般。

在距離何高飛及小雅約莫兩丈左右，他們停下來，其中一人道：「又是一個送上門來的，咱們谷主這一招眞够絕的。」

另一人道：「再這麼下去，天下武林精英，都被咱們谷主一網打盡了！」

第三人道：「其實咱們谷主一身功力，在當今武林已不作第二人想，此擧實在大可不必。」

第四人道：「你是門縫裏看人，小覷天下之士了，不要說四大門派各有不傳之秘，江山代有才人出，你能包管咱們谷主就能天下無敵？」

第一人道：「好啦，不要說廢話了，咱們先將這位網中的魚兒弄上來再說。」

他說話之間，已伸手向洞壁按去，跟着奇蹟發生了，那一平如鏡的甬道之上，忽然現出一個縱橫一丈的洞口。

機簧轉動之聲在不停的響着，半晌，一片極端堅靭的軟網慢慢昇了上來。

「啊，我的天，原來……原來……」

他們知道網中一定有人，却估不到是一個大美人，而這個美人兒還是活色生香，一絲不掛。

也許這般人對女人見得太少，也許香姑實在太過艷麗，其中一人一陣訝然驚呼，其餘三人也都目瞪口呆，像餓貓見到魚腥般，一副饞涎欲滴之色。

何高飛暗暗一聲冷哼，向身旁的小雅悄聲說道：「廢了他們，但要注意落脚之處。」

小雅點點頭，他倆藉洞壁一彈之力，以天馬行空之勢，向那四人撲去，何高飛身形尚在空際，雙掌已疾吐而出。

飛將軍從天而降，這使蒙面人做夢也難以想到之事，而且他們正被香姑的艷色所迷，等到勁風及身，才知道死神已然光臨。

噗噗噗幾聲巨響，三名蒙面人登時了賬，另一名較爲機警，雖然中了小雅一掌，仍被他逃出手去。

何高飛拾起一柄長劍，就待擲向那名逃脫者的後心，但一聲驚心動魄的慘呼，那名漏網之魚竟然仆倒在甬道之上。

原來他忙中有錯，脚下踏中了機簧，一股帶着奇腥的輕烟，迎着他噴了出來。

他僅僅一聲慘呼，便再也沒有聲息，而且他在變，變作一灘臭水，幾乎毛髮不存。

人生百年，終有一死，但像那蒙面人這般死法，就不免太過悽慘了。

小雅身爲江湖兒女，自然見過不少兇殺之事，此時仍然心弦狂震，驚駭得將嬌軀投進何高飛的懷抱之內。

良久，何高飛才定下心神，安慰着小雅道：「不要怕，小雅，咱們先救香姑再說。」

他輕輕推開小雅，將香姑救出軟網，然後瞧着那靜悄悄的洞口　發出一聲嘆息，道：「有去無回，果然傳言不虛，不過這是別人有意安排的，那麼未來的問題，就愈來愈感複雜了！」

小雅道：「相公，你說有去無回是別人有意的安排，那麼孤雲秘笈之事，八成也是子虛烏有。」

何高飛道：「由現況及蒙面人適才之言推測，可能是那什麼谷主故意散佈流言，以孤雲秘笈引人上鈎，妳娘及四大門派都被他的謊言所矇蔽了。」

小雅道：「他如此作法，當眞就能一網打盡天下的高手麼？」

何高飛道：「這倒難說得很，不過這位谷主的潛力，看來已然不可輕侮！」

小雅一嘆道：「我娘辛辛苦苦的策劃，原來竟中了別人的騙局，她老人家一旦發現眞象，怎能忍受這沉重的打擊！」

何高飛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日後只好勸妳娘退一步着想了。」

香姑櫻唇一噘道：「適才那幾個該死的東西，竟敢對我意存侮辱，少主人，咱們出去殺他一個痛快。」

何高飛道：「咱們人單勢孤，對那谷主一點也不瞭解，茫茫前途，尚待咱們去闖，縱然出得此洞，也千萬不可衝動！」

小雅道：「不錯，這一截甬道，似乎兇險無比，那位谷主，看來也不是一個善與之輩。」

何高飛說道：「好啦，妳們先轉過身去吧，這三人的衣服，咱們倒可以派上用場。」

他剝下那三人的衣衫鞋襪，再將他們丟進網中，然後開動機關，使地面恢復原狀。

經過一番打扮，他們變做了三個蒙面之人，這是混進谷去的唯一辦法，是禍是福，就無法多作考慮了。

出洞之時，何高飛領先開路，他回憶那四人適才進洞之時的身法，再仔細瞧看地面，終於發覺這片甬道之上，確是險惡異常。

由他們立身之處至洞口，約莫三十餘丈，一眼瞧去整個地面，都佈滿了縱橫交錯的綫條。

那些綫條實際就是裂隙，它顯示出這三十餘丈的距離，處處都是危機。

不過何高飛已瞧出在那綫條之中，點綴着一些細小而不易察覺的白點，適才那四名蒙面人，可能是足踏白點，才能通過險惡的地帶。

何高飛讓小雅香姑退後五尺，才以手中的長刀向附近的白點用力點去。

白點紋風不動，表示他的判斷絕對正確，他招呼小雅香姑隨在他身後，以行走梅花樁的身法，小心翼翼的奔出山洞。

甬道走完了，他們吁了一口長氣，當他們向洞外一瞥之後，又不覺神色一愣。

原來他們依然在山洞之中，洞口之外，只是一間與甬道相連的石室，不過石室有門有窗，可以看到搖曳的樹影，只要走出石室，就可以到達洞外。

打開室門，飄然出洞是一件十分容易之事，但他們却默默無言的互相凝望着。是怕出洞之後遭遇到幪面人同伴的攻擊？還是怕對蕭老夫人難以交待？這些自然都是原因，但主要的還是石室間掛着的十餘件黑色衣衫。

牆上衣服，與他們身上所穿完全相同，黑衫之旁，還有四套常人衣着的便裝。

顯然，適才那四名黑衣幪面人是穿着便裝而來，也就是說他們出洞之前，必須換上常人打扮。

黑衣幪面人倒還可以矇混，換上常裝就準得露出馬脚。通過山洞，不過是驚魂才定，想不到接踵而來的竟是如此多的困擾。

醜媳婦難免見公婆，呆在石室終非了局。因而，何高飛劍眉一軒，沉聲說道：「換……」

不必再作解釋，他們就展開了行動，片刻之後，已變作三個風度翩翩的俊俏少年。

小雅香姑的秀髮，均以黑帕包裹，如不仔細瞧看，還不易瞧出破綻。不管怎樣，他們必須儘快離開石室，環境既是如此，他們別無選擇。

× × ×

高峯排天，谷深如井，無論一木一石，均含蘊着難以言宣的陰沉氣息。

如此境地，決非常人所居，如果有人居住，那就決非常人了。

不錯，這谷中居住的，果然不是平常之人，他們無論男女，都有一身驚人的武功，如果讓他們行道江湖，幾乎每人都可揚名立萬，建立一番煊赫的事業。

現在日正當中，午時將屆，人們三三兩兩，由蜂巢似的房屋中走了出來。

他們的臉色跟密雲不雨的天色一樣，找不出半點喜怒哀樂的表情。

他們前進的目標，是谷中的一座高台，看情形，像是參與某一性質的集會。

雖然目標相同，行動一致，但沒有人作一句交談，甚至彼此之間，決不瞧看一眼。

他們冷漠得令人難耐，陰沉得使人心寒，似乎陰沉冷漠，就是這座山谷的特色一般。

任何事都有例外，走向高台的人羣之中，也有幾個神色不同之人，他們是何高飛小雅及香姑，絕谷中幾個特殊的訪客。

原來他們溜出石室，便掩藏藏的尋找出路，浪費了不少時間，才知道除了經過白雲古洞，這是一個別無出路的絕谷。

再回白雲洞麼？防毒丹丸已失，藥油也告用罄，縱然沒任何阻碍，他們也無法拒抗洞中的熱毒。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們只好暫時作隨遇而安的打算，好在谷中藏身之處頗多，還可找到野生食物，就這樣他們渡過了一

個奇特的夜晚，直到第二天的晌午時分。

現在，他們混進人羣，趨向那座聳立的高台，人們漠不相關，倒給予他們不少的方便。

距離高台約莫丈遠近之處，人羣停止了，何高飛約略計算一下，怕不有兩三百人之多。他們立在人羣之後，等待着難以預測的發展。

當他們向台上一瞥，心情立即緊張起來。

那座高台上立着一個人，傲立捋鬚。顯得兩道冷電似的目光，有懾人心魄的力道。全場近三百名武林高手，沒有一個不噤若寒蟬。

他目光流轉，向台前巡視一週，一股雄渾沉穩的浪聲傳了出來。

「各位，兄弟秉承先師遺命，對有緣入谷之人，一律奉爲孤雲谷的上賓……」

何高飛聞言一喜，扭頭對身側的小雅道：「此地名叫孤雲谷，此人可能是孤雲道長的門下……」

小雅說道：「不錯，咱們總算不虛此行。」

此時那人續道：「孤雲秘笈雖爲武林絕藝，兄弟並無秘技自珍之意，不過絕藝不傳外人這是本派的門規，我說過，只要各位加入本派，或是勝過兄弟半式一招，各位也就變爲孤雲秘笈的半個主人了。」

任何一個習武之人，都有追求高深武學的慾望，就像一個素食之人，渴望山珍海味一般。

只要加入孤雲一派，或是勝過孤雲得一招半式，就可獲得獨霸武林的曠代絕學，這是一種非常大的誘惑，除非他是六慾俱斷七情皆絕之人，沒有不動心之理。

然而，在場的各派高手，竟然神情冷漠！對孤雲谷主那無比誘惑的言語，瞧不出半點反應。

香姑忍不住悄聲道：「姑娘，這可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咱們何不上去試試？」

小雅哼了一聲道：「妳認爲就那麼簡單麼？如果當眞有便宜可撿，這般人還會留給咱們？」

小雅說的不錯，孤雲谷主的條件，實在沒有半點便宜，背師改換別派，固爲江湖同道所不齒，戰勝孤雲谷主，更是決無可能，無怪各派高手會垂頭喪氣，一臉陰沉之色。

紅日高懸空隙，谷中的氣壓却沉悶無比，孤雲谷主等待良久，已然大爲不耐，他哼了一聲道：「各位不願接受我提的辦法，我也不願勉強。不過，除了本派門下，孤雲谷不能容許外人往來……」

不能容許外人往來，多少有一點恐嚇的語氣，因而人羣之中，有人振吭高呼道：「不能容許外人往來怎樣解釋？谷主能否說得明白一些？」

孤雲谷主道：「道理十分簡單，本派不願有人打擾而已。」

那人道：「可是咱們已經來了。」

孤雲谷主道：「那你們只好終老此谷，不必再作出谷之想了。」

這一聲大喝，如同晴空焦雷一樣，何高飛等三人心頭一懍，不由自主的停止了攻撲。

孤雲谷主向他們打量一陣，道：「你們是自己進來的？」

老此鄉，做那坐吃的等死囚徒呢？

在無比的憤怒之下，人羣瘋狂的向高台衝去，這般刀尖上舔血的江湖豪客，激發了原始的野性，他們忘了孤雲谷主那駭人聽聞的武功，紛紛亡命的撲向高台。

怒吼、慘呼之聲響成一片，撲上高台的人，又一個一個的摔了下來，沒有人能碰到孤雲谷主的一絲衣角，喪生的却已有數十人之多。

這是慘無人道的屠殺，只要稍有血性的人，必然難以坐視，滿腔義憤的何高飛自然無法容忍，他仰天一聲長嘯，也加入了那瘋狂的行列。

小雅香姑緊跟何高飛的身後，他們是三條初生之犢，由側面飛身躍上了高台。

他們用的長刀，是從幪面人手中獲得的，爲了對付孤雲谷主，三刀齊施，分三路攻了過去。

適才那些上台撲擊的高手，全都沒有兵刃，因爲他們是跌入陷阱，被捉入谷，所用兵刃，自然全被沒收。

何高飛三人的出現，使得孤雲谷主神色一呆，這一呆時間雖然極爲暫短，但三縷刀光已貼近了他的胸腹。

此人一身武功，實在驚人已極，也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麼身法，只見金光一閃，便已脫出刀光之外，他沒有出手還擊，只是大喝一聲道：「住手。」

這一聲大喝，如同晴空焦雷一樣，何高飛等三人心頭一懍，不由自主的停止了攻撲。

孤雲谷主向他們打量一陣，道：「你們是自己進來的？」

何高飛道：「那只怪閣下的部屬太過無能！」

孤雲谷主哼了一聲道：「你們多了一把長刀，其實與他們沒有什麼分別。」

何高飛道：「咱們也許鬪不過你，却不能看着你隨意殺人。」

孤雲谷主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都難保，還要管別人的閒事！」

何高飛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咱們武林兒女的本色。」

孤雲谷主道：「你叫什麼？是那位高人的門下？」

何高飛道：「我叫何高飛，家師不喜爭名好勝，說起來你也不會知道。」

孤雲谷主道：「兩個女娃兒呢？她們是誰？」

何高飛駭然道：「閣下目光如電，竟能一眼瞧出拙荊是喬裝改扮……」

孤雲谷主道：「老夫是何等人物，這等粗劣的裝扮，焉能逃過老夫的法眼？」

何高飛道：「閣下果然是一位絕世高人，但不應殘殺無辜，做出那毀滅人性的事。」

孤雲谷主冷冷道：「老夫足跡未出孤雲谷半步，是他們心存不軌，自己送上門來，這怎能怪得老夫？」

何高飛道：「他們縱然有錯，但閣下的手段也有點太過毒辣了。」

孤雲谷主咳了一聲道：「老夫如果眞想殺人，他們還能活到現在？」

何高飛道：「那麼谷主就放他們出谷吧，谷主不願意別人打擾，就告訴他們，不要對別人談說起孤雲谷就是。」

孤雲谷主哈哈一陣長笑，說道：「你能担保？何況除了本派門下，誰也不得離谷半步，這是本派祖師遺訓，老夫也無可奈何。」

何高飛說道：「谷主一定要強人所難麼？」

孤雲谷主道：「除此之外，老夫別無選擇。」

何高飛道：「好，咱們夫婦三人，就領教一下谷主的絕世武功吧！」

孤雲谷主道：「老夫正要領教。」

何高飛向小雅香姑一打手勢，長刀一擺，首先攻出一招，小雅香姑同時一聲嬌叱，雙刀也跟着急揮而出。

他們使用的是長刀，展開的却是渤海世家祖傳的劍法，以刀作劍使來雖然不太順手，由於他們功力不弱，依然刀光縱橫，攻勢凌厲已極。

孤雲谷主手無寸鐵，但他身法詭異，行動飄忽，何高飛等使出全力，依然無法佔到半點上風，尤以他行動之時，銅片響起清脆的叮噹之聲，使得何高飛等心神紊亂，出手之時，力道大爲減弱。

以孤雲谷主那身修爲，如果要他們死，他們必定不會比適才那些高手支持更長的時間，雖然他們手中有刀，但在孤雲谷主的眼中，那些長刀就如同小孩的玩具一樣。

令人奇怪的，是孤雲谷主在何高飛夫婦圍攻之下，始終沒有施展煞手，他像一個良師，在指導弟子練習武功似的。

約莫頓飯時間，何高飛三人的劍術已經連使幾遍，他們知道無力取勝孤雲谷主，却又不得不繼續下去。

最後，金光一閃，孤雲谷主再度脫出刀光之外，他冷哼道：「還要打麼？」

其實勝負已分，早就不必打了，現在孤雲谷主這麼一說，何高飛三人沒有辦法再打下去。

不過，何高飛並不氣餒，他依然懷抱長刀，神色冷肅，以沉穩有力的口吻哼了一聲，說道：「不打可以，你必須放他們出谷。」

孤雲谷主一怔道：「咱們誰勝了，你倒說說看。」

何高飛道：「你勝了。」

孤雲谷主道：「我勝了，還要聽你的麼？」

何高飛道：「勝負不能解決一切，就如同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一樣。」

孤雲谷主雙目大張，仰天一陣狂笑道：「說得好，英雄就是英雄，成功是，失敗也是，不過，我還是不能放走他們。」

何高飛道：「爲什麼？就因爲怕別人打擾，你就毀掉這麼多人的一生幸福？」

孤雲谷主道：「如果他們投在我的門下，還不是同樣可以得到幸福？何況他們中了白雲洞的熱毒，功力已在逐漸減退，半年之內，武功就會全部喪失，我想你們三人也無法例外！」

何高飛大吃一驚道：「此話當眞？」

孤雲谷主道：「我何必騙你，由他們神情之中，你也可以瞧出一點端倪。」

何高飛心頭一震，瞧着台下一張張沮喪的面孔，感到說不出的難過。

小雅輕聲一嘆道：「不要難過，相公，我想谷主會治好咱們的。」

孤雲谷主道：「不錯，我會治好他們，惟一的條件，就是加入本派。」

一般練武之人，對武功的重視，比生命還要緊。如果失去武功，豈不變成一個廢人！

那不只是十分可怕，簡直就是生不如死，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們還有什麼選擇？於是，人羣之中響起了高呼之聲。

「谷主，在下願投效貴派。」

「谷主，我也願意。」

「谷主，在下誠心追隨誓死不貳。」

各派高手，似已想通了他們的未來，不管能不能獲得孤雲絕藝，最起碼也要保住既有的武功。

場中一倡百和，投效之聲響成一片。

良久，孤雲谷主微微一笑道：「很好，本谷主接受你們的投效就是，雪娘，準備香案血酒，馬上舉行投效儀式。」

一名身著白衫，飄逸得如同瑤台仙子的綺年女郎，由山壁之處趨向台前，她身後跟着數十名大漢，抬着香案血酒等物。

白衣女郎自然是雪娘了，她先向孤雲谷主檢衽一禮，再指揮勁裝大漢佈置香案。然後，她攤開一本絹册，以珠圓玉潤的嗓音開始唱名。

「少林三光大師，武當清風道長，神風堡衞景平大俠，飛龍莊歐陽漸大俠，拳霸常越大俠，劍絕楊敍春大俠，十里飄香封琪女俠……」

隨着雪娘的唱名之聲，人們一個跟着一個走近香案，他們參拜祖師，飲血酒，發毒誓，在舉行莊嚴的投效儀式。

谷中的氣氛十分嚴肅，而且令人有一股詭異的感覺，高台上的何高飛，更是心神動盪震駭不已。

他原以爲那般被迫投了孤雲門下的，充其量不過是些二三流角色，但出乎想像的竟有名震武林的絕頂高手。尤以前七名，任何一個都是跺跺脚江湖都會震動的人物。

一個人的成就愈高，他對自己的成就也愈加愛惜，這是人性的弱點，孤雲谷主把握着了他們的弱點，他們怎能不聽憑他的擺佈！

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孤雲谷主沒有要他們三人去參與投效儀式，並扭頭對何高飛道：「咱們不必在此等待，你們跟老夫來……」

孤雲谷主用脚踏了一下他身側的一塊方磚，何高飛感到脚下一軟，便已跌入一個地洞之內。

洞底是厚厚的毛氈，距台面不過丈許高下，何高飛雖然大吃一驚，並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而且小雅香姑依然在他的身側，這說明孤雲谷主決沒有加害他們的存心。

甬道向下斜斜延伸，頂端珠光晶瑩，照射得如同白晝。孤雲谷主向他們瞧了一眼，便領先緩步而行。約莫盞茶時分，到達一扇石門之前，推開石門，是一間陳設華麗的客廳。

孤雲谷主叫他們在錦榻之上坐下，沉默良久，竟發出一聲蒼老而疲乏的嘆息，道：「何高飛……」

何高飛道：「谷主有什麼指教？」

孤雲谷主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兩位妻子的姓名。」

何高飛道：「拙荊蕭小雅，小妾蕭香姑。」

孤雲谷主身形微微一震，回顧小雅一下道：「妳娘好麼？」

小雅一怔道：「我娘？她很好。」

一個萍水相逢的人，不問她的爹，先問她的娘，這是大反常情之事，勿怪小雅的神色一怔了。

香姑也瞧出事有蹺蹊，她向孤雲谷主深深的瞥了一眼道：「谷主認識咱們的老夫人？」

孤雲谷主呆了一呆，道：「認識，不過我先認識妳的老主人……」

他語氣一轉，道：「妳也姓蕭？」

香姑道：「我是老夫人養大的，自然要姓蕭了。」

小雅接道：「谷主認識我爹，可知道他老人家被害的眞象？」

孤雲谷主愕然道：「他被害了？誰說的？」

小雅道：「我娘說他被神風堡主衞伯玉所害……」

孤雲谷主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老夫多年未入江湖，竟不知道令尊……咳，已然作古……」

小雅眼圈一紅道：「娘爲了替爹報仇，才不惜千方百計想獲得孤雲秘笈，前輩既與我爹有舊，能不能成全咱們母女？」

孤雲谷主道：「這是老夫義不容辭之事，不過妳們身中熱毒，必須治療，而且孤雲絕學不傳外人，妳們要想習得驚人的武功，就得拜在老夫門下。」

何高飛道：「谷主是要咱們喝血酒，立毒誓嗎？」

孤雲谷主道：「對那般江湖中人，不得不使用一點手段，你們如果拜在老夫門下，師徒如父子，自然用不到形式上的約束。」

何高飛對這位神秘難測的孤雲谷主，原本是疑雲滿腹的，但如果他當眞認識小雅的爹，那些疑問就可以獲得解釋。因而，他回顧小雅道：「小雅，妳說呢？」

小雅道：「谷主既如此厚愛，咱們似不能推辭。」

於是，他們夫婦三人，向孤雲谷主行過了拜師大禮，那位名叫雲娘的白衣女郎，也在此時走了進來。

孤雲谷主哈哈一笑道：「雪娘！來，我給妳引見一下。」

他介紹何高飛等三人的來歷，並說明他們的師徒關係，然後，他那興奮的神情倏忽一變，輕輕咳了聲道：「你們聊聊，我要歇息一下。」

雪娘立即趨上前去，扶着孤雲谷主的臂膀，將他送進一個暗門，他步履蹣跚，行動遲緩，似乎剎那之間，這位使得羣雄俯首的孤雲谷主，變成了久病纏身的老人一般。

何高飛與小雅愕然相顧，他們滿臉都是疑惑之色。

孤雲道長的傳人，孤雲絕學的繼承者，應該是功力通玄，修爲已臻化境之人。他縱然未達金剛不壞之身，也應該是寒暑不侵才對。

然而，他現在的表現却是如此蒼老，如此虛弱，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

良久，雪娘由暗門走出，她在笑，但笑得十分牽強，神色之間，似乎有着難以言宣的隱秘。

她向何高飛等蠔首微頷道：「跟我去瞧瞧你們的房間。」身形一轉，走向另一條甬道。

在一明兩暗三房相連之處，雪娘停了下來，道：「你們就住在這裏吧，待會我再派人來。」

何高飛還不明白她那句「待會我再派人來」之意，她已轉身逕自離去。

小雅瞅着雪娘的背影道：「相公！你猜她與師父是什麼關係？」

何高飛道：「除了師父，這孤雲谷中是她總攬一切，他們頗爲親近，却沒有夫婦之名。」

小雅嘟嘟嘴道：「什麼你都知道，爲什麼不說他們是師徒呢？」

何高飛道：「如果是師徒的話，師父還會不告訴咱們麼？」

她語音甫落，猛一抬頭，發現雪娘寒着臉立在房門之外，她身後跟着兩名眉目清秀，身着青衣的少女，少女手中還捧着被褥茶具，及兩個衣包。

顯然，他們適才的談話，已被雪娘無意聽到。

背後議論別人，自然十分不該，何高飛小雅二人，不由臉色紅了起來。

雪娘向他們冷冷瞥了一眼，才舉步跨進門內，她指着身後的兩名少女道：「她名如花，另一個叫着似玉，是令師派來伺候你們的。」

如花似玉立即將手中衣物放下，向何高飛等襝衽一禮道：「婢子參見少谷主及少夫人。」

何高飛擺擺手，道：「不必多禮，有勞妳兩位姑娘了。」

雪娘冷冷道：「她們是下人，少谷主不必客套。」

一頓接道：「這兒有幾本武學秘笈，令師要我交給何少谷主，如何練法你們看着辦，但令師交待，在沒有練成之前，他不見你們，你們也不得任意離開居處！」

這位雪娘，不僅語氣冷漠，神態也十分傲慢，不容他們有任何反應，語音一落，逕自返身而去。

香姑櫻唇一噘道：「她又不是師娘，幹嗎要這麼兇霸霸的？」

何高飛指指在裏間整理被褥的如花似玉，搖搖手，示意香姑不要再說。

他檢視雪娘交來的幾本秘笈，不覺神色一怔。

他原以爲師父要他們學習的，必然是本門武功，但一經查看，才知大謬不然。

原來是少林達摩九級坐式及金剛指，武當兩儀牽引神功，拳霸雷拳十二式，劍絕乾坤一絕劍法，十里飄香輕功及撚花手三十六式。

這雖然不是孤雲秘笈，却也是當代武術獨門絕藝，只要習會一項，便可以成名立萬，縱橫江湖，如果學會了這些武功，除了孤雲門下，可當得天下無敵。

小雅眉頭一皺，說道：「爲甚麼不乾脆教咱們本門武功，學習這些豈不是浪費

時日？」

何高飛道：「師父要咱們學習各派的不傳之秘，必然有他的用意，不過，秘笈如此之多，咱們該由何者練起？」

小雅道：「咱們早晚練達摩九級坐式，上午練劍，午後練拳，剩下的時間再練別的。」

香姑道：「雷拳太霸道，女人只怕不太適宜。」

何高飛道：「那妳們練撚花手三十六式就是。」

經過這番決定，他們開始習藝，日常生活由如花似玉代爲安排，倒不必要他們爲瑣事而分心。

如花似玉爲他們帶來華貴的衣服，這兩位小姑娘也十分可人。

他們履豐席厚，生活極爲享受，除了有點担心蕭老夫人以外，整天都沉醉在現實生活及練功狂熱之中。洞中無日月，他們已記不起渡過了若干時光，只是，他們的氣質有了極大的改變，這說明了他們的武功已臻大成。

在一個晌午時分，雪娘匆匆奔來，她的面色還是那麼冷肅，所不同的是身後揹了一柄長劍。

她目光流轉，向何高飛等瞥了一眼，道：「帶着兵刃，令師要見你們。」

對他們的師父，說來也令人難以相信，除了拜師之時，就從來沒有再見一面。現在師父召見，可能要考量他們的武功。因此，他們不必多問，逕隨雪娘奔出石室。

他們不是前往孤雲谷主居住之處，是經甬道上昇，一逕到達聳立谷中的高台。

孤雲谷主早已立在台上，他還是和那天一樣，如同天神一般。

何高飛等單腿一屈，說道：「參見師父。」

孤雲谷主道：「起來，本門遭逢大變，咱們師徒要全力應付未來的難關，那些繁文俗禮，以後不必再講究了。」

何高飛應聲立起，目光向台下一掠，心頭不禁暗暗一懍。

那是一個龐大人羣，而且嚴肅得十分驚人。

人數約莫五百，分七個長長的縱隊。每一個都是黑衣蒙面，令人無法瞧見他們的面容，但何高飛知道他們全是各門各派的高手，還有幾個是當代武林頂尖的人物。

此時雪娘踏前兩步，立身高台之前，白衣飄飄，恍如下降人間的仙子一般。

她俏目四轉，向台下的黑衣蒙面人掠了一眼，說道：「爲了治療各位的毒傷，掌門已然盡了全力，但由於本谷藥物有限，致使各位體內之毒難以徹底根除，好在只要每十日服藥一次，當不致發生什麼危險。」

她語音一頓長長一吁接道：「本派弟子十人，奉掌門之命出谷尋找藥物，竟不幸被各派截擊，只得一人活着回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本派雖然不問江湖是非，同門被人橫加殺戮之仇却不能不報！」

她嘆息一聲，又道：「何況，爲了根治各位的毒傷，咱們必須出谷採藥，掌門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放棄閉關自守的祖訓，轉而進軍江湖了。」

她那銀鈴般的聲音，不僅堅定有力，而且抑揚頓挫，實在是一個富有演說天才的能手。

加上孤雲派進軍江湖，是爲治療門下弟子的毒傷，爲了切身利害，自然沒有人表示異議。

更有些心性燥急之人，熱血騰沸，縱聲高呼，孤雲谷中，立即掀起一片澎湃的浪潮。

雪娘這回當眞笑了，她那美麗的粉頰之上，風光霽月，美如春花，她回頭向孤雲谷主道：「這就走麼？」

孤雲谷主道：「走……」

雪娘回頭一聲長嘯，立將震撼全谷的嗓音壓了下去，此女功力之高，連何高飛也爲之心神一震。

然後，她一聲嬌叱：「開放秘道！」

一陣機簧震動之聲在山壁間響了起來，利那之間，一平如鏡的百仞削壁，竟現出一個巨大的洞口。

當七條長龍似的縱隊投向洞口之際，四名雄糾糾的大漢已抬着一頂軟轎奔了過來。

孤雲谷主向何高飛等瞧了一眼道：「由於事出非常，本門武功只好留待以後再予傳授，不過以你們現在的武功，除了幾個絕頂人物，天下都可去得，爲維護本派祖師的盛譽，希望你們好自爲之。」

語音甫落，金光如電，一閃之間，便已投入軟轎之內，身法之妙，眞箇已達巔毫。

何高飛口齒微動，欲言又止，但他那似有詢問的心意，已落在雪娘的眼中，她微微一笑道：「有問題麼？少谷主。」

何高飛道：「哦！我是想……那療毒丸藥……」

雪娘道：「少谷主與兩位夫人中毒極輕，在你們日常飲食之中，我已加入解藥，替你們療好傷了。」

何高飛道：「勿怪所中傷毒絲毫沒有異狀。」

雪娘道：「令師已經動身了，咱們走吧。」

何高飛與小雅香姑，跟着雪娘追上軟轎。

山洞十分漫長，幾乎將近一個時辰，才能到達出口，雪娘待全部通過，隨即開動機關，將秘道封閉起來。

他們置身之處，是佩劍峯的南麓，此地幽壑絕澗，流泉潺潺，景物之美，幾乎不可方物。

不過，此地還是鳳山，依然沒有脫離當今四大門派封閉的範圍，孤雲派首次出山入江湖，也許就得接下一個硬仗。

孤雲谷主仍然高坐軟轎，一切指揮事宜，均由雪娘承當，她向四週環顧一眼，沉聲道：「三號九號……」

兩名蒙面大漢應聲奔出，向雪娘雙拳一抱道：「門下在，副谷主請吩咐。」

何高飛微微一愣，敢情這位綺年玉貌的白衣女郎，還是孤雲谷的副谷主！

雪娘道：「兩位出去瞧瞧，目前担任封山的是那一幫派的門下。」

三號九號應聲道：「遵命。」

約莫頓飯時間，他們去而復返，雙

向雪娘躬身一禮道：「封山的是五台門下，人數爲五十七人。」

雪娘向一名身材修長的蒙面人道：「楊領隊……」

楊姓領隊立即應聲道：「門下在！」

雪娘道：「叫七名五台門下，對咱們進軍作宣傳，但要斬掉一條右臂，餘下人衆，不得留一個活口。」

楊領隊正待應聲退下，小雅忽地出聲呼叫道：「副谷主，我也去。」

雪娘道：「對付這般宵小，那裏用得上少夫人浪費氣力，妳還是隨令師吧。」

小雅道：「我是要打聽我娘……」

雪娘道：「令堂是渤海世家的蕭老夫人麼？叫楊領隊代爲打聽就是。」

小雅對雪娘這般斷然處置，內心感到有些不滿，但還是忍了下來道：「也好，楊領隊！偏勞你了。」

楊領隊道：「這是輕易之事，少夫人請放心。」

這位楊領隊就是劍絕楊敍春，他身形一擰，舉手一揮，數十名蒙面大漢，便跟着他風馳電掣而去。

雪娘再向一名身形纖細蒙面人道：「封領隊。」

封領隊是十里飄香封琪，聽到雪娘的呼喚，立即趨前兩步道：「副谷主有什麼吩咐？」

雪娘道：「咱們要示諭天下各派交出對本派弟子行兇之人，並尊奉本派掌門爲當代武林盟主，各派掌門限百日之內到嵩山少室會齊，違令者以五台爲誡！」

封領隊躬身道：「遵命。」

小雅向何高飛瞧了一眼，粉頰之上現出一片求助之色。何高飛明白小雅的心意，母女連心，她那能不急。

因而咳了一聲道：「副谷主……」

雪娘微微一笑道：「又是爲了令岳母之事？」

何高飛說道：「是的，還望副谷主成全。」

雪娘道：「少谷主言重了，雪娘担當不起。」

語音一頓，接道：「少谷主是要赴神風堡？請問令師吧，雪娘難以作主。」

雪娘語音才落，軟轎之內已傳出雄渾的聲浪道：「雪娘，讓他們三人去吧，百日之內趕到少林就是。」

雪娘道：「聽到了麼？少谷主！百日之內趕到少林，事關本派存亡，你可千萬不能躭擱！」

何高飛道：「無論遭遇什麼困難，必定準時趕到。」

然後，他們向軟轎行了一禮，聯袂向山下馳去。

他們道經前山，瞧到劍絕楊敍春及所部數十人，正與五台派展開激烈搏鬪。

雙方人數相差不多，但楊敍春已然控制了全局，五台門下一個個倒了下去，鮮血橫屍，以及那扣人心弦的哀嚎之聲，構成一幅難以卒覩的慘烈畫面。

何高飛嘆息一聲道：「人爲萬物之靈，但人類却時常做出極端愚蠢之事，我有時懷疑人類與鳥獸草木相較，到底誰才是最爲聰明。」

香姑噗哧一笑道：「替別人担憂，才是最爲愚蠢之人，走吧，相公。」

× × ×

洞庭湖中的君山，素有「水晶盤裏擁青螺」的盛譽，若自岳陽樓遠遠瞧去，宛如湘夫人凌波而行，湖水烟波，山嵐夕陽，景色之美，縱然是丹青妙手，只怕也難以傳其神韻。

山東崇勝寺側，羣岫環揖，古木蓊然，名震武林的神風堡，正聳立在那青山翠巒之中。

此時，正是夕陽西下，漁舟唱晚的時分，一葉扁舟，在那波光粼粼中欸乃着。

蕩着木槳的，是一個風姿卓約的少女，晚霞投在她那嬌紅的臉蛋之上，顯得份外的迷人。

船艙之內，是三名乘客，男的儀容俊美，像一株臨風玉樹，女的一個穿紅，一個著青，年齡約莫十八九歲，美得都像廣寒宮裏的仙姬一般。

離君山十里水路左近，兩艘快艇忽由斜刺裏駛了出來，每艘快艇的船頭之上，立着一名懷抱長刀，身着水靠的大漢，快艇在波濤中起伏顚搖，他們却屹立如山，像釘在船板上一樣。

瞧到快艇，扁舟上的美麗船娘已將雙槳一沉，扁舟速度一緩，終於停止前進。

扁舟不過剛剛停穩，快艇已一分倏合，將扁舟夾了起來，他們操舟之術，不僅乾淨俐落，實在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

右側快艇上的大漢呸喝道：「你們是幹甚麼來的？可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船娘急道：「眞對不起，兩位大爺，因爲這三位客人要瞧一瞧此處的夜景，所以……」

那名大漢哼了一聲道：「住口，誰問你了？」

船娘道：「是，是，大爺。」

那大漢目光一轉，向男乘客嘿嘿一笑道：「聽到我的問話麼？朋友。」

男乘客道：「聽是聽到了問話，只是有一點不太明白。」

大漢道：「什麼不明白的？說吧。」

男乘客說道：「閣下似乎不像地保衙役？」

大漢先是一怔，終於勃然大怒道：「你是說咱們哥兒幾個管不了你？」

男乘客道：「佩服，佩服，想不到閣下竟能如此聰明，一點就透。」

大漢仰天一陣狂笑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說明白了，免得咱們兄弟接待不週呀。」

男乘客道：「咱們遊洞庭湖，自然是水道上的了，你這不是明知故問麼？」

大漢怒叱一聲道：「好，那你就到水裏去吧。」單臂一挺，身隨刀進，一片駭人的刀光，閃電般的向男乘客右肩劈到。

嘭的一聲，水花四濺，果然有人到水裏去了，但不是男乘客，而是那位挺刀行兇的勁裝大漢。

左側快艇上的大漢神色一愕，猛的一甩左臂，昇起一串奪目的火花，然後哼了一聲道：「朋友深藏不露，咱們兄弟竟然走了眼了。不過，天下何等遼闊，那裏埋不了你？偏偏跑到洞庭湖裏來，難道是看中了此地的風水不成！」

此人說話之時目光亂轉，使人一目之

下，就能瞧出他是一肚子壞水，專走邪門的人物。

這也難怪，他連同伴是怎樣被摜下水的都瞧看不出，明知道」不過對方，自然要動歪主意了。

可惜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對方年歲雖輕，對水上打鬪的經驗却極爲高明。

此時那位青衣女郎微微一笑道：「相公！你猜他們在打什麽鬼主意？」

男乘客道：「他不是放過信號了麽？還不是想拖延時間，等待救軍而已。」

穿紅衣的女郎道：「那有這麽簡單，你忘了適才被你摜下水的那人了？香姑！辛苦一趟，咱們是租來的船，別讓他將船底弄個大洞。」

青衣女郎應了一聲，翻身一躍，便已扎入水中，不僅身法輕靈曼妙，速度之快也令人目不暇給。

片刻之後，嘩啦啦一陣水響，適才落水的大漢已飛上他自己的快艇，接着人影一閃，青衣女郎也竄上了船頭。

她向那位穴道被制，直挺挺躺着的大漢撇了一下櫻唇，說道：「姑娘，下一步呢？」

紅衣女郎道：「問相公吧，咱們得聽他的。」

英俊少年道：「香姑先將濕衣換下來，着了凉可不是好玩的。」

語音一頓，回顧左側快艇上的大漢道：「是你帶路呢？還是咱們自己去？」

那大漢咳了聲道：「金城認栽，只是各位是何方高人，總得說出一個稱呼。」

英俊少年道：「我名何高飛，這兩位是我的妻子小雅、香姑，够了吧？」

金城口齒微動，欲言又止，終於命操舟的撥轉船頭，直向君山駛去。

何高飛掏出一錠銀子交給船娘道：「謝謝妳了，姑娘了。」

船娘道：「公子！你不要我的船了？你不是要到君山麽？我送你去就是。」

何高飛道：「咱們可以借用他們的快艇，不必勞動姑娘。」

船娘道：「公子已經給了船資，送你們是應該的，何況我也想去瞧瞧熱鬧。」

何高飛心頭一動道：「想不到姑娘也是同道中人，請問芳名怎樣稱呼？」

船娘道：「我叫楊湘琴，會幾手粗淺功夫，講打不行，看熱鬧却從不放過。」

小雅道：「那麽楊姑娘招徠咱們乘船，原來是存心來看熱鬧的！」

楊湘琴道：「存心看熱鬧不假，但對少夫人決無不良企圖，少夫人如果疑心，我只好不去了。」

小雅淡淡道：「咱們既來君山，何在乎多了姑娘一人，快搖槳吧。楊姑娘，快艇在等咱們呢！」

在一個荻港之中，他們靠上了碼頭，但荻港中的佈置，却使何高飛暗皺眉頭。

蘆荻地區廣袤，一眼瞧去像無邊無岸一般。一條彎彎曲曲的水道，由那蘆荻之中通到君山碼頭，舟行其中，像在八陣圖似的。

水道兩側每兩至三丈，必然隱藏着一艘快艇，艇上四名彪形大漢，懷抱連珠強弩，像守株待兔的獵人，在靜靜的守候他們的獵物。

在如此嚴密的戒備之下，除了會飛，要想闖過這條水道，只怕比登天還難。

小雅與何高飛有相同的想法，黛眉輕顰，神色十分凝重，只有香姑及那位爲了看熱鬧而深入虎穴的楊湘琴，仍然神態自若，顯得輕鬆無比。

碼頭之上，是兩排懷抱紅纓大刀的勁裝武士，看他們那如臨大敵的態勢，必是瞧到金城所施放的信號，知道來了硬闖君山的強敵。

何高飛小雅併肩舉步，昂首而行，直到勁裝武士之前，才脚下一停，道：「武林後進，何高飛拜山。」

這兩句簡單的言語，是以達摩九級坐式發出，音韻瑯瑯，如同鶴鳴九皋，幾乎整個君山，都在餘音震盪之中。

那些懷抱大刀的武士，全都機伶伶連打冷顫，他們像久病初愈之人，無法抱穩那沉重的大刀，噹噹噹一片脆響，一齊摔落在碼頭之上。

何高飛內力深厚，不僅震撼君山，連他本人也沒有想到達摩九級坐式，竟有如此驚人的威力。

他們通過碼頭，踏上一條寬闊的山道，山道一側流水淙淙，是一個陡削的深澗。另一面削壁如鏡，石竅嵌空，是遐邇聞名的龍虎二洞。

景色雖然迷人，他們却無暇觀賞，因爲神風堡的高手已向他們迎了過來。

當先的是一名年約六旬神態威猛的老者，正是神風堡主衞伯玉，另兩名四旬開外的大漢，與他併肩而行，看情形這兩人在神風堡也是能够呼風喚雨的人物。

他們三人的身後，高高矮矮約有十餘人之多，每一個人都是氣定神閒，步法沉穩，可能都具有一身不俗的功力。

帶路的金城立即趨前數步，向衞伯玉躬身一禮道：「參見堡主。」

衞伯玉哼了一聲，道：「就是他們四位？」

金城道：「是。」

衞伯玉向他們打量一眼，面上掠過一絲不信之色。

憑他衞伯玉，以數十年精深修爲，也無法以一口氣勁震撼君山，這四名年青青的小毛頭，焉能有這等駭人聽聞的內功？

於是，他向何高飛微一抱拳道：「這位是何少俠麽？令師是那一門派高人？」

聽口吻，這位名滿湖海的堡主，並未將何高飛放在眼內，要他說出師承，是作如何接寫下文的準備。

何高飛淡淡地道：「閣下就是衞堡主嗎？」

不答反問，小夥子實在狂得驚人，衞伯玉面色一變，眉梢眼角現出一片凌厲的煞機。

他身側兩名大漢之一，忽地跨前兩步，冷冷道：「不錯，他就是咱們的堡主，眞菩薩面前不能燒假香，你可以說明來意了。」

何高飛道：「這是神風堡的待客之禮麽？要說也得讓咱們先喘口氣兒。」

衞伯玉道：「好，少俠請。」

適才說話的大漢本來要跟何高飛較量一下的，衞伯玉既如此說法，他只好讓過一邊。

約莫十餘里山道，便是神風堡，何高飛在堡前一片空地之上停下脚步道：「勿怪神風堡會馳名武林的了，原來建築得如此壯觀，要是一把火將它燒了，豈不是十分可惜！」

衞伯玉冷哼一聲道：「只是當今之世，還找不出敢到神風堡放火之人。」

香姑撇撇嘴道：「那也不見得吧，咱們今天就想試試。」

香姑的話十分簡單，也說得十分明白，神風堡主衞伯玉在內，全都神色一呆。

在當今四大門派之中，神風堡是最具威勢的一派，門下武士行遍一十三省，縱橫大江南北，任何天大的紛爭，神風武士一言可決。

神風堡譽滿江湖，是武林中的偶像，要是有人想燒神風堡，那必然是個瘋子。

然而，現在居然有人在堡門之前，當着堡主說要試試，這不僅語驚四座，而且是駭人聽聞。

於是，怒吼之聲響成一片，神風門下氣勢洶洶的將何高飛等圍了起來。

衞伯玉究竟不愧是一個見識超人，名滿湖海的人物，他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神風堡的成就得來不易，他怎能就此作孤注一擲！

因而，他制止屬下蠢動，冷冷道：「咱們有仇？」

小雅黛眉一揚道：「你說對了，咱們正是有仇。」

衞伯玉道：「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咱們有甚麽仇，姑娘何不說個明白！」

小雅道：「你還記得姓蕭的麽？」

衞伯玉面色一變，說道：「姑娘來自渤海？」

小雅道：「不錯。」

衞伯玉陡地仰天一陣狂笑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神風堡與渤海世家應該結算一下舊賬了，姑娘劃下道來吧。」

小雅道：「客隨主便，單打羣毆，只要你衞大堡主吩咐一聲咱們無不奉陪。」

衞伯玉道：「妳們來了四人，就暫定四場吧。如果四場不能分出勝負，咱們再作計議。」

小雅微微一笑，回顧楊湘琴道：「暫定四場咱們同意，不過這位楊姑娘只是來瞧熱鬧的，咱們只能算做三人。」

楊湘琴道：「算我一份也可以，能够領教神風堡的武功，總算不虛此行，不過，我跟妳們渤海世家也有一筆舊賬，強賓不壓主，只好待此間事了再說。」

小雅等及神風堡主全都神色一怔，所有目光一齊向她投了過來。

這位楊姑娘既要鬥鬥神風堡，又要向渤海世家索還舊賬，她不僅身份十分可疑，行爲之怪，也令人莫測高深。

在這般情形之下，小雅自然不能接受她的好意。因而哼了一聲道：「咱們不能要別人替渤海世家賣命，楊姑娘既與咱們有樑子，最好加入神風堡一併解決。」

衞伯玉道：「橋歸橋，路歸路，神風堡願意接受任何挑衅，却不能容許破壞本堡聲譽之人。」

楊湘琴撇撇嘴道：「不要臭美了，別人已經欺上門來了，還講甚麽聲譽不聲譽的！」

只見晶芒耀眼，劍氣縱橫，一招未到，閔威便已陷於險境。

渤海門下會使劍絕楊敍春的乾坤一絕劍法，不僅閔威大吃一驚，衞伯玉也看得心神暗慄，他知道閔威的追魂筆，絕非乾坤一絕劍法的對手，但要解除閔威的壓力，却也大爲不易。

他這微一遲疑，門場上已經傳出一聲慘呼，閔威血流五步，變爲一個獨臂之人，這還是香姑手下留情，否則這位副總教頭，豈止失去一條臂膀而已。

香姑將長劍向懷中一抱，轉向衞伯玉冷冷道：「大堡主！還是派幾個像樣的來吧，刀槍無眼，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衞伯玉怒哼一聲道：「小賤人心狠手辣，傷了人還敢說這便宜話，老夫要留不下你們，神風堡從此除名江湖。」

他語音一頓，接着撮口一聲長嘯，道：「擺陣！」

神風堡主所以能够名震江湖，除了衞伯玉那一身超凡脫俗的武功，就是威嚇武林的神風陣法。

所謂「神來天外，風動八方，威震寰宇，我武維揚。」這是神風堡用以自傲的口號。

他們的神風陣法確也值得自傲，在當今武林中，論玄奇，不亞於少林寺的羅漢陣，講毒辣，羅漢陣就難免相形見拙了。

神風陣是以六合陣法配合五行變化，玄奧奇詭，神妙無方，加上他們使用一種毒絕天下的暗器「子母神芒」，只要進入神風陣中，任是何等人物，也只有任憑宰

割的份兒。

何高飛夫婦很少行走江湖，自然不知道神風陣的厲害，一旦困入陣中，只怕會陷於極端不利的處境。

神風門下像長龍似的由堡門奔出，他們右手執着長槍左手握着盾牌，以何高飛夫婦爲中心，紛紛搶佔神風陣法的方位。

這般人久經訓練，動作十分輕快，一個震撼武林的神風陣法，剎那之間便已合圍。

最幸運的要算船娘楊湘琴了，因爲她與甘泉仍在纏鬥不休，神風門下因爲投鼠忌器，只好將她摒諸陣法之外了。

但這位神秘的船娘，似乎不甘寂寞，她忽地纔足斜踏，玉掌橫飛，一記快如電光石火的掌力，擊在甘泉的右肩之上。

他似乎含勁未吐，只用上六成眞力，甘泉仍然立足不穩，被震得連退數步。

她微微一笑道：「對不起，總教頭，待明日有空請你來飛龍莊，我再給你陪個不是。」

在甘泉神色錯愕之際，她已彈身而起，越過不少神風門下，逕向何高飛夫婦身側曳落。

何高飛一怔道：「楊姑娘！妳這是做甚麼？」

楊湘琴嫣然一笑道：「咱們一個船來的，自然該風雨同舟了。」

小雅哼了一聲道：「不必，小小的一個神風陣，咱們夫婦還有應付之能。」

楊湘琴道：「那是我多事了，不過，神風陣的厲害之處，除了奇門變化，要算子母神芒了，就我所知，神風陣威震天下，數十年來，武林江湖道中朋友，還沒有一個全身而退之人。」

香姑道：「那妳來作甚麼？找死？」

楊湘琴撇撇嘴，却已無暇再作爭辯，因爲勁風攝衣，紅纓耀眼，數十桿長槍，已向他們攻了過來。」

這些長槍的攻勢也大異尋常，它們分位分批，連續攻擊，一波接着一波，像斬不斷的流水一般。

一個人的精力終究是有限的，縱然他能應付那接踵而來的攻勢，時間一久，必然會力竭而死。

楊湘琴舞起兩條銀紅軟帶，將全身裹得風雨不透，長槍碰着軟帶，不是折斷，便被軟帶震得飛上天去。

何高飛夫婦三柄長劍，威力更是驚人，長槍只要近身四尺，沒有一枝不被斬落槍頭。

但流水還是在流着，長槍的攻勢並沒有半分停歇。

楊湘琴嘆了一聲道：「這樣下去，咱們不被累死才怪，依小妹之見，咱們不如突圍而出……」

小雅道：「要突圍妳請便就是，嚕嘛甚麼？」

楊湘琴道：「我可是一番好意。」

小雅道：「謝謝，咱們心領了。」

楊湘琴一嘆，說道：「不管你們怎樣想法，咱們既然禍福與共，我還是不得不說的。」

一頓接道：「長槍縱然無法奈何咱們，但子母神芒是喂過劇毒的暗器，當它們漫空飛舞，八方激射之時，咱們的兵刃就難以派上用場了！」

何高飛道：「那子母神芒當眞如此厲害麼，既然八方激射，他們自己就不怕被神芒所傷？」

楊湘琴道：「這就是神風陣法的巧妙之處了，你不見他們都拿着一面盾牌麼？當神芒射出之時，他們以盾牌扇起一股旋轉的風力，將向外的毒芒逼回陣內，較母彈爆炸更具威力。」

他們說話之時，長槍已停止攻擊。只見人影流動，盾牌鼓風，子母神芒的攻勢似乎即將發動。

何高飛面色一整，道：「楊姑娘請坐於咱們的中間，這一陣由咱們夫婦對付就是。」

他示意小雅香姑盤膝趺坐，五心向天，像老僧入定一般，運起達摩九級坐式。

佛門絕學，果然曠古絕今，他們這一運起功來，護身罡炁立即繞體而生，在他們週圍三尺之內，結成一片銅牆鐵壁。

盾牌鼓起的旋轉之力在逐漸加強，子母神芒像火樹銀花，顯出一片極爲壯觀的景色。

這一輪攻勢，延續約莫一盞茶之久，何高飛夫婦身外一週堆集着藍光閃閃的神芒，但沒有一根能够進到三尺以內。

這是奇蹟，神奇得令人難以相信。

但事實擺在眼前，有目共覩，又使人不得不信。

神風陣毀了，神風堡也毀了，衞伯玉說過，如果不留下他們，神風堡從此除名江湖。

一個人的成就，是經年累月，一點一滴聚集起來的，數十年的聚集就這麼毀於一旦，實在令人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覺。

衞伯玉像木雕泥塑般的呆立着，他投目空際，瞧着遠山，却甚麼也沒有瞧見，因爲他的雙目被淚水遮蓋着，腦海中也是一片模糊。

良久，他沉重的嘆息一聲道：「神風堡栽了，要殺要剮你們看着辦吧。」

楊湘琴立起身來，向衞伯玉襝衽一禮道：「何公子不是不講理之人，衞伯伯不妨將眞象說個明白。」

衞伯玉一怔道：「妳究竟是誰？」

楊湘琴道：「侄女是歐陽湘琴，伯伯當眞不認識我了？」

衞伯玉呆了一呆，忽又面色一沉，說道：「妳爹名滿江湖，妳就這麼甘心墮落麼？」

歐陽湘琴說道：「侄女沒有做錯甚麼，而且上一代的恩怨，不宜使下一代遭牽連……」

衞伯玉重重一哼道：「那麼他們爲什麼要毀掉神風堡？」

歐陽湘琴道：「運功拒抗，是一個人的求生本能，這似乎怪他們不得！」

此時神風陣已然瓦解，何高飛夫婦同時起身向衞伯玉緩緩走來。

報復殺父之仇，是他們此行的目標，仇人就在眼前，他們自然不會放過。

歐陽湘琴急忙伸手一攔道：「小妹適才與衞堡主所言之事，三位必然已經聽到了，其中實在另有隱情，何公子何不先與衞堡主傾談一下？」

（下期續完）

勞工處及新報合辦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第三期)

工業安全

爲提醒工人注意工業安全，及對安全措施有更深認識，勞工處與新報由一九八二年五月底開始，合辦一項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共分三期舉行。

此問答遊戲乃採用選擇圖片說明以配合圖片主題之方式，第三期之圖片，說明及參加表格由十一月十日起，連續四個星期，分別刊登於新報、新電視、新文摘、武俠世界、藍皮書及新知。凡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參加抽獎。參加次數不限。

參加辦法：

1. 參加者只需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相對之方格內，寄回：「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收。
2. 請將參加表格貼於信封背面。
3. 截止日期：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以郵戳爲準）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參加表格

IS/3/BM

圖片 圖片說明

A. ☐
B. ☐
C. ☐
D. ☐
E. ☐
F. ☐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

電話：_____

請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方格內，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抽獎。請將表格填妥後，貼在信封背面，寄往：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

4. 抽獎日期：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5. 抽獎地點：勞工處
6. 公佈日期：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刊於新報
7. 凡新系機構及勞工處職員及家屬均不得參加，以示公允。

＊ 得獎人將有專函通知領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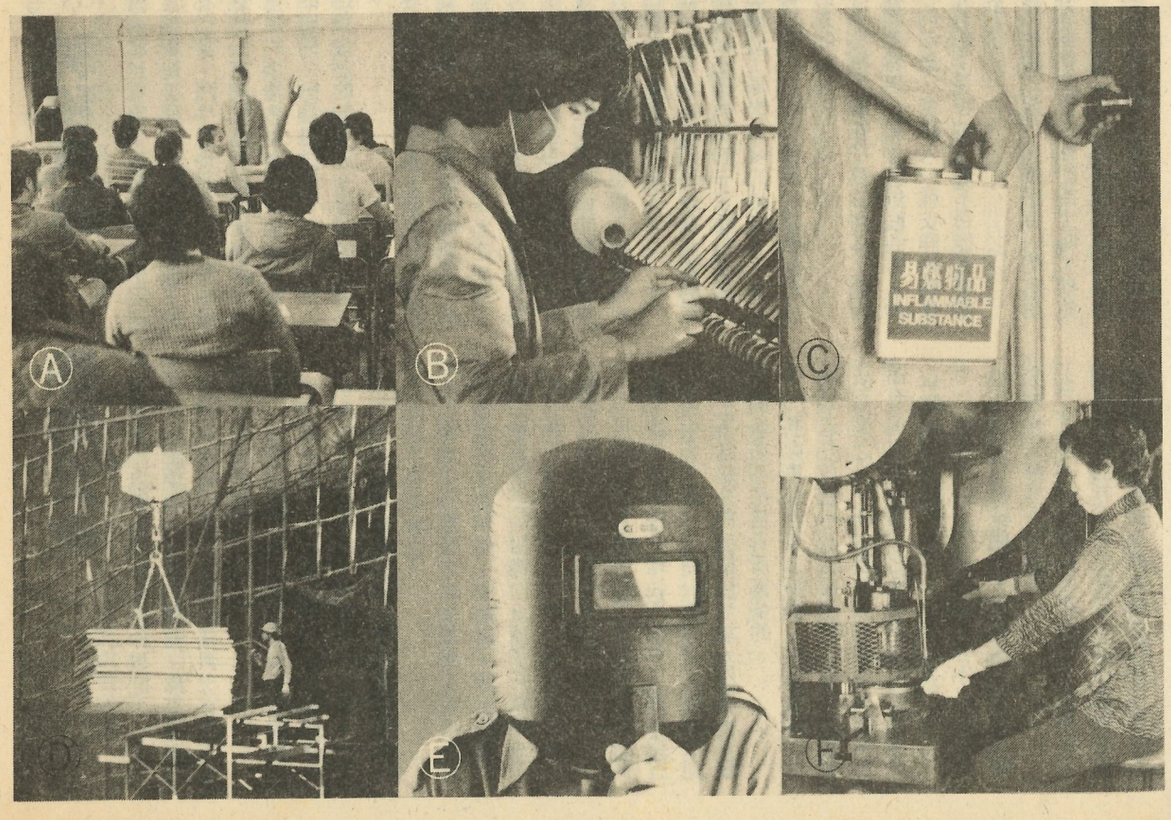
獎品豐富：

勞工處及新報爲此項遊戲送出多項名貴獎品，每期均有十個獎，價值超過二萬六千元，而三期之獎品總值幾達八萬元。

頭獎：雙人來回日本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8,000)
貳獎：單人來回泰國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3,000)
叁獎：洗衣機一部(價值$3,000)
肆獎：16吋彩色電視機(價值$2,500)
伍獎：8立方呎雪櫃一部(價值$2,450)
陸獎：單人來回菲律賓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2,000)
安慰獎四名：各得價值$1,400之卡式收音錄音機一部。

圖片說明：

1. 五金啤機之公模，應設有適當之遮欄，以策安全。
2. 凡存放易燃物品之容器，必須以中、英文字體清晰註明「易燃物品」。
3. 工人於燒焊時，應使用適當之保護面罩。
4. 紡織業僱員在工作時佩戴口罩，可防止吸入有害身體之塵埃。
5. 使用起重機時，切勿超重，以免發生意外。
6. 勞工處工廠督察科爲工業僱員提供免費工業安全訓練課程。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文・龍驥
圖・可飛

荒城生死戰

(一)

神秘汽車 難解之謎

呂奇自己也覺得平靜無波的日子不適宜他，當他遊罷美國，橫跨大西洋去了倫敦，花都巴黎，鬥牛勝地馬德里，賭城摩洛哥，最擅長烹調雞鴉的里斯本等地，一直沒有驚險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時，他感到刻板的時間，已難以排遣了。

在這段遊歷的時間裏，漫長的冬天已經過去。

在春暖花開的日子裏，他從海上越過赤道，繞過好望角，經過迢遙的航綫，到達了錫蘭。

在那兒，他看到了五彩斑斕，碩大無比的蜥蜴。但是這種爬虫却不能滿足呂奇，因爲他不會突然從接近地面的腹腔處突然掏出一支裝有滅聲器的手槍；牠自然也無法爲呂奇帶來驚險的故事。

現在，呂奇坐在蘇門答臘最北端的海港——庫塔拉查碼頭上的一家咖啡室裏。他幾乎已回到了原來出發的地方——曼谷。再去看看新畿內亞，澳洲，環球旅行就已到了結束的時候。

他以茶匙攪弄着杯子裏的咖啡，從咖啡室的玻璃窗看出，那平靜無波的海，停在海港內的船舶，都給人一種安詳的感覺。呂奇心裏想：這種地方是不可能有甚麼事情要發生的。

當他開始環球旅行，幾乎每一個落脚地都有麻煩事情降落在他的身上時，他簡直煩透了，可是，當他經過一連串的寧靜的日子之後，他又要找麻煩了。這大概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劣根性在作祟吧！

咖啡室裏的人非常稀疏，除了有兩個當地人之外，還有三個歐美人士，加上呂奇一共是六個。

櫃枱邊有一個女郎，她似乎是黃種人和當地土著所生的混血兒，正以雙肘支撐在櫃枱上和裏面的一個老先生講話。她進來之後就直趨櫃枱，沒有向侍者要飲料，因此她不算是客人。

她爲了和那位老先生細聲交談，不得不盡量將上身前傾，並踮起了脚，這使得她那原本很短的裙邊向上縮了好幾吋。不但一雙大腿全部露出，甚至內褲的邊緣也顯露出來，吸引了在場十二道目光。

呂奇只要走過去拍拍她那個圓凸的臀部，或者爲她好心地拉下裙子，都可能有事發生——那女郎的一頓漫罵，或者座間的土著站起來向他揮以老拳。然而，這點小刺激亦不是呂奇所需要的。

甚麼事都沒有，呂奇心裏嘀咕着。待他看過幾處在十八世紀末期爲海盜所盤據的海港之後，他就要離開這個在南洋羣島中最爲富庶的島，然後到新畿內亞去尋找新鮮離奇的事兒。

他看看錶，下午二時三十分。他打算很快地喝完咖啡離去，因爲他預訂三點鐘的時候去海濱浴場游泳。

這時，一個當地人進來了。他穿着花團錦簇的恤衫，頭上戴着一頂以龍尾草編織的帽子，皮膚呈健康的古銅色。他站在

進門處向咖啡室內巡視了一番，然後向呂奇的坐處走來。

他友善地對呂奇笑笑，在對面坐下，向跟進來的女侍要了一杯冰凍椰汁。但他却不停地向呂奇微笑，笑容中有明顯的不安和歉疚。

怪！呂奇暗想：是因爲同座一桌子而感到不安和歉疚嗎？

椰子汁送來，他喝了一大口，然後以不大熟練的中國話，低聲說：「先生！你等久了吧！」

「我？」呂奇一時頗難作答。

「很抱歉！」他的聲音仍然很低：「水箱漏水，我們不得不召來焊工臨時搶修，所以比預訂的時間超過了半小時。現在，那輛黑色的福特房車，正停在門外右側的空地上，這是鑰匙。」

一把鑰匙順着桌面推進來，剛好被咖啡杯下面的托碟遮住，對方的動作顯得十分神秘。

呂奇皺了一下眉頭，才低聲問道：「你沒有找錯人嗎？」

「當然不會錯了！」那位送車子前來的使者以堅定的語氣說：「一個漂亮的中國紳士，在下午二時等在碼頭邊的『羅門咖啡室』裏，他要駕這輛車子到『美腦務』去，那裏有一位從香港來的雅君小姐等着車子用。」

「那不是我。」

「是你！」對方以一根指頭凌空指向呂奇。「如果你因爲車子晚交了三十分鐘而想拒收的話，那就不智了。第一，預交的五十元美金訂金，按照出租車行的規矩，是不退還的；第二，今天駛往美腦務公路班車已過，你今晚將趕不到那兒。總之，那位雅君小姐很需要這輛車子使用，聽說她遭遇了一件很緊急的事，應該怎麼說呢？哦！哦！是性命相關的事。」

「你說什麼？」呂奇的聲音大了些。

「性命相關的事。」

「是誰去租這輛車的？」

「當然是一位漂亮的中國紳士了，」那種語氣有些古怪。「也許是你，如果你不想要這輛車子，你一定堅持不肯承認。也許是你的朋友。是車行老闆和他接頭的，當時我不在場。」

呂奇暗自沉吟，咖啡室裏沒有第二個人，那個等着要將車子送到美腦務去的人顯然沒有來。他爲甚麼沒有來？呂奇不想去猜測，在這一瞬間，他有了一個決定，自己將車子開到美腦務去。其原因並非是等着用車的是一位「雅君小姐」，而是「性命相關」那句話。

他收起了鑰匙，問道：「有甚麼手續嗎？」

「嘿嘿！」送車子來的人很開心地笑笑了。「你收了鑰匙，使我非常高興，否則回去一定被老闆責罵。什麼手續也沒有，祝你一路順利。謝謝你請我喝這杯椰子汁。如果……你是一個喜愛兒童的仁慈者，那請賞賜一點小費，我的小女兒一直希望我這窮爸爸爲她買一輛玩具汽車。」

呂奇身上無零錢，只得「大方」地掏出旅行支票，撕了一張面額十元的美金支票給他。心裏却在暗罵：這傢伙在出租車行當伙記眞是埋沒人才，去好萊塢拍電影，不得奧斯卡金像獎才怪。

當他看到那輛黑色的福特房車時，覺得那十元小費倒還不太冤枉。車子很新，盤底很低，是爲崎嶇道上特別設計的。到美腦務去的路長達二百公里，而且路面凹凸不平，坐這輛車子必然感到減少許多顛簸之苦。

呂奇很想先回到旅館去取來行李，去了美腦務，就不必再回來了。他可以在任何一個海港搭上開往新畿內亞的船，可是，當他想到「性命相關」那句話時，決定立刻駕車前往。

呂奇開過各種類型的汽車，自然是經驗豐富，再加上他從事特種行業所造成的「職業性敏感」，他在開車之前先來一次檢查：油箱是飽滿的，蓄電池也非常充足，車窗枱上有一大壺冷開水，還有一張公路地圖。車行對租車者的服務倒很週到。還附了一份租費計算表——起價是美金五十元，每使用一日增加三十元，使用完畢時一併結算。油料賬單可交車行償付。

於是，呂奇在極爲滿意的情況下起程了。

車子的馬力強得驚人，像一匹脫韁的怒馬般具有難以抑制的衝刺力。呂奇是開快車的能手，自然毫不在意。可惜這兒的公路太差勁，使得呂奇只能委屈地以二檔慢速行車。

他看看碼錶，平均時速只有三十哩，恐怕要到晚間才能趕到美腦務。慢行之苦倒無所謂，但願不要誤了那位雅君小姐的緊急事件。

車子將要駛出市區，經過公路汽車站的時候，路旁突然閃出一團黃色的影子；那是一個年輕女郎，左手提着一個輕便旅行袋，右手在不停地揮動，顯然是要呂奇將車子停下來。

呂奇在她面前停下，那女郎已搶着問道：「先生！你要去美腦務嗎？」

她說的是當地話，生硬而蹩脚。呂奇並不十分懂，只是由「美腦務」的發音猜想出來的。

呂奇自然非常歡迎有這樣一位女伴同行，欣然地打開了後座車門，同時試探性地以中國話說：「請上來吧！」

「哦！你是中國人嗎？」那女郎顯然無比的欣喜，她的腔調帶了濃重的潮州音。她將後座車門推上，拉開前座車門，坐到呂奇的身邊。「請讓我坐在你身邊，否則別人會誤會以爲你是司機。」

自從服裝設計家畫出了迷你裙的藍圖之後，受到男女青年的一致喜愛。唯一的缺憾是穿者不能彎腰，不能蹲。短裙因身體姿態改變使雙腿作更多的暴露，有時會使穿着的人感到尷尬。

不過，這個女郎却一點兒也不感到介意。

這對呂奇也沒有多大妨碍，車子開得很慢，即使他偶而將目光投射到她那渾圓的雙腿上也是很安全的。

「妳要去美腦務嗎？」呂奇一面鬆開煞車掣，一面問。自然他的目光還在注視那雙修長誘人的玉腿。

「是的。」她抬起手來梳攏着頭髮。

「妳是遊客？」

「不！」

「那麼……？」

「一個考古學家的助手，也是……」她猶豫一下，終於鼓足勇氣地說出來：「也是他的情婦。我叫林娟。」

呂奇倒很欣賞她這種坦白爽朗的性格，但由於道德觀念所使然，他將眼光畢直地投射在公路上，也沒有再說話。

「你是遊客？」林娟不耐寂寞地問。

「嗯！」

「貴姓大名？」

「呂——奇——。」

「哦！和我一樣也是單名。」林娟有些近乎自言自語：「那個老傢伙很討厭，他開始佔有我時使用的是花言巧語，接着他又使用金錢籠絡我。你該知道，女孩子都是愛慕虛榮的，他是個有名氣的學者，又有錢，於是……噯！不說也罷。總之，我突然從迷夢中醒了過來，不顧一切地離開了他。」

呂奇冷冷地問道：「他是在庫塔拉查嗎？」

「誰？」林娟心不在焉地反問。

「那位……考古學家。」

「哦！他是住在庫塔拉查最好的旅館裏。」

「那麼，妳一定住在美腦務了？」

「不！我是從香港來的呀！」

「妳方才說妳不是遊客。」

「當然不是遊客。我們是來考古的。考古嘛——就是檢兩塊死人骨頭，買幾個破碗破盆，或者去遊覽一些荒廢的舊城，這就是考古；考證古代人物的生活，社會背景，以及……」

呂奇笑着打斷她的話：「林娟，妳有資格成爲一個考古學家了。」

「我知道你不會對考古有興趣，」林娟有些沮喪地說：「那麼，你來遊覽甚麼？蘇門答臘在十八世紀一直是海盜的盤據地，這兒有破船，有海盜們藏寶的洞窟。哦！對了！你是一個掘寶迷嗎？」

林娟的嘵舌，頗使呂奇感到厭煩。雖然她有一副很好的面龐，有一副曲綫玲瓏的身段，有一雙吸引男性目光的腿，也很難使呂奇對她再發生興趣了。倒不完全因爲她曾經爲人情婦。男人喜歡耳根清淨，誰能受自己的女伴是一頭嘰哩咕嚕叫嚷不休的母鷄。

因此，呂奇將話題扯開：「林娟！妳怎麼知道我的車子要經過這裏？剛好又是要去美腦務？」

「我沒有趕上公路班車，只好站在那兒碰碰運氣，前幾分鐘曾有一輛貨車經過，司機很願意我搭便車，並允許我坐在駕駛台，被我拒絕。他太髒，也許沒有受過教育。我喜歡和體面的紳士結伴。」

「妳去美腦務找朋友嗎？」

「嗯！不過也是剛認識的新朋友。哦！」林娟慇懃地說：「我應該提醒你一下，若不事先訂房間，你到達美腦務之後，你可能沒有宿處。我倒可以爲你想想辦法，在離城十里的一遍松林之中有一個『松林客棧』，那是一個去世的藝術家開辦的，收極少的錢，但是只限於招待藝術家，學者……」

「妳和那位考古學家一定在那兒住過，那兒的環境也一定很清靜。可惜我既不是學者，也不是藝術家。」

「你外表看起來很像是一位……」

「屠夫！」呂奇很快地接口。

「你在開玩笑？」林娟有些發楞。

「眞的。我的職業是屠夫。」

「哦！我明白了，你是解剖醫生，他們經常以『屠夫』作解嘲性的全名。妳解剖過女屍嗎？」

「嗯！」在一個自作聰明的女人面前，呂奇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林娟自言自語地說：「那一定是毫無性感可言的。膚色蒼白，肢體僵硬，那一定非常可怕……非常……」

呂奇不願聽那種顫抖、古怪的聲音，用力踩了一下油門，怒吼的引擎將她的話聲遮住下去。

然而林娟是天生的女高音，嗓門寬，中氣足。她提高了聲音再一次問道：「呂奇！你去美腦務是爲了掘寶嗎？」

呂奇的計劃失敗，只得放鬆了油門；事實上，在這種差勁的公路上也不見得安全。他以極不愉快的聲音回答說：「我去美腦務只是爲了這輛車子。」

「噢！」林娟困惑地說道：「我不明白。」

「有人租這輛車子，車行請我順便駕這輛車子到美腦務去，就是這麼回事，明白了嗎？」

「哦！原來你是一位免費乘客。」

「妳也是。」

「是誰租了這輛車子？」

「雅君小姐。」

「雅君？」雖然引擎已不再怒吼，林娟仍然大叫大嚷：「那一定是韓雅君，一定是她。」

「韓雅君？」

「嗯！是她。馬來西亞一家藝術學院的學生，她就住在『松林客棧』。」

「妳能確定是她嗎？」

「當然。」

「她租這輛車子幹甚麼？」

「大概是搬運她父親的靈骨吧！」

「噢？」呂奇感到輕微的吃驚。「她父親死在這裏嗎？」

「別吃驚！」林娟笑着說：「那件事情距現在大概有二十多年了。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日軍盤據在此，韓雅君的父親正好在此經商，在無法撤退的情況下，參加了此次的抗日游擊隊。」

「哦！那麼他是作戰死亡的了？」

「大概是吧！」

「這是韓雅君告訴妳的嗎？」

「不！是一位畫家，名叫趙寧的年青人告訴我的，他也住在『松林客棧』。老實說，韓雅君眼睛生在頭頂上，好像看不起任何人，自以爲是天底下最純潔的少女。哼！我最討厭這種人。」

「林娟！別忘了妳在乘坐她化錢租來的車子。」

「我只感激你，並不是她邀請我乘坐的呀！」

「好啦！妳該休息一下，這段路很漫長哩！」

「呂奇！」林娟將軀體靠近了一些。「你好像不大歡迎我。」

「不是我主動爲妳打開車門的嗎？」

「可是，你不願和我多作交談。」

「因爲交談會使我分神，路不好容易出事。」

「好！我閉上嘴吧就是。」林娟只停了幾秒鐘，又開口問道：「對了！我們在什麼地方停車吃晚飯？」

「妳說呢？」

「哦！原來你很尊重女權。」

「那倒不一定。」呂奇冷冷地說，「妳在這條路上走過，比較熟，自然要你來作嚮導了。」

「讓我想想看……」林娟倒很認眞地想了一想。「對了！我們經過梅子村時，差不多是晚上七點鐘，那是正該晚餐的時候。我記得那兒有一家名叫『七絃琴』的中國食堂，菜還不錯。」

「我們就決定在梅子村停車休息！」

× × ×

晚間十時過五分，呂奇才駕車來到了「松林客棧」，路上行車倒不十分慢，只因爲梅子村晚飯後，林娟要去買一點紀念品而一去達一個小時之久。她回來時只買了一個以竹子編織的龍蝦。

當車子停在草地上，呂奇熄滅了車燈之後，四週一片漆黑。松林密茂，月色也透射不進來。

客棧的門燈突然大放光明，門也接着打開。想必是客棧的管理人聽到了車聲；他是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老者，穿着當地人的服裝，面上浮現着友善的笑容。

「我來介紹，」林娟搶先一步，以英語嚷叫着說：「這是彭博士的助手呂奇先生，這是客棧管理人巴姆，他一定可以爲你弄一個安靜整潔的房間。巴姆先生！彭博士有一部資料需要我和呂奇先生共同整理哩！」

她所說的彭博士想必就是那位考古學家，但是自己冒充他的助手，却使呂奇感到不安。他剛想申辯，林娟又暗暗拉了他一下。

名叫巴姆的管理人連忙彎身行禮，同時以不純正的英語說：「歡迎！歡迎！松林客棧是專爲學者和藝術家而設置，二位請進來吧！」

進入客棧之後，呂奇以不快的語氣說：「林娟！妳應該事先徵求我同意的，爲了騙取一間廉價宿舍，而不惜冒充彭博士的助手，似乎不大妥當。」

「呂奇！我是爲你好啊！」

「是怕我到了美腦務之後，會露宿街頭嗎？」

「你這個人！」林娟白了他一眼，嬌嗔地說：「我不但是爲你着想，也是爲韓雅君着想。這兒離美腦務還有十哩路，你將車子交給她之後徒步走去？還是請她送你一程呢？這麼晚了，你也未必放心讓她一個人單獨回來。再說你到了美腦務之後，萬一找不到宿處，韓雅君會撇下你不管嗎？或者由她陪你漫步街頭？共坐車廂？你想到這些沒有？」

她的口齒伶俐，又舉出了一大堆理由，使得呂奇無辭以對，只得聳聳肩說：「林娟！妳眞是一個關心別人的仁慈者。」

他們在巴姆的引導下走過長廊，呂奇發現松林客棧的建築非常單純，它就像是一個火柴盒子，長廊的兩邊，相對着一共有十八間屋子。在經過七號時，他看到了韓雅君的名牌，九號住着趙寧，其餘的屋子都是空的。

巴姆引導他們走到長廊的盡頭，才停下來說：「林小姐！這間十八號原是妳住的，呂先生就住在妳隔壁的十六號吧！這樣你們在工作時，可以方便一些。床單今天早上才換過，現在還有熱水。祝你們晚安。」

巴姆說完之後，分別爲他們打開房門，擰燃了室內的燈，又將鑰匙交給他們，然後才離去。

「想睡嗎？」林娟停在門旁，微笑地問。

「的確很累了！」呂奇伸了一個懶腰，忽然正經地說：「林娟！妳說我此刻是否應該去訪問韓雅君小姐？」

「去告訴她，她租的車子已經送到了嗎？」

「當然。她也許等着要車用。」

「但她不會連夜要車用呀！這個時候她早已入夢，深更半夜去打擾一個陌生女郎你認爲妥當嗎？」林娟說到這裏，向他笑笑，「來！到我房裏來一會兒，我帶來一瓶好酒，喝一杯可以鬆鬆筋骨。」

「不了！」呂奇搖頭搖得很快。「媽媽告訴過我，睡前絕對不要喝酒，否則明晨起床後會頭暈，晚安！」

「你一定是乖兒子！」林娟冷笑着說。她不但在譏諷，也存心想討便宜。

呂奇却懶得去理睬她，進入房中關上了房門。

他第一件事便是躺上了柔軟的床榻，在駕駛座上坐了太久，渾身關節都有僵硬的感覺。同時他也需要靜靜地想一想，尤其是那句「性命相關」話中的含意；還有，代韓雅君租車的人怎麼沒有去「羅門咖啡室」等候？

但是，他想了許久也沒有一點頭緒，睡意却在不知不覺中爬上他的眼皮。

在朦朧中，他聽到了敲門聲；很輕，連續不斷地。呂奇很快地翻身下床，打開房門一看，原來門外站着林娟。

那模樣十分古怪，却也分外撩人。她的頭上裹着一條毛巾，身上是披着浴巾，一隻手緊緊地抓着。高聳的胸脯在浴巾的上端顯露，大腿也暴露到很高。她渾身上下都是肥皂泡沫。

「呂奇！」林娟有些尷尬地說：「洗到一半，浴室的水龍頭突然壞了。我想借用你的浴室。」

「請！」呂奇擺了擺手。

林娟笑了，她飛快地向浴室跑去，在雙腿彈動的時候，浴巾下端因風飄動，呂奇看到了她半個臀部。

她是故意引誘嗎？呂奇想。那是極可能的，考古學家想必也是如此跌進她的美色陷阱。林娟爲什麼又要離開那個又有名氣又有鈔票的學者呢？呂奇就想不透了。

在嘩啦的水聲中只聽林娟高聲問道：「呂奇！借用你的浴室你會不高興嗎？」

「當然不會。」

「我聽不清楚你在說什麼，爲什麼不站到浴室門口來？」林娟嚷叫着。

乾脆讓我站在浴缸前面好了，呂奇心中暗暗訕笑，那樣不但可以使妳聽清楚我

在說些什麼，也可以使我看清楚妳的裸體是什麼模樣。

他走到浴室門口，提高聲音說：「我說松林間的夜色一定很美，現在我要趁這時去欣賞一下。」

他說完後走了出去，重重地關上了房門。林媚在浴缸中一定很氣，說不定會錯開冷水龍頭。那樣也好，冷水會使她的頭腦清醒，就會發覺呂奇是一條冷靜的魚，不會輕易上她的餌鉤。

呂奇自然不會去欣賞松林夜色，松林中只是一片漆黑。他只是想證實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

他來到了林媚的房間，先檢查浴室，水龍頭根本就沒有壞，浴缸內也沒有水。她只是站在那兒在身上擦滿了肥皂，然後裹上浴巾去到呂奇的房間。她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個年輕的男性作伴麼？

林媚提來的旅行袋放在椅子上，呂奇走過去打開，裏面倒是眞的有一瓶扁瓶裝的拿破崙白蘭地。不過，呂奇還發現了另一件使他吃驚的東西；那是一支點二二口徑的德造毛瑟短槍。

一個考古學家女助手爲什麼要帶槍？

呂奇以直覺告訴自己，這個表面上看來只是有點浪漫的年輕女郎；在骨子裏也許並不簡單。想到這裏，他連忙將旅行袋恢復原狀，退了出來。

他需要夜風提醒他的神智，於是推開了長廊盡頭處的小門，步入了客棧的後園，那兒有一塊草坪，四週環以松樹。他在進來的時候就注意到這一道門沒有上鎖。

性命相關！雅君小姐！租車而沒有按時去領車的人，考古學家！林媚！女助手！情婦！毛瑟槍！……呂奇想了很多，情況似乎很亂，他一時也無法整理出一個明顯的頭緒。

當他回到自己房間時，林媚已經沐浴完畢，坐在沙發上神態悠閒地吸着香烟，除了一部份胴體裹在浴巾裏之外肢體絕大部份暴露在外。在燈光的照射下，泛出誘人的艷光。呂奇不自禁地嚥了一口唾沫。

「呂奇！」林媚似笑非笑地說：「你媽媽曾經告訴你，旅行在外，要盡量躲避年輕女人嗎？」

呂奇以背對着她，冷冷地說：「她告訴我不要接近陌生的女人。」

「陌生？」她似乎在鼻孔裏哼了一聲。「我叫林媚，你叫呂奇，誰說我們很陌生？」

「妳洗好了嗎？」

「我知道你這句話是表示要趕我走，」林媚站起來，走到呂奇的面前，臉上流露出挑戰式的笑容。「呂奇！你甚至不敢面對着我。若說我醜，連我自己都不會相信，那一定是因爲你畏怯。」

「我只是想睡覺。」呂奇的目光集中在她的雙眼裏。大概想從她的目光中看出她施展誘惑的目的何在。

「那就睡吧！」林媚像芭蕾舞的表演者很美妙地將身體旋轉了一圈，浴巾的下端又飄了起來。「那瓶酒我將爲你留着，我也爲你留着。如果你想遊覽，我是很好的伴侶。晚安！」

她走了，呂奇吁出一口長氣。

他原以爲對方會以柔軟的雙臂纏上他的頸項，送上她的紅唇；或者極爲粗俗地扯下身上的浴巾，那是下流的手段，但是却最具效用，至少將使得呂奇難以應付。幸好她沒有這樣作。

那麼，她一定有很好的自制力；或者，她引誘呂奇並不是由於內心裏昇起了某一種慾望。

呂奇一直不停地想，最後他朦朧地睡着了。

當他被一種什麼聲响驚醒時，已經是凌晨四時。那聲音似乎是從隔壁裏發出來的，像是痛苦的呻吟，也像是愉快的低呼。難道林媚病了嗎？

很快地，呂奇得到了正確的答案，因爲他聽到了一個男人的聲音。那是誰呢？在松林客棧中只有巴姆和趙寧兩個男人，呂奇的判斷，後者的成份居多。那麼，林媚離開那位考古學家，趕回這裏來，就是要會見她的新情夫嗎？

不對！呂奇立刻否定了。如果是，林媚一定迫不急待地蹈到趙寧的房間裏去，怎麼又來了一套水龍頭壞了的妙計呢？

那麼……？

難以入耳的聲浪逐漸昇高，呂奇也想不下去，他拉上了毛毯蒙起了頭。不多一會兒他再度入夢。

他睡得很甜，很酣暢，似乎一切離奇的，不快的，以及難以理解的事都不存在他的腦海中了。

× × ×

朝陽使松林成爲金黃，好美！

呂奇在松林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感到無比的舒暢。現在才七點鐘，他想：自己一定是起床最早的人。

殊不知道有人比他更早，當他漫步向松林間的時候才發現林中有人：那是一個穿着墨綠色長褲，白色恤衫，長髮披肩的女郎。

她是韓雅君嗎？呂奇的心臟重重地跳了一下。

他走過去高聲打着招呼：「哈囉。」

女郎轉過身來，凝注着他；她的面貌說不上很美，却很秀氣，尤其那一雙目光很溫和，就像冬天的太陽。這個世界上的人類，恐怕還沒有誰不喜歡冬天的太陽。

「你早！」她也以英語回答。

「妳是韓雅君小姐？」呂奇試探地問。其實，他早已料準了。別人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到松林客棧的後園裏來散步。

「是的！」她點點頭。雖然已是二十六、七歲的成熟女人，臉上仍有一團可愛的稚氣。她凝視了呂奇許久，才遲疑地問：「你是……」

「我名叫呂奇。」他盡量使自己在言行上表現得友善一些，因此他的語氣很慢，面上也保持了適度的笑容。「妳在庫塔拉查租的汽車，已經由我駕駛到這兒來了。這是鑰匙。」

那一把鑰匙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韓雅君的眼裏也許是一條金色的小蛇，否則她不會後退一步。

「我租的汽車？」她顯得吃力地說。

「這可能需要解釋一下，」呂奇從容地說：「妳拜托某先生去租一輛汽車，並付了美金五十元的訂金。約好下午二時在

碼頭邊的『羅門咖啡室』交車，車行的伙計開車送來時，那位先生却沒有來。剛好咖啡室裏又只有我唯一的中國人，送車的伙計就找上了我。還說什麼妳等着要用這輛車，因爲妳遭遇了『性命相關』的事。我也就不加否認，將車子開來了。」

韓雅君認眞地問：「車行的夥計指名要你將車子送給我嗎？」

「他說的是『雅君小姐』，」呂奇向那窩簾低垂的十八號房間指了一下。「湊巧在路上遇到搭順風車的林媚小姐，她告訴我，妳也住在這兒。並說，這兒的中國遊客不多，所謂『雅君小姐』大概就是妳了。」

「哦——」韓雅君吐出一口長氣。「原來你不是彭博士的助手。」

「關於這一點，我實在很感慚愧。」呂奇又抬手向那窩口指了一下。「據林媚小姐解釋，她所以要僞稱我是博士的助手，無非是爲了使我能暫住一宵。否則我說不定要深夜打攪妳，甚至還要麻煩妳駕車送我到美腦務去找住宿之處。」

韓雅君搖搖頭說：「呂先生！我不會駕車。」

「噢！那麼妳租車……？」

「所以我也沒有租車，那位『雅君小姐』一定是另有其人。」

「韓小姐！」呂奇的眉頭皺了起來。「妳不是在開玩笑吧！」

「我說的是眞話，請相信我。」她的目光射出虔誠的光芒。「我根本就不會駕車，而且我也沒有遇上什麼性命相關的大事。呂先生！爲了不使那位眞正要用車的雅君小姐等得發急，你最好盡快到美腦務去找她。」

「哦！」呂奇悵然若有所思地說：「這件事可有點麻煩了。」

「很抱歉！」他們身後傳來一個嘹亮的聲音。那是林媚，她穿着薄而短的晨褸，手指間夾着一支香烟，緩緩地走過來，目光在韓雅君的面上掃了一圈，慢慢地說：「是我冒用了雅君小姐的名字。」

「妳？」呂奇和韓雅君幾乎同時發出了驚異的低呼。

「是的。」林媚的態度很從容。「我決心離開彭博士，爲了避免他的糾纏，只得盡快離開庫塔拉查。當時來美腦務的公路汽車已經開出，而我又不會駕車，只得請那位車行夥計幫忙，編造了一個『性命相關』的故事。」

「嗯！」呂奇冷冷地說：「當時我就曾經暗暗地想過，那傢伙的演技逼眞，如果到好萊塢去求發展，一定可以得到奧斯卡金像獎。」

「林小姐！」韓雅君也極爲不悅地說：「即使如此，妳也不必冒用『雅君小姐』的名字呀！」

「出租汽車的老闆一定要登記租車人的姓名，我能用林媚的名字嗎？」林媚的語氣近乎自說自話：「事後那老鬼可能從車行查出我的行踪，萬一追到這兒來，我又沒有清靜日子過了。」

「哦——」韓雅君有了諒解的神色。

呂奇却有被捉弄的感覺，他忿然地問道：「林媚！這輛車子怎麼辦？」

「如果你不想在這兒停留一分鐘，你立刻可以將車子駛回庫塔拉查，出租一天的費用由我出。不過，你最好別放棄這兒的許多古蹟。」林媚說到這裏，瞟了韓雅君一眼。「韓小姐也可能要用車，你可以按時間計算，作臨時性的出租。我相信，你可以賺回每日三十元美金的租費。」

呂奇的憤怒很明顯地浮現在臉上，當他將要發作的那一瞬間，忽然瞥及韓雅君那種代林媚乞求饒恕的目光，她的目光勝過了千言萬語，有無比的說服力，呂奇竟然將滿腔怒火按捺下來。

「哦！」林媚低聲失笑道：「穿着睡衣和二位交談，實在太不禮貌了，容我失陪。」

她轉身向客棧內跑去，晨褸的下擺又隨風飄盪起來。

「呂先生！」韓雅君低聲說：「請原諒她，她具有婦人的身體，却只有嬰兒的頭腦，而且也沒有受過太好的教養，原諒她！」

「嗯！」呂奇漫應着，他的目光却一直凝視着林媚的身體消失之處，儘管她的解釋很好，也很合符情理，但是呂奇却不會百分之百地相信，原因是——林媚旅行袋裏藏了一支毛瑟手槍。

「呂先生，」韓雅君又在他身後輕聲說：「原諒她的無知……」

「這沒有什麼，有一輛車子，我的行動也方便得多。」他轉過身去，以笑臉相對。事實上他的心中只有疑雲，而沒有怒火了。「韓小姐！聽說妳這次來這裏，是爲了搬運令尊的靈骨？」

「哦！」韓雅君楞了一下。「是林媚告訴你的嗎？」

「嗯！是嗎？」

「現在還說不定，」韓雅君慢吞吞地說：「知道先父埋骨之地的關係人我還沒有見到。我三天前來到這裏，步行了二十哩路去找他，據他的女兒說，到『卡婆』山內打獵去了，今天可能回來。」

「要去見他嗎？」

「我準備早餐之後去，路很遠，我還要當天趕回。」

「不知有沒有車路可通？」

「你打算送我去嗎？」韓雅君面上透露出喜悅的神色，「如果乘車去大概只要步行三哩左右。」

「我是爲一位『雅君小姐』而來，自然應該爲眞正的雅君小姐服務了，而且，對於令尊，我也十分欽佩，聽說他是一位抗日的游擊英雄。」

「不敢當。」韓雅君的目眶中漾着淚光，「他遇難於一九四五年春天，至於眞正的死因，到現在還不完全明白。在大戰結束後，家母雖然接到了一位署名『哥查』的信件，報告了家父的死訊，却一直沒有機會來查明眞象，我自小就立下了志願，直到最近才有了機會。學校要一份有關南洋羣島島民的民俗資料，剛好我研究的是藝術歷史，所以就派我來了。」

「你們全家住在……？」

「新加坡。」

呂奇沉吟了一陣，慢吞吞地說：「詢問小姐們的年齡，是一件很不禮貌的事，可是……」

韓雅君很爽直地說：「我是一九四三

年出生的，父親在一九四二年來這兒經商，就沒有再回去過。他離家時，我大概在母胎中尚未成形。」

「以後一直沒有通過信嗎？」

「有過兩三封信，最後一封信大概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寄出的，遲了幾個月才收到。當家母讀到那封信時，我父親已遇害了。前幾天我見到了哥查的妻子，雙方言語不通，在比手式的交談中，我約略了解一點我父親當時遇難的情形。」

呂奇的目光望着松林，似乎想透射過去探索深沉的空間和消逝的時間，喃喃地說：「戰爭是製造悲劇的魔鬼，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經結束了二十多年，但是由於那次戰爭所受害的人們仍有絕大多數在痛苦地活着，雅君小姐！交淺不便言深，我只能勸妳忘掉喪父的悲慟，勇敢地活下去。」

「謝謝你。」淚光中的微笑顯得格外動人，「我原來是想到這兒來看看亡父的墳，如果可能的話，我也希望能將他的靈骨帶回新加坡去，現在的情形彷彿有了改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爲什麼呢？」

「因爲我父親是被謀殺的。」

「謀殺？」

「他不是死於追緝他的日軍之手，而是死在同是打游擊的一個夥伴的陰謀之中，哥查的妻子以極少的英語單字加上手式告訴我的。」

一件相隔了二十五年之久的謀殺案，那該是多麼可笑的事。但是，呂奇沒有笑，相反地神情十分凝重。

二人沉默許久，韓雅君才低聲說：「呂先生，我想請你到我房中共進早餐，我從新加坡帶來一些煎餅，還有……」

「我不知道妳是否帶來了令尊的平安家書？」

「帶來了，我也正想給你看看。」

「走吧！」呂奇很自然地挽着她。

而韓雅君多少有點忸怩，而她也未拒絕，當他們行經十八號房時發生了一件尷尬的事，林媚適巧這時候開門而出，她的面孔立刻籠罩一層陰雨，鼻孔裏面還冷哼一聲，呂奇感覺到韓雅君的手臂在輕微的顫抖。

× × ×

呂奇的肚子的確很餓，他接連吃了好幾塊煎餅，喝了一大杯牛奶，然後閱讀韓雅君遞給他的那封「家書」。

信箋是一張普通而粗糙的包裝紙，字蹟非常潦草，却很通順，這封信一定經過可憐的母女二再閱讀，已經揉皺陳舊不堪，呂奇抬頭看看坐在對面的韓雅君，她神情黯然地以茶匙調弄着杯中的牛奶。

「愛妻如晤，這是我第三封信，不敢想像這些信是否能夠到達妳的手裏，但是我却虔誠地膜拜上蒼，希望妳能看到這些信，尤其是這一封。

「戰爭似乎已近尾聲，但是日軍還在盡力地搜捕我，也許我在寫完這封信後就會遭到不測，也許能夠再和妳相聚，究竟如何，那要看上蒼的意旨。

「今晚我特別有寫信的衝動，只因爲我發現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完全是與戰爭無關的事，我眞不知道該如何告訴妳，因爲我無法將那件不可思議的事寫在紙上，信要托人寄出，很可能被他人拆閱，所以我只有藏在心中，但願妳能體會得出。

「我們的孩子該有三歲了吧，還不知他是男是女，希望戰爭結束後我能和他見面，讓他也分享我的喜悅。

「戰爭結束後，我若沒有消息，請與此地的哥查連絡，他是一個很可以信賴的異國友人，有一次他爲了救我，甚至眼看着他的弟弟死於日軍的刺刀下也沒有說出我的藏匿之所。

「帶信的人立刻要出發，我只得就此擱筆，祝妳健康，安心等我歸來。

信甫　字」

「信甫是妳父親的大名嗎？」呂奇將那封信遞還給韓雅君，同時輕聲地問。

「是的，」韓雅君微微地點了一下頭：「他說發現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又說什麼喜悅。眞不知道他的原意何在？」

「也許他發現了一宗十八世紀海盜遺下來的藏寶。」呂奇笑說着。這話是無稽的！實際上他也的確是在開玩笑，想沖淡韓雅君心目中的憂傷。

「藏寶？」韓雅君語氣却是認眞的也很驚訝：「那麼，我的父親是眞的被游擊夥伴謀殺的了。」

呂奇感到難以答覆了，他不過是信口開河，却被韓雅君信以爲眞，而他此時又不便承認自己是開玩笑，楞了一下，才說：「韓小姐，等我們見過哥查之後，再下斷語吧，令尊說他是一個很可以信賴的朋友，那麼，他就很可能將所發現的那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告訴哥查了。」

但是，哥查當年寫給我們的信也却沒有提起過。」

「那封信呢？」

「前幾天交給了哥查的妻子。」

「信上怎麼說？」

「寥寥數語，大意是——韓信甫先生在戰爭末期不幸遇難，遺骸業已安葬，如欲瞭解蒙難詳情。可來美膦務沙樂村尋找哥查詢問。」

「走吧，」呂奇站了起來：「我陪妳去，如果哥查打獵回來，我們也到野外去走一趟。今天的天氣實在太好了。」

韓雅君沒有說話，默默地戴上一頂遮陽草帽，和呂奇走出房去。

他們在走廊上湊巧遇上了趙寧，在韓雅君沒有爲他們介紹之前，呂奇已猜想到對方是誰，趙寧看上去雖然只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大孩子，却具有一種屬於藝術家專有的氣質，而且他的襯衫袖管上還沾染了油彩。

「昨晚我見你和林媚小姐同來，」趙寧握着呂奇的手，聲音爽朗，態度祥和：「聽說你也是彭博士的助手。」

韓雅君似乎瞭解呂奇難以回答這句話，大概也不願呂奇作進一步的解釋。因此她很快地接口說：「趙寧，呂先生開了一輛車子來，你要去作畫嗎？他可以送你到山脚下。」

「不了，」趙寧友善地笑笑：「我在畫山上那些蘊藏無限神秘和孕育離奇傳說的天然洞窟與峭壁巉巖，早上的陽光使巖石過於鮮明，不適宜作畫，我多半是下午

二時以後再去。」

呂奇報以微笑，道：「如果我下午有空，一定會開車送你去。」

進出松林客棧的大門，趙寧的神態還在呂奇的腦海中徘徊，昨晚他曾經猜想和林媚幽會的男人是趙寧，現在，他發現自己的猜想錯了，因爲趙寧的典型不足以吸引林媚那種成熟透頂，慾望強烈的女人。

在車行途中，呂奇找機會問道：「韓小姐，這個大孩子和林媚相處如何？」

韓雅君一時沒有回答，似乎經過一陣思索，才喃喃地說：「你這句話好像有絃外之音。」

呂奇自然不便說出心中的猜測以及有男人在林媚房中幽會的事，只得含糊其辭地說：「林媚爲什麼突然離開彭博士？」

「你可能在猜測這事與趙寧有關。」

「也許吧，他的外表很具吸引力。」

「那是因爲你不了解林媚，」韓雅君頓了一下，又緩慢地接着說：「呂先生，有一句話我幾乎不敢出口，不過我還是要鼓足勇氣說出來，你對林媚，才是最具吸引力的，我可以從她的目光中看出來。」

「也許，」呂奇聳動了一下肩頭：「但是，這與林媚決心離開彭博士的事沒有關係，她離開那位學者後才認識我的。」

之後，在顚簸的行程中，他們再沒有說話。倒好像是因爲最後那一句話造成了他們之間的隔閡。

半個小時以後，車子在山麓停下。

韓雅君先下車，指着半山一遍叢林說：「沙樂村就在那遍樹林裏，雖然以村爲名，却只有七、八戶人家，我們登山吧，路難走得很哩！」

路的確難走，却難不倒呂奇，他走過各式各樣的路，崎嶇的，坎坷的，詭形的，驚險重重的……

韓雅君走過沙樂村，順理成章地在前面引路，她大概怕荊棘刺傷她的小脚，特別加穿了一雙短襪，那是一雙紅色的短襪，在陽光照射下顯得非常刺目，呂奇毫無理由地打了一個寒噤，在暖和的陽光下會打寒噤眞是怪事，紅色含有警告的意義，他意識到自己正走上一條難以回程的詭路——那路上滿是陷阱，滿是……

好不容易走入了叢林，滿眼綠色使呂奇舒服了一點。

在一條小溪旁，韓雅君停了下來，她選了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下，以歉意的目光望向呂奇：「路很難走吧？」

呂奇瞪視着她，沒有說話。

他的目光一定非常奇特，否則韓雅君不會低下頭去望着溪水。

「雅君！」呂奇的聲音很輕，「我可以這樣稱呼妳嗎？」

「當然可以，呂奇。」

「情況似乎不太單純。」

「你說什麼？」韓雅君抬起頭來望着他，目光中的驚異之色在閃耀，她顯然想從呂奇面上表情去忖測他那句話的含意。

呂奇聳了聳肩頭，以沒有信心的聲音說：「算了，也許我太敏感了。」

「呂奇，你在隱瞞什麼嗎？」

「我在想那輛車子，」呂奇蹲下來撥弄着溪水。「林媚冒妳的名字租那輛車子，又選中了我駕那輛車子送她到這兒來，經過梅子村的時候她失踪了一個多小時。……雅君，妳相信林媚的解釋嗎？」

「呂奇，」她輕喚他的名字，面上是無可奈何的神情。「你到底在想什麼？」

「哦！彭博士是怎樣一個人？」

「學者，到這裏來工作了四個月，他和林媚勘察了山上的每一座洞窟，爲了寫研究報告，常常徹夜不眠，我見過他一面，是個慈祥的老人，但是，每當他見到林媚時，他的目光中，像是燃燒着熊熊的火燄。」

「雅君，」呂奇的聲音如同冷冽的溪水，「我應該警告妳，千萬不能夠相信林媚所說的任何一句話。」

「呂奇，我認爲她並不十分壞。」

「她是一個魔鬼。」

「呂奇，」韓雅君以責備的目光望向他：「別太武斷，你用『魔鬼』兩個字去稱呼她，似乎太殘酷了。」

「雅君，有許多事情我本來不想告訴妳，但是妳要逼我說昨晚林媚曾經以最下流的方式想引誘我……」

「求你，別說下去！」韓雅君聲音有些顫抖。

「我必須說出來，半夜有個男人在她房裏，我原本猜測那男人可能是趙寧，現在我不那麼想了。那麼是誰呢？客棧管理人巴姆嗎？那似乎不可能，後門沒有上鎖，那男人一定是外來的。」

「可能是阮正千。」

「誰。」

「阮正千。」韓雅君將這三個字說得非常清楚。「他是越南人；却是在這兒出生。他是彭博士的嚮導，身裁很結實，我剛來的那一天，曾經看見他和林媚在松林中緊緊地……擁……擁抱在一起。」

「哦——」呂奇吁出一口長氣，他眞担心韓雅君沒有勇氣說出她的所見。

「那也算不了什麼，是不是？」

「雅君，林媚的旅行袋裏還放了一枝槍。」

「槍？」她彈跳起來，好像有人在她臀部下燒了一把火。

「那不是獵槍，」呂奇的語調十分緩慢，「而是殺人的利器。我的直覺告訴我，這裏將有令人意外的事情發生。」

韓雅君楞住了，良久，她突然失聲而笑：「嗨！呂奇，我們大概都犯了神經過敏的毛病，會有什麼令人意外的事發生呢？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回到庫塔拉查去，或者順便去美膦務遊歷一番，我探視一下先父的埋骨之所也要回去了，家母身體不好，我也不想再在這兒躭擱得太久。呂奇！咱們走吧！」

呂奇自然不願使韓雅君蒙上恐怕的陰影，他站起來，笑着問道：「沙樂村還有多遠？」

「大概一千碼。」

這段路很好走，二十分鐘後，他們就看到了從樹林隙縫間露出來的一角草屋，一頭雄壯的獵犬狂吠着向他們撲來。林間有孩童的吆喝聲，獵犬聞聲回頭，尾巴像風車般打轉，向林間歡騰顚撲。

「雅君，哥查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

「方才那條狗大概是他的獵犬吧！」

一個頭髮蓬鬆，寬肩偉岸的男人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他有一張皺紋滿佈的臉，那上面刻劃着歲月的痕迹。他大概有五十歲左右，却絲毫沒有衰老的現象；就像一頭慓悍的公牛，雖然年事老大，依然有挑角挺拔的英姿。

在他的後面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紅紅的面孔，晶亮的目光，他的身邊跟着那頭雄健獵犬。

「我是哥查，」他聲音洪亮，步履穩定。令呂奇驚異的是，對方說的竟然是一口極爲純正的粵語。「在戰前，我一直跟隨父親在庫塔拉查和你們中國人作生意，所以會說幾句廣東話。」

「我是韓雅君。」她提高了聲音自我介紹。

「這是妳的先生嗎？」哥查打量着呂奇，就像個很精明的生意人在審視他將要購進的貨品一般。

「不！他是我的朋友。」韓雅君有些臉紅。

呂奇連忙接口說道：「我叫呂奇，很高興認識你。」

「哦！」哥查的神情也有一些靦覥，他怔了一下才說：「請到屋裏坐吧！能見到好友信甫的女兒，我眞是太高興了。」

屋子裏的光綫很暗，四壁掛着各式各樣的獸皮，益發顯得有些陰森恐怖，所幸哥查爽朗的聲音，他兒子的紅臉給人愉快的感覺。哥查的妻子端來了茶，呂奇喝了一大口，苦得差一點使他吐出來。

「韓小姐！」哥查的話聲中充滿了極爲複雜表情。「戰爭結束了二十多年，一直沒有你們的消息，我還以爲你們不會來了，却想不到……」

「哥查先生！」韓雅君的神情非常穩定。她畢竟是二十多歲的成熟女人，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她那激動的神情。「我前天曾來拜訪過，聽到一個非常可怕的消息；據說先父是被謀殺的。」

「是的。」哥查神情沉重地點點頭。

「而且是死於抗日的伙伴之手？」呂奇也問了一句。

「是的。」哥查再度點點頭。「兇手名叫陳善，是安南人。他孔武有力，極不安份。他曾經和信甫纏鬥毆打過三次，最後……」

「哥查先生！」韓雅君迫不及待地問道：「你親眼看見陳善殺死我父親嗎？」

「是信甫親口告訴我的。」哥查目光從小小的窟洞望出去，似乎在追尋老友的影子。「那天晚上，信甫在我的家裏逃脫了日軍一次嚴密的搜查，他判斷日軍在天明前可能會再度前來，於是決定到山上的洞窟去躲一夜。天亮後我爲他送去食物，他已奄奄一息，倒臥在血泊之中。頭骨破裂，右臂折斷，小腹也中了好幾刀……」

「哇！」韓雅君雙手掩面大叫一聲。

呂奇連忙站起來擋住了韓雅君，免得她看到哥查那副可怖的模樣，疾聲問道：「在那種情況之下韓信甫還有知覺嗎？」

「他昏迷不醒人事，而且氣息虛弱。我拍打他的面頰，拚命呼叫他名字。他終於睜開了眼睛。」

「他告訴你，殺他的是陳善？」

「他先說陳善的名字。」

「還說了些什麼？」

「蒲公英。」

「蒲公英？」呂奇喃喃地重覆着。

韓雅君的情緒平穩了一些，她插口問道：「那是什麼意思！」

呂奇加以解釋：「蒲公英是一種開黃色小花的植物。令尊是學園藝的嗎？」

韓雅君沒有去答覆他的問題，神情激動地向哥查問道：「他說蒲公英是什麼意思？還有，陳善爲什麼要殺他？你一定知道……」

哥查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我父親寫信告訴我媽，說你是一個絕對可以信賴的朋友，他一定會將其中原因告訴你的。」

「沒有。」哥查神情認眞地搖着頭。「當他和陳善接二連三地發生毆鬥之後，我追問原因，信甫却一直不肯說明。他只告訴我，如果有一天他失踪了，就一定被陳善所殺，絕不是被日軍所逮捕。」

「哥查先生！」呂奇試探性地問道：「以你忖測，陳善爲什麼一直要追殺韓信甫先生呢？」

哥查考慮了很久，才語氣緩慢地回答：「我認爲陳善無意殺害韓信甫，如果他眞想殺人，他有許多機會潛伏在暗中打黑槍。最後韓信甫雖然死在他的手裏，却不見得是他的本意。」

呂奇說：「哥查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陳善只是向韓信甫追問一個秘密，韓信甫堅不吐實，陳善一時怒火昇騰，失手殺了他。」

「什麼秘密？」韓雅君嚷叫起來。

哥查沒有立即答覆她，向一旁的老妻揮手致意。她拿來一個小布包，哥查托在手心裏，緩緩地將布包揭開，裏面是一塊亮閃閃的金幣。

「這是信甫的遺物，」哥查將那塊金幣交給韓雅君。「他是藏在帽裏的，我在兇案現場五十碼以外的石縫間找到那頂帽子。這也許就是信甫的秘密，我和他相交甚久，却從來沒見過這塊金幣。」

韓雅君略略一看，就交給了呂奇。

呂奇拿到窟洞口明亮的光綫下去察看，那塊金幣是十足的赤金，約有二、三兩重，一面鐫刻着一個掛刀的男人，另一面則鐫刻着一艘鼓浪航行中的帆船。桅杆的旗幟上有骷髏圖案。這塊金幣沒有註明鑄造的國家，只有「一八六五」四個阿拉伯字，那似乎是代表鑄造的年份。

呂奇平靜地問道：「哥查先生，這塊金幣難道還有不尋常的意義嗎？」

哥查以敍述故事的語氣，緩慢地說：「在十九世紀中葉，有一個出名的海盜史頓；他領的船幾乎有一百艘之多，聲勢浩大。他想稱王建立國家，就自己鑄造錢幣。這塊金幣正面的人就是史頓。」

韓雅君聽得發楞，呂奇也沒有插口發問。

哥查在昏黯的屋子裏踱了一個來回，又接着說：「後來史頓遇上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幾乎全軍覆沒。根據傳說，史頓率領殘兵敗將曾經逃到了蘇門答臘，自然，山上那些天然洞窟也曾經是他們的避難所。」

韓雅君的氣息突然急促起來，她緊張地說：「哥查先生，你是說，我父親發現了海盜史頓遺留下來的藏金？」

哥查沒有答覆她，繼續述說他的故事：「經過一年整頓，海盜再次出動，又再度和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遭遇，但這一次全軍覆沒，沒一個人回來。」

「哥查先生，」呂奇將手中的那塊金幣幌了一下。「這就是海盜史頓所鑄造的金幣，當他逃到這兒時，自然帶來不少，埋藏在山上那些洞窟之中。韓信甫先生躲過日軍的逮捕，曾經在那些洞窟中藏匿，無意中發現了海盜的藏金，對嗎？」

哥查點點頭說：「我是這樣想。」

「那麼，陳善一定是在無意中看到了這塊金幣，所以向韓信甫先生追問來處，而韓先生又堅不吐實……」

哥查很快地接口說：「對了！你和我的想法一樣。」

「哥查先生！」呂奇沉靜地說：「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韓信甫先生應該發現陳善是個危險人物，爲了自己安全，他就該先下手將陳善幹掉呀！」

「我也提醒過他，」哥查嘆息着搖搖頭。「可是信甫却說：我沒有理由去殺死一個併肩抗日的作戰伙伴。」

韓雅君一直是在屏息凝神地傾聽着，這時才插口說道：「哥查先生，你認爲陳善是否已經將海盜遺留下來的藏金搬走了嗎？」

哥查搖搖頭說：「沒有。」

呂奇反問道：「怎見得？」

「我當時在帽子裏找到這塊金幣之後，就嚴密地監視着通往山上那些天然洞窟的必經道路，却一直沒有發現過陳善的踪跡。」

「戰後呢？」呂奇絲毫不肯放鬆地逼問道：「二十多年了，你一直還在監視他嗎？」

「是的。」哥查的聲音有些沙啞。「我本來可以回到城市裏去，但我却寧願留在這裏。不是爲了那些誘人的藏金，而是想爲老友報仇。可是，陳善一直不曾出現過，大概他已經死了吧！」

「謝謝你，」韓雅君哽咽着說，「哥查先生，戰後這許多年來，你是否去過那天然洞窟察看？」

「去過。但是一無發現。天然洞窟有一百多個，而且，在想像中，海盜的藏金也不是擺在地面上的。」

「哥查先生，」呂奇以充滿信心的口吻說：「根據常情判斷，韓信甫先生既然發現了藏金，他就會隨時前往察看，陳善也必然時時刻刻地注意他的行踪。所以，他們打鬥拚命的地方一定距離藏金的地方很近。你能帶我們去現場看看嗎？」

韓雅君接着說：「我也想看看父親的墳墓。」

「好的。」哥查點了點頭。「不過，我要明天才能帶你們去。昨天晚上我趕了一夜的路，若不好好休息一番，我沒有氣力爬到山上去。」

「好吧！」呂奇很有禮貌地說：「那麼，我們明天再來拜訪你。」

（未完・一）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交寄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沈勝衣傳奇故事

屠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和紅綾躲入黑森林裏，金龍堂主派出一流殺手「黑狗」去探聽他們的動靜，黑狗對紅綾是一廂情願的苦單思，見她對沈勝衣這麼友好，嫉火中燒，決定伺隙將沈勝衣殺掉，沈勝衣紅綾終於走出了黑森林，經過峽道，又被金龍堂主派出仇鐵虎等埋伏在這裏正準備伏擊，黑狗不想紅綾陪沈勝衣死在一起，阻止仇鐵虎襲擊他們，二人引起誤會，黑狗錯將仇鐵虎殺死，知道金龍堂主下了金龍七殺令，連忙追踪沈勝衣紅綾二人，在古道兩旁見他們二人已取到花名冊，他不等候金龍堂主到來便一個人向沈勝衣襲擊，雙方發生激戰……

捕頭作人質

沈勝衣同時在黑狗身後三丈以外停下，劍仍在鞘內，却已呼之欲出。

「沈勝衣！」黑狗露出白森森的牙齒，面上的神色，三分詫異，七分驚怒。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黑狗一遍，道：「黑狗？」

黑狗沒有回答，偏頭看着那急步走來的紅綾，胸膛起伏，呼吸顯得有些急速。

紅綾在沈勝衣身旁停下，詫異道：「是你，黑狗。」

「是我。」黑狗這才轉向沈勝衣，道：「聽人說你的運氣非常好，現在看來，果然不錯。」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是紅綾的叫聲使你露出了行踪？」

黑狗道：「我知道她沒有看到我，却是這麼巧，在我要動手的時候叫出來。」一頓接道：「你應該多謝她的，若不是她這一句，我九枚暗器最少有三枚打在你身上。」

沈勝衣並不否認，道：「暗器用到你這樣狠準的，人雖然不少，但時間拿捏得像你這樣準的人却是罕有，那剎那，的確也是我精神肌肉在放鬆的時候。」

黑狗冷笑道：「好像你這樣坦白的人也一樣並不多。」

沈勝衣接道：「除了運氣好之外，這似乎再沒有其他的解釋。」

交換花名册

「還有一個解釋就是我的運氣已開始變壞。」黑狗冷冷道：「好像你這種高手，一次暗算不中，再要暗算，可就不會這麼容易的了。」一頓接道：「當然，我就是要離開，也沒有這麼容易。」

沈勝衣看着紅綾，道：「錯了，你要離開，隨便離開，我絕不會阻止你的。」

紅綾接道：「那你還不離開？」

黑狗目光轉落在紅綾面上，好一會才道：「你知道你現在做的，是怎樣的一件事？」

紅綾道：「我是考慮清楚，才這樣做的。」

黑狗道：「金龍堂會因此而解散。」

紅綾反問道：「你以爲金龍堂留下來是一件好事？」

黑狗說道：「我只是不以爲有什麼不好。」

紅綾搖頭道：「我是不會跟你爭辯的，早在這之前我已經知道你變成了他們的一份子。」

黑狗奇怪道：「你難道不是金龍堂的人？」

紅綾道：「不是，雖然家父是金龍堂主，那是他的事，跟我並沒有關係，我也從來沒有爲金龍堂做過任何的事情。」

黑狗道：「你到底沒有忘記是堂主的女兒。」

「我以有這個父親爲羞恥。」

黑狗瞠然道：「我以爲你應該知道做兒女的應該孝順父母。」

紅綾道：「我只知道什麼是好，是壞，什麼應該做，不該做。」

黑狗道：「無論如何堂主都是你的父親，對你有生養的恩德。」

紅綾道：「我是欠他一條命，但已經還了，若不是我跟查捕頭談條件，現在他已經不在人世。」

「那條件却是將花名册交出去，要堂主將金龍堂解散。」黑狗接問道：「你知道金龍堂花了堂主多少的心血！」

紅綾冷笑道：「他人若是死了，金龍堂還存在？而且也是他答應查捕頭，將金龍堂解散。」

黑狗道：「這只是權宜之計，若非先假作應承，查四又怎會放心。」

紅綾道：「江湖人不是很講義氣，一言九鼎，至死不悔？」

黑狗道：「這要看是否出於被迫，若是並非出於本意……」

「那即使下了毒誓，也大可以不必理會了？」紅綾又一聲冷笑。「我看無論家父怎樣做，在你來說，都是對的。」

黑狗道：「他也只是爲了金龍堂的前途。」

「金龍堂還有前途？你不知道金龍堂的人在江湖上全都抬不起頭來，一被發現，江湖中人，都羣起而攻之？」

「那些人總有一天會知道金龍堂的厲害。」黑狗眼中殺機畢露。

紅綾看在眼內，歎息道：「我倒是奇怪金龍堂中還有一個你這樣守信重諾的人，一命之恩，不惜爲家父做任何事，甚至殉死。」

黑狗道：「堂主待我恩深義重，我若是背叛他豈非連禽獸也不如？」

紅綾歎息着道：「若是你也明白現在金龍堂的所做十九是禽獸所爲就好了。」

黑狗搖頭道：「金龍堂也許有些事做得很不對，但只是金龍堂的事情，應該由堂主來整頓。」

「他若不是不管？」紅綾追問，一雙眼盯穩在黑狗面上。

「那當然有他不管的理由，我們應該服從他的一切決定，隨時隨地爲金龍堂効命。」黑狗說得義正詞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金龍堂主，沒有第二個是值得信服的了。

紅綾歎息道：「不管怎樣，花名册交出去，金龍堂的人都不會有生命危險……」

黑狗冷截道：「做官的沒有一個是好人，他們的話你也相信？」

「我們還是不要說了。」紅綾只是歎息。

黑狗道：「我只是問你一句，你是否願意跟我回去？」

紅綾沒有回答，黑狗接道：「堂主只是一時衝動，只要你回去請他原諒，一定會原諒你。」

紅綾冷道：「不管事情怎樣，我是絕不會回去的了。」

黑狗盯穩了紅綾，紅綾毫不畏縮，反盯着黑狗，一臉凜然不可侵犯的之色。

沈勝衣沒有作聲，只是一旁看着，到底是過來人，不難看出黑狗對紅綾的感情，也看出紅綾對黑狗並無太大的好感。

那只是片刻，在黑狗的感覺却像已過了幾個時辰，他的目光終於軟弱下來，突然一清，盯着沈勝衣，道：「你居然沒有出手暗算？」

沈勝衣淡然道：「也許我知道即使出手暗算也沒有把握將你擊倒？」

黑狗冷笑道：「總算你有先見之明，你就是暗算得手亦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沈勝衣無言，紅綾忍不住道：「沈大哥所以不暗算你，只是他不屑這樣做。」

「這樣做有什麼不好？」

「若是你，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的了。」紅綾冷冷的盯着黑狗。

「能够將對手擊倒的任何機會都不應該放過，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這是家父教你的，你認爲這很對是不是？」

「最低限度，我因此能够活到現在，要殺的人從不會失手。」黑狗目光轉向沈勝衣面上。「只是這一次，但方才只是開始。」

紅綾咬了咬咀唇，終於揮手道：「你走吧。」

黑狗看着紅綾，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花名册交給我，我走，你跟姓沈的到那裏去我都不管。」

紅綾搖頭道：「你可以殺我，就是不能將花名册交給你。」

黑狗恨恨的說道：「你一定要迫我動手。」

「是你在迫我們。」紅綾回顧沈勝衣。「他不走，我們走。」

她轉身走向沈勝衣，沈勝衣半轉身，脚步還未舉起來，黑狗已嘶聲大喝道：「站着！」

紅綾霍地回頭。「你要怎樣？」

黑狗避開她的目光，盯着沈勝衣，道：「姓沈的，你有種，跟我一決生死。」

沈勝衣道：「我若是自承沒種，是否就可以帶着花名册離開？」

黑狗厲聲道：「不可以。」

「那是說我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沒有。」黑狗脚步移動踱了開去。

沈勝衣將花名册交給紅綾道：「你拿着。」

紅綾頷首。「放心，就是死我也不會將花名册交出去。」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我已經很久沒有遇上這種對手，但相信仍能應付得來。」隨即移步走向黑狗那邊。

黑狗冷笑道：「想不到天下有名的劍客也會說出這種話。」

沈勝衣道：「我從來就不會低估任何對手。」

黑狗道：「在公平的環境下你也一定會與你的對手作公平一戰。」

「我會的。」沈勝衣異常冷靜。

黑狗接問：「這地方現在除了你我二人，便只有紅綾，除非她出手助你，否則這是否一個公平的環境，你我是否可以公平一戰。」

紅綾插口道：「你放心，我是不會出手暗算你的。」

沈勝衣接道：「你聽到了。」

黑狗看了看紅綾：「那你做我們的公正人好了。」

紅綾道：「我勸你，最好還是考慮清楚。」

黑狗大笑道：「你以爲沈勝衣眞的能够將我擊敗？」

「我只是覺得這一戰，一些意思也沒有。」

「你錯了，」黑狗正色道：「各爲其主，怎會沒有意思？」

紅綾不再作聲將花名册放在那個天羅地網的盒子上，移步退到旁邊一株樹下。

黑狗伸手一聲：「請——」身形旁移，竄向一株古樹，沈勝衣身形同時掠向另一株古樹，兩人的目光並沒有從對方面上移，劍一樣交擊。

身形一落即起，黑狗手脚並用，猿猴般往樹上爬去，其快却遠在猿猴之上，眨眼間已爬上了七丈多高，沈勝衣飄然拔起來，雙脚斜踩在樹幹上，往上走去，一口氣亦走上了七丈，才在一條橫枝上停下。

黑狗亦停下，抱着那株古樹的樹幹，躍躍欲動，就是不動。

他不動，沈勝衣也不動，而且全身的肌肉彷彿都已放鬆，衣袂頭巾舞風，似乎只要風稍大一些便會隨風飛去。

黑狗看在眼內，瞳孔突然收縮，到現在他總算知道遇上了一個強敵，看沈勝衣的情形，一身內功顯然已臻化境，已到了隨心所欲地步，否則絕不會將全身的肌肉放鬆，隨隨便便的立在那兒等自己進攻。

他沒有立即進攻，只是更小心的看清楚周圍環境。看如何出擊才能一擊得手。

沈勝衣的目光却似已凝結在黑狗的身上。

黑狗也看出他不動，沈勝衣不會動，但一動之下，他若是殺不了沈勝衣後果便不堪設想。

然後他開始緊張起來，這是他從來沒有的感受，到底是否因爲沈勝衣的目光影響，却連他也不能肯定。

他突然發覺這其實是一種被獵的反應，一直以來他都只是個獵人，從來沒有做過獵物，這種被獵的感覺那剎那在他來說當然很陌生。

只是他到底追獵過很多次，那種被追獵的反應其實他已經很熟悉，所以隨即便發覺。

沈勝衣看出黑狗的反應，也知道現在的黑狗比任何時候都要危險，就像一頭第一次遭遇危險，給趕進了窮巷的野狼，惡狗。

所以他不動，那突然反噬的力量有多大，他是知道的，做獵人在他來說並不是第一次，甚至可以說經驗豐富，做獵物也是。

那通常是倍於正常的情形，黑狗在正常的狀態下，已經够可怕，不是一般的可比，現在他要做的是將黑狗那股捨命反撲的情緒消淡。

黑狗看出沈勝衣的心意，突然道：「你不像一個劍客。」

沈勝衣淡應道：「我從來不在乎別人將自己看做什麼。」

黑狗道：「劍客絕沒有你這個氣勢，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一個你這樣的劍客。」

沈勝衣道：「是麼？」

「只有殺手才能够像你這樣，」黑狗沉聲道：「我看你以前就算不是一個殺手，也是必曾做過類似殺手的工作。」

「也許，」沈勝衣的回答始終是這樣冷淡，情緒保持穩定。

「你不必否認，我知道一定是的。」

黑狗冷笑着接道：「你可以騙過很多人，却絕難騙過我們這種人，只要一眼，我們便知道是不是同類。」

沈勝衣沒有回答，只是看着黑狗，眼瞳中亦一絲感情也沒有，黑狗又道：「以你的本領，這之前應該是一個很有名的殺手，現在呢？」

沈勝衣仍然不作聲，黑狗一聲冷笑，接道：「現在你是一個很出名的俠客，你所以做俠客，目的在贖罪還是轉移別人的視綫，不追究你卑鄙的過往。」

「你認爲做殺手的人都很卑鄙？」沈勝衣突然這樣反問。

黑狗一怔，道：「一個僞君子豈非更卑鄙。」

沈勝衣道：「你到底比我要年輕。」

「這是什麼意思？」

「經驗據說是與年紀並長，你一心要挑動我的情緒，可是又不懂如何說話，我一句反擊，你便按不住，衝動起來了。」

黑狗冷冷道：「那你還爲什麼不乘機出手偷襲。」

「也許我不喜歡這樣做，又或者這還不是時候。」

「怎樣才是時候。」

「你應該知道的，」沈勝衣淡然接道：「你要等不妨等，應該出手的時候我必定會出手的。」

黑狗斷喝道：「我早就知道你們這種所謂正道的俠客是怎樣狹窄的了。」

「如此說你應該一上來便動手。」沈

勝衣再問：「方才你不是說要公平的一決生死？」

黑狗厲聲道：「你少說廢話！」

沈勝衣道：「我只是奇怪好像你這樣成功的殺手，竟然會這樣沉不住氣。」

黑狗心頭一凜，連他也奇怪，怎會這樣衝動，他的目光不覺轉向紅綾，與紅綾的目光接觸那剎那，心頭又怦然震動。

——是因爲紅綾，紅綾！黑狗抓着樹幹的十指一緊，深陷入樹幹內。

沈勝衣目光也這才一轉，道：「要不要改一個地方，改一個時間？」

「不要，」黑狗大叫，身子陡然離開了樹幹，翻騰在半空中，一枚枚暗器接從他雙手射出，形狀重量都無一相同，速度方向也各異，所以更令人難以防備。

也誰都想不到一個人的身子能够在半空中那樣子的翻騰，那眨眼之間，黑狗竟然一連變換了十七個姿勢，再一變，落在一條橫枝上。

沈勝衣被罩在暗器網中，他沒有移動，一道劍光環身飛舞，將射來的暗器一一擊飛，用劍的靈活，目光的銳利，非獨紅綾，就是黑狗也歎爲觀止。

他却沒有因此而怔在那裏，身形隨即離開了那條橫枝，暗器再射出，這一次的暗器與方才的完全不同，而且七色繽紛，令人爲之目眩，七色之外，還有一色，那一色已接近透明，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打做的。

在這種速度之下，那種已接近透明的暗器已不是一般人的肉眼所能够察覺，所謂透明，其實也就是無色，看得透，看不見的意思。

幸好這種暗器還未完全透明，也幸好沈勝衣除了一雙有異常人，銳利之極的眼睛外，還有一雙敏銳之極的耳朵，一雙敏捷之極的巧手。

他接暗器的經驗也比一般的江湖人多一些，已習慣了用眼之外同時還用耳，一雙手也幾乎與耳目同樣迅速。

那種暗器一共七枚，他在第一枚已接近咽喉，相距不足三寸的那剎那才將之捏着，有了這一次的經驗，跟着的六枚便接得沒有這麼驚險了。

黑狗的眼中終於露出了驚異之色，他很少用這七枚暗器，除了練習的時候，最多的一次也只是三枚同時出手。

這七枚暗器他是無意中得來，也得來不易，他身上還留着兩枚這種暗器打出來的傷痕，挨了兩枚他才發覺這種暗器的存在。

那也是他近這五年以來再次被暗器打傷。

用這種暗器的人外號「滿天花雨」，除了這種接近透明的暗器還有七色，那七色只是迷惑敵人眼神，致命的是這種幾乎看不見的暗器。

這是個秘密，發現這個秘密的人幾乎都無一倖免，只有黑狗是例外。

黑狗挨了那樣的兩枚暗器，仍能够將「滿天花雨」擊殺，然後將這個秘密據爲己有，其餘七色暗器亦照單全收，再依自己的需要加以打磨。他沒有學到「滿天花雨」的暗器手法，然而他的暗器手法却比之更巧妙更狠毒。

這種暗器用到現在，他已經做到隨心所欲的地步，也不以爲還有什麼能够將之化解，甚至金龍堂主他也不以爲會例外。

一個人的自信心並不是朝夕所能够建成，而一種強烈的自信心突然被粉碎，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担得起。

「滿天花雨」以這樣接近透明的暗器殺不了黑狗，整個人便完全崩潰，有如一個傻瓜般怔在那裏，黑狗殺他，根本沒有花太多氣力。

黑狗現在這種暗器落空，却只是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驚訝，身形隨即離開了那條橫枝。

他對這種暗器的自信絕不比「滿天花雨」弱，這種失敗的打擊，較之當日的滿天花雨也絕無疑問只有過之，並無不及，可是他的反應仍然是如此敏銳。

也許早就習慣了失敗，對他來說失敗一些也不可恥，最重要的還是能够將敵人擊殺，能够活下去。

他的暗器沒有再出手，連這種暗器都傷不了沈勝衣，還有什麼暗器可以用？

可是他仍然作擲暗器狀，那離開橫枝的身子剎那暴長，雙脚力蹴在旁邊的樹幹上，身子藉這一蹴之力，一支弩箭也似射出，却不是射向沈勝衣，而是射向那邊樹下的紅綾。

這是在沈勝衣意料之外，他將第二撥暗器擊下，在黑狗驚訝那剎那很自然的一看接在手中那三枚接近透明的暗器。

那三枚接近透明的暗器要接下實在不容易，那一來這種暗器更引起他莫大的好奇心。

除了這種暗器黑狗到底還有什麼暗器，那又是這樣的一種暗器，比這種到底還強在那兒？一見黑狗作發暗器狀，沈勝衣不由心頭一凜，聚精匯神準備應付，到他發覺黑狗並不是施放暗器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阻止黑狗的行動了。

他扣在手中的暗器也沒有打出去，那是他知道暗器也很難追得上黑狗的身形，而且很容易誤傷紅綾，即使能够將黑狗擊傷，黑狗在負傷之下，說不定會發出致命的一擊，那幾乎是一個殺手在負傷之下應有的反應。

在正常的狀態下，黑狗是應該不會傷害紅綾的，所以沈勝衣只是準備黑狗奪得花名册離開紅綾之後才出擊，動念間，從容不迫地從樹上掠下來，眞氣同時運行，貫通全身。

這一擊若是擊出，將會是石破天驚的一擊，能够接得下的人絕不會太多，黑狗也許是其中之一，但無論如何，是絕難擺脫沈勝衣的糾纏。

但以他的身手經驗，做得到亦未可知，沈勝衣不能够太肯定，也所以這一擊他非獨已經準備全力出擊，還考慮到一擊不中之後應有的行動。

紅綾當然更意外，却沒有忘記手上捧着的那具「天羅地網」，她原就準備必要時以之射殺奪取花名册的人，所以很自然的將那具「天羅地網」迎向黑狗。

黑狗目光及處，怪叫一聲，身形硬硬倒翻，在紅綾身前半丈處落下來，他雙手在那剎那，已扣滿暗器，却沒有發出。

到底是因爲紅綾沒有發動天羅地網還

是因爲他不忍心以暗器對付紅綾，却連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甚至懷疑那是否要來對付沈勝衣。

紅綾也沒有動，只是呆看着黑狗，雙手仍按在「天羅地網」的機括上。

黑狗緩緩轉過身，奇怪地問道：「爲什麼你不施放暗器？方才我人在半空，絕對沒有機會閃避逃生的機會。」

紅綾冷冷道：「你撲下來同時本可以先發暗器，將我射殺的，可是你沒有。」

黑狗道：「我只是要取回花名册，無意殺你。」

紅綾道：「我也是，只要你不動花名册，我是絕不會出手的。」

黑狗歎息道：「你又何必這樣做？將花名册送回去——」

紅綾道：「要說的早已說清楚，你若是聽我的立即離開金龍堂。」

「不可能。」黑狗搖頭，下面的話還未接上，紅綾已接道：「那你便走你的路，不要迫我拿這暗器對付你。」

黑狗雙手一攤，接將手上的暗器插回皮囊內，道：「花名册我一定要拿走，你若是忍心，儘管發射手中的『天羅地網』。」接就攤開雙手，緩步走向紅綾。

「站着！」紅綾大喝，捧着「天羅地網」的雙手顫抖了起來。

黑狗淡然一笑，脚步不停，雙手探向那油布包着的花名册，也就在這剎那，他的眼前突然一亮！

這也是他一生最後的感覺。

紅綾終於按動了那具「天羅地網」的機括，盒子無聲的迅速打開，數以千計綉花針一樣的暗器從盒內射出來，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射向黑狗。

那實在太多太快，看來就像是一蓬白光，一閃即逝。黑狗全身上下立時出現了無數血點，那些針竟然強勁到直沒進去，穿透肌膚。

黑狗所有的生機，在那剎那完完全斷絕。

血點隨即擴大，黑狗的身子仰倒了下去，面上仍然有笑容，臨死之前那剎那他仍然不相信紅綾會殺他。

空盒子在紅綾手中墮下，紅綾整個身子顫抖起來。

沈勝衣同時掠到黑狗身旁，看了看，搖搖頭，伸手扶住了紅綾搖搖欲墜的身子，紅綾隨即撲進沈勝衣懷中放聲痛哭。

一直她都表現得很堅強，那只是到現在爲止，金龍堂的人給她的印象都是那麼的卑鄙無恥，使她覺得除了將他們毀掉，再沒有其他辦法能够阻止他們繼續爲非作歹，她却又不忍心看着那許多人死亡，所以才想到交出花名册，與查四妥協，藉以使金龍堂的人有所避忌，自我約束，省却那許多麻煩。

金龍堂全力阻止這件事的進行早已在他意料之中，她的行動所以一路上都很小心，也由於她身份的特殊，雖然在桃花庵被找到了，霍青也沒有對她怎樣，那當然還因爲她手中那具「天羅地網」，也因爲沈勝衣來得及時。

在她的眼中，金龍堂沒有一個好人，可是到現在爲止，一個金龍堂的人她也沒有傷害過，黑狗是第一個，也是金龍堂中除了金龍堂主她最關心的一個。

他們一起長大，到她懂得分辨善惡，她便企圖改變黑狗，然後她發覺黑狗經已根深蒂固，對金龍堂主死心塌地，就是她怎樣說話，也不能使之改變。

她看着黑狗壞下去，一些辦法也沒有，終於死心，她明白出生與及受教育的環境，支配着黑狗的命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與生俱來，兇殘的獸性，那本來潛伏在他的心深處，由於金龍堂主的悉心教導栽培，完全激發，不可收拾。

除非她厭惡，否則無論任何壞事他做來都是興緻勃勃，做得很徹底，很俐落。

紅綾沒有見過他做過多少壞事，只是一次，但一次已經足够，她死心也是由那一次開始。

花名册絕不能落在他手中，那一次的情景那剎那又在紅綾腦海中閃現，她毫不猶疑的按下了機括。

然後她整個人都崩潰，這也是她的第一次殺人。

沈勝衣擁着她，沒有作聲，他完全明白紅綾的心情。

好一會，紅綾才鎮定下來，飲泣着說道：「我不想殺他，不想殺金龍堂的任何人。」

沈勝衣道：「你不殺他花名册就會落在他手上，再說我也會殺他，阻止他將花名册帶走的。」

紅綾輕聲問：「沒有其他解決的辦法了？」

「沒有。」沈勝衣微喟。「這件事只有死亡才能够解決，他死或者我死。」

紅綾目光一轉。「他本可以將我殺掉，可是他沒有動手。」

「那是他看錯了你只是一時意氣用事拿走花名册，其實還是他們那種人，當然還有一些感情，我看他是喜歡你的。」

紅綾搖頭說道：「我從來沒有喜歡過他。」

沈勝衣道：「好像他這種自信心這麼強的人，是絕對不會考慮到別人的感受的，他就是自信你一樣喜歡他，絕不會發射那具天羅地網，才會死在天羅地網下。」

紅綾怔怔的望着黑狗，沈勝衣接道：「只怕他已經得到令尊的默許。」

紅綾身子一震，悽然道：「他們就是這樣，以爲我一切都應該服從，聽由他們支配，甚至要控制我的命運。」

沈勝衣道：「這之前相信他們都認爲你已經完全由他們控制，支配，也所以才會被你這樣容易將花名册偷出來。」語聲再落，倏的一聲歎息。

紅綾聽着詫異。「沈大哥，你歎息什麼？」

沈勝衣道：「他們這麼快便懷疑到你，轉而發現花名册的失竊，可見得他們其實還是有些兒戒心。」

紅綾道：「之前我曾經說過家父好幾次。」

沈勝衣接道：「也是說，整個金龍堂值得他們懷疑的人絕無僅有，他們都能够彼此信任，以成爲金龍堂的一份子爲榮，絕不會背叛金龍堂。」

紅綾頹然道：「他們全都是無可救藥的壞人，難怪查捕頭不惜犧牲一切也要毀

滅金龍堂的了。」

沈勝衣問道：「你是否支持得住？」

紅綾勉強笑了笑。「我只是心情問題，黑狗既然追踪到來，其他的人相信亦會很快趕到，我們還是立即動身的好。」

沈勝衣點頭，目光一遠，前面的路看來是那麼平坦，可是他們能够走得多遠？

× × ×

接下來的兩天，路上異常的平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也沒有遇上金龍堂的人，就是因爲太平靜了，沈勝衣紅綾反而有些担心。

以常理推算，黑狗既然追上來，其他人絕沒有理由一些消息也沒有，應該便四方八面趕來，沒有理由連一個金龍堂的人他們也沒有遇上。

路上有兩個適宜襲擊的地方，他們都輕易走過，到了第二天晚上，沈勝衣紅綾不再趕路了，他們離開了原來的路綫，遠遠繞開，然後在一個山坡上歇下來。

沈勝衣路上獵了三隻山鷄，歇下來便烤熟與紅綾飽餐了一頓，倒頭便睡，讓身心得到適當休息，以使能够達到最佳的狀態。

那是沈勝衣的主意，這兩天走下來，他發覺除非金龍堂的人完全沒有他們下落的消息，否則並不難追上他們，找到他們，而金龍堂的人一直都表現得那麼消息靈通，在這個要緊關頭，又怎會變得這樣疏忽？

惟一的解釋就是他們已經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地點，作好了準備，只等沈勝衣紅綾經過。

沈勝衣並不奇怪，以金龍堂的勢力絕不難做到這一點，那也必定是他與紅綾必經之地。

到底是那兒？沈勝衣却是並不清楚，他實在需要靜下來，仔細考慮一下該往那一個方向走。

他當然不知道，金龍堂的所屬已經在前面不遠列成了一條直綫，除非他停止北行，否則難免被他們發覺。

次日一早，沈勝衣便走進不遠的一個樹林中，在樹林中走走歇歇的走了差不多一天，到黃昏時份才停下來，又休息了一個時辰，深夜才離開那個樹林，走進一條小路。

他們漫不經意的走進去，其實更加小心，沈勝衣忽然有一種感覺，危險已經迫近。

這種感覺很奇妙，連他也不知道怎會有的，就是每當迫近危險的時候，這種感覺便會出現，前後也不知道救了他多少次的命。

這一次又怎樣？

他的脚步更慢了，紅綾終於發覺了他的神態異樣，忍不住問道：「是不是已經發現了金龍堂的人？」

「沒有。」沈勝衣搖頭。「只是我有一種感覺，我們已經落入他們的監視中，而且他們正在向我們迫近。」

紅綾四顧一眼，沈勝衣接道：「每當危險的時候我就會有這種感覺，這一次也許例外。」

紅綾接問：「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沈勝衣道：「過去我都是靜候危機的降臨，隨機應變。」

紅綾苦笑道：「已經很接近了，這時候若是落在他們手上，失掉花名册，我們亦只有認命。」

沈勝衣道：「花名册縱使回到他們手上，他們亦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

紅綾看着他，忽然流下淚來，道：「天下間若是沒有你們這種視死如歸的俠客，將會變成怎樣子？」

沈勝衣微笑道：「到時候每一個人也許都會過得更快樂。」

紅綾詫異道：「更快樂？」

沈勝衣道：「好人本來就不多，而且都很善良，當沒有我們這種好管閒事的人理會，惡勢力日漸抬頭，他們自然就會日漸習慣，終於同化。」

「那將會是一個怎樣的天下？」

「當然就是惡人天下了。」沈勝衣一笑。「到沒有好人的時候，當然也沒有好惡之分。」

紅綾道：「你希望有那樣的一天。」

沈勝衣道：「不希望，可是當惡勢力控制一切的時候，剩下那一小撮的好人我總認爲還是變壞的好，最低限度他們不會感到太痛苦。」

紅綾歎息道：「我明白你的心意，若不是還有查四那樣的朋友，也許你早已絕望了。」

沈勝衣道：「也許你還沒有接觸太多的好人，否則你會驚奇他們的遭遇，他們雖然光明磊落，活得有時很快樂，只是有時而已，有時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只求安安定定的活下去也不能。」

紅綾領首道：「我明白，有時我甚至懷疑一些聽來好像很對的話譬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沈勝衣淡然一笑：「我絕不以爲有所謂天理，否則根本就不會有好壞之分，金龍堂就是毀了，前此毀在金龍堂的人不見得就會重生，若是有天理，又怎會有金龍堂的出現？一切有時簡直就是上天在拿人命開玩笑。」

紅綾道：「所以你也不以爲有你與查捕頭這種人，是上天的好意，要你們來救助一些無辜的好人。」

「這何不索性不讓惡人生下來？」

「不錯，這的確是一個玩笑。」紅綾凄然一笑。「正如我的存在。」

「別再說這些了，若是天公不諒，跟我們開一個更大的玩笑可不是好玩的。」

紅綾苦笑，轉道：「查捕頭不知現在怎樣了。」

沈勝衣道：「我只知道無論他怎樣絕不會埋怨任何人。」

「天例外？」紅綾仰首看着黑夜的天空。

沈勝衣無言，亦抬起頭來，夜空中星光閃耀，冷月凄清，寬闊深遠而神秘。

天理到底是什麼？

× × ×

破曉，郊野朝霧迷離，有些寒意。

沈勝衣紅綾在一個山坡下停下來，他們終於看見了查四，他是給縛在一條木柱上。木柱立在山坡最當眼的地方，旁邊一張大紅太師椅，坐着一身金紅色的金龍堂主，在他的後面站着潘玉，貴妃，更遠的

地方，有胡來，還有一個老瞎子，是天殘門中的蝙蝠。

在他們的後面，還有近百個大漢，與之同時，在沈勝衣紅綾後面亦有三四十個大漢出現。

金龍堂的精英縱然還沒有齊集，但只是對付沈勝衣紅綾兩個人，已經足夠了。

沈勝衣竟然若無其事，紅綾亦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鎮定，目光清冷得有如一泓秋水。

金龍堂主即時鼓掌，大笑道：「歡迎歡迎。」

沈勝衣沒有理會，目光落在查四面上，道：「查兄可好？」

查四面容憔悴，眼蓋低垂，應聲張開，目光雖然不太亮，仍然給人一種正氣凜然的感覺，悠然道：「也沒有什麼不好，他們只不過將我輪姦。」

語聲是那麼平淡，絲毫的悲痛也沒有，沈勝衣却已從其中聽到了查四內心的悲痛，憤怒。

紅綾的目光即時轉到金龍堂主面上，金龍堂主面上那剎那露出了極不自然，有些尷尬的神色，笑聲也變得乾硬弱下來。

不管怎樣，紅綾到底是他的女兒，做父親的總不希望別人在自己兒女面前揭露自己所幹過的醜事。

他雖然偏嗜男色，到底也是私底下的事情，不足爲外人道，做那些事情的時候他當然也不會讓紅綾看見。

儘管他的所謂怎樣卑鄙，到底還是一個人，有些事還是不會當着兒女面前幹出來。

人與禽獸，畢竟還有一些分別。

紅綾沒有作聲，但眼瞳中流露出來的悲痛，已遠勝千言萬語。

查四目光亦轉向紅綾，接道：「他們應該將我的口封上的，但也許他們認爲這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紅綾歎息道：「我不該找你的，否則，這件事情絕不會變成這樣。」

查四側首望着金龍堂主。「我奇怪你竟然會有一個這樣善良的女兒。」

金龍堂主冷笑，道：「她善良，她要毀去他父親一手創下的基業，要毀去金龍堂。」

查四道：「你總不能不承認，不是她，你現在已經是一個死人，金龍堂縱然存在，與你也一些關係都沒有。」

金龍堂主沉默了一會，道：「她是我的女兒，無論她爲我幹什麼都是天公地道的。」

紅綾插口道：「查捕頭，這些事還是不要說了。」

查四點頭：「不錯，這都是廢話。」

沈勝衣接着道：「他們是要拿你做人質。」

金龍堂主替查四回答：「正是，你要他活命，便將花名册交出來，我保證讓你們安全離開。」

沈勝衣笑了。「你以爲你還有信用？我們還會相信你？」

金龍堂主道：「我是不要增加雙方的傷亡，花名册交還給我，這件事便算沒有發生過一樣，你將查四帶走，紅綾隨我回去。」

紅綾立即搖頭。「我是絕不會同去金龍堂的了。」

金龍堂主瞪着紅綾，一會，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也罷，只要你不再與我作對，無論你走去那兒我都不管。」

紅綾忽然歎息道：「別人說你怎樣言而無信，我一直都有些懷疑，現在我相信了。」

金龍堂主道：「你是說金龍七殺令的事？金龍堂是我一手創的，什麼規則也都是由我擬來，連我也不能够改變，有誰能够改變。」

紅綾道：「除了你當然沒有人，我只是奇怪金龍堂中竟然有那麼多人服你。」

金龍堂主笑了。「這當然是因爲我們這一羣人都是卑鄙無恥的人，自不用管那許多，我這個堂主若不是這樣子，又那裏還有資格成爲堂主。」

紅綾無言，一個人肯自承卑鄙無恥，還有什麼做不出來？

查四淡然道：「你還不明白，他們服的只是他的武功，那一天闖出了禍，可以有人代爲解決。」

紅綾道：「也是說，當他們發覺能够保護他們，替他們解決問題的人不能够再出面，自然就會消聲匿跡，連壞事也不敢多做的了。」

查四道：「所以我敢說，這一次拿回花名册，他們一定會將花名册毀去，在毫無顧忌的情形下壞事將會繼續幹下去。」

紅綾道：「花名册交出去，這之前的努力當然是白廢的了，爲了花名册殉死的人當然死得毫無價值。」

查四道：「眼前環境却是如此惡劣，姑娘不妨再考慮清楚。」

紅綾笑了笑。「查捕頭看小我了。」

查四道：「有些事我們都是不願意看着發生的。」

紅綾道：「只要查捕頭明白我是一個怎樣的人便成，活着沒有意義再活上千百年也沒用，死而無憾，死在什麼人手下還不是一樣？」

查四正色道：「我不再說什麼了。」

金龍堂主的面色却沉了下來，突然喝一聲：「紅綾！」

紅綾目光應聲轉過去，顯得更清冷，金龍堂主的目光與她的接觸，不由自主的心頭一凜，那剎那在他的感覺竟是那麼的陌生，站在他面前的竟似一個陌生人，而不是他的女兒。

他一怔才道：「你過來！」

紅綾搖頭，反手接抓着一綹秀髮，隨即拔劍削去，劍過髮斷，他跪下將那綹斷髮放在身前地上，向金龍堂主一連叩了三個响頭，道：「你養育的大恩我只有來生還了。」

金龍堂主臉色更難看，霍地站起來，那張大紅太師椅同時碎開。

紅綾也站起身來，看着金龍堂主，毫無懼色。

金龍堂主胸膛起伏，戟指紅綾，咬牙切齒的道：「你一定要迫我殺你？」

紅綾淡然道：「現在你可下令了。」

金龍堂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旁貴妃一笑道：「雖則爲了我們生死存亡，我們仍然不想傷害你。」

潘玉笑接道：「拿下了沈勝衣，要解決這件事還不簡單？」

金龍堂主點頭道：「不錯，這也是解決這件事的唯一方法。」接把手一揮。

潘玉那柄西洋蜂尾劍立即在握，身形陡動，「嚇」的一聲，劍刺向查四的咽喉，查四沒有動，也不能移動，難得是連眼睛也不眨一眨，潘玉的劍也沒有刺進去，劍尖在查四咽喉半寸不到處停下。

查四已感到劍上的寒氣，冷笑道：「怎麼不刺下去？」

潘玉道：「要殺你還不是易如反掌，一路上我們都不着急，現在當然也不會着急的了。」目光接轉向沈勝衣，道：「查四的性命就在你的一句話。」

貴妃笑接道：「你是否願意將花名册交出來？」

沈勝衣淡然應道：「我以爲我已經回答了。」

潘玉道：「你們是好朋友。」

沈勝衣道：「所以我完全明白他的心意。」

金龍堂主大笑道：「他若是不怕死，也不會苟活到現在。」

沈勝衣道：「那只是因爲他要看着你們失敗，要知道這件事的發展。」

金龍堂主道：「我以爲他應該很信任你的。」

「他這不是不放心，只是關心，他若是怕死，根本就絕不會去動金龍堂了。」

金龍堂主道：「你知道我們爲什麼到現在仍然不將他殺掉。」

「主要是不想將事情弄得太僵。」

金龍堂主道：「可惜你到現在還是不將他的生死放在心上。」

沈勝衣道：「都是廢話，你們還是趕快動手，省得麻煩。」

金龍堂主道：「你以爲你眞的是無敵天下？」

沈勝衣道：「我只是有信心在自己倒下之前，找幾個作伴，一起上路，不知道，你們那一個有興趣先走一步？」

金龍堂主冷笑道：「那我們等着，看那一個有耐性。」

沈勝衣笑笑。「可惜我是絕不會等的。」隨即將肩負的那個包袱交給紅綾，輕舒了一下四肢，他的動作並不快，但好像金龍堂主這種高手却並不難看出他除非不出擊，否則必是雷霆萬鈞之勢。

沈勝衣名動江湖，劍稱第一，事實亦有不少高手倒在他劍下，好像這樣的一個人，若是存心拚命，有多少人能够接下他的劍。

金龍堂主看着一張臉有如寒冰，道：「你瘋了。」

沈勝衣道：「只有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才能够發揮他所有的潛力。」

金龍堂主突然揮手，一聲：「上！」

那邊的十來個大漢，應聲一呆，金龍堂主命令的正是他們。

貴妃目光一轉，道：「他只是一個人，你們害怕什麼？」

七八個大漢終於衝出來，他們雖然聽過沈勝衣的大名，到底沒有見過沈勝衣的出手。

金龍堂主立即再揮手，其餘的人立即四方八面迫近去。

沈勝衣也動手，緩步走向山坡，紅綾亦步亦趨，一手緊抱着那個包袱。

三個大漢當先衝到，一停猛喝一聲，再衝前，沈勝衣的劍這才出鞘，暴喝聲中急劈而下，只聽三下異响，那三個大漢突然倒飛回去，一個身子半空中斷開兩截，鮮血激濺中飛出差不多三丈，才掉下來，其中一截，撞上了一個大漢的面門。

那個大漢立時混身鮮血，怪叫一聲轉身狂奔了出去，撞倒了另外兩個同伴。

潘玉貴妃看在眼內，聳然動容，他們到底都是用劍的，當然看出沈勝衣那一劍的威力。

金龍堂主目光一寒，道：「上！」

那些大漢沒有立即上，這片刻之間，沈勝衣又迫近了很多。

胡來那邊突然一聲怪叫貼地疾滾了下來，他平日本來有些瘋狂，現在似乎又不堪刺激，狂性大發。

沈勝衣視若無睹，繼續前行，旁邊的幾個大漢似乎受胡來影响，吼叫着亦揮刀撲來。他們顯然對紅綾都有些顧忌，繞過了紅綾才撲向沈勝衣。

紅綾的劍突然刺出，刺進了在她面前衝過的一個大漢的咽喉，接拔出，劈向另一個，那個大漢慌忙揮刀擋去，才擋開一劍，紅綾已瘋狂三劍劈到，硬硬將他劈倒地上，一個身子幾乎斷爲四截。

與之同時胡來已滾到沈勝衣腳下，沈勝衣沒有動，右手已然將一個大漢劈胸掀住，也就將那個大漢迎頭向地上的胡來撞去。

胡來雙刀一剪，那個大漢便斷爲兩截，他只道沈勝衣不知他雙刀的鋒利，剪斷那個大漢之後再剪沈勝衣的雙脚，那知道那個大漢一撞之力竟然是那麼重，雖然將之剪斷，身形亦被震回去。

他一聲「不好」，身子立即躍起來，半空中翻身，沈勝衣手中那半截屍身這才脫手，又是向胡來飛撞過去。

這一着更在胡來意料之外，雙刀很自然的一剪，再將那截屍體剪斷，胸腹同時一下刺痛。

那剎那他已看見沈勝衣的劍刺來，雙刀已及時回一刀護住了胸腹的要害。

沈勝衣刺的並不是要害，只是刺中同時一股內力亦透進去，那若是一般人的劍胡來只不過受傷，而且絕不會太重，但沈勝衣的劍却不同，內力一透，劍鋒便震動，胡來中劍的地方立時裂開一個碗大的傷口，鮮血狂湧，他雖然從劍尖脫出來，立即便倒下，很自然的伸手掩開，發覺胸腹開了一個那麼大的洞，不禁魄散魂飛。

目光及處，他的面色更慘變，慘叫着反撲了回去，迎着他的幾個大漢都在刀光中倒下。

他雖然有些瘋狂，到底很怕死，所以在小鎭截擊查四那天晚上，一見勢色不對立即逃命。現在他也是逃命，一面大呼：「快拿刀傷藥來！」

語聲未落，他已衝到金龍堂主面前，金龍堂主猛喝一聲，一掌疾擊在胡來頭上，胡來沒有防備，這一掌擊個正着，眼耳口鼻鮮血狂噴，一個身子滾飛了出去，急如流星，飛撞向沈勝衣。（未完・六）

「七大寇」故事

悽慘的刀口

溫涼玉・文
可飛・圖

群起迎擊　捕頭斷臂

天神般的壯漢

要提文前

前文書至一座小鎮來了一批江湖正道俠義之士，埋伏在鎮內，扮成各式人等，有販夫走卒、獵戶、男女老少佈陣包圍，捉拿惡賊沈虎禪，綽號神刀魔。組織埋伏在小鎮的是：捕頭門大綸、其中俠士有俠義堂「東西雙絕」丁三姑、溫柔；「五雷天心」魯山陰；「無音神雷」徐赤水；「雪山老魅」郝不喜；「青帝門」這次頒下神火令要將沈虎禪格殺勿論，就是因爲他殺害了門主任古書，郝不喜也算是受害者家屬之一，故他特別賣力，一見沈虎禪闖來，馬上應戰，徐赤水從旁圍攻，郝不喜「劍指」攻敵，反被沈虎禪用摺扇作武器，摺拔其中一隻劍指甲，三人正在苦戰……

郝不喜一身造詣，也非同凡响，這電光火石間，已發覺暗器來襲，閃避已無及，只見他右手五劍，仍向書生出擊，但左手一捉，竟已將三道「無音神雷」硬生生抓住！

若是別的暗器，郝不喜早已蓄內功於掌上，一定被他扣了下來，可是「無音神雷」是一種極之歹毒的暗器，一着實物，定必爆炸，郝不喜一手扣住三枚暗器，待覺有異，甩丟已不及，「波、波、波」三聲「無音神雷」爆炸！

郝不喜大吼一聲，五指一緊，「滋」地一聲，跟着是辛辣的臭味襲人，三枚神雷，竟被郝不喜的純內家功力捏熄，搓個粉碎，但神雷的爆炸力，仍然炸傷了他的手掌，尾指「劍甲」也被炸得殘破碎裂。

郝不喜右手的兩片「劍甲」，在這一分心之下，又被切斷飛去，衆目睽睽下誰也沒有認清那書生是用什麼手法擊斷「劍甲」的。

郝不喜一面怪叫，一面將剩下的六片劍甲舞得個劍光熠熠，風雨不透，但不是進攻而是疾退，退了七八尺，劍光乍停，怪嘯未止，目睚欲裂的向徐赤水望來。

徐赤水心裏暗叫了一聲：苦也！事關郝不喜除了第一片「劍甲」一上陣就失利不提，其餘三片「劍甲」全因自己冒冒然放了三顆「無音神雷」分了他的心才致斷落的，這是至明顯不過的事。

但徐赤水心裏使橫，自忖：傷了你又怎樣？你老妖怪拿不下沈虎禪，看我手到擒來？嘴裏胡哨一聲，

，忽然一伏，又似一隻大海鷗一般掠了過去。

通常輕功都是往上沖拔，但徐赤水的輕功，甚是古怪，却先貼地面上飛掠的。

所以徐赤水的武功，攻下盤的多於攻上盤。

那書生笑道：「哇！人望高處，水往低流，你這下白鴿往亮處飛，也眞古怪。」

話未說完，徐赤水手上已多了兩柄點穴橛，急攻書生下三路。

書生的身法甚是古怪，就似一片樹葉，遇到氣流時忽「飄！」出去，或似一根羽毛，忽被勁風「捲」走，也像一顆石頭，忽然被人「踢」了開去或陀螺般「拋」了過去，他的武功更是古怪，二十招中有十九招都是只守不攻的，但徐赤水始終佔不了他的便宜。

只聽那書生笑道：「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我這『過隙奇步』如何？」

「白駒過隙，奇門步法」是武林中一種失傳已久的詭異步法，溫柔是聽說過，沒想到會在這樣一個年輕書生身上出現。

更沒想出那書生一語未畢，「砰」地摔了個大跤，「哎唷」了一聲。

只見丁三姑遽一伸手，一道長方紅絹，像蛇游一般悄沒聲息的「滑」了過去，書生一時沒留意，吃這一下出乎意料，郝不喜本要眼看徐赤水出醜，忽見書生摔倒，怪叫一聲，手中六道劍甲，一齊往下刺出！

徐赤水更不怠慢，點穴橛一口氣刺戮書生身上十二大穴！

丁三姑身形一幌，也掠了過去，一面叫道：「這人是我擒的！」

忽聽門大綸雷轟也似的發出一聲斷喝：「沈虎禪，你還不出來。」

衆人都是一怔。

地上的書生一陣翻滾，好不容易才避過甲劍點穴橛的一輪猛攻，已甚是狼狽，一面呼叫道：「喂，喂，不好了，你再不出來，我就不好了。」

只聽一個聲音道：「統統給我住手！」

在這一聲之前，門大綸的斷喝，兵器破空交擊之聲，以及書生哀告與各人呼喝之聲夾雜紛擾，但這一句話，却把所有的聲音壓了下去。

在丁三姑聽來，像空中炸起一個大霹雷，在徐赤水聽來，似是有人在他耳裏大喝了一聲，在溫柔聽來，好像有人在她心口裏擂了一搥，在郝不喜聽來，却像迎頭給人劈了一記鐃鈸，幾震得金星直冒。

這個聲音，竟是人人聽來，感受不同，但威力一樣。

丁三姑，徐赤水，郝不喜不由自主住了手，書生跌跌撞撞的爬起來怪叫道：「你可現在才來呀…」

話未說完，那聲音「哈！哈！哈！」笑了三聲，不單令書生下面的話講不下去，衆人也只覺得耳膜如同被布鎚「隆！隆！隆！」的搖了三下，隱隱作痛，嗚嗚作响。

只見一個人，自叢林中走了出來。一棵腿粗的樹擋着他的路。

他伸手一拔，樹連根拔起，被他丟在一旁。

一顆大石碍着他的路。

他飛起一脚，大石頭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

然後是剛才那匹黑馬，攔着他的路。他略一遲疑，伸手自馬腹下一托，竟把馬匹四蹄離地托起，放到一旁，才大步走了過來。

每一步跨出，足有別人的四步之寬。每一步踏下去，都在硬泥上鐫下了一個深印一樣。

這個人，滿頭亂髮，頷繞虬鬚，以致髮髭交扯一起，分不開脈絡來，雙道眉極是有力，一雙深而大的神目，藍電也似，光射數尺，突額豐頷，鼻如竹筒，上身左臂偏袒，猿背虎腰熊肩，足足高人兩三個頭，身上的肌肉似榕樹突露於地面蟠結的根一般，十指一屈一伸間，發出達達的响聲，拳背上青筋宛若蚓曲。

最特奇的是，這樣凶神惡煞的樣相望過去，却令人一點也不覺得他粗野莽烈，反而有一種古人的豪態，睥睨羣倫。

而他一雙眼睛，却非常有感情。

門大綸瞳孔像貓見太陽光一般的收縮了起來，瞇成了一綫，使得他特高的顴骨份外横張。

「沈虎禪？」

大漢只睨了他一眼，却向温柔裂開大口，笑了一笑。

郝不善又深深長吸一口氣，他這一吸氣，十指劍甲，又全都繃直了起來。

大漢突然對他横目瞪了一眼，兩道電光也似的眼神，像冷鉛一般自郝不喜雙眸裏直灌入他心頭。

大漢道：「你『大須彌劍障』雷風暴雨十劍迴環，長虹亘天首尾相啣，現十僅賸六，劍障已破，還要出手？」

郝不喜給這一喝，可謂喝破罩門，六道劍甲隨着心頭一寒，軟了下去。

丁三姑正一低頭。

她低首的時候，「碧血滅魂梭」就會比電還快的射出來。

但她忽然僵住了，就像一條魚忽然嵌在冰裏，動彈不得。

因爲就在她要低首下去的時候，突然發現沈虎禪雙目神光暴長，已向她望來。

她立刻不敢再動。

因爲誰也不知道她發出「碧血滅魂梭」的後果會怎樣？

只聽沈虎禪冷冷地問她：「你想幹什麼？」丁三姑沒有回答，只覺心頭有點發毛。

沈虎禪又道：「你的『碧血滅魂梭』在我看來，像綠頭蒼蠅，連貽笑大方都他娘的談不上！」

又問：「你聽過『赤陰神網』吧？」

丁三姑不敢冒然點頭，只有眨了眨眼睛，沈虎禪又說：「赤陰神網不僅可以收了你的碧血滅魂梭，還可以十倍力量反射原主，你要不要試試？」

丁三姑這次頭是非動不可了。

她立即搖了搖頭。

沈虎禪濃眉一沉，又道：「那你還用『五岳輕雲煉』扣住小方的脚不放做什麼？信不信我用『羅侯血燄』燒了你的輕雲煉？」

丁三姑連忙張袖一吐，疾地收捲回了紅綃。衆人這才知道那美書生叫做「小方」！敢情便是沈虎禪的生死之交方恨少。

就在這時，徐赤水的雙臂像蒼蠅落在牛皮上般抖了一抖。

沈虎禪何其警覺，一雙銳眼，已望定徐赤水，粗聲道：「你抖，你再抖，你敢再把『無音神雷』抖出來，我包管一一炸還在你嘴裏，你信不信？」

徐赤水當然知道「無音神雷」的厲害，他自己就看過百次以上自己把別人炸得皮開肉綻肢離破碎的塲面。

所以他慘綠了臉的，動也不是，不動也不是的站在那裏。

那天神樣般的大漢睥視在塲衆人之後，問：「你們之中，誰是領袖？」

温柔眼見自己這一羣人，原本是爲剿滅沈虎禪來的，現今却一個一個地噤若寒蟬，心裏氣不過，挺身出來：「沈虎禪，你已惡貫滿盈，還威風什麼？」

大漢倒沒料到一個嬌俏俏，怯生生的紫衣女子，突然挺身出來向他指喝，只見這女子瓜子臉蛋兒，目如點漆，兩道秀眉像兩把英挺的刀，使得嬌俏的玉靨無盡俏煞，但也有一種秀氣的多情，最難得的是這女子讓人有掌上明珠，小家碧玉的感覺，烏髮如瀑，修長勻齊，而且紅唇稜角極美，站在月光下，有一種令人不敢對視的清艷。

這個鐵錚錚、威凜凜的壯漢，見着了温柔，只覺得一股欺花勝雪的秀氣，逼人而來，面上容光更勝朝霞和雪、玉朗珠輝，壯漢突然仰天打了一個噴嚏。

這一下，倒是大爲出乎衆人意料之外，沈虎禪也是人，自然也像正常人一般會打呵欠打噴嚏，但他一見到温柔，先前已裂開大口傻笑，而今給温柔一輪喝罵，怔怔地看了一陣，竟打起噴嚏，未免有點失去高手風度。

在旁的方恨少急道：「色字頭上一把刀，縱是紅粉，也要視作骷髏，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沈虎禪苦笑道：「我……我是情不自禁呀……」話未說完，又望了望温柔，忍不住又「哈啾！哈啾！」了兩聲。

温柔氣不過，以爲兩人是在嘲弄她，沒安着好心，嬌叱一聲，已到了沈虎禪身前。

温柔的武功，並不怎麼高，但她的輕功，是獨步天下的「瞬息千里」，她在小寒山恩師教培下，雖只練得三成，但在塲諸人，無人能及，只見眼前一花，温柔已在沈虎禪跟前一揚手，「拍」地打了沈虎禪一巴掌。

沈虎禪一愣。

温柔也一怔。

沈虎禪沒想到温柔會劈面給了自己一巴。温柔沒想到自己能一擊就中。

衆人也爲之一愣。

沈虎禪出塲的時候聲勢何其威猛，先拔樹開石搬驃馬，三言兩語嚇得丁、徐、郝三大高手不敢動武，却竟然給温柔這小姑娘一巴掌打中？

就在大家都呆了一呆之際，門大綸倏然之間，振臂掠了上來。

他像怪鳥一般，到了沈虎禪頭上，手中貂皮往下一蓋，罩住了沈虎禪，就在這時，他的身形疾沉下去。

他疾沉之時，左手握拳，擂在被罩住臉孔的沈虎禪門頂上，擊中門頂的同時，他右手五指如戟，狠狠地插在沈虎禪咽喉「七突穴」上，緊接左手五指一開一合成鶴嘴，啄中沈虎禪心窩口，右手反切，劈在沈虎禪左脇上，當門大綸雙脚沾地之際，馬沈及地，左肘撞在沈虎禪右膝上，右臂如鞭，迴掃中沈虎禪的小腹。

這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

就在這一瞬間，即是旁人眼睛一眨的剎那，比怔一怔、楞一楞的時間還短促的時間裏，門大綸已從靜若處子變得動若脫兔，一口氣以「奔雷手」擊中沈虎禪的六處要害。

六下連中，門大綸已退了開去，回到了原來賣獸皮的攤檔裏。

如果在那瞬間有人霎了霎眼睛，便不會看見門大綸曾經動過。

但是在塲的都是武林高手，他們同時看見門大綸兩手拳背上的兩團燒焦炭火一般的紅印，汎速褪去。

× × ×

沈虎禪連中六擊，如玉山倒柱一般，隆然而倒，却見他扯開了裏頭的獸皮，茫然問：「誰打我？」

方恨少踩足道：「是不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叫你不要爲色所誤，你就被色所累了！現在可裝不成大爺成孫子了……」

沈虎禪氣虎虎地一拍地而起道：「怕什麼！我經得起打……！」

兩人對答雖然古怪突梯，但郝不喜、丁三姑、徐赤水、甚至連温柔、門大綸五大高手無不駭然。

門大綸的外號是「奔雷手」，他因慕昔年名捕「鐵手」的雙手奇功，浸淫苦練拳掌臂肘三十年，以他的功力，不但可以掌開碑碎石，甚至可以指裂鐵分金，何況，他一口氣擊中沈虎禪身上六處重穴。

但沈虎禪沒有死。

而且還在說話。

看他的樣子，也不像受了重傷。

這次連門大綸的臉色也變了變，一字一句地道：「你究竟是誰？」

沈虎禪吼道：「你暗算我，我撕了你！」掄拳便要衝到市集來。

他往前一衝，便激起一股豪風，但是他並沒有衝得過去。

丁三姑的「五岳輕雲煉」、徐赤水的點穴橛、郝不喜的「劍甲」、已三面攔截了他。

他們三人畢竟是一流的武林高手，由於温柔和門大綸的出手，雖然沒有擊殺沈虎禪，但已使到他們瞭解到這天神般的壯漢，雖有天神般的體力，近乎刀槍不入的硬功，但却並無過人的武功！

他們怕的是武功比自己更高的人，而不怕一座會走動的大山。

三人全力搶攻，頃刻沈虎禪已左絀右支。

沈虎禪狂吼一聲，震得三人一顫，他反手拔起一株白楊樹，當作武器，颼輪電轉的呼呼掄舞起來，以抗三人。

這人確有穿山開石之力，三人不敢攫其鋒銳，只交錯進攻，徐赤水手臂一彈，又射出三點「無音神雷」！

時，他的身形疾沉下去。

他疾沉之時，左手握拳，擂在被罩住臉孔的沈虎禪門頂上，擊中門頂的同時，他右手五指如戟，狠狠地插在沈虎禪咽喉「七突穴」上，緊接左手五指一開一合成鶴嘴，啄中沈虎禪心窩口，右手反切，劈在沈虎禪左脇上，當門大綸雙脚沾地之際，馬沈及地，左肘撞在沈虎禪右膝上，右臂如鞭，迴掃中沈虎禪的小腹。

這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

就在這一瞬間，即是旁人眼睛一眨的剎那，比怔一怔、楞一楞的時間還短促的時間裏，門大綸已從靜若處子變得動若脫兔，一口氣以「奔雷手」擊中沈虎禪的六處要害。

六下連中，門大綸已退了開去，回到了原來賣獸皮的攤檔裏。

如果在那瞬間有人霎了霎眼睛，便不會看見門大綸曾經動過。

但是在塲的都是武林高手，他們同時看見門大綸兩手拳背上的兩團燒焦炭火一般的紅印，汎速褪去。

× × ×

沈虎禪連中六擊，如玉山倒柱一般，隆然而倒，却見他扯開了裏頭的獸皮，茫然問：「誰打我？」

方恨少踩足道：「是不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叫你不要爲色所誤，你就被色所累了！現在可裝不成大爺成孫子了……」

沈虎禪氣虎虎地一拍地而起道：「怕什麼！我經得起打……！」

兩人對答雖然古怪突梯，但郝不喜、丁三姑、徐赤水、甚至連温柔、門大綸五大高手無不駭然。

門大綸的外號是「奔雷手」，他因慕昔年名捕「鐵手」的雙手奇功，浸淫苦練拳掌臂肘三十年，以他的功力，不但可以掌開碑碎石，甚至可以指裂鐵分金，何況，他一口氣擊中沈虎禪身上六處重穴。

但沈虎禪沒有死。

而且還在說話。

看他的樣子，也不像受了重傷。

這次連門大綸的臉色也變了變，一字一句地道：「你究竟是誰？」

沈虎禪吼道：「你暗算我，我撕了你！」掄拳便要衝到市集來。

他往前一衝，便激起一股豪風，但是他並沒有衝得過去。

丁三姑的「五岳輕雲煉」、徐赤水的點穴橛、郝不喜的「劍甲」、已三面攔截了他。

他們三人畢竟是一流的武林高手，由於温柔和門大綸的出手，雖然沒有擊殺沈虎禪，但已使到他們瞭解到這天神般的壯漢，雖有天神般的體力，近乎刀槍不入的硬功，但却並無過人的武功！

他們怕的是武功比自己更高的人，而不怕一座會走動的大山。

三人全力搶攻，頃刻沈虎禪已左絀右支。

沈虎禪狂吼一聲，震得三人一顫，他反手拔起一株白楊樹，當作武器，颼輪電轉的呼呼掄舞起來，以抗三人。

這人確有穿山開石之力，三人不敢攫其鋒銳，只交錯進攻，徐赤水手臂一彈，又射出三點「無音神雷」！

沈虎禪最怕這等會爆炸的暗器，一面走避一面怪叫，拚命用白楊樹去擋，砰地一枚被樹架着，爆炸起來，枝飛皮剝，另一枚被他閃過，另一枚吃樹枝一撥，歪了準頭，波地一聲在沈虎禪腿邊爆了起來，黃芒乍現，沈虎禪吃灼了一下，大呼小叫地喊道：「小方，小方，你教我說的我都說啦，他們眞幹上了，我可吃不消，吃不消啦！……」

方恨少頓足道：「叫你別貪花好色，就是不聽……」正要趕過來，眼前一花，一個俏如芙蓉艷若蘭花的女子攔住了他。

方恨少歎道：「紅顏禍水，唉，果眞唯小人與女人難養也。」

温柔美目一瞪：「你說什麼？」

方恨少道：「女子要講究三從四德，知書識禮，怎可像你這樣，……」

温柔叉着腰問：「我怎樣？」

方恨少噎了一噎，道：「也沒怎樣……不過，有點像……」

温柔問：「像什麼？」

方恨少嘻嘻一笑，幅檢一揖，道：「像父之相反，日之對比，還有你現在手的姿態……」說着一擰身，趁温柔怔怔地沉思的時候，已加入了戰團。

温柔忖思，什麼是「父之相反，日之對比，現在手勢……」想了一會，父之相反爲「母」「日」之對比爲「夜」，手勢嘛——頓時恍然大悟，秀眉一揚叱道：「你罵我母夜叉！——」這才發現方恨少早已不在她跟前。

方恨少加入了戰團，他的武功，只把摺扇陡地一張，不過這一下端的厲害，徐赤水一個不防，點穴橛也給他打掉一支。

不過方恨少的武功，只那末一下，要不是他身法奇特，每次都能在生死關頭把腰一扭，及時「飄」了出去，早就死在三人手上了。

沈虎禪掄舞白楊樹，加上方恨少從中作梗，三人一時也奈不了何。

可是温柔一加入局勢就不同了。

温柔的武功不高，但輕功却是翹楚。她只選定方恨少。

這一來，方恨少就糟了，雖然温柔每一次出手，他都能及時以古怪的「過隙奇步」閃過，但他也無法突破得了温柔的阻攔。他既闖不過去救援「沈虎禪」，温柔一時也打他不着。

「沈虎禪」那邊可慘了。

饒是他銅皮鐵骨，但對付三大高手，久戰之下，吃郝不喜「劍甲」劃中大腿一下，深入肌理，鮮血涔涔直淌。

而他更怕的是徐赤水那出手時無迹可尋的「無音神雷」。

更可怕的是「碧血滅魂梭」。

只聽丁三姑一面出手一面笑道：「你不是有赤陰神網來收我的碧血滅魂梭的嗎？怎都不施出來？還有羅侯血焰專破我的五岳輕雲煉，你快使出來呀！」

徐赤水也陰笑道：「你不是有本領使我的『無音神雷』自爆嗎？現在爆啊，爆給我看呀！」

三人越攻越快，但沈虎禪威猛勇力，只要給他稍微掃中，一定斷綫風箏一般震跌出去，三人也不敢冒然險攻。

沈虎禪只氣得哇哇亂叫，震耳欲聾，

郝不喜知此人不堪激將，也插口道：「我的『須彌劍障』。十剩其六，你不是說垂手可破嗎？現在破呀，大笨熊！」

沈虎禪正想回罵，冷不防又吃了一記劍甲，在手臂上劃了一道長長的血口子。只聽門大綸沉聲喝道：「我知道你不是沈虎禪，你是『銅皮鐵甲』唐寶牛！」

「沈虎禪究竟在那裏？」

他這句話一出，突聽背後木屋板門「砰」地震倒，燭光洩了出來，一人道：「我在這裏。」

眞正的沈虎禪

門大綸霍然回身。

啞巴夫婦的木門已震倒，一個人走出來。

這個人背光而立，看不清面目。

背後黃燈映在他影子輪廓上，使得他衣衫褶處像鑲了一層燦金一般。

門大綸瞇起了眼睛，像一隻乍見光芒的貓。「沈虎禪？」

那人道：「你不該叫人挾持我義父義母。」

門大綸隱約看見，那人並不高，但他背後插了一把比他的頭略高的刀，露出了刀鍔。

「你是說那對早該死了的勾結匪黨的啞巴？」門大綸冷笑。

那人沉默。

這時兩個戰團，包括唐寶牛、方恨少、溫柔、郝不喜、徐赤水、丁三姑都停了手，望定了這邊。

這個沈虎禪究竟是幾時突破了埋伏，防攔，進入了屋裏，却是誰也不知。

沈虎禪忽然道：「門捕頭。」

門大綸只是瞇起了眼睛，拗起的嘴唇，像一隻刺蝟般繃緊自己向着敵人。

「你剛才說的話，使我原來對你尚存的一點尊重，也蕩然無存。」

門大綸冷笑：「我是捕快，你是犯人，你要怕我，不必尊敬我。」

「我從來不怕人，更不怕我不尊重的人。」沈虎禪道。

門大綸忽改了話題：「啞巴呢？」

「走了。」

「你叫兩個不會武功的傢伙來搗亂，乘機救走了啞巴夫婦？」

沈虎禪一笑。

門大綸冷沉地道：「可惜，方恨少只曉那一下古怪步法，和那一招摺扇奪人兵器的武功，唐寶牛只有一份蠻力，充樣子唬人……」

唐寶牛不甘心地嚷道：「就算是光唬人的玩意，剛才不是一一把你們唬倒！」

門大綸的眼睛從沒有在沈虎禪身上移開過：「魯山陰和我的兩個部下呢？」

沈虎禪笑。

他回手一掌，又一道木板坍倒，屋裏桌上，紮粽子一般地綁了三個人，五花大綁像螃蟹一樣，咀巴都被塞得滿滿，正是魯山陰、占飛虎和猿青雲。

門大綸臉色着實變了變。

沈虎禪乘亂潛入木屋，救了啞巴夫婦，再來對付諸人並不稀奇，可怕的是，魯山陰、占飛虎、猿青雲三人都不是等閑之輩，却毫無聲息地爲他所擒，連魯山陰的「五火神雷」都未及發出便着了道兒。

但可畏的不僅是這些。

沈虎禪向後一伸手，就推倒了木板。木板在木屋前，木屋離沈虎禪足有十二、三尺遠。

沈虎禪回手一推，悠容淡逸，並沒有發出什麼凌厲的掌風來。

然而木板如風吹花落一般坍倒。

單止這一份內力，就够驚人。

門大綸心中震撼，但外表全無變化，甚至連眼睛也不多霎一下。

但只是好像毫不在意的，把一張狐皮，放在一頂獐毛帽子上。

沈虎禪忽道：「你這手勢，是叫埋伏在暗處的弓箭手及暗器好手殺我？」

他隨而搖了搖頭：「適才老唐和小方吸引你們注意之時，我已全點了他們的穴道。你剩下的，是充作賣貨和鄉民的部下，其他埋伏在屋裏、道旁、樹上、草叢的人，天亮前不會站得起來的。」

沈虎禪停了一下又道：「所以你佈下局，要用義父義母威脅我，用埋伏暗算我，都是行不通的。」

門大綸冷笑道：「好，好。」

沈虎禪道：「如果要殺我，只有憑你們的眞功夫了！」

門大綸只能切齒道：「好，好！」人都沒有動。

沈虎禪道：「你們若不動手，我們就要走了。」

他笑笑又道：「你們辛辛苦苦佈下了這一切埋伏，就算白忙好了。」說着像要起步離去。

忽聽一個聲音清叱道：「慢着。」

× × ×

沈虎禪看過去，模糊裏只見到一個嫩得像可以揉出水來、而秀氣明艷得羨煞塵世的女孩子，用一雙眼睛瞅看着他，戟指道：「究竟有幾個沈虎禪？」

沈虎禪笑了：「一個。」

溫柔氣道：「誰才是沈虎禪？」

沈虎禪用手指着自己鼻子：「我。」

溫柔怒猶未消：「你又裝什麼神弄什麼鬼？」說着用手一指方恨少：「他靠幾下鴨脚步法唬人，」又用手遙指唐寶牛：「他憑幾下蠻力大聲嚇人。」

遂又指向沈虎禪：「你就靠隔空一揚推倒幾塊木板了事？」

「姑娘，」方恨少忍不住道，「你知不知道婦道人家用手指着人家說話是沒有禮貌的事？」

溫柔其實出身名門，極有教養，這次故意表現得有豪氣一些。以爲這樣比較有江湖人的氣概，沒想到老是給人糾正，氣起來更不改正了。當下一手叉着纖腰，一隻手指向方恨少鼻尖：「沒禮貌又怎樣？要你小孩子來管！」

方恨少一伸舌頭，往後一縮，道：「我可管不着……將來看婆家怎麼管你！」

溫柔氣紅了臉：「你——」

沈虎禪微笑截道：「溫女俠，你來找我，又是爲了什麼事？」

溫柔氣呼呼地說：「你已罪無可逭，罪大惡極，快束手就擒！」

「哦！」沈虎禪道：「我犯了什麼罪那麼嚴重？」

溫柔道：「我們這裏，人人都是爲鋤奸來的，可見你罪有多重！」

沈虎禪道：「這可不一樣。」

溫柔聞：「什麼不一樣。」

「他們既是問罪來的，怎麼都不說話，只有溫姑娘你一個挺身？」沈虎禪道。

溫柔一想也是，回身向郝不喜、丁三姑、徐赤水等道：「你們說話呀！抖出這惡賊的罪狀呀！」

沒料誰都沒有作聲。

沈虎禪笑了：「我來替他們說吧。」

他學着溫柔的手勢，遙向被五花大綁的魯山陰指了指。

「他不能說話，我來替他先說罷。」

「他到處揚言說我當年刦了雁蕩派宗一仇宗老鏢師的一趟鏢，害得他名譽掃地，自戕而亡。但是，只有我才知道，到底是誰刦了宗一仇的鏢。」

溫柔怔住。沈虎禪問：「溫姑娘想不想知道究竟是誰幹的？」

他說着的時候還向着溫柔，驀然之間，他的身形已疾退至屋內，也沒有回首，一手抓起魯山陰，已回到了原來的地方，伸手拔掉魯山陰口中的塞布，魯山陰張大口想叫但仍未來得及出聲，沈虎禪已道：「你可以說是任何人，但不能說假話。」

魯山陰張大了口，却說不出一個字來，因爲沈虎禪的話，像陰風一般倒灌進他的口腔裏，使他說不出一句話。

魯山陰神情黯敗，是人人都瞧見了。

溫柔呆了一呆，沈虎禪道：「宗一仇跟魯山陰是世代之交，他一樣可以下得了這種辣手，其餘的可想而知……」

郝不喜雙眉一剔，暴喝道：「你令我兩個孫兒成爲終身殘廢，可憐他們才十七歲……」

沈虎禪截喝道：「十七歲！十七歲他們就幹出甚麼樣兒的事體來了？伍家寡婦是怎樣受辱後被逼投環自盡的？他們姦污一個才十一歲的女子，給我看見了，傷一手一足，我已是念上天好生之德了！」

郝不喜漲紅了臉，却說不出話來。

沈虎禪望向丁三姑，道：「你呢？你的『紅慾袋』不錯是給我偷地毀了，袋囊是在你身上的，給我毀了尚不覺察，如我要殺你，你還能活麼？你到處揚言說我偷了你的『紅慾袋』，但你的『紅慾袋』專誘青年男子眞元，這等傷天害理的事，怎不見得說一說？」

沈虎禪逼視丁三姑。

丁三姑沒有回答。

徐赤水却陰惻惻地道：「我純粹是瞧你不順眼，向你挑戰來的。」

沈虎禪說道：「那是因爲我敗了戎飛虎，又傷了涂動、涂靜，再殺掉布十耳之故。」

徐赤水道：「爲友復仇理所當然。」

沈虎禪道：「可惜你却不是爲友報仇。你們五人，爲了控制冀東私鹽，不惜大施殺戮，各作了不少惡事，『血焰爻』戎飛虎只刦財不傷人命，我只略作懲戒，『子母陰魂』涂靜涂動刦財又刦色，我便在他們身上留下了記號，至於『毒手魔什』布十耳，殺人害命，連家眷也不放過，我不殺他，還留他在世上害人麼？」

說罷目光一轉，望向徐赤水：「至於你……」

徐赤水退了半步。沈虎禪道：「你雖不至濫殺無辜，但是，多次糾衆欺壓人少，這次夾在這些人中間來殺我，便是你的劣根性子！你明知我會找上你，所以，夥衆想先把我做掉……」

忽把目光轉向溫柔，問：「溫女俠，除你之外，這裏人人都別有內情，你可是趁了淌渾水了。」

溫柔沒想到事實原來是這樣的，心裏亂得甚麼似的，只好望向門大綸。

沈虎禪眼神一亮：「門捕頭？」

笑了一笑道：「門捕頭也自有門捕頭的事！他在六扇門裏，有很多案子破不了，嚴刑拷迫要人頂罪，其中兩個，給我救了出來，以致門捕頭的官銜，遲昇了一年半載，他爲公爲私，都恨我入骨。」

門大綸忽冷冷地道：「沈虎禪，今日我們來，縱全爲的是私仇，但是——」說到這裏，伸手往懷裏一掏，掏出一面非鐵非玉，似石似簫的令旂，上面隱隱雕着三顆雲騰霧飛的赤珠，一字一句地道：「這是雷大先生頒下的『神火令』，你殺死東天青帝，罪大惡極，江湖子弟人人誅你而甘心，你還是受死吧！」

沈虎禪看見令牌，忽然一震。

門大綸揚着令牌又踏前一步，喝道：「沈虎禪，神火令已下，你還是自刎省我們動手吧！」

沈虎禪看着「神火令」，眼中有一種說不出的神色。

門大綸又迫前了一步。「你還不快來受死！」

沈虎禪的聲音詭異得不像他剛才說話的聲音：「我……我沒有殺東天青帝！」

門大綸道：「不是你殺的，那是誰殺的！」

沈虎禪的聲音顯然有些激動，又問：「東天青帝是怎麼死的！」

門大綸道：「東天青帝手著詩集一十三卷，不知如何給你潛入，丟入丹爐裏焚燒，東天青帝震開丹爐，全心搶救之際，你埋伏在丹爐暗格裏，用魚皮濕靠將火焰隔開，一刀砍殺東天青帝！」

沈虎禪激聲道：「有誰看見？」

門大綸指了指孩子道：「青帝遺孤任小時。」

沈虎禪疾道：「他認出是我？」

門大綸道：「你已用鯊皮幪面。」

沈虎禪道：「那何以見得是我？」

門大綸道：「刀口。」他雙目瞇成一綫，瞪着沈虎禪背後的刀——

「一道悽厲的刀口。」

他一字一句地道：「武林中不少人領教過你的刀法，都認爲只有你的刀才砍得出這樣慘厲的傷口來。」

沈虎禪道：「東天青帝精於刀法，更擅掌棍，我的刀，斷斷砍不倒他。」

門大綸沉聲道：「所以你就施加暗算；那樣子的暗算，武林裏也只有你做得出來。」

「不錯，」沈虎禪道：「但人却不是我殺的。」

「狡辯也沒有用，」門大綸說道：「雷大先生說，東天青帝死時，寫下了幾個字。」

沈虎禪問：「什麽字？」

門大綸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喉間裏吐出來：「『找沈虎禪』！」

木鞘刀

沈虎禪一聽，楞了一楞重複道：「東天青帝臨死的時候寫：找沈虎禪……？」

門大綸道：「你還有什麽好說？」

沈虎禪一笑：「我根本什麽都不用說了。」

門大綸像盯一隻正在他手臂上吸血的蚊子一般盯住他：「你認了？」

沈虎禪道：「我認什麽？他寫『找沈虎禪』，又沒寫『殺我者沈虎禪』，有什麽證據說我殺他？」

温柔忍不住指着他尖聲道：「沈虎禪，要是你做了，你就承認，少來轉彎抹角的詭辯。」

沈虎禪看了她一眼，反笑道：「女孩兒家，說話別太大聲，人家還以爲……」

温柔嗔怒道：「以爲什麽？」

沈虎禪忽把話題一轉：「我沒有殺東天青帝！」

温柔用上排編貝似的皓齒，輕咬着紅彤彤的下唇，道：「沈虎禪，要是你做的而又不敢認，就是烏龜王八蛋，不是好漢子！」

沈虎禪聳肩笑道：「温姑娘，要我眞是烏龜王八蛋，自然也不會認的，你的詛咒對江湖人可不生効！」

温柔氣得走上前像對唐寶牛一般給他一巴掌子，沈虎禪却道：「這件案子，我也要查出兇手來，東天青帝已隱居多年，不問世事，而且從他在武林中神龍乍現時，也屢建勳功，少施殺戮，誰殺了他，都該償命。」

徐赤水陰陰地道：「貓哭耗子，假慈悲！」

方恨少回頭問他：「那你是指東天青帝是耗子了？」

徐赤水倒吃了一驚，因爲東天青帝雖歿，但聲譽却好，尤其他兩大弟子雷肅桐與深仇大師，都是武林中數一數二、有頭有臉握有實力的人物，怎可開罪，忙道：「我是說沈虎禪就是兇手，犯不着惺惺作態」

沈虎禪也不去理會他的話，只向衆人團團一揖道：「諸位如果沒有什麽事，我要先走了。東天青帝的案子，我跟諸位一樣去探究清楚，就此別過！」

門大綸沉聲道：「你以爲你還能活出黃石鎭？」

沈虎禪道：「我不但要活出黃石鎭，還要到青石鎭，藍石鎭，把我懷裏的不義之財，分他們一些。」

門大綸變臉道：「好哇！連你偷盜搶刦的罪一併治了！」

沈虎禪微嘆道：「搶不義之財，盜貪官的賓，偷污吏的銀，竊劣紳的金，這些事確係我所爲，你是捕頭我是賊，生下來便是官兵捉大賊，這才是串對了門子。」

門大綸迫前一步，這時，他已經離沈虎禪只有七步之遙，眼看就要出手，突聽他喝了一聲：「來人，把他拿下！」

× × ×

尚未被沈虎禪暗中制伏的六扇門衙差地不起。

沈虎禪緩緩站起，他本來一直背光而立，這一下身影移位，在月光下，才見出他的容貌，只見他兩條黑眉，挺拔如刀，兩撇髭鬚，挺秀如刀，嘴唇也抿得像刀一樣，眼光更銳利如刀。使他看來似有四把黑秀的刀在清俊的臉上。

他手上的刀，仍未脫鞘，三個攻擊下，已倒了下去。

圍攻者本待攻擊一旦發動，一湧而上，但三個出襲者一出手即遭殃，士氣頓時大爲受挫。

門大綸忽然大叫道：「雷大先生喻示：誰殺了沈虎禪，可得黃金千兩，而且在『青帝門』中任高位！」

此語一出，本來較低萎的士氣，立即比先前還要高張十倍！

兩柄單刀夾着一支丈二搶如同雷轟電擊，分上、中、下三路向沈虎禪攻到。

沈虎禪忽然就在這三柄武器中闖了進去。

「拍、拍、拍」三聲，刀鞘擊中三條肩骨，肩骨拍碎，武器落下，沈虎禪退回原地，抱刀鞘而立，猶似未動過一般，兩道眉毛，兩道髭毛，更黑得發亮，像塗了一層黑漆。

三名攻擊者哀呼退下。

沈虎禪沉聲道：「不關你們的事，不要來送死！」

圍攻者胆喪氣浮，也不知進好還是退好，門大綸喝道：「不許退！」

徐赤水也喊道：「殺了他，『俠義堂』裏可昇統領！」

郝不喜也叫：「給雪山派揚威！」

沈虎禪冷笑：「要揚名立萬，你們怎不親來？」

話未說完，一個拿鼠尾棍的漢子，一棍戮到！

鼠尾棍長一丈三尺六寸半，那漢子是雪山派掌門雪山老妖郝不喜的師弟，一棍擲去，已準備好後路，不中即退，而且兩名門徒，已操刀護着他的退勢。

但就在他棍往前戮的同時，左脅一麻，拍的一响，只見刀鞘已掃中了他。

他心頭恐懼，多於創痛，怪叫得半聲，一口血噴出，再無力氣，連棍也撒了手，要兩個弟子扶他才能退走。

這一來，七個攻擊者，出手的不到半招全掛了彩，沒有人敢再攻擊。

就算有更大的誘惑，還是性命重要。

沈虎禪的「攻者立傷」之氣勢，已懾伏了他們，他們亡魂皆冒的退了下來。

場中又只剩下沈虎禪一人。

一個人在冷清的月光下。

兩條眉毛兩撇鬍子，向燈光發着亮。

他沒有殺任何一個人，甚至連刀也沒有出鞘，但他却嚇退了一大羣豺狼一般的狙擊者，他傲然立着。

他那種「誰攻擊他，誰就受傷」的態度，對敵數十人如一人，在圍戰裏迅速作決斷分出距離先後，大大挫了敵手的銳氣。他還是重覆那句話：「如果沒有什麽事，我們要走了。」

× × ×

門大綸只說了一句話，徐赤水，丁三姑、郝不喜一齊分四個方向把沈虎禪包圍了起來。

「今晚我們要是給你闖得出去，日後江湖上還掛得住顏面？」

沈虎禪嘆道：「你們既逼我動手，就怨不得我。」

丁三姑揚聲向温柔叫道：「温女俠，你不是來鋤奸的嗎？怎麽不過來動手？」

温柔怔了一怔，道：「我在想……」

郝不喜怒叱：「現在是動手的時候，不是動腦……」

温柔道：「可是如果沈虎禪沒有犯下滔天罪行，我們又爲何要向他動武呢？」

丁三姑冷笑道：「這賊子三言兩語，你就信了嗎？」

温柔道：「自然不盡信。但是光懷疑不能定人之罪呀。」

丁三姑道：「可是今晚我們若讓這賊子出去，顏面何存？」

温柔道：「我們是爲除暴安良而來，不是爲了顏面而戰的。」

郝不喜臉脹得通紅，雪峯也似的白眉一聳：「好哇！不識廉恥的賤婦，跟賊人是孤羣狗黨……」

温柔氣得柳眉一豎，寒了臉罵道：「你——原來你們就是這樣辨別忠奸的！」

温柔嗔怒之際，粉臉如霰添上幾分英姿，美目清揚，秀麗入骨，那大漢唐寶牛看似痴了，「哈啾！哈啾！」又連天打了兩個噴嚏。

沈虎禪道：「老唐，你的惡習未改——！」他的話未說完，在他身前、後、左、右的四大高手，一齊對他發動了攻勢！

也許門大綸、郝不喜、丁三姑、徐赤水四人中任一個心裏都有些忌憚沈虎禪，不敢對他正面攻擊，但四人合在一起那胆量決不止於四個豪壯的總和，每個出手的人都有着這樣的自恃：四人合力出手，對手只有一人，武功再高也抵擋不住，萬一回撲，死傷的也決不會是留有退路的自己。這四人中，以門大綸馬首是瞻：武功也最高，出手也最謹愼。

只見他雙掌紅筋陡現，「奔雷手」已裂石分金地叉了出去，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早已留下五分力量以圖自保招架。

可是他錯了。

四人出手的一剎那，一柄厲青色的刀光飛起，破除一切障碍，一刀，破空飛起一道血泉，一隻手臂。青刃又回到木鞘中，依舊有淡淡的旃檀香氣味。

× × ×

丁三姑的「五岳輕雲煉」，已繫住了沈虎禪的右踝，還沒有發力拉扯，郝不喜的「劍甲」，六枚齊發，甲尖已戮破了沈虎禪的衫襟；徐赤水的點穴橛，離沈虎禪百會穴也不過三寸！

但誰都沒有繼續動作下去。

他們的動作像驟然結成了冰。

寒意來自他們的心中。

他們一招才遞出，主帥已掛了彩，一隻手臂，帶着屈曲的骨骼、暴洒如血光，飛離了身軀，蹌踉後退，臉白如金紙，出刀的人刀已回鞘，毫不在乎的站着，目蘊神光，但連望也不望他們一眼。

他們心中發毛的是：如果這一招他們堅持要遞下去……。

沈虎禪這時說話了。

他的話對唐寶牛和方恨少說的。

「不管敵人多少，交手時，都當是一人。以一劍殺一人，或傷一人爲目的，不必浪費精神體力，敵人衆多，反而耗費佈陣、編排、行動，我們只要殺傷最近者或攻擊者的戰鬥力，便已足够。」

他跟唐寶牛、方恨少之間的感情，可能介于一種師友之間的態度，在衆敵虎視下悠然道出戰鬥的秘訣。

方恨少和唐寶牛也一反嬉謔的態度，很專心的聆聽。

可是圍攻者的陣勢，已魂喪胆寒，失去了殺氣，也全無動力。

沈虎禪一刀傷了這攻擊隊伍中的主腦，整個攻擊形勢也爲之瓦解。

門大綸雖斷一臂，額上痛得汗如雨下，黃豆般大，始終不哼一聲，撫臂咬牙苦忍，可是郝不喜、丁三姑、徐赤水三人，却再也不敢動手。

沈虎禪又說話了，這次他是向門大綸說話：「你記得金鐘島的冤案罷？蘭氏三祖孫都屬無辜，但爲何殘酷迫供，四肢俱廢，你也算作孽多了，所不同的，你倒是以公事爲擋箭，今日廢你一臂，不過略作懲戒而已。」

又道：「自作孽，不可活，善惡到頭終有報，你自己好自爲之吧。」

忽聽一人冷笑道：「沈虎禪，你終於出了刀，傷了人。」

沈虎禪回過頭去，只見叢林裏走出兩排白衣披麻神情肅穆的人，托着一口棺材，以齊整而詭異的步伐行了過來。

（未完・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因彭小娟中毒未清，根據蒼龍門主上官無敵拿走了。姜雲岫彭小娟白昭蓉三人便去金陵找鐵王爺，鐵府早已邀請天山雙俠山陵和笛姑等候迎敵，雙方經過血戰，山陵被姜雲岫氣功迫至噴血而死，跟着鐵王爺——鐵勇帶領神燈教十八名供奉和一批武士出來格鬥，彭小娟對付鐵勇夫婦，白昭容對付這批武士，姜雲岫對付十八名供奉，他已將兩名供奉殺掉，彭小娟亦制服鐵勇夫婦，索取解毒藥，經鐵勇解釋解藥已丟到水溝去了，他們不爲已甚，只好北上京師赴成王府之約……

爲國盡心力　上京助明軍

姜雲岫一行人由小喇叭帶路，倒免去不少麻煩，及到達大廳，世子與宮主都已聞訊在廳上相候。

待雙方敍過闊別之情，及爲白昭容引介之後，總管魯公沛已來請姜雲岫夫婦入席，敢情接風宴已經設在花廳之上了。

酒過三巡，姜雲岫咳了一聲道：「咱們在路上陷入賊人的埋伏，內人負傷中毒，以致耽擱了行程……」

他說話之間，宮主及世子一起舉目向白昭容瞧去，姜雲岫微微一笑道：「我說的是小娟……」

銀霞宮主啊了一聲道：「先生與娟姑娘何時完婚？喜酒咱們沒有喝到，但賀禮決不可少，魯總管，這件事交給你辦。」

魯公沛道：「小的遵命。」

姜雲岫道：「不必了，由於時間倉促，任何親友都沒有驚動，宮主的厚愛愚夫婦心領了。」

銀霞宮主道：「好，這件事以後再說，我們姊弟敬先生一杯，恭祝賢夫婦鸞鳳和鳴，月圓花好。」

姜雲岫說了一聲「多謝」，夫婦共乾一杯，結束了這場接風宴會。

然後銀霞宮主將姜雲岫夫婦請至密室，室內除了他們夫婦就只有宮主姊弟。

姜雲岫知道銀霞宮主必然有重要的事要跟他研究，但他此次再度來京，內心却有一股落寞的感覺。

人似乎是爲權勢而活着的，這是他落寞的主因，銀霞宮主姊弟對他稱呼上的改變，是他落寞的近因，他不願意爲名所拘，爲利所役，因而他勉强考取了舉人，就不再進取，可以說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慣於在官場中往來的，所以他對這次京師之行有點後悔。

不過宮主姊弟對他依然是尊敬的，而且推誠相與，視爲心腹，在感情羈絆之下，他又不便拂袖而去。

還有，不管他如何棄功名如糞土，視富貴如浮雲，但抗禦外侮，人人有責，他的愛國之心並不後人，那麼他只好暫時待

下去了。

他沒有猜錯，銀霞宮主果然說出一些驚心動魄的過去及面臨窘困的處境。

一聲輕嘆，銀霞宮主眉峯一皺道：「皇上原是不願即位的，但迫於無奈。」

當皇上麼，萬里河山，盡收囊中，子女金帛，惟我所欲，如果說當皇上是迫於無奈，只有白痴才會相信。

銀霞宮主一嘆道：「也許先生不相信，如果不是于尚書錚言苦諫，皇太后再以大義相責，現在的外憂內患，就不會如此困擾咱們了！」

彭小娟道：「逆虜犯境是外憂，內患又是甚麼？」

銀霞宮主道：「大權旁落，太阿倒置，皇室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時都有遭受覆亡的危險！」

姜雲岫愕然道：「會有這種事？莫非于尚書功高震主，使皇室發生不安？」

銀霞宮主說道：「于尚書赤胆忠心，皇室怎會對他猜忌？我所說的是武清侯石亨——」

姜雲岫道：「哦……」

銀霞宮主道：「石亨原是一位都督僉事，在隨上皇北狩，分兵討虜之際，因屢建奇功，而受封爲鎮朔大將軍武清侯，迄平陰王朱勇戰死土木，上皇蒙塵，石亨却能全師而還，沒有損失一兵一卒，正逢當時京師震動，人心惶亂，他這一支兵自然成爲京師的城防武力及禁軍了。」

姜雲岫道：「石亨防衛京畿，掌管京營，這沒有甚麼不對。」

世子見濟（即玉擎王子）說道：「此人驕橫跋扈，目無朝庭，除了所領大軍之外，還私蓄數萬猛士，號爲鐵衛軍，其中不乏身手不凡的江湖高人……」

姜雲岫道：「驕兵悍將，不服法制，本爲禍難之源，他更蓄數萬猛士，這就難怪朝庭感到不安了。」

見濟世子道：「石亨除了對于尚書憚忌三分，連皇上他都沒有放在眼內，一旦發生禍亂就不堪設想了。」

姜雲岫沉吟良久道：「軍權旁落，實在是一項危機，爲甚麼不另外扶植幾個握有軍權的將領，以分散石亨的實力？」

見濟世子道：「握有軍權的將帥多半出自石亨門下，惟一可託心腹的只有撫寧伯朱永，但他兵力微薄，而又未建功勛，如果叫他分領京營，石亨必然不服。」

姜雲岫道：「夷兵現在何處？」

見濟世子道：「已經逼近居庸關，該關如若不守，賊兵就要直薄京畿了。」

姜雲岫道：「撫寧伯現駐何處？」

見濟世子回答道：「據守八達嶺及居庸關的是石亨，朱永保護于尚書在南口督師。」

姜雲岫道：「好，咱們夫婦去南口，幫撫寧伯打幾個勝仗。」

銀霞宮主道：「以先生及夫人之神功，如若親冒矢石，破賊必如摧朽拉枯，只是夫人……」

姜雲岫道：「這很簡單，她們可以易釵而弁。」

見濟世子道：「這辦法不錯，我陪先生去南口面見于尚書。」

姜雲岫道：「那倒不必，世子只要修書一封，派一名侍衞帶咱們去見于閣老就可以了。」

銀霞宮主道：「那就派祁達去吧，于尚書跟他頗爲熟悉，不過你的信上要寫得詳細一點，要將姜先生跟你的師生關係敍述明白，才能讓于尚書放心。」

見濟世子立即修書一封，派侍衞祁達帶領經易容改扮的姜雲岫夫婦，他們將雪兒留在世子府，逕自出西直門向南口馳去。這截路並不算近，快馬急馳也得兩日，而且沿途軍運頻繁，盤查十分嚴謹，如非祁達身着皇宮侍衞服式，只怕寸步難行。

在第三天的上午他們才趕到南口，這當然是道路擁塞，無法馳騁的原因。

于尚書的行轅是設在離鎮約莫半里的林翰林家，姜雲岫夫婦在大廳之上見到了這位公忠體國的一代名臣。

于謙先看過了世子的手書，知道這夫婦三個全是當代奇俠，立即下座相迎道：「姜先生辛苦了，快請坐。」

姜雲岫雙拳一抱道：「草民姜雲岫夫婦參見閣老。」

他中過舉人，應該自稱「晚生」，但他不願爲名位所拘，因而自稱草民，長揖不拜。當然他是世子的師父，雖以布衣自稱，却另有一種超越常人笑傲公卿的身份，于謙縱是身居台閣，也不能稍予怠慢。

不過一個武林奇俠，不見得就能衝鋒陷陣，千軍搏擊，萬馬奔騰，與高來高去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姜雲岫夫婦或許是好殺手，好刺客，但不一定能做馬上殺賊的將軍。因而于謙咳了一聲道：「聽說姜先生功蓋武林，名震江湖，老夫十分欽佩，只是遊俠的功夫與千軍陷陣頗有差異，姜先生在南口作一番觀察，咱們再商討破敵之策。」

姜雲岫知道于閣老不相信他們有馳騁沙場的能力，經與白彭二女作了一番耳語，然後雙拳一抱道：「愚夫婦想獻獻醜，不知閣老能不能給咱們一個機會？」

于謙道：「姜先生之意是……」

姜雲岫道：「愚夫婦雖是經過不少搏殺，但對千軍陷陣的場面，的確還缺乏經驗，草民想請閣老派人擇一塊寬闊之處，豎立兩排木樁，樁高五尺，每排二十根，每根相距二尺，兩排之間留一個馳道，每根木樁由頂端向下連續繪三個碗口大的白色圓圈。」

于謙立即吩咐身旁侍立的軍官火速遵辦，然後跟姜雲岫聊聊賊兵現勢，使他對當前的戰局能够有所瞭解。

這位兵部尚書雖是權傾朝野，却沒有一絲驕矜之氣，不只是和藹可親，而且才兼文武，頗有一代儒將的氣度。

片刻之後，適才的那位軍官回來報告道：「稟閣老，木樁已經設置好了。」

于謙起身相邀道：「姜先生請。」

姜雲岫道：「不敢，閣老請。」

于謙微微一笑，逕與姜雲岫夫婦步出行轅，在莊院右側是一片廣闊的疇野，二十根木樁已排列在一片蔓草之上。

木樁兩側的十丈之外，鵠立着兩排軍容整齊的健兒，三名身着戎裝的將校，遠遠的就迎了上來。

領頭的是一名年約三旬的青年將軍，他向于謙行了一個軍禮道：「末將朱永參

見閣老。」

姜雲岫聽到他就是撫寧伯朱永，不由向他多瞧了幾眼。

這位年輕的將領身材中等，雙目有神，神態之間，自然流露出一股威儀，也許姜雲岫跟他投緣吧，這一投目瞧看，幾乎立即對他生出好感。

待于謙為他們雙方介紹之後，朱永哈哈一笑道：「久仰大名，只恨無緣識荊，今日一見，果然足慰平生。」

姜雲岫道：「在下聽世子盛讚將軍胆識過人，才兼文武，今日也有見面更甚聞名之感。」

于謙笑笑道：「少年英豪，惺惺相惜，這是大明之福，但願兩位盡心國事，猛着祖鞭，老夫也與有榮焉。」

這幾位忠心國事的人傑，一經交談，立即肝胆相照，這的確是大明之福。

朱永指着木樁說道：「兒郎們都在等候先生施展神功絕技，就讓他們長點見識吧。」

姜雲岫不再客套，由一名營卒手中接過戰馬，摘下短槍，翻身躍上馬背，縱轡逕向木樁之間的馳道奔去。

待馳近馳道，但見短槍縱橫，寒芒急閃，乒乓之聲不絕於耳，刹那之間便已由馳道奔出。

姜雲岫回到于謙的身前，躍下坐騎，雙拳一抱道：「草民獻醜了。」

這的確只能算是獻醜，因為木樁絲毫未損，他只是在馳道上舞了一趟槍，這算甚麼武林絕技？

因而全場鴉雀無聲，每個人都是一臉茫然之色，連兵部尚書于謙也大為失望。

但一聲哈哈忽然傳了過來，道：「姜先生神功絕技，實在令人佩服，我却有點不懂，被你劈下來的那些樁頭到那兒去了呢？」

說話的是朱永，他那敏銳的目光果然與衆不同，別人全都沒有瞧出木樁有什麽異狀，他却瞧出樁頭短了一截。

其實人們只要多留一點心，應該可以瞧出來的，因為樁頭上的白色圓圈少了一個，木樁自然也矮了五寸。

於刹那之間劈去四十根五寸樁頭，除非用四十個熟練的木匠一起動手，沒有人能夠辦到。

姜雲岫辦到了，而且木樁聳立如故，樁頭也一般的平整，如非鬼斧神工，誰能有這種能耐？

因而叫好之聲轟然而起，于謙也忍不住哈哈的笑了起來。

他沒有忘記適才朱永提出來的問題，笑過之後說道：「姜先生，你會魔法？不然那些樁頭怎會沒有了？」

姜雲岫道：「草民不會魔法，那些樁頭只是變了形而已，朱將軍請到你那些兒郎近身之處一瞧便知。」

朱永啊了一聲，立即與他身後的兩名校尉，分向兩側鵠立的健兒身前查看。

這一查看，他們被震嚇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于謙不解的道：「怎麽啦？朱將軍，你瞧到了甚麽？」

朱永由地上抓起一把木絲，送到于謙的眼前道：「樁頭變成了這個，咱們自然找它不到了。」

于謙長長一吁道：「姜先生神功蓋世，老夫如非親眼目睹，必然不會相信別人的傳說，我看兩位夫人不必再勞動了。」

朱永道：「稟閣老，這是一件百年罕見的盛事，就讓兒郎們開開眼界吧。」

于謙哈哈一笑道：「好好，兩位夫人請。」

白昭容應了一聲「遵命」，手挽金闕斧翻身躍上馬背，及馳臨木樁，金闕斧左右急盪，一股奇觀立即將所有的目光吸引過去。

敢情樁頭一個接着一個飛起，以流星趕月之勢，首尾相接，在空中形成一條長龍，實在是一個美麗無比的奇景，直待樁頭落入草中，人們才回過神來，接着响起如雷一般的掌聲。

最後輪到彭小娟，她沒有劈飛樁頭，却種下一片別開生面的木樁花。

她手挽流星，以天女散花之勢，擊向那些木樁，每一木樁都被流星擊為四瓣，但底部仍然相連，因而就形成四十朵木樁花了。

這夫妻三人全都是身負奇技，使這般馳騁沙場的健兒嘆為觀止，大大開了一次眼界，待于謙將他們請回行轅，賓主之間的距離已經縮短，達到推心置腹的程度。

首先于謙吩咐擺下一桌接風宴，客人是姜雲岫夫婦三個，主人方面除了于閣老就只有撫寧伯朱永，酒過三巡之後，于謙咳了一聲道：「姜先生，世子將撥亂反正的重任相託，不知姜先生何以教我？」

姜雲岫道：「不敢，草民一得之愚，只怕會辜負世子的重寄。」

于謙道：「姜先生不世奇材，應該置之廟堂，為國家民族盡一份心力，你就不必過份謙虛了，請說。」

姜雲岫道：「居庸關為九塞之一，史稱絕險，不管也先如何強悍，對居庸關他必然難以得逞。」

朱永道：「不錯，也先數度進犯均被武清侯所擊退，現在前綫戰況沉寂，胡騎已有數日不來攻關了。」

姜雲岫說道：「胡騎有沒有撤退的跡象？」

朱永道：「胡騎深溝高壘，似有久屯之意。」

姜雲岫道：「胡騎遠來漠北，糧草轉運千里，他們利在速戰，如何會有久屯之舉？」

朱永面色一變道：「多謝先生提醒，閣老，末將想帶人去清白口看看。」

于謙道：「朱將軍不必心急，如是果眞應了姜先生的猜忖，你此時去只怕也來不及了，姜先生，請問下一步咱們應該怎麽做？」

姜雲岫道：「此地一人守關，萬衆莫開，居庸關有武清侯石亨以大軍扼守，必然會萬無一失，但胡騎如果由清白口偷渡入關，直薄京師，形勢就危殆了，當年鄧艾偷渡陰平可為殷鑒！」

他不便說應該怎麽做，像這等軍國大事，關係國家安危，也不是他能夠擅作決定的，他只是將當前形勢，以及可能發生的危機指出，該怎麽做就要看于謙的決定了。

于謙當機立斷，立即修書一封令人送往武清侯石亨，說明清白口情況不明，可能京師有險，他將星夜囘師，以保京畿的安全，令石亨加派探馬，如果也先果眞由清白口入關，命他除以部份人馬緊守居庸，其餘大軍回頭馳援，以期夾擊胡騎，克竟全功。

然後對朱永道：「準備好了麽？」

朱永道：「已經準備好了，大軍可以隨時出發。」

于謙點點頭道：「好，姜先生……」

姜雲岫道：「閣老有什麽吩咐？」

于謙道：「老夫想請賢孟梁委屈一下，換上軍中服式，這樣在行動上會方便一點。」

姜雲岫道：「遵命。」

朱永派人送來一套參將，兩套校尉的服式，請姜雲岫夫婦換裝，大軍隨即出發，星夜向京師馳去。

沿途探馬不斷來報，胡騎果然已由清白口偷渡入關，已經快要到達「門頭溝」了。

朱永道：「閣老，咱們是迎上去，還是先回三家店以逸待勞？」

于謙略作沉吟道：「迎上去人馬太過疲乏，囘守三家店太過接近京師，只怕會驚動皇上——」

朱永道：「那咱們就守三家店以西的一帶丘陵，人馬還能得到一陣喘息。」

于謙道：「好。」

他們含枚急走，終於搶在也先的前頭，佔領了那塊丘陵地帶。

朱永不愧是大將之材，他將不足兩萬人馬，佈成一個攻守兼宜的陣勢，然後偃旗息鼓，靜待來敵。

約莫頓飯之後，最後的一批探馬馳囘稟報道：「稟將軍，胡騎的前鋒，距此地只有三里了。」

朱永道：「前鋒有多少胡騎？」

探馬道：「約有三萬。」

朱永道：「後面呢？」

探馬道：「十萬出頭。」

朱永道：「胡說，也先輕騎偷渡，那有這麽多的人馬，好啦，你去歇着吧。」

打發走了探馬，朱永悄聲對姜雲岫道：「賊勢太強，咱們可能要遭遇一場苦戰，閣老是一個文人，雖是胆識過人，畢竟無拳無勇，希望先生能夠代為照顧。」

姜雲岫道：「好，咱們三人以兩個跟將軍出擊，留下一人照顧閣老，當不致出什麽差錯。」

朱永道：「多謝姜先生。」

此時馬蹄之聲已遙遙傳來，朱永手下的兒郎也作好了殺敵的準備。

姜雲岫對白彭二女道：「妳們那一個留下保護于閣老？」

起先她們都不出聲，似乎都想出擊，最後還是白昭容讓步道：「我留下吧。」

彭小娟捉着白昭容的手道：「謝謝妳，容姐，我是想見識一下這偉大的場面，這樣吧，待會咱們換班……」

他們說話之間，蹄聲逐漸清晰，最後只見塵土遮天，蹄聲震耳，聲勢之盛簡直像雷鳴一般。

朱永仍然按兵不動，直到弩箭射程的有效距離，他才舉手一揮，但見鼓聲驟起，箭如雨發，近兩萬隻強弓，發揮了無比的威力。

三[illegible]騎，被這一陣箭雨射得人仰馬翻，呼[illegible]聲不絕於耳，後隊胡騎大吃一驚，扭轉[illegible]更逃。

此時鼓聲[illegible]，伏兵驟起，追奔逐北，向後隊的[illegible]追殺過去。

亡命狂奔的胡[illegible]頭部隊，這一翻身逃亡，竟衝進他們的[illegible]隊，十幾萬胡騎立即亂作一團。

明軍的戰鼓之聲再變，响得像密雷一般，兩隻大軍以飛將軍由天而降之勢，像兩把鋒利無比的尖刀，從胡騎兩側刺入。

左軍領頭的是姜雲岫，右軍一馬當先的是彭小娟，但見短槍縱橫，流星決蕩，賊人就像秋風中的落葉，紛紛由馬上栽倒下去。

這一路斬將搴旗，勢如破竹一般，賊人十幾萬大軍竟像落花流水，除了逃命，已經喪失抵抗的勇氣了。

敗軍之將不堪言勇，何況姜雲岫夫婦在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他們縱橫賊陣，專向那些頭目下手，現在這般胡騎變得羣龍無首，這一仗如何還能打得下去！

明軍以寡擊衆，獲得出人意外的空前勝利，戰場留下的景象是屍骨如山，血流成河。

約莫估計一下戰果，胡騎十幾萬大軍，剩下的當不足五萬之數，這般逃走的胡人已經失去再戰的勇氣，就此擒殺也先，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良機。

因此于謙下令追剿，不能讓也先獲得喘息之機。

朱永將部隊略作整頓，便星夜出關追剿，于謙却將姜雲岫夫婦留了下來，因為胡人已是強弩之末，不必他們再辛苦了。

于謙將本部推至清白口，以守候朱永的佳音，但明軍跟踪追剿的結果只是多殺了一些賊人，終於被也先逃回漠北去了。

這雖是美中不足，不過也先經過這次重創，短時間很難恢復元氣，他自然不敢再興兵犯境了。

待大軍回到京師，于謙原要將姜雲岫的戰功奏明皇上的，經姜雲岫堅決謝辭，只得將全部功勞歸於朱永了。

於是撫寧伯朱永晉封為撫寧侯，分領禁軍宣威營，內城九門均由宣威營駐守，皇城自然安如磐石了。

此時清武侯石亨也回到京師，于謙問他為甚麽不出兵夾擊，否則也先必然可以擒獲，那就可以永絕後患了。

石亨自然會申述他的理由，但無論甚麽理都難逃遺誤戎機之罪，如果就此除去此人，應該是一件釜底抽薪的明智之舉。

但于謙胸懷磊落，秉性仁慈，他不只是沒有深究，連軍權也沒有奪他的。

還有，奸閹王振是被抄家滅門了，但一向依靠王振的左都統曹吉祥仍然統率神策營，擁有禁軍三分之一的軍力。

神燈教是王振剷除異己，倡亂武林的走狗，此時雖是稍作歛跡，但神燈教依然在京師活動，教主楊無過的兒子楊月和，仍任錦衣衛指揮僉事之職。

姜雲岫覺得于閣老方正有餘，決斷不足，雖然擇善固執，但惡惡而不能去。

他不同意于謙的作法，只是一介平民，人微言輕，何況他無意仕途，又何必去找那些煩惱？

再加上白昭容懷有身孕，希望回家待產，那麼他就沒在京師待下去的必要了。於是他辭別了銀霞宮主及世子，夫婦聯騎逕向家鄉奔去。

他們一路平安，很順利的回到家門，迎面遇到老管家姜昇，姜雲岫向他一瞧，心頭不由昇起一股不祥的預感。

敢情這位老管家竟然目蘊淚光，滿面悽苦，只說了一句「少爺你可回來了……」淚水便已奪目而出。

姜雲岫道：「快說，大叔，到底出了甚麼事？」

姜昇道：「老爺……」

姜雲岫面色一變，姜昇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已像風一般的捲了進去。

原來姜老爺子身染沉疴，醫藥罔效，現在已在彌留狀態之中了。

好在他趕得及時，父子總算見到了最後一面。

剛剛料理完了老父的後事，老母又因哀傷過度而一病不起，這連續兩項打擊，幾乎使姜雲岫痛不欲生。

現在姜雲岫夫婦是在居喪，他們原想去九江探訪鐵馬莊的事也只得擱了下來。

這天傍晚時分，姜昇前來稟報道：「少爺，外面有一位樊大爺求見，他說是由九江來的。」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是三哥，昭容小娟，咱們去迎接。」

他們迎出門外，來人果然是樊霖，姜雲岫雙拳一抱道：「小弟見過三哥。」

樊霖握着姜雲岫的雙手道：「對不起，九弟，大哥他們不知道伯父母已經仙逝，這件事你應該派人給咱們捎個信的，好啦，咱們待會再聊，小兄要去伯父母的靈前一拜。」

樊霖在靈位前行過禮，白昭容叫姜昇招呼他清洗一下風塵，然再擺上一桌酒席，由他們夫婦三人相陪。

白昭容在敬了樊霖一杯酒之後說道：「三哥，大哥他們都好麼？」

霖樊嘆息一聲，緩緩說道：「鐵馬莊，咳……」

白昭容一怔道：「又出了甚麼事？三哥快說。」

樊霖道：「咱們重建鐵馬莊後，財力所餘已不多了，爲免坐吃山空，咱們開設了一個鐵馬鏢局，最初倒還不錯，鐵馬鏢局的信譽總算建立起來了，想不到……」

姜雲岫道：「是失了鏢？」

樊霖道：「是的，在華山腳下遇到強敵，四弟七弟身負重傷，六妹是惟一沒有受傷的一個，趙子手死了三個，這次咱們栽得很慘！」

白昭容道：「四哥七哥現在怎樣，傷勢不碍事吧？」

樊霖道：「已經不碍事了，不過百日之內不能動手相搏。」

姜雲岫道：「這總算不幸中的大幸，咱們保的是什麼？知不知道刦鏢的是甚麼人？」

樊霖道：「是一批名貴的古畫……」

姜雲岫一怔道：「古畫？這種東西的價值是無法評估的，可以說價值連城，也可以說一錢不值，咱們是怎樣估價的？」

樊霖道：「這些古畫曾在長安及金陵兩地敦請當代名家評估，總價值約在五百萬兩銀子左右，大哥只肯估價二百萬兩，可是二百萬兩咱們還是賠它不出。」

白昭容道：「到底是什麼人刦的鏢？在那兒丟的？」

樊霖道：「來人二十五個，全都蒙着面孔，除了知道他們之中有二個是女人，一個女人使刀，其餘的全是金筆，二哥久走江湖，却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門派。」

姜雲岫道：「莫非是他們？」

樊霖道：「九弟知道？」

姜雲岫道：「三哥忘記射鵰世家了，他們無論男女，全都使用金筆，在鷄足山，小弟曾經跟他們打過交道。」

樊霖說道：「這的確是一條綫索，不過……」

姜雲岫道：「還有困難？」

樊霖道：「是的，聽說射鵰世家高手如雲，天下任何一個門派，都不敢招惹他們，咱們兄弟又有兩個身負重傷，實在沒有力量去對付射鵰門。」

他說的是實話，而且千里迢迢由九江趕來這裏，不必問，他是來討取救兵的。

只是姜雲岫熱孝在身，白昭容懷有身孕，樊霖瞧在眼裏，求救的話如何說得出來？

姜雲岫明白樊霖的心意，他自己也的確有困難，但他不能眼看着鐵馬莊再倒下去，遂慨然道：「三哥不必担憂，咱們明天一早就走。」

白昭容怔道：「包括我跟娟妹子？」

姜雲岫道：「不，我想我跟三哥去就可以了。」

彭小娟道：「我也要去。」

姜雲岫道：「妳容姐分娩在即，妳應該在家裏照顧她。」

白昭容道：「還早呢，我也想去。」

姜雲岫道：「那怎麼行，到時候只怕妳出不了力，還得要人照顧妳，忍耐一點，待妳分娩後，咱們再到九江去玩。」

白彭二女無可奈何，雖是老大不願，還是要留在家裏。

翌晨，姜雲岫與樊霖逕向九江進發，一路馬不停蹄向九江急馳，半點也不敢耽擱。

這天午後他們趕到鐵馬莊，這座經過重建的莊院，規模不如以前，而且門上掛了一塊「鐵馬鏢局」的招牌，在意味上，鐵馬莊已由江湖逸隱變作生意人了。

做生意麼就得在商言商，希望顧客多，生意好，但鐵馬鏢局却門可羅雀，顯出一副凄凉的景況。

門上是一個鏢伙在打盹，聽見脚步聲他才張開眼來，及見是樊霖與姜雲岫，他啊一聲，垂手侍立道：「三莊主，九莊主快請進，大莊主天天都在唸着兩位呢。」

樊霖點點頭，逕與姜雲岫奔往大廳，廳上有賈化及劉三變在默默的喝茶，旁邊站着兩名趙子手。

他們瞧到樊姜二人，一起迎了過來，兄弟把臂敍舊，歡愉之情就不必說了。

但這位鐵馬莊的大莊主，精神似乎大不如前，才只數月不見他像是老了十年。

姜雲岫道：「大哥，四哥他們呢？」

賈化道：「在後面養傷，走，咱們去瞧瞧。」

在後院他們瞧到了焦度及曲西陵，由茅棻在這裏照顧他們，這兩兄弟的傷勢已經大有起色，再過十天半月大概就可以行動了。

賈化吩咐兩名趙子手在門外守衞，非經允許任何人不得進入後院。

姜雲岫知道賈化必有重要的事要說，才如此愼重的戒備，他沒有猜錯，賈化果然清了一下嗓門道：「九弟，鐵馬莊栽到家了，只怕要萬刼不復！」

姜雲岫道：「別灰心，大哥，此次小弟進京，蒙世子姊弟賞賜了不少財物，小弟帶來了一些，三兩百萬銀子還不至難倒咱們。」

三兩百萬銀子，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一般人勞碌終身，能够積存百把八十萬就是百萬富翁了，姜雲岫居然帶來三百萬兩，此等輕財重義的行爲，怎能不使幾位兄姊肅然起敬？

賈化欣然的笑了，但陰霾未退，愁雲依然，最後他咳了一聲道：「多謝九弟，只不過這些銀子並不能解決問題！」

姜雲岫愕然道：「這是爲了甚麼？」

劉三變道：「因爲貨主不接受賠欵，要咱們追回原物。」

姜雲岫道：「丟鏢賠欵，這是鏢局的規矩，貨主不講理，咱們可不一定要聽他的。」

劉三變一嘆，說道：「當貨主託鏢之時，咱們認爲古畫縱然名貴，一般黑道當不會打它的主意，因而也就答允了貨主的要求……」

姜雲岫道：「貨主要求一旦失鏢，必須由咱們負責追回原物？」

劉三變道：「是的。」

姜雲岫默然了，鐵馬莊的幾位莊主，每一個都是久走江湖，對人生閱歷十分豐富，爲甚麼對這件事竟是這麼疏忽大意？

當然，他不便責怪他們，時至今日責怪也於事無補，不過他並不認爲鐵馬莊就會萬刼不復，因而面色一整道：「這也不要緊，咱們想辦法追回原物就是，但小弟希望多明瞭一點失鏢的情形。」

六莊主茅棻道：「上個月的初三，咱們由潼關奔向華陰縣，午間在華嶽廟鎮上打過尖，本想趕到城裏投宿的，誰知離開華嶽廟才不到五里，就遇到一夥蒙着面強人……」

姜雲岫道：「強人有多少，能不能由口音、兵刃、及武功上瞧出一點端倪？」

茅棻道：「他們一共十三人，六男七女，除了一名女人持刀，其餘十二人全部使用金筆，他們的招式頗爲怪異，好像不是中原武林。」

姜雲岫道：「多半是射鵰世家的，小弟與該門長公子雷雅堂曾有一面之識，不管是不是他們，先找他們打探一下應該可以。」

劉三變道：「射鵰世家是一個神秘莫測的門派，天下武林沒人知道他們住在何處，世界如此之大，咱們到那裏去找？」

茅棻道：「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我不相信就找不到他們。」

姜雲岫道：「六姊說的不錯，小弟想到西北去瞧瞧。」

茅棻道：「我跟你去。」

姜雲岫道：「我是暗中查訪，人多了只怕有些不便。」

劉三變道：「刦鏢之時六妹在塲，如若遇到刦鏢的強人，六妹也許能够瞧出一點甚麼，而且多一個人遇事有個商量，你說是嗎？九弟。」

姜雲岫道：「二哥說的是。」

賈化道：「既然如此，六妹跟九弟就辛苦一下吧，待四弟七弟傷勢痊癒，咱們也要出去碰碰運氣。」

這是最後的結論，姜雲岫只得跟茅棻同行，在行前他還是留下一部份銀票，使幾位兄長免去後顧之憂。

翌晨他們渡過長江，經清江鎮至孔壟，已是炊烟四起的傍晚時分了，在落店及晚餐之後，他們在一塊閒聊，茅棻道：「九弟，你認爲咱們應該先去那兒查訪？」

姜雲岫道：「我想先到華山，再找原貨主談談。」

茅棻道：「程序沒有錯，只是延時費事，還不見得會有效果……」

姜雲岫道：「小弟也有此種感覺，但想不出更好的主意。」

茅棻道：「我有一點淺見，不知道你贊不贊成？」

姜雲岫道：「六姊還要跟小弟客套麼？快說吧，小弟在洗耳恭聽。」

茅棻微微一笑道：「誰跟你客套了，我只覺得這個主意並不怎樣高明而已。」

一頓，又接道：「我想咱們來個虛晃一招。」

姜雲岫道：「怎麼說？」

茅棻道：「咱們在茶樓酒肆之中揚言已經知道刦鏢之人，咱們此次出來只不過是搜集更多的證據罷了。」

姜雲岫道：「高明，這主意當眞不錯，咱們依然前往華山，只是沿途散佈這項消息，然後看事態發展而作區處。」

茅棻道：「我正是這個意思，靈不靈就不知道了。」

次日他們經過黃梅，本該一直北上，他們却忽然往西一拐，一逕向武漢奔去。

這一路之上却有點苦了茅棻，因爲她扮的是一位長舌婦，一路上喋喋不休，抱怨這個，抱怨那個，一個勁兒的鬧彆扭。

這一招很高，只有女人，只有長舌婦，才會喋喋不休，才會把同樣的一句話說一千遍，一萬遍，沒完沒了的說下去。

如果有人在甲地聽到這句話，在乙地他又聽到，由於說這句話是的女人，是長舌婦，他絕對不會懷疑這句話的重複是別有用心。

× × ×

黃鵠磯峭峙江岸，雄壯巍峨，其上建有「黃鶴樓」，憑闌望長江千里，晴川歷歷，武漢三鎮盡收眼底，令人心胸爲之一暢。這是一個好去處，騷人墨客固然會慕名而來，就是武林豪客，江湖浪子，也會以一遊黃鶴樓爲快。

因而此地經常是遊人如鯽　爲名山勝蹟頻添一副多彩多姿的色彩。

像這麼一個地方，只要放出一點消息，必然會不脛而走，姜雲岫與茅棻自然要

加以利用了。

× × ×

今日是一個好天色，風和日麗，晴空如洗，黃鶴樓上自然是熱鬧非凡。

逛黃鶴樓的遊客，多半是爲了舒暢身心而來，別有懷抱的傷心人也有，但爲數必然不多，所以經常是笑聲盈耳，充滿着人間的歡樂。

今天有些意外，竟然有人尖聲吵架，破壞了這項歡樂的氣氛。

「我受不了，受不了——」

是一個女人的尖叫之聲，聲浪之大，簡直震人耳鼓。

沒有人知道她爲甚麼受不了，她却大發雌威，連茶盅都摔到地上了。

她究竟在向誰發脾？莫非她還有一個同伴？

不錯，一個男人的聲音然响了起來，道：「別這樣，六姊，咱們就算遊山玩水，這又有什麼不好？」

「我不要，分明咱們已經知道刦鏢的是誰，爲甚麼不直接把他揪出來？你說，這是爲了甚麼？你說呀！」

「咳，六姊，我跟妳說過幾百遍了，不錯，咱們知道刦鏢的是誰，也找出了一點證據，只不過這點證據的力量不够，咱們必須再予搜集，然後……」

「那我就跟着你到處亂跑？哼，我受够了！」

「不，六姊，咱們已經有了綫索，我相信刦鏢者必然逃不出咱們的掌握，待抓到那批賊人，小弟包管讓妳出氣就是。」

「這話可是你說的，到時候我要剝那個主使者的皮。」

「可以，小弟負責。」

「咳，九弟，你也不要輕視人家，那賊頭可不是好對付的！」

「哼，別人也許怕他，小弟麼，三招之內保證叫他趴在地上。」

「哈哈……好得很，看他還做不做縮頭烏龜！」

這對男女嬉笑怒罵，旁若無人，引起不少遊客的注意，他們自然是姜雲岫及茅棻了。

他們是在表演，而且頗爲出色，尤以茅棻那份潑辣的形象，眞箇入木三分。

好在他們的表情沒有浪費，噗的一聲輕响，一個小紙團忽然落在他們的桌上。

茅棻抓起紙團，同時縱目四掠，由於遊客太多，無法查出是何人所擲，及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小輩，大爺在黃鶴山鶴頂峯等你。」

她將紙團交給姜雲岫道：「魚兒上鈎了，咱們走。」

姜雲岫點點頭，會過茶資，逕與茅棻聯袂向黃鶴山馳去。

鶴頂峯是黃鶴山的最高之處，但見怪石嶙峋，森林密菁，是一個探幽尋勝的好所在。

待他們趕到峯頂，果然有人在那兒等待。

對方是三條彪形大漢，一名虬髯長髮，面貌獰惡的老者，可能是他們領頭的人物，另兩人一穿藍，一着青，年歲都在四旬上下。

這三人全都使用金筆，此時已將兵刃摘在手中，目射兇光，一副躍躍欲動的神色。

姜雲岫在他們丈外之處雙拳一抱道：「約在下的是你們麼？請敎……」

虬髯老者冷冷道：「不錯，是老夫約你，至於咱們的名號麼？嘿嘿，你去問閻王爺吧，上。」

此人不講理，也够狂，竟然不由分說要將姜茅二人撂在這裏。

茅姜二人並不認識他們，雙方素昧平生，爲甚麼一見面就要別人去見閻王？這說明了一點，他們必與刦鏢之事有關。

此時穿藍衫的撲向茅棻，着青衫的對姜雲岫衝來，他們一句話都不說，雙筆直點橫截，逕往二人的要害之處招呼。

這兩人內力充沛，招式洗練，攻勢一經展開，但見金霞滾滾，連他們的人影都分不清了。

當然，以姜雲岫那身超凡拔俗的功力，他不會將青衫人放在心上的，短槍只是隨意揮洒，輕輕鬆鬆的就將對方的雙筆封在門外。

他所以不下殺手，是想生擒活捉，因爲只有對活人才能逼出他們的主使者及巢穴。

另外一點是他不放心茅棻，他不能讓這位六姊受到任何傷害。

其實茅棻的功力不弱，一柄緬鐵軟刀使得像靈蛇一般，她不只是有攻有守，而且還稍佔上風。

姜雲岫瞧出茅棻對付藍衫人已經穩操勝券，他就不必爲這位六姊去分心了，短槍伸縮之間一連點出兩槍，青衫人便像木雕泥塑一般呆在當地。

雷音槍法是東魔天的成名絕學，當今之世能够接下他一招半式的並不多見，姜雲岫此時的功力，已經高過四魔天，青衫人碰到這麼一個絕頂高手，那裏還有他還手的機會？

因而姜雲岫牛刀小試就已制住青衫人的左右肩井穴，然後身形一轉，衝着虬髯老者道：「朋友，現在輪到你了。」

姜雲岫適才那兩槍神奧莫測，虬髯老者並未瞧出他使的什麼槍法，只是他一槍點出，雷聲隱隱，那份令人驚心動魄的威勢，除了雷音槍再也找不出這般凌厲的槍法。

現在虬髯老者後悔了，沒有摸清人家的底就冒冒失失的約鬥，是一件無可原諒的錯誤。

不過他並不氣餒，只是冷哼一聲道：「閣下原來是東魔天諸葛前輩的傳人，這當眞幸會得很，咱們與閣下河井不犯，閣下爲甚麼要向咱們找碴？」

姜雲岫道：「你說錯了，朋友，找碴的是你，向在下約鬥的也是你，我正要請問朋友，咱們素昧平生，你爲甚麼要對付咱們？」

虬髯老者道：「這個麼，因爲你太狂了。」

姜雲岫道：「朋友這是違心之論吧，爲甚麼你不說是作賊心虛？」

虬髯老者面色一沉道：「閣下說話最好仔細一點，老夫偷了甚麼？你說。」

姜雲岫哼了一聲道：「一定要我說？好，我問你，鐵馬鏢局的鏢呢？刦到那兒去了？」

虬髯老者道：「不知道。」

姜雲岫道：「我會叫你知道的……」

彈身一躍，去勢若電，短槍幾個吞吐，虬髯老者已經動彈不得了。

他剛剛制住虬髯老者，茅棻的搏殺也告結束，她走過來道：「對不起，九弟，我知道你要留活口，可是敵人太強，逼得我收手不住……」

姜雲岫向藍衫人的屍體瞥了一眼道：「不要緊，這裏有兩個活口，哦，六姊還好吧？」

茅棻道：「我很好，啊，九弟，你瞧他們……」

她指着那兩名被制着穴道的活口，姜雲岫舉目一瞧，不禁面色一變。

敢情這兩人一個自斷心脈，一個嚼舌而亡，此時噗噗兩聲，先後摔倒了下去。

姜雲岫苦笑一聲道：「好一個可怕的組織，看來咱們的前途未可樂觀！」

茅棻道：「的確是這樣，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此時他們已經失去遊玩的興趣了，便一逕返回客棧。

當晚餐之後，茅棻忽然眉峯一皺道：「九弟，咱們明天……」

姜雲岫道：「北上河南，中州人文薈萃，咱們可以好好的玩玩。」

茅棻知道姜雲岫並不是當眞想玩，但敵暗我明，他們根本就找不到敵人，玩，只是等待機會的一種方法罷了。

翌晨他們聯騎北上，沿官道逕向武勝關奔去。

他們走得十分緩慢，當眞像遊山玩水一般，這天他們到達王家店，只不過才未初時分，如果趕到楊家寨投宿，必然不會有甚麼問題，但姜雲岫却不想走了，他們投了店，然後到一間酒館之內低斟淺酌起來。

茅棻向窗外瞥了一眼道：「九弟，你注意了沒有？那般跟班的人數似乎增加了許多。」

姜雲岫道：「我知道，他們增援的人手可能已到達，說不定就要向咱們發動攻擊了，哦，六姊，陰陽界練得怎樣了？」

「陰陽界」是西魔天毋鎬的獨門刀法，一刀揮出，生死立判，是當今武林最爲兇狠的刀法，姜雲岫嫌它太過霸道，因而從來沒有使用過。

現在他們面臨強敵，而自己又人單勢孤，在無可奈何之中，才想到增強茅棻功力的打算。

茅棻是用刀，她習的是一套道家的「如意刀法」，對付一般人可以，遇到一流高手她就相形見拙了。

於是他將「陰陽界」傳給了茅棻，爲了練習刀法，所以他們不得不緩緩前進。

如今敵人增援已到，危機迫在眉睫，姜雲岫才詢問她的進境。

茅棻微微一笑道：「大致可以應用，臨敵之時會不會走樣那就難說了。」

姜雲岫道：「不會，六姊原是使刀的大行家，絕對不會走樣。」

茅棻沒有說甚麼，只是面含淺笑，向姜雲岫投下一瞥，她那雙黑如墨漆的眸子，忽然射出兩縷神光。

前面山坡之上，立着一片黑壓壓的人潮，約略估計一下，沒有一百也不會少於八十。

這般人分作兩隊，一隊是黑衣大漢，一隊是青衣姑娘，領頭的有三個，是一男兩女。

那男的約莫三十上下，身材瘦長，面目精幹，身着一襲白衫，在山風飄飄之中，顯得英朗無比。

他左側是一名年約三十的少婦，霧環雲鬢，風華頗爲不俗。

白衫男子的右側是一名二十上下的少女，一件猩紅衣衫，包裹着一具飽滿突出的軀體，加上一張艷麗的嬌靨，當眞是熱浪四射，具有勾魂攝魄的魅力。

姜雲岫與茅棻併肩走上山坡，雙拳一抱道：「在下姜雲岫茅棻，閣下要咱們前來，不知有什麼指敎？」

白衫公子冷冷道：「你在黃鶴山上殺了三個人，不錯吧？」

姜雲岫道：「就算是吧，找碴的並不是咱們。」

白衫公子道：「我不管這些，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兩命抵三命，你們還佔了便宜！」語音甫落，擧手一揮，但見黑雲滾滾，他們已經被黑衣大漢重重包圍了。

姜雲岫大喝一聲道：「且慢……」

白衣公子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姜雲岫道：「在下不打糊塗仗，閣下至少應該報出門派，亮亮萬兒。」

白衣公子道：「你是要當明白鬼了，好，我告訴你，咱們是射鵰世家，我是三公子雷雅堃。」

（未完・十七）

湖江劍磨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文・丁門西
圖・飛可

誤中奸計　自相殘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歐陽虹率領丐幫子弟和石中玉楚峻一齊趕去魯山想制止本幫兩位堂主火併，半路上被五行盟白水堂截殺，苦戰才能脫身，知道五行盟目的是阻止他們赴魯境，因此喬裝上道，另幾個丐幫弟子扮成他們的模樣，引開五行盟的注意，又被五行盟青木堂識破，在酒棚內厮殺，參加協助戰鬥的還有酒棚掌櫃老頭、雙刀衞鳳大俠。酒棚掌櫃眞人不露相，武功卓絕不凡，連殺幾個青衣幪面人，雙刀衞鳳力戰青木堂主綽號青木狂神，有些不敵，楚峻上前協助，看他很面善，知道是楚家的仇人，使出絕招刺傷他，青木狂神急忙逃遁，楚峻窮追……

歐陽虹見楚峻匹馬單槍去追青木狂神，生怕他獨力難支，急忙高聲叫道：「三弟，快回來！」手中打狗棒絕招連施，無奈對方人多，一時之間無法脫身。

衞鳳道：「待衞某去助他！」

「有勞！」

掌櫃叫道：「喂，你們頭子也望風而遁，你們還不乖乖賠錢？否則通通給我老人家賠命來！」

那些幪面人悶聲不吭，仍然拚力而鬥。歐陽虹心中惦記楚峻，又見對方毫無退意，心頭暗暗吃驚：「莫非他們故意纏住咱們，好讓青木狂神對付三弟？」

一想至此，忙道：「二弟勿顧着殺人，還是去助三弟爲要！」

石中玉道：「小弟省得！」

忽然梅林外傳來一道急勁的尖哨聲，那些幪面人突然向後一退，四面八方向梅林跑去！

歐陽虹無心殺戮，急提一口眞氣，展開輕功，如飛似箭飛出梅林。

只見衞鳳在遠處高呼齊少俠，歐陽虹幾個起落奔上前去，問道：「衞大俠，你沒見到敵三弟麼？」

衞鳳雙眉微微一皺，道：「衞某出林時，已不見他與青木狂神的踪影了！」

歐陽虹一急，忙回頭叫道：「二弟，趙三快來，大家分散找一找！」言畢即向左首的山崗馳去。

石中玉、衞鳳、掌櫃及趙三都立即散開去找楚峻。

歐陽虹飛上山崗，不斷呼叫楚峻的名字，山崗光禿禿，只有幾塊不太大的岩石，歐陽虹躍上一塊岩石，引頸四望，那裏有楚峻的踪影？

他不敢稍停，返落山下，向另一方向馳去。遠處樹林內忽然傳來一陣沙沙之聲，歐陽虹忘記了江湖人的座右銘：遇林莫入。射入林內。

只見樹林的另一端走出十多個丐幫的弟子！原來這些丐幫弟子是附近丐幫精萃，受歐陽虹之邀而來，只因恐被五行盟發現行踪，所以分開上路，却不料在此處相逢。

歐陽虹急問：「你們見到三弟嗎？」

前面那幾個丐幫俱是一愣，後面那幾個却是飛鴿堂的弟子，一路跟着歐陽虹來，知道楚峻是歐陽堂主的義弟。當下道：「咱們不見齊少俠！堂主，他不是跟您在一起麼？」

「他去追五行盟的青木堂主，快分開來找！」

那些丐幫弟子便兩人一組散了開去，忙亂了一陣，忽聽掌櫃高聲叫道：「小哥，你去了那裏？讓咱們白急了一場！」

衆人聞聲急忙趕了過去，只見楚峻沒精打采，垂頭慢慢走來，石中玉忍不住怨道：「三弟，你就是魯莽！青木狂神武功如何，你該知道，也不等等咱們才一齊去追！如今追到了沒有？」

楚峻道：「若追到了，小弟也不會愁眉苦臉了！」

歐陽虹道：「我倒希望你追不上他，否則後果堪慮！」

掌櫃到底是人老心精，瞥了楚峻一眼，問道：「老朽猜你一定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不錯！晚輩懷疑他是殺家父仇人之一！」

衞鳳忙道：「剛才那個什麼青木狂神與你的對話，甚是奇怪，不知令尊是那一位高人？」

楚峻長嘆一聲，把面埋在雙掌中，喃喃地道：「可惜讓他逃掉，否則便有機會查明眞相！」

掌櫃問道：「查明什麼眞相？」

劍磨

「因爲晚輩根本不知他們爲何要來殺我家人，而且連家外祖父及……他家人也殺死了！」

「難道你不在現場？」

「晚輩當時也在場，只是僥倖不死而已，那些人都幪着面是故不知其身份！」

掌櫃呵呵笑道：「如今既然知道五行盟青木堂主是兇手之一，便不怕查不出眞相！」

石中玉插腔道：「三弟，殺你一家的定就是五行盟！」

楚峻目光一亮。「二哥說得不錯，一定只五行盟！因爲晚輩還認出另一個兇手，也是五行盟的人！」他忽然想起一事，轉頭問掌櫃。「老前輩，請問你知否江湖上有誰練有『鐵臂功』的？」

掌櫃道：「這種功夫只能騙騙凡夫俗子，老朽可不曾聽過有人練過這種功夫！也許某個高人以前曾練也未可知，但遇到眞正的高手，飛花摘葉尚且能傷人，這種功夫便無所展其長了！」

楚峻道：「但晚輩的而且確刺了他一劍，他手臂竟夷然無損，這又怎解釋？」

掌櫃哈哈大笑，道：「天下奇人能士極多，而各項武功絕技亦層出不窮！以前也有人把『金鐘罩』、『鐵布衫』之流的功夫練至出神入化，爐火純青之境，全身上下除了一兩個罩門之外，刀槍難傷！至於『鐵臂功』練至眞正能刀槍不入的人却極少！」

衞鳳道：「不錯！即使雙臂能練至刀槍不入，但對方大可攻擊其身上的其他部位，可說毫無作用！所以一般武人都不屑練之！」

楚峻一呆，喃喃地道：「如此可就令人難解了！」一頓又想起一件事來，抬頭問道：「今日幸得老前輩及衞大俠相助，否則晚輩等後果極是可慮！」

衞鳳道：「吾道中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應爲之事，諸位不必掛懷！」

歐陽虹道：「衞大俠俠名昭著，自不待言，但這位老前輩隱於風塵中，又古道熱腸，更加令人敬佩！不知前輩可否把大名見告！」

掌櫃笑嘻嘻地道：「老朽昔日的名字早已忘記了！」

衞鳳哈哈大笑。「他便是昔日聞名姑蘇一帶的『市井大俠』周廣福！」

歐陽虹及石中玉齊聲「啊」地驚咦起來。原來這周廣福雖然出身市井，但武功極高，棒法精妙，江湖上很多成名人物都敗在他棒下，難怪剛才那些青木堂弟子給他打得落花流水。

歐陽虹本想問他爲何自姑蘇跑來山東開酒棚，但回心一想，江湖上頗多脾氣古怪之人，而且人家跑到這般遠的地方隱居，十之七八必有其隱，更加不能問之，否則犯了禁忌，便大爲不妙了！

不料周廣福盯了衞鳳一眼，道：「你又來做什麼？」

衞鳳臉色一斂，道：「找你內弟樊卓威！」

周廣福臉雖一沉，冷冷地道：「歡迎歡迎！」

衞鳳臉色稍霽，道：「請問他如今在何處？」

「我老頭怎地知道！」

衞鳳臉色大變，寒聲道：「你剛才不是說歡迎麼？」

「不錯！脚長在你身上，你要找他，老頭還能反對麼？」周廣福淡淡地道：「但樊卓威又不是我老頭肚內的蛔虫，我怎知道他在那裏？」

衞鳳冷哼一聲：「如此說來，你是故意消遣在下的了！」

「哼，他是他，我是我，他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他也理不了！」

衞鳳滿臉怒容地道：「如此舍妹的事又如何善了？」

周廣福道：「最好是把舍內弟找去與她成親！」

「你既然知道便好，衞某自江南找到此，難道要我空手回去？」

「這只能够請你再仔細找一找了！」

衞鳳更怒。「舍妹痛不欲生？你還在說風凉話？你到底還算不算是人？」

周廣福也怒道：「老朽如何不算人？我問你，可是我姓周的去騙你妹妹麼？」

歐陽虹等人互望了一眼，却十分詫異。石中玉忍不住問道：「兩位既是同道，可否瞧在晚輩等的份上，捐棄以往的嫌隙呢？」

衞鳳冷哼一聲，道：「要衞某瞧你家父子的面子不難，但舍妹的終身大事又如何解決？」

歐陽虹忙道：「承兩位大俠剛才相助之情，可否把事情見告，也許咱們能想出一個辦法來也未定！」

周廣福道：「這姓衞的好不明理，我內弟的確做出對不起他妹妹的事，但這與老朽何關？」

衞鳳道：「樊卓威最聽你倆夫婦的話，我不相信他的下落，你不知道！」

「事實上，老朽已三年多未曾見過他了，又怎知他去了何處？」

衞鳳道：「當年舍妹認識樊卓威是由你妻子介紹的！」

「不錯，但拙荊又怎能保證舍內弟不會對令妹變心？何況當時拙荊並無作紅娘的意思，他倆感情的發展，與拙荊無關，更與我老頭完全無關！」周廣福冷笑一聲：「再說令妹失清白之事，也未必是舍內弟之責任！」

衞鳳怒道：「若不是他之錯，難道是舍妹之錯？」

「老朽不敢說她有錯，但她總是也有責任！」

衞鳳霍地把雙刀抽了出來，喝道：「你把舍妹當作是什麼人？今日無論如何你還我一個公道！」

周廣福冷哼一聲。「七年前，你我兩人已打過一仗，情況如何我也不想說出來，你以爲過了七年，老朽就會怕你麼？」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日怎同以前！」

歐陽虹忙道：「兩位何須爲此事而起爭執？周大俠，你當眞不知令內弟的去向麼？」

周廣福不悅地道：「自然是眞的！」

歐陽虹道：「衞大俠，周大俠既然不知道樊卓威的去向，你迫他也沒用！」

衞鳳問：「你爲何突然隱居在此？」

周廣福道：「老夫隱居與此事完全無關，只是想過幾年安隱清靜日子而已！何況拙荊又因練功走火入魔而半身不遂！」

衞鳳收起雙刀，道：「你既然不知道樊卓威的下落，我還與你計算什麼？」

楚峻忽想起一事，忙問：「周前輩，尊夫人如今可在安全之所？」

歐陽虹道：「不錯，須提防青木堂會遷怒於尊夫人！」

周廣福哈哈笑道：「不怕，老朽早已吩咐小女把她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衞鳳訝然問：「你幾時有個女兒？」

「是三年前收來的一個義女！」周廣福反問歐陽虹。「諸位又因何與五行盟結下仇怨？」

歐陽虹這才把爲替田湘防盜，無意中得罪了五行盟的事述了一次。

衞鳳問道：「如今諸位欲去何方？」

歐陽虹見他倆都是白道上的名俠，也把羅漢光及杜老四相爭的事，簡略地說了一次。「如今在下正想趕去勸解，却怕五行盟也會乘機下手，所以才帶着人去！」

「原來如此！」

歐陽虹抱拳道：「多謝兩位大俠相救之恩，在下身有要事，無法多待，異日有空請到敝幫喝幾杯酒！」

衞鳳抱拳道：「後會有期！」

歐陽虹等人離開之後，周廣福問道：「老朽也要去看拙荊了！」

衞鳳道：「假如你有令內弟的消息，請派人捎個信給小弟！」

「這個自然！如今你打算去那裏？」

衞鳳道：「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來！」說罷也走了。

× × ×

歐陽虹等一羣人繼續向魯山前進，走了一陣，天便黑了。本來歐陽虹要乘夜趕路，但羣雄經連番惡鬥，又飢又渴，只得找了座山神廟稍息，同時叫趙三去附近買乾糧。

過了一忽，趙三便拿了一大袋包子回來了。歐陽虹問道：「你怎地這般快便回來？」

趙三哈哈笑道：「也是咱們有食福，屬下剛入林，便見一個賣包子的老頭入城做生意回家，鍋內還有幾十個賣不出去的包子，都叫屬下全買下來了！」

一個丐幫弟子道：「咱們固然有福氣，那老頭何嘗沒福氣？如非遇上咱們這些貴人，又怎會做成這筆生意？」

衆人哈哈大笑，便趁熱把包子分發吃下，剛好每人兩個，吃了包子，歐陽虹便道：「趁早趕路去吧！」

趙三喝了一口酒，道：「待屬下來帶路！」他自地上長身而起，忽然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一個丐幫弟子邊自地上爬上來邊笑道：「老趙，你今日怎地這般不濟，才喝一口便醉了？」言未畢，自己也一跤摔倒。

楚峻忽然叫道：「不好！咱們都中了毒啦！」

石中玉也道：「不錯，小弟丹田內的眞氣，已不知去向！」

羣丐都連忙運功提氣，可是丹田內空空蕩蕩，竟然連一絲眞氣也提不上來，這剎那，都齊吃一驚！須知武人最重視內功

，幾乎所有的武功若無內功爲助，不但氣力不足以禦敵，而且不能發揮武技威力！

石中玉道：「趙三你好糊塗！讓人在包子內下了毒，也不知道！」

趙三哭喪着臉道：「石少俠，我趙三又非神仙，怎知那老頭是五行盟的人！」

楚峻道：「大哥，這件事也怪不得趙三哥！目前最怕對方派人跟梢趙三哥，則此處已不能再躭下去了！」

石中玉也道：「對極！此刻若對方派人來殺戮，咱們都死無葬身之地！」

歐陽虹自地上掙扎起來，道：「先離開這裏再說！」

話音剛落，外面忽然傳來一個脚步聲，羣丐臉色全都變了。歐陽虹嘆息道：「是凶是吉，是生是死，聽天由命吧！」

廟門忽傳來一陣拍門聲，趙三沒好氣地道：「有本事的便自個撞門進來吧！」

廟外那人應聲道：「你道我不敢？就算龍潭虎穴也要闖一闖！」

「砰！」廟門倒塌，只見外面站着一個神色凜然的漢子，歐陽虹等人目光一及，一顆心登時鬆了下來。原來那漢子赫然是「雙刀」衞鳳！

衞鳳見廟內的人是丐幫弟子，也是微微一呆，脫口道：「諸位不是要趕路麼？怎地還在這裏？」

歐陽虹嘆了一口氣：「說來慚愧，咱們被人在食物中下了毒，此刻全身功力都不知去向！」

衞鳳吃了一驚，道：「如此看來，此處可非安全之所！」

歐陽虹苦笑一聲：「如今彷似肉在砧板上，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兒，去到那裏也不是一樣？」

衞鳳略一沉吟，道：「不然！無論如何也該盡一盡人事！」

石中玉道：「不知你有何高見？」

「離此五里處有衞某的一個朋友，在下只因夜深，不想去打擾，是以打算來此借宿一宵，如今既然發生了這回事，只得去他那裏打擾一下了！」

歐陽虹想了一下，道：「不知令友是何人？咱們此去說不定會連累他，可不大方便！」

衞鳳道：「不怕！他是我義兄，爲人極是熱心，早年因妻子被仇家殺死，他報了仇後，心灰意冷，暗中携帶兒子到此隱居！」

石中玉目光一盛，道：「莫非你義兄便是『江南一管簫』温玉鑑？」

衞鳳頷首道：「正是他！諸位尚可行路否？」

歐陽虹道：「勉強可以，不過在下等實在担心會連累了温大俠！」

衞鳳哈哈笑道：「素聞丐幫飛鴿堂堂主義氣干雲，今日才知傳言不虛，不過却有點婆婆媽媽！」

歐陽虹一呆，隨即哈哈笑道：「在下若不答應，倒要讓衞兄相笑了！」當下衆人互相倚扶，走出破廟，衞鳳削了一些樹枝，讓他們當作拐杖，一行人便慢慢走下山崗。

下了山，趙三見衆人都累得氣喘吁吁，不禁自怨自艾地道：「都是我趙三瞎了眼，才累得弟兄們受苦！」

楚峻道：「現在最怕的是五行盟會在半路施襲，屆時咱們只能……」

衞鳳道：「眞到那地步，也只好挺胸接受！江湖生涯，本就充滿危機。將軍陣上亡，瓦罐井口碎，本是當然之理！」

衆丐聽他這麼一說，心頭舒暢了不少，當下小心翼翼跟着衞鳳前進。衞鳳掣出雙刀，走在最前面。

路上本是最危險的，偏生羣丐又走不快，一走快了便一跤摔倒，還得連累了旁邊相携的弟兄。羣丐咬牙切齒，都忍不住破口大罵起來。

趙三罵道：「操他奶奶的五行盟！有種的便擺明跟咱們殺一場，咱死了也瞑目，專使陰謀詭計，可不是人爲的！」

石中玉從未受過挫折，心頭更是窩火。「今日但教少爺逃過此刼，回去一定叫家父廣發武林帖，號召各派英雄，聚殲五行盟！」

這裏面歐陽虹最沉得住氣，楚峻却飽歷驚患，反而最爲坦然，自經滅門之禍後，他便一直抱着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的心理，深信人之命運，似早已有定數，所謂天意難違！

這五里路足足走了個半時辰才到達，幸而一路平安，不見一個人影，羣丐心頭都有點奇怪。

進了一座小山村，衞鳳步子便加快了，走到一棟石屋外，跳過籬笆走去拍門。

手掌剛一落，屋內便有人喝問：「是誰？」

「大哥是我！」

木門呀的一聲打開，開門的果然是温玉鑑，衞鳳忙把歐陽虹的情況簡略述了一次，温玉鑑道：「二弟，你去帶他們進來，待愚兄收拾一下！」

衞鳳大喜，忙出去把羣丐引了進來。

温玉鑑客氣地道：「温某何幸，得諸位光臨，實乃蓬蓽生輝！」

歐陽虹道：「温兄如此說，可眞折殺小弟等了！小弟等不幸爲奸人所乘，避難求庇。温兄不嫌會惹禍上門，已令咱們兄弟感激不盡了！」

温玉鑑道：「既然忝爲同道，客氣話便不必說了，請坐吧，只是寒舍狹小，可沒這許多床……」

歐陽虹截口道：「但望有個立足之處，於願已足矣！」

衞鳳把門關了上來，衆人談及內功消失之事，温玉鑑道：「温某曾聽人提過，苗疆及關外都產有一種異草，煉之成藥，人服之便四肢無力，練過武的雖然稍好，只是內功也將不盡點滴了，當眞是厲害無比！」

石中玉急問：「温兄可知是否有藥可治？這種藥又有誰煉成？」

温玉鑑道：「這一點温某倒未曾聽人提及，不過聽說這種藥，有效期只是幾天而已，藥效一過，一切便正常了！」

衆人鬆了一口氣，歐陽虹問道：「不知藥效是幾天？」

温玉鑑道：「當時温某不大留意，可忘記了！不過幾日之間，很快便過去了，只要五行盟不再找上門來，大概沒問題，若有仇家找上門來，也有咱兄弟替諸位抵擋！」

「多謝兩位大俠！」歐陽虹依然愁眉不展。

溫玉鑑問道：「歐陽兄尚有什麼不放心的？」

衛鳳把丐幫內鬨的事，簡述了一次，道：「歐陽堂主正是要趕在二十二日之前，到達魯山解決爭執！」

「原來如此！」溫玉鑑道：「今日是正月十八日夜，由此去魯山若快馬不離鞍的，一日一夜便可到，也許還來得及！」

歐陽虹嘆了一口氣，道：「如今也只能這樣盼望了！」話音一落，門板上忽然响起「篤」的一聲响！

屋內羣豪齊吃了一驚，溫玉鑑喝道：「誰？」

外面沒有應答，溫玉鑑自床頭上抽出一管黑黝黝的洞簫來，向衛鳳打了個眼色。衛鳳會意，忙把油燈吹熄！

溫玉鑑把門拉開一縫，向外張望，只見四周漆黑幽靜，似乎沒人，溫玉鑑一愣，正想縮回去，忽聞耳邊有個「沙沙」的聲音，忙轉頭一望，這才發現門板上釘着一柄飛刀，刀尖插着一張白紙，白紙在夜風中發抖，發出沙沙的聲音。

溫玉鑑心頭一緊，把飛刀拔了出來，連刀帶紙拿入屋內，衛鳳問道：「大哥如何？」

「點燈，有人飛刀寄柬！」

衛鳳重新把油燈點亮，伸頭過去，只見白紙上寫着一行字：不准出屋，否則殺無赦！金面甲神白。

溫玉鑑道：「金面甲神是誰？」

歐陽虹道：「必是五行盟黃金堂的堂主！」

石中玉冷哼一聲：「咱們的行動，都在他們監視之下，眞令人洩氣！」

楚峻道：「這張柬有點奇怪，爲何只規定咱們不准出屋？」

溫玉鑑冷哼一聲：「大概想困死咱們，幸而溫某家內的食物起碼足够諸位吃三五天，屆時若恢復了功力，便一齊出去跟他們殺一場吧。」

楚峻道：「依在下之見，五行盟不是想困死咱們，根據多次的遭遇，他們並無殺咱們之意，而其用意只是想阻止咱們在二十二日前趕到魯山。」

歐陽虹頷首道：「不錯，否則他們只須在包子裏面下一些腐骨草，穿心蓮及鶴頂紅三欵的劇毒，咱們在毫無防備之下，還不是束手被殺，何必費這許多手脚？」

溫玉鑑道：「諸位跟他們交過幾次手，所見自有道理，既然如此大家便歇息吧，料五行盟也不會攻進來？」

「可是這裏面一定還藏有一個秘密！」楚峻轉頭望向歐陽虹道：「大哥你以爲如何？」

歐陽虹心頭一緊，寒聲道：「愚兄還是想聽聽你的看法。」

「這件事奇怪之處，是五行盟阻止咱們去魯山的目的，令人難以忖測！」

石中玉哈哈一笑：「他們希望丐幫內鬨，最好能鬥個兩敗俱傷，他們才可收漁人之利！」

楚峻道：「假如他們的目的是爲了消滅丐幫的實力，那麼他們爲何不乘此機會消滅咱們，這豈不是一個最佳的機會。」

衛鳳道：「齊少俠說得不錯，那麼他們的用意又是什麼？」

楚峻望一望歐陽虹，低頭不語，石中玉道：「除非咱們是五行盟的人？否則如何知道？」

× × ×

次日一早，溫玉鑑道：「諸位且坐一下，溫某借個藉口出去看看。」

歐陽虹道：「千萬勿冒險！」

溫玉鑑道：「溫某料不會有問題，諸位放心好了。」他把門拉開，但見天色晴朗，樹梢上已冒出一絲嫩綠了。溫玉鑑探頭四處張望，不見有什麼陌生人，於是走了出去。

小村裏有兩爿雜貨店，溫玉鑑到那裏買了些鹽，又在村內走了一圈，這才回家，可是到了下午，對方又再次飛刀寄柬，這次表明只要他們不出小村，便無性命危險。

趙三道：「管他娘的，就算咱們能出去也成了廢人，倒不如在這裏睡幾天大覺，反正有五行盟作免費保鏢！」

衆人明知此是氣話，無奈確無其他善策，也只好窩在溫玉鑑的家內。

時間一日一日地過去，正月二十一日早上醒來，楚峻忽覺丹田已有一絲似有似無的眞氣，他心頭大喜，連忙運起內功，利用那少許的眞氣，把游散在四肢百骸的眞氣一點一滴聚集起來。

接着歐陽虹及石中玉也有同樣的現象了，歐陽虹練了一功陣，覺得已恢復兩三成功力，便問道：「溫兄，請問附近是否有馬賣。」

兩年都毫無消息，而且周廣福也已有三年未見過他，莫非他已暗中加入了五行盟，如此衛某更加要去！」

溫玉鑑道：「此處已不能再住，溫某索性也跟你們去一趟吧。」

歐陽虹道：「令郎如何安置。」

「犬子今年已九歲，溫某可把他先寄托在朋友處，料無問題，待回來後再另找地方安居。」

衆人見他如此說，便備好兵器，一齊出門，出門之後，羣雄却是小心翼翼，心頭忐忑，但料不到走至村口，竟然毫無阻碍。

趙三道：「莫非五行盟只是虛幌一槍，並無派人監視？」

楚峻道：「這可不一定，大概他們認爲咱們在此時趕去，已來不及了，是以把人手撤掉！」

歐陽虹躍上馬背，道：「三弟說得有理，咱們仍不能太過大意，趙三，你帶弟兄們先走，可不能延遲。我跟溫兄及衛兄等下再出發？」

溫玉鑑道：「這個瞞天過海之計，不錯。」

趙三等離開了三四盞茶，歐陽虹，溫玉鑑，衛鳳，石中玉和楚峻才上道。溫玉鑑遷來魯境居住已有十年，地形熟悉，便由他帶路。

馳了一陣，到了一個小集，溫玉鑑買了大包乾糧，衆人試過沒有毒，草草塡飽了肚子，再度上路。

一行五人馬不停蹄，人不離鞍急馳，到了黃昏胯下坐騎早已筋疲力倦，幸而到了一座小鎭，衛鳳四處打探何處有馬買。

最後由一位店小二介紹，到一家車行，把馬跟車行內的馬對換了，再補其一筆錢。

衛鳳去買馬時，衆人乘機到酒樓歇息及吃飯，飯後又繼續上道。

衛鳳頗爲仔細，還特意在鎭上買了兩盞風燈，與溫玉鑑各持一盞，在前面開路。衆人提燈夜馳，因入黑之後，行人大稀，行速反而更快。

到了三四更，楚峻等人的功力便先後恢復了，只是長途跋涉少不免有點疲勞。

一夜急馳百里，那些馬匹雖然都是長途健馬，但也終於無法支持，先後口吐白沫倒地，但衆人仍不稍停，展開輕功前進，這次，因爲沒乘馬，所以溫玉鑑等抄小路前進。

不久，天便亮了，不時見有急於趕路的人在附近經過，歐陽虹問道：「溫兄，魯山到了沒有？」

溫玉鑑道：「再過幾里路便入魯山山脈了，但魯山綿延百里，却不知堂主要去那一座山峯？」

歐陽虹叫一聲苦也。「當日小弟一聽見消息便趕緊上路，竟沒問個清楚！」

衛鳳道：「這可難找了，而且時間緊迫！」

石中玉嘆了一口氣。「早知如此，也用不着趕得這般急了，反正來不及！」

楚峻道：「照估計他們該會在主峯決鬥！溫大俠，請問主峯離此還有多遠？」

溫玉鑑道：「本村只有兩匹拉貨的劣馬，不過附近却有一個馬集，可惜離此有五六里遠！」

歐陽虹不禁沉吟起來，半晌才問：「溫兄可否把馬集的方位，畫一張地圖與小弟。」

溫玉鑑心念一轉，知道他的用意，當下道：「待溫某找人去買如何？」

「如此大妙？」石中玉拿出幾錠銀子來，道：「請溫兄交與那人去買，馬一定要上佳的。」

溫玉鑑知道石家是巨富，也不客氣，接過銀子，打開後門去了，過了一陣他便回來，道：「溫某已找了三個妥當的人去辦了，馬買好之後，會放在小村口！」

「多謝溫兄費心！」歐陽虹等人立即加緊運功，希望能早點恢復功力。

臨午時，後門忽然被敲响，溫玉鑑去了一陣，回來道：「馬匹的事已辦妥了，堂主準備如何？」

歐陽虹道：「現在便起程。」

衛鳳道：「諸位的功力是否已全部恢復？」

歐陽虹道：「現在已恢復了五成，到晚上料可全部恢復！」

「衛某便陪諸位去一趟魯山吧，反正衛某到江北本無固定去向，只是爲了找尋樊卓威而已！」

歐陽虹道：「此去路上可能有危險，而且會躭誤衛兄你的正事，小弟可心頭難安！」

衛鳳道：「也許樊卓威隱居在魯山也未定。」心頭忽又一動，「咦，衛某找他，快去！」

三人跑向右邊，只見衛鳳隔遠便叫道：「此處有一條小路通向山上？」

歐陽虹飛身過去，道：「快上去，遲則來不及了！」

五人展開輕身功夫，揉身而上，山路既窄且陡，而又曲折，不過却也難不住他們，衆人一口氣攀了數十丈，已是汗透重衣。

楚峻道：「且慢！此峯甚廣，咱們這樣一直向上攀，即使攀到峯頂，也不一定能找到人！」

石中玉急問：「三弟，依你之見又如何？」

「可惜沒有樵夫在此，」楚峻嘆了一口氣：「小弟仍認爲他們必是在平地處決鬥，此處向上望去，全是崎嶇陡直的山壁，如何能作決鬥？咱們還是再分開來找尋吧！」

衛鳳道：「那就仍如剛才分配吧！」

楚峻道：「也不必這般快，上面那裏似有一條岔道，咱們到那裏再分開吧！」

歐陽虹等人再無意見，再攀了十數丈，到一岔道口，見一道向左，一道向右，正面這條仍向上延伸，於是歐陽虹三兄弟是向左行，衛鳳兩兄弟向右前進，臨行時，仍然決定以嘯爲號。

山道崎嶇頗爲難行，楚峻越行心頭越，作決鬥的地點。

他們繞山而行，大約走了兩三里，道路忽然略爲平坦及寬闊起來，三人心頭更喜，走勢也更快了，再過一陣，山風中忽

然挾着一陣隱隱約約的呸喝聲傳來，石中玉叫道：「找到了！」

歐陽虹更是大喜，連忙發出一道喝聲。楚峻道：「此刻發嘯，衞大俠他們可能已聽不到了。」

三人不再打話，猛吸一口眞氣，疾如星丸地向前奔去，那陣呸喝聲越來越响，還聽出是喊殺聲。

歐陽虹頓足道：「咱們還是來遲了一步。」

儘管喊殺聲越來越响，但奔了一陣，仍不見人影，再過數十丈，忽見半天有塊大石垂下，把道路攔住，石中玉叫道：「咱們走錯路了！」

楚峻打量了幾眼，道：「應該沒走錯，這塊大石是天然的，也許下面還有通道，只是讓樹木遮住而已。」

一句話說畢，已越過那幾棵大樹，而至石前，果見大石與小道間尚有一個石縫，寬及肩，高可供彎腰而行，歐陽虹精神一振，道：「一定是在裏面。」

話聲剛落，只見石後衝出幾個手執兵器的幪面人，歐陽虹起初還以爲是五行盟的人，但看服飾却與五行盟有異，當下喝道：「你們是誰？」

爲首一個幪面人喝道：「本幫在此處理帮中大事，諸位請退！」

歐陽虹抱拳，道：「貴帮大名可否見告？」

那幪面人猶疑了一下，才道：「光明幫。」

「光明帮？」歐陽虹及石中玉齊是一怔，楚峻道：「大哥，此人使詐！」

歐陽虹雙眉一掀道：「不錯，不管你們是光明帮還是黑暗帮，咱們都要闖進去看一看！」

那人色厲內荏地道：「任何人踏進石階一步，殺無赦！」說罷脫手發出一枚火箭！

歐陽虹大喝一聲，抽出打狗棒，猛衝過去，那幪面人一柄潑風刀使得十分嚴密，但歐陽虹此刻心急救人，所施全是絕招，只十個照面，便把那人迫得不斷後退。

由於山道狹窄，兩人正面交鋒，已無空隙，其他人只能作壁上觀。

楚峻抬頭向上一望，雙脚忽然一頓，躍過歐陽虹頭頂，足尖在一條樹枝上一點，拔空而起。

原來楚峻欲攀上岩石翻落另一端，這本是個好辦法，但他人剛一動，對方也飛起一人，單刀一挽，橫削楚峻的雙足！

楚峻蜂腰一曲，如同煮熟的蝦子般，長劍直砍下去，只聽「噹」的一聲，刀劍相交，發出一聲巨响，楚峻借勢吸氣，身子再度向斜上方射去。

就在此刻，一個幪面人忽然脫手飛出三枚袖箭，直奔楚峻的背心！

石中玉隔遠無法相助，只得大叫一聲：「三弟小心暗器！」

楚峻聽得背後的風聲以及石中玉的叫聲，急使「千斤墜」，如殞石般飛落，「篤篤篤」三响，袖箭全射在岩石上！

楚峻左掌在岩石上一拍，振衣再上！不料另一個幪面人與此同時，也飛躍起來，一根熟銅棍急掃過去！

楚峻凌空移開三尺，身子半轉，用劍把棍格開，可是眞氣一濁，身子便墜落地上！楚峻不再打話，一柄長劍指南打北，指東打西，忽虛忽實，罩住這個幪面人，由於山道崎嶇，更兼一邊是懸崖，對方人多，反而展不開威力，只十多個回合，便讓楚峻覷準一個機會，飛起一脚，把一個對手踢落山崖！

「二哥，你快飛上石壁，小弟替他抵擋追兵！」

石中玉應了一聲，也斜飛起來，向岩石射去！一個幪面人又再射出一枝火箭。

此刻歐陽虹也大發神威，把對手擊斃，那兩個與楚峻厮殺的幪面人，見大勢已去，便自石隙中鑽了進去。

楚峻立即隨後而進，山隙頗狹，只能供一人進去，裏面自然沒有埋伏，但當楚峻到了出口時，便遭石後的幪面人的抵擋，一時之間，再也前進不得。

歐陽虹大急忙問：「三弟，如何？」

「大哥翻石過去吧，小弟在此吸引他們的一部份人手！」

正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歐陽虹退出石隙，飛身躍上岩石頂，放眼望去，只見近處的石中玉已與幾個幪面人接戰起來，遠處有座石坪，廣及數十丈，地上躺滿乞丐，此刻只餘個丐帮弟子仍在苦苦相鬥。歐陽虹一眼便認出杜老四，只見他一根打狗棒力敵幾個幪面人，而羅漢光却在殺丐帮弟子！其中一個黑衣幪面人，身手十分矯捷，擋者披靡！石坪上，血跡斑斑，入目驚心，歐陽虹又驚又怒，又是悲憤，忍不住大喝一聲：「住手！」

聲如霹靂，震得在場之人，全是慢了一慢，幾個未死的丐帮弟子立即歡呼起來：「歐陽堂主來了！」

一個黑衣幪面人道：「快截住他！」

歐陽虹忽覺此人的聲音有點耳熟，一時間也無暇多想，就在此刻，山的另一邊也傳來衞鳳的嘯聲！

原來他倆自另一邊也兜截了過來！歐陽虹立即自石上躍了下來！

這時候，他見丐帮內弟兄爲人殘殺，熱血沸騰，見有幪人衝過來，冒險欺前，飛起一脚把其踢飛！

石中玉更是勇悍，連克兩敵，長劍直指那個阻擋楚峻的幪面人！

那幪面人見大勢已去，急忙跑開，楚峻立即自石隙鑽了出來！三兄弟如同三頭出柙老虎，向石坪衝去。

衞鳳及温玉鑑已先他們一步，到達石坪，與幾個幪面人交戰起來。

一個幪面人喝道：「你們兩個不想活命了麼？」

衞鳳雙刀如輪轉，應道：「有本事的便把咱都殺了吧！」

「不知死活的東西，即使今日殺不了你們，將來你們也再無寧日！」

衞鳳大笑一聲，道：「多謝你提醒，衞某爲了以後的安寧，今日只好斬草除根了！」

言未畢，身後忽然傳來一道慘叫！

衞鳳吃了一驚，顧不得傷敵，轉頭向後一望，只見一個花甲老丐身受重傷，在地上打滾，那三個幪面人仍不放過他，刀劍齊起，望其砍去！

衞鳳大喝一聲，捨下對手，一個風車

大轉身，接着標前幾步，舉刀斬向兩個幪面人的後背！

歐陽虹隔遠看見杜老四形勢危急，無奈已救駕不及，急切間，俯身拾起一塊小石飛出！

「噹！」石子射在一柄單刀上，把刀撞開幾寸，但幪面人那一刀仍砍在杜老四的肩上！另外兩個幪面人因爲背後受襲，只得轉身抵擋。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却發生在一眨眼之間，那幪面人正抽刀欲再砍，說時遲，那時快，歐陽虹已如飛將軍自天而降，打狗棒一圈，把單刀撥開！

緊接着，楚峻及石中玉也如飛趕至，立即接下歐陽虹。歐陽虹目光一掠，見爲首那個幪面人掌劈脚踢，滿場亂飛，十分兇悍，那些丐帮弟子碰到他，無不走避唯恐不及，忙叫道：「三弟，你快截住他！愚兄稍候即來。」

楚峻抽劍退出，截住那個幪面人，雙方打得十分激烈。歐陽虹抱起杜老四，道：「杜長老，自相殘殺，又何苦來哉？」

杜老四喘着氣道：「是羅漢光那小子約老朽來此決鬥的……誰料他不敵之後，這些幪面人便突然出現了，他無恥……竟然勾結外人……」

歐陽虹怒道：「這些幪面人是什麼來路？」

「老朽也不知道……不過爲首那個幪面人對咱們的打狗棒法的變化，瞭如指掌，咱們碰上他，都不能抵擋……」

歐陽虹目光大盛，叫道：「羅漢光把本帮的打狗棒法傳給外人？」

倏地，杜老四一掌把歐陽虹推開，歐陽虹虞不及此，立即被推開幾步，只見一根打狗棒自頸側戮過，刺在杜老四身上！

歐陽虹又驚又怒，回頭一望，原來偷襲的竟是丐帮「百輪堂」堂主羅漢光！

歐陽虹胸中怒火冒起三千丈，眶眦欲裂，喝道：「羅漢光，你這畜生！」

羅漢光目光與歐陽虹相觸，神色一斂，心頭大虛，忍不住退了幾步。半晌才覺得如此大是示弱，便也喝道：「歐陽虹，祖十三逝世，這帮主之位人人可得，所謂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又謂兵不厭詐，老子有何不對！」

歐陽虹怒極而笑：「你要做帮主，我也無話可說，但勾結外人屠殺自家兄弟，畜生也不會如此！」

「閉嘴！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何必多廢話！」

歐陽虹不禁有點猶疑，只見杜老四語音微弱地道：「老朽是不行了，放我下來吧……我愧對祖帮主，也愧對帮內的兄弟……但羅漢光更是豬狗不如……咱們事先說明點到即止，他……却下手毫不留情……放下我，把他殺掉，替帮內的……兄弟……報仇……」說罷，頭一歪，經已斷氣。

「杜長老，杜長老！」歐陽虹雙眼噙淚，放下杜老四的屍體，嘶聲道：「歐陽虹若不殺你，誓不爲人！」

羅漢光哈哈一笑，道：「今日咱們若無萬全之策，又豈會引杜老四來此送死？你想殺我？哈哈……做夢！老子要殺你却容易得很！」

歐陽虹忽然想起楚峻在路上所說的話來，暗嘆一口氣：「本帮果然有不肖弟子，不幸被三弟言中！唉，我只道正是正，邪是邪，白是白，黑是黑，怎知正中有邪，白中有黑！」想到此，心頭泛起一陣蒼涼之感，沉聲道：「今日歐陽虹即使葬身此山，也要把你殺死！」隨又高聲叫道：「兄弟們小心，他們可能還有伏兵！」

話音一落，只聽楚峻叫道：「大哥，這些人是五行盟的人，爲首的便是刦田老爺子家的那個練了『鐵臂功』的惡賊！」

只聽那幪面人大笑一聲：「不錯，老子便是五行盟的黑土堂堂主！今日你們都別想活着離開此山了！」

五行盟黑土堂這六個字一入羣雄耳中，都是一怔，半晌，歐陽虹大喝道：「羅漢光，原來你與五行盟勾結！」

羅漢光冷冷地道：「你要怎樣罵都隨你，反正過了一時三刻，你們都已化了冤鬼。」

歐陽虹怒不可遏，標前幾步，打狗棒急刺羅漢光的胸前要害。

羅漢光冷笑一聲：「憑你那幾下，却殺得了我麼？」手中的打狗棒一圈一封，閉住前身的空門。

歐虹虹大喝一聲：「今日便與你見個眞章！」一語未畢，一根打狗棒已一化二，二化四，四化八，一口氣攻了八招。

羅漢光見招破招，也以快制快，兩人殺得難分難解。

此刻場中因爲多了五個生力軍，羣丐精神大振，雖仍處於劣勢，但陣脚已稍穩定下來。衞鳳奮起神勇，殺死一個幪面人後，立即衝到另一邊，替下一個丐帮弟子與一個高瘦幪面漢斯殺起來，只戰了二十多個回合，他忽然哈哈大笑起來：「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樊卓威，我還以爲你逃到關外去了，原來投到五行盟，哼，你出身總屬白道，爲何棄明投暗！」

那個幪面人果然便是樊卓威，聞聲悶哼道：「你少管閒事，還可安穩過一生，如今這麼一來，我就算有心放你一條生路也不行了，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你加入本盟，小弟願做你的介紹人。」

「放屁！我問你，舍妹的事，你到底要如何處理？」

樊卓威道：「待小弟有了功業後再去跟她成親！」

「你的功業便是獨霸武林吧？別做夢了！」

樊卓威道：「衞兄，我不忍殺你，你去找別人吧！」

衞鳳大怒道：「你不殺我，我却要殺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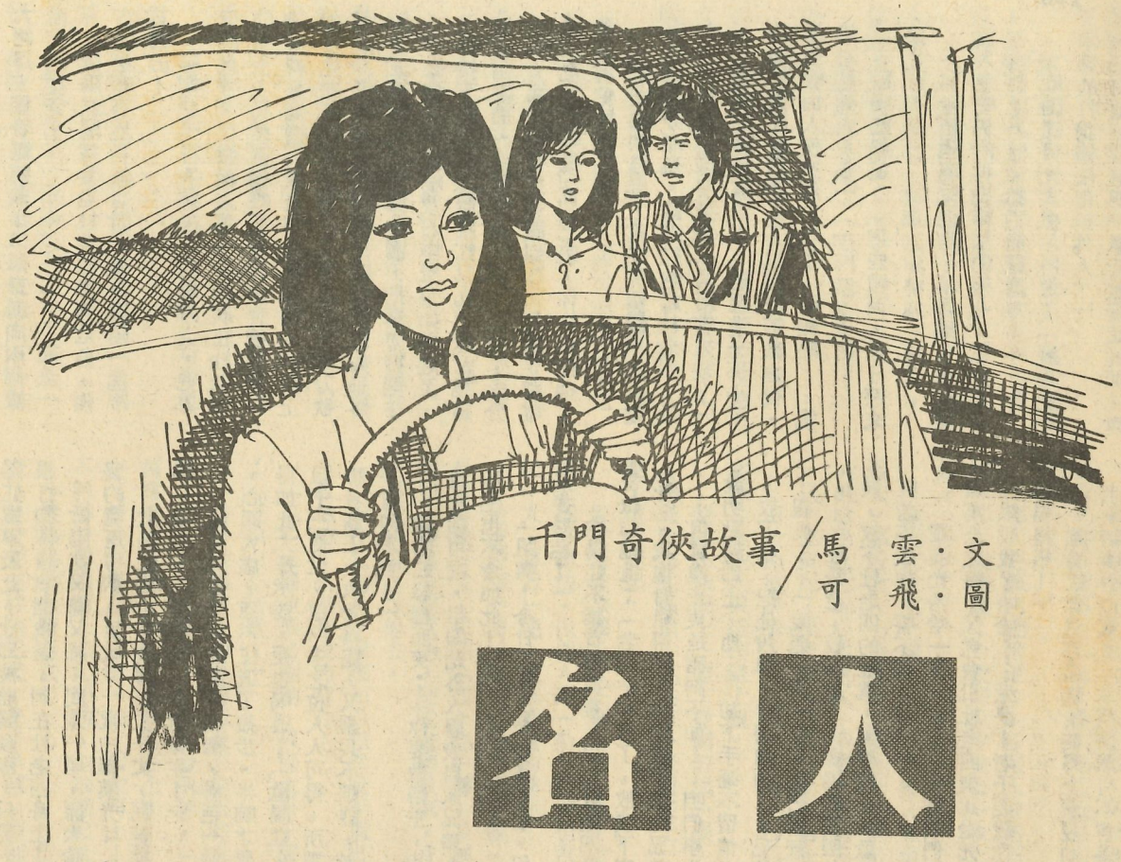
黑土堂堂主陰惻惻地笑道：「老卓，這種不識時務的人你還跟他囉嚕什麼？趁早送他上路吧！」

樊卓威恭謹地道：「是！」

衞鳳怒道：「憑你們這些人也未必能殺得了咱們！」

黑土堂主雖佔了上風，但楚峻一聲不响緊緊把他纏住，黑土堂主功力雖然要比楚峻高上一二籌，但其招式却甚普通，若不是仗着內功深厚恐怕反將爲楚峻所敗！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千門奇俠故事

文・馬雲
圖・可飛

名人

前文提要：

走到一間公立醫院，冒充值夜執勤醫生，查閱從成吉斯汗酒店送來的痙攣病患者的病歷，知道病人叫喬南天，然後在咖啡室找到麥漢利，借故問投資小綠島的計劃，再談郭志賢、安麗被害之事，麥漢利將投資小綠島之事已和丘明談過；對在成吉斯汗發生的命案推得一乾二淨，無可奉告，游天虹匆匆跑回張雪兒家裏，不見一人，大吃一驚，以爲出事，他怕妮娜會被人暗算，連忙趕去偵探社找張雪兒，她帶他到廁所去找妮娜，發現廁所內窗打開，猜想妮娜是不是沿鐵架下去，或有別情……

要求合作　巨欵酬謝

唐莉後悔當時不跟住入來，這時她聽了二人的談話後，已以第一時間離開洗手間，撲到下一層的女子洗手間去。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個濃粧艷抹的女郎——可能是另一間寫字樓的女職員，所以她並不認識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她只是用門匙開啓女子洗手間的門入來，看見一男一女在同一間女厠之後，不由得吃了一驚，隨即驚叫起來！

游天虹萬二分尷尬地說：「對不起啊，我只是找人。」說完他就匆匆離去。

張雪兒也沒有時間再作多餘的解釋，匆匆由女子洗手間衝出，沿住梯階，衝到下一層的女子洗手間去！

唐莉這時已查看過十六樓的女子洗手間，剛由裏面出來，她見到雪兒他們就說：「找不到她，她可能由升降機逃落街上去了。」

於是三個人又由升降機趕到街上去。

這是新型的辦公室大厦，升降機的速度甚高，所以估計郭太太由十六樓逃到街上去只須三分鐘而已，而張雪兒的助手唐莉約略計算一下，她陪住郭太太由辦公室出來，至今已有差不多十分鐘了。

他們三個人落到街上，同樣也找不到郭太太。

之內，發現了一些秘密——那是死者郭志賢生前利用來勒索別人的證據，目的是引誘兇手再派人來，對付我們那時我就賭賭自己的命運，希望能夠將兇手繩之於法，但現在——」

「我覺得現在並不是沒有希望的，先讓我分析一下這個大勢好嗎？」這時候張雪兒他們已回到了汽車裏來，汽車就停在郭家對面的馬路之上。

唐莉有如待罪羔羊，怔怔地坐在前面司機座位之上，等待着張雪兒的吩咐然後才開車，而張雪兒則與游天虹坐在車子後面的座位上討論着。

游天虹道：「現在的情勢就是：兇手可能加緊追殺郭太太，也可能派人伺機殺我。」

「你以爲這個兇手最有可能是誰？」

「除了郭志賢之外，誰也不會知道。」

「憑你的想像開始，讓我們分析一下。」張雪兒側過身子來瞪住游天虹：「會不會是麥漢利？」

「爲什麼你會想到是他？」

「他的眞正身份，似乎有可疑之處。」

「還有丘明，他也是我要偵查的人。」

「他們都是本市的名人！」張雪兒道，「聽說麥漢利的後台很厚，連市長、局長也不敢去碰他。」

游天虹笑了笑：「我這個人很怪，只要我認爲值得去做的事，任何人我也不會怕，市長局長還可能爲了保住頭上的烏紗，我却沒有什麼值得顧慮的，唯一只怕你守寡而已。」他又含笑瞪住了張雪兒。

張雪兒在他的大腿上捏了一下，望望唐莉，回頭又瞪了游天虹一眼：「別那麼不正經，我們現在到底怎辦？」

「一方面去查郭太太的下落，另一方面起清我跟你提及那三個人的底子。」

「好吧！」張雪兒一邊示意助手開車，一邊嘆氣：「你從來只會給我帶來麻煩，我眞想知道你幾時才給我帶來快樂啊！」

游天虹側過身子去，在張雪兒的面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今晚要不是我約了人家賭錢，我會把快樂送到你的香閨裏去！」他低聲笑道。

× × ×

這是一間私家俱樂部，等閒人也不輕易入來。

游天虹有許多富有的朋友常常到這兒來聚賭，注碼賭得很大。

但是今晚游天虹並非來此賭博，就算賭一兩手也只是個藉口而已。

游天虹是來此找人的。

他剛想穿過酒吧，轉進走廊那邊的貴賓房去，就有人叫他：「游大俠，請等一等！」

游天虹回頭一望，竟然是柳天——那天採訪過麥漢利的記者。

記事報的記者柳天，曾在企圖拍攝麥漢利的照片時遇上了游天虹，想不到他們在這兒重逢。

「你來這裏幹什麼？」柳天把游天虹拉過一旁。

「你大概也知道我一向靠賭維持生計，不到這種地方，好易餓死的。」游天虹開玩笑地說：「你贏了麥漢利的錢，可不是希望到這兒來贏得更多吧？」

「你是指那二千元麼？」柳天苦笑：「不妨告訴你，我到這兒來，正是爲了那件事。」

「找麥漢利？」

「嗯——」柳天一邊輕輕地點了點頭，一邊又說：「我一向敬仰你，是因爲你行俠仗義，抱打不平，咖啡座的事，相信你當時也見到了吧？那簡直就是豈有此理。」

「既然你認爲不合理，爲什麼還收下那二千元？」

「好漢不吃眼前虧，當時你大概也看見了，他們不但人多，而且聲勢洶洶，怎能不接受？」柳天又說：「那二千元寃孽錢，我已捐了給慈善基金。」

「爲甚麼你說那是寃孽錢？」

「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對麥漢利這傢伙的身份，一直都有點懷疑。」

游天虹故意問：「你到底懷疑什麼？」

「他未必就是麥美倫的弟弟。」

「你查過麼？有什麼證據？」

柳天道：「如果我有足夠證據的話，我早已在報紙上揭發他了，但是，憑我努力，我深信這日子不會太遠啊！」

「如果有消息，第一個請通知我。」游天虹因爲有事在身，所以也沒有跟柳天再談下去，就匆匆轉到貴賓房那邊去。

所謂「貴賓房」，也就是一間間供人賭博的斗室。游天虹進了其中一間，那兒正有數名男仕在聚賭，侍候着他們的，却是二名半裸着身體的女郎，她們不但貌美如花，身裁更加驕人，身上的打扮却有些像西方的「兔女郎」。

游天虹本來是要來此找一名賭徒小周的，想不到這時小周正輸得滿面通紅，全神貫注於賭桌之上，根本就沒有理會到游天虹。

這是「沙蟹局」。

賭局既然正在進行，游天虹惟有暫時袖手旁觀。豈料不看猶自可，細看下去，幾個入局者之中竟然有人出老千，而且手法十分高明，怪不得小周會輸到面紅耳熱了。老千騙術，相信沒有人清楚得過游天虹，因爲他本身就是千門奇俠。更高明的老千術也是難逃得過他的雙眼。

游天虹再看看那名老千的大漢，不由得渾身爲之一凜！原來那個以千術騙人的傢伙並非別人，正是曾經在麥漢利身邊出現過的阿龍。

所有人只集中精神於賭桌之上，所以根本就沒有人去瞧游天虹一眼。

游天虹心裏在盤算：到底他直接去揭發，還是間接去破壞？

當然，他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親自入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惜他今晚沒有太多的時間留下來。

因此，游天虹靈機一觸，決定使用「間接破壞」的方法。

他等到小周賭完了那一局之後，就揚名招呼他：「喂！小周，巧極了，我正在四處找你啊！」

小周一怔，敷衍着說：「唏！你好！」

游天虹却面無笑容地說：「可以跟我出去談幾句麼？」

小周正在「搏殺」，又怎肯離席？因爲照規矩，他離席之後，別人坐下去，他就不可以加入，目前已是額滿了。因此小周順口答道：「有什麼事改天再談好嗎？」

游天虹早知他有此一着，所以說道：「不可以！」他面色一沉，瞪住小周：「上次你欠我的賭賬怎辦？我想先跟你計算清楚。」

小周呆了一呆：「你說什麼？我幾時欠你什麼賭賬？別開玩笑了！」

「誰跟你開玩笑？」游天虹立刻衝前：「走吧！我們到外面談談。」

「喂！喂！喂，你要幹什麼？」小周極力掙扎。

但是，他的氣力怎麼樣也鬥不過游天虹。於是兩個人就此拉拉扯扯的，到了門外去！

豈料阿龍那班人却因爲小周還未結賬，游天虹這樣子只是存心搗蛋而已，所以一名大漢接受了阿龍的一個眼色之後，立刻飛撲出去。

這時候游天虹拉得小周出去，自然就會對他說出眼前的厲害！「小周！快走啊！這班傢伙全是老千，他們騙你的——」

怎知道游天虹也未講完，那大漢已聲勢兇兇地衝向游天虹身邊來了：「喂！你快放手，你們有什麼事我不管，只要老兄先讓他結了賬再說啊！」

那大漢說着就要逞强把游天虹和小周分開，因爲游天虹外形十分斯文，那大漢根本就沒有將他放在眼內。却想不到游天虹表面上與小周拉拉扯扯的，橫眼却小心着那大漢的一舉一動，所以當他接近他們的時候，游天虹已經先發制人！

「他媽的！我們的事何必你來管？」游天虹出其不意地用力一掌，就把那大漢推回房間裏去！

那間貴賓房的房門，本來就是經常閉上的，游天虹把那大漢推了入去之後，順手已將房門拉上！

那大漢根本想不到游天虹的氣力如此驚人，「隆」的一聲，撞碰着房間中央的一張賭桌，整張賭桌也爲之震撼起來！同時也令到室內各人爲之驚震不已！

阿龍這時一聲號令，立刻帶領各人衝出房外去！

這時候，小周已經開始醒覺過來，正逃到走廊的另一端！

阿龍吆喝了一聲：「他媽的，不要走！」

但是游天虹却沒有理會他們，只管帶住小周，企圖由俱樂部正門衝出去，但走廊彎角處忽然見到人影一閃：「喂！游先生，快躲進這裏來吧！」

游天虹在這眨眼之間，認得那人就是記者柳天。

他再放眼前望，只見走廊的另一邊，也有數名大漢匆匆撲來！如果他們也是阿龍的人，那麼，游天虹和小周就被人前後夾攻，就算他們武功更了得，這兒畢竟也是人家的地方啊！

因此，游天虹立即帶了小周閃身進了那間位於走廊彎角附近的房間去。

游天虹他們未進去之前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只知道都是個值得信賴的人，相信他總不會陷害自己而已。

柳天等他們入來之後，立刻就急急將門關上！

柳天急急對游天虹道：「由窗口爬出去，不遠處有條太平梯，小心點！你們先走……」

他一邊說，一邊正想將房間裏面一些雜物堆到房門後面來，豈料就在這時候，房門已被人在外面敲打得「隆隆」作响！

游天虹帶住小周由窗口爬出去，昏暗的環境底下，他們果然見到右邊不遠處有一條太平梯，那些鐵枝雖然銹蝕斑斑，但看來仍可以支持得住。於是他們一先一後，攀了過去，沿住牆壁往下爬！

柳天這邊眼看來勢太急，也不及再用雜物攔門，急急掀往窗口這邊來。豈料就當他剛想爬到外面太平梯時，房門「轟隆」一聲，已被人撞開了！

數名彪形大漢，如狼似虎的一湧而入！

柳天眼看來不及逃走了，只要任何一名大漢當先搶近窗口，都可以順手把他推落街上去，或者一手便可將他抓回來。

但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閃光燈驀地一閃，那幾名大漢急忙伸手掩面遮眼。

那是柳天手上攝影機的閃光燈，因爲他是一名記者，攝影機是他隨身携帶的東西。想不到現在却派了用場。

柳天就趁住各大漢掩面遮眼之際，匆匆攀過太平梯，急急往下爬。

但是，各大漢撲到窗前，俯視之下，也明白了柳天的計劃。於是有人一邊跨出窗門，企圖沿住太平梯走下去；也有人回頭走出了這一間房間，利用電話通知樓下的同伴。

柳天似乎也早已料到了有此一着，所以一邊沿住太平梯往下逃之際，一邊不斷的按動附在攝影機上的閃光燈。

閃光燈向住太平梯上面，所以不斷閃爍之下，上面的人視綫自然受阻。

另一方面，這條太平梯已經夠陳舊了，再加上一下子跑了幾個人去，負荷立刻出問題，「力勤」一聲，上面的扶手首先折斷。

太平梯是由兩條直鐵，再加上很多的橫階構成的，所以上面離開了牆壁之後，下面也跟住逐段的被扯開。

首先跌下去的，當然就是站在最高的一名大漢，他失了重心，隨即摔了下去。

由於鐵製的太平梯是緊貼住牆壁安裝，而那些鐵枝又銹蝕斑斑，日久失修，上面一段被扯離牆之後，下面跟住也鬆脫了，但一定是最高的一個跌得最傷。所以那名企圖追殺柳天的大漢，「隆」然一聲跌在後巷下面，當堂暈倒過去！

這時候，游天虹和小周已經到了下面，只有柳天尚差丈餘才到達地面，由於利那間失去了重心，所以他也扭傷了足踝，跌得很傷！

游天虹和小周立刻扶起他，往巷口那邊逃出去！

馬路旁邊剛好停下一輛計程車，游天虹等三人匆匆搶了上去。大廈門口那邊，只見數名大漢正急急衝了出來，游天虹立刻叫司機開車離去！

小周回頭望望，那數名大漢只在黑夜的街頭張望，並沒有追來，他舒了一口氣，但卻又埋怨游天虹：「你到底幹什麼？我眞的給你氣死！」

游天虹卻笑道：「給我氣死，也總好過留在那兒輸死吧！」

「我本來就有機會翻身的。」小周說道：「但，現在卻是血本無歸！」

「你簡直在做夢！」游天虹道：「你遇上了老千，卻仍在夢中。」

小周反問游天虹道：「你怎麼知道他們是老千？」

「我不知道，難道你知道麼？」游天虹又說：「我有話等住要問你，那天晚上，郭志賢到底跟那一班人賭錢？」

「我只是其中之一，還有姓霍的！姓何的，好幾個。」小周一怔：「怎麼？你以爲他又是被人出老千術騙了錢麼？」

「今晚那個阿龍有沒有份？」

「沒有。」

這時候，坐在一旁的柳天，雖然痛得幾乎昏了過去，卻忍不住插嘴問：「那班人可是麥漢利的手下？」

「是的。」游天虹道：「雖然其他人我不清楚，但阿龍肯定是他的人。」

游天虹回頭看見他仍捧住足踝，於是又問柳天：「你傷成怎麼樣？要不要我們先送你去醫院？」

「不必了！」柳天說道：「可能只是扭傷了，請先送我回報館吧！」

游天虹於是吩咐計程車司機：「請先開往記事報——」

豈料話猶未完，汽車已「察」的一聲，急速拐彎，開入一間車房裏去！

游天虹他們心感不妙，回頭看看，另一輛汽車已尾隨而入；當二輛汽車開入了車房之後，那度閘門立刻關上。

數名大漢隨即撲到計程車旁邊來，拉開車

門，槍管已對準了游天虹：「游大俠，乖乖的下來吧，爲免傷和氣，切勿輕舉妄動，否則子彈無情！」

游天虹瞥了那名持有手槍的大漢一眼：「這算是什麼呢？」他一邊彎腰走出了車廂，一邊說道：「我似乎從未見過你啊！」

那大漢道：「我勸你還是少嚕囌，有話還是留待入到裏面再說吧！」

游天虹卻回頭雖開雙手無奈地示意道：「你們想怎樣都可以，但是我這位友朋跌傷了腳，你們最好先替他治理一下。」

「放心吧！」那邊有個中年人走了過來：「我們的人自然會替他治理的，你兩位先請進來談談好嗎？」

游天虹望過去，發覺那中年人中等身裁，穿了一套唐裝衫褲。看他的樣子十分斯文，但眉宇間卻隱藏着一股殺氣。

游天虹和小周二人被帶到裏面去，柳天則被二名大漢摻扶着，進入另外一間房。

柳天扭傷了足踝，有人替他矯正和敷藥。但攝影機和證件則被人取去。

在另一間房裏面，那中年人對游天虹十分有禮貌。他說：「我們一直沒有機會碰頭，但閣下的大名，我早已聽過了。現在我要明白的，就是爲什麼你專與我們作對呢？」

游天虹苦笑道：「你這話眞不知從何說起，我們既未見過面，你是何方神聖，我又怎麼可能會知道呢？現在你指我專與你作對，就更加沒有道理。」

「事到如今，我想我們不必再轉彎抹角了。」中年人道：「我是麥先生的手下，你大概已知道我的身份了吧？」

「麥先生？那一個麥先生？」游天虹故意問道。

中年人冷然一笑：「我講的當然是本市名人麥漢利先生，我勸你還是合作一些，不要再裝蒜了吧，否則，只有令到大家都難做。」

「哦！原來是麥漢利先生。我眞不明白，你們怎麼可能與他扯上關係？眞奇怪！」

中年人得意洋洋地說：「反正你現在知道了也不算太遲。」他又慢條斯理地說：「其實大家知道這兒的人只爲了拚命賺錢，賺夠了就離去，什麼都不管，你也應該學學他們，又何必跟我們作對呢？」

游天虹苦笑道：「我根本就沒有跟你們作對，我不明白你爲什麼會這樣說。」

「那麼，今晚發生在俱樂部的事，你又如何解釋？」

「小周是我朋友，他已經輸得太多，我不想他沉迷下去而已！」

中年人輕輕一笑：「我也聽人說過，你精通各種賭術和老千術，大概你已看出了賭局中有人出術吧？」

游天虹在這種情況底下不想開罪他，只好笑道：「我沒有這麼說，總之我就是不想小周賭下去！」

這時候，有個大漢匆匆走了入來，與中年人耳語。

中年人面色一沉，游天虹的心裏也吃了一驚！

游天虹十分担心那位記者柳天，難道是柳天出了事？

他想也未想得完，中年人已嘿嘿地說：「眞想不到，閣下除了精通賭術和老千術之外，還懂扒術呢。」

在旁的人瞪着他。

游天虹笑道：「你越講越遠，要不是我身家清白，好容易給你嚇壞了。我根本不知你說些什麼。」

「你要明白一些也不難。」中年人向在旁邊呆站的二名大漢遞了一個眼色：「替我搜搜他！」

原來一名大漢剛接到俱樂部阿龍的電話，知道貴賓房之一，混亂中失去了數萬元現金。他們有理由懷疑「游天虹乘住混亂中混水摸魚，施展了空空妙手。

但是，那二名大漢却無法可以在游天虹的身上搜到那筆錢；他們愛乎連內衣褲也搜過了，還是搜不到。

游天虹的銀包裏面　只有千多元，但肯定不會是阿龍他們失去的。

中年人目睹一切，惟有把目標移向小周。

但是，小周如今已囊空如洗，他又怎會有錢？

最後，中年人示意他的助手去搜柳天，因爲柳天當時正在另一間房醫脚。

中年人這時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他抱歉地說：「對不起，剛才可能是出於誤會而已，因爲我們在俱樂部裏面失去了一筆錢。」

游天虹淡然一笑，聳聳肩道：「算了吧，反正你們要怎麼樣我也沒有辦法，肉在砧板上啊！」

「不！你不必這麼說，我們無意鬧出事來，只要設法說服你的朋友柳天，我立刻送你們離開這裏。」

游天虹道：「柳天只是一名記者，他有什麼事情開罪了你們？」

中年人道：「正因爲他是一名記者，所以我們才拿他沒有辦法，他像老鼠一樣，這兒攢那兒攢，還偷拍了一些照片，這些事情我們都知道，就是不曉得他這樣做究竟爲了什麼？」

游天虹靈機一觸，道：「我和他是朋友，但他的心事我一點也不清楚，可否讓我先見見他？」

「好極了！」中年人出乎意外的爽快，「我也知道游老兄是個江湖中人，做事絕不會婆婆媽媽拖泥帶水的，現在我的意思大概你也明白了吧？」

游天虹道：「我們都生活在這個都市，誰不知道這兒的人都是利字當頭？你的意思我雖然非常明白，但柳天那傢伙的意思，我却不明白。待我見過他之後，我們再詳細的談談，好嗎？」

「好！」中年人含笑伸出手來，跟游天虹握了一下！

氣氛突然變得緩和了。

稍後，游天虹被人帶到隔房去，只留下了小周一個人在那兒獨對中年人。

× × ×

隔房裏面，柳天正接受一名跌打醫生的治療；他扭傷了足踝，也擦傷了皮膚，幾乎寸步難行。經矯正後，敷了藥，總算好了許多。

面對住記者柳天的一班人，都表現得一片友善，只是有件事令到柳天非常不開心，就是有人取去了他的相機。柳天根本無力反抗！

同時他也明白到對方此舉的眞正用意，主要還是讓相機裏面的菲林曝光。

跌打醫生請回來的，但看情形他們似乎很熟，好像彼此都來自同一地方吧。

除了那名跌打醫生之外，還有好幾名大漢，其中二名是虎臂熊腰的，像尊門神一樣，立在房內兩旁，間接告訴柳天，他想逃，一定逃不了！

另外二名大漢，樣子比較斯文，他們分別伴住那名跌打醫生和柳天，言語之間充滿了恐嚇和誘惑。

柳天本身也是個聰明人，他當然也聽得懂對方的意思：他們不准他再作「深入採訪」，同時也暗示，只要他停止這項行動，將會得到若干報酬。

但是，柳天却佯作聽不懂。

直至游天虹由一名男子陪同入來，其他人才紛紛撤出房外。

房間裏面，這時候就只得游天虹和柳天二人。

毫無疑問，這是有人存心要游天虹說服柳天，否則不可能讓他們單獨相處。

柳天抱歉地對游天虹說：「我們雖然同一命運，但我似乎害了你。」

「事到如今，何必再講這些說話？」游天虹又說：「我倒有幾句私人說話，想跟你先談談。」

「我們是老朋友，有話儘管說好了，何必那麼客客套套呢？看你，也不像個婆婆媽媽的人啊！」

「我們雖然是多年朋友，但見面的機會不多。」

是的，彼此都忙，難得這一陣子常常碰在一起，想不到却闖出禍來了。」柳天苦笑。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游天虹道：「現在，我們的面前就明顯是一條財路！」

「你說什麼？」柳天面色一沉：「我想不到你是個這麼市儈的人；我還以爲千門奇俠是個俠胆仁心的君子呢！」

游天虹苦笑：「柳天，你聽我講好嗎？你是個十分出色的記者，當然比誰都更了解目前我們這個社會。這兒的人，利字當頭是有一定理由的，因爲大家都心中有數，誰也不曉得究竟能在這兒就上多久。於是每一個人，都千方百計的去賺錢；而眼前我和你就有一個很好的賺錢方法。」

「也眞虧你說得出口！」柳天瞪了游天虹一眼，不屑地說：「這些錢你去賺吧，算我識錯了你。游天虹！」

游天虹臉上仍然擠滿了笑容，一點兒也不生氣。

他心平氣和地說：「朋友，頸是硬不過刀的，目前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是放棄我們的原則，拿他們一筆掩口費，數目雖然還未知道，但相信他們這班人出手不會太少吧。第二條就是堅持我們的原則，把你所查到的內幕在報紙上揭發出來。但是，我想知道你能賺到多少稿費？而且，你一定欠缺圖片和實物證據，也肯定沒有人有胆爲你站出來作證。屆時你猜猜有些什麼後果？」

「嗯——」柳天果然呆住了好一陣！

游天虹於是又說下去：「你會被控誹謗，你會因此而失業，你的家人亦可能會因此餓死！其他更壞的後果，我還未想到，你自己想想好了。」

柳天認識游天虹的日子可不算淺，就是從未見過他說出這一種說話。假如不是親耳聽到，實在很難相信出自游天虹的口。

柳天怔怔地瞪住了游天虹好一會兒，他終於頹喪地點了點頭。「好了！算我給你說服了！」柳天說道：「但我眞想知道，他們究竟能出多少錢可以打動你？」

游天虹道：「那絕對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形勢比人強！如果我們再理下去，不但沒有結果，甚至連性命也會丟掉！」

柳天心裏想：游天虹這傢伙，向來就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漢，怎麼忽然之間會對自己說出這一番說話來？看情形，可能是另有玄機。

他靈機一觸，乘機對游天虹說道：「我承認工作是爲了生活，我永不做沒有代價的事，你是否與他們談妥了代價問題？」

游天虹呵呵笑道：「在未得你同意之前，我怎麼敢跟人家討價還價？……」

豈料游天虹話猶未完，已有人推門入來，

游天虹心裏想：好狡滑的傢伙，這豈不是等於說，他們的計劃須要六十天完成麼？

游天虹又想：他反正眞正的目的並非爲了錢，而是要追查殺死郭志賢的兇手，以及揭破麥漢利的眞面目；如果他無法脫離魔掌，豈非功虧一簣？

因此他故作猶疑地說：「六十天之後，如果我收的支票不可以兌現，那又怎辦？」

中年人笑了笑：「你是千門奇俠，怎麼連空頭支票是刑事案這一點也不清楚？」

「嗯——好吧！」游天虹其實早就想一口答應了，但是如果他不是故作猶疑，反而會引起對方的疑心，那就不妙。他又問：「我朋友小周又怎辦？」

中年人很爽快的說：「我剛查過了，他的確輸掉了一些錢，我們會補償他的損失，但我希望你警告他，今晚發生的事，就當沒有發生過好了。」

「我明白了。」游天虹道。

稍後，有人把一疊鈔票送到小周的手上，那數目比起他在俱樂部當晚所輸掉的還要多出一倍。小周當然非常高興。

中年人很客氣地，要用豪華房車將游天虹等三人送走，但游天虹又有意見。

游天虹道：「我有個做私家偵探的朋友，她可能就在附近，我不想她知道得太多，所以，我想你還是叫人用那輛計程車將我們送走吧，這樣似乎不會太過引人注意啊！」

中年人也偷聽過游天虹和柳天的交談，以爲眞的有個私家偵探跟踪而來，用計程車送走他們的確比起用私家車好得多。

於是他就叫人用原來的計程車，由另一後門將游天虹等三人送走。他們却想不到如此一來剛好就中了游天虹的詭計。游天虹口中的「私家偵探」根本沒有來，但中年人聽了必然有所顧忌。此外，游天虹所以要改乘原來的計程汽車，也是有原因的；但是其中內幕也只有他個人知道，柳天和小周根本不曉得。

直至計程車司機將他們送到另一條馬路的街口，讓他們三個人落了車之後，游天虹才問小周：「你在俱樂部輸了多少錢？」

小周道：「四萬元左右，但他給我十萬元，也好，我已心滿意足了。」

游天虹於是由口袋裏摸出一疊鈔票交給柳天：「這算是他們賠償湯藥費給你的。」

柳天瞪住那一疊鈔票，看來最少也超過十萬元以上。他正想追問什麼，游天虹已把手一揮，截停了一輛過路的計程車。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柳天和小周都担心這一輛可能又是同一幫人的。但游天虹已經上了車，他們也只好跟了上去！

這一輛計程車是配有無綫電通訊系統的，那通訊台的電話號碼也是游天虹所熟悉的。電話號碼就漆在車身外面，所以游天虹才不會担心這是對方的車輛。於是他吩咐司機將他送到一個地方，那是他的家。

這時柳天才問：「這些錢是那裏來的？」

「這是寃孽錢，也是中年人據報在俱樂部貴賓房失去的那一筆錢，你拿去當作湯藥費，正是最適當不過了。」游天虹笑道。

柳天和小周同時一怔。「原來眞的是你扒了他們的，爲什麼他們又搜不到？」

游天虹道：「我明知他們會搜我們三個人入房更衣沐浴，豈料剛入到房間亮了燈，就感到有些不對勁！

房間的抽屜半開，好像有人來過，房內一些地方也明顯地被人搜索過。

游天虹在驚愕之際，背後已有硬物抵住他的腰背之間警告他：「不要動！如果你還不想死的話！」

游天虹聽到的，是個女人的聲音。

「妳是誰？」游天虹照例將雙手舉高了。

那女子的聲音很嬌美，聽起來年紀不會大。她說：「我是專誠來找你的。」她已開始伸手過來，搜查着游天虹的身體，分明是担心他帶有武器。

游天虹暫時沒有反抗，因爲他還未明白對方的眞正企圖爲何，也不知道她是否眞的有槍在手。

游天虹遇事一向很冷靜，他問道：「你這時候來找我，到底有何貴幹？」

「三更半夜，你一定以爲我來找你做愛吧？如果你這樣想，你就錯了。」她又冷然一笑：「我是來找你塡命的！游天虹。」

「找我塡命？」游天虹一怔！「你到底是甚麼人？可否讓我轉過身來見見你？小姐。」

「可以的，但你要慢慢的，轉過身來，切不可反抗，否則有殺無赦！」

游天虹於是雙手高擧，慢慢地轉過身去！豈料他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當堂又嚇得一跳！

游天虹既然可以在江湖上被人稱爲千門奇俠，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也絕對不會胆小如鼠，能夠令他一見就會吃驚的，到底又是甚麼人？

眼前出現的明明是個女人，而且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有甚麼值得他去怕？

原來他見到的是一個死人！

出現在游天虹房間裏面的漂亮女人，正是已經死去了的安麗——就是曾經在成吉斯汗大酒店裏陪他上床的職業女郎。

一個死了的人怎麼可能再出現在他面前？難怪就連一向大胆的游天虹也吃了一驚！

但是那一驚只是剎那間的感受而已，游天虹畢竟是個有頭腦有思想的千門奇俠。他心裏

柳天道：「我不會要這些寃孽錢，我到頭來還是要把它捐了出去！」

「受了傷，要了它也是天公地道的事。」

「我此行目的爲了揭破那傢伙的騙局，現卄總算有了結果，這已經是補償了。」

「不！目前你還不可以在報紙揭露，否則就會打草驚蛇。」游天虹道：「而且，目前證據還不足够，如果你亂來，隨時會被他們反咬一口。只要你心存正義，我不幫你，老天也會幫你。」

小周在旁，也插嘴道：「是的，你先回家養傷，據我所知，游大哥是絕對不會放過這種人的。」

游天虹返到家裏，招呼小周和柳天喝酒，談論着當晚的遭遇。

小周道：「我以爲簡單快捷的方法就是報警。」

游天虹笑道：「我不會報警的，第一，沒有足夠證據，第二，目前連市長亦蒙在鼓裏，局長亦是他好朋友，如何能報警？」

柳天道：「時機成熟，我會在報章刋出，讓商人們不可上當！」

游天虹又再提出警告：「目前切勿打草驚蛇，這件事我自有分寸。」

三人小聚後，柳天帶了那筆錢，由小周送返家。

他們一直只在游家的客廳喝酒聊天，游天虹連房間也未入過。現在人客走了，游天虹想入房更衣沐浴，豈料剛入到房間亮了燈，就感到有些不對勁！

房間的抽屜半開，好像有人來過，房內一些地方也明顯地被人搜索過。

游天虹在驚愕之際，背後已有硬物抵住他的腰背之間警告他：「不要動！如果你還不想死的話！」

中年人退出了房外。

柳天這時彷彿已明白了游天虹的作用。他說：「你是拚着他們拿不出這筆掩口費麼？」

「不！四百萬元，這數目他們肯定可以照付。」

「怎麼你這樣有把握？」

「難道你沒有聽過『不是猛龍不過江』這句老話嗎？」游天虹笑了笑：「我此番是有備而來，保證他們不敢殺我！」

「但是，你不是說過，他們什麼事情都敢做麼？」

「是的，他們的確什麼事情都敢做，就是不敢殺人。因爲他們不可以一錯再錯，自從死了兩個人之後，警方正加緊追查；他們如果殺了我，我的朋友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柳天會意地說：「你可是指你那位做私家偵探的朋友？」

「對了，她已知道我的行踪，只是我不想讓這班人知得太多而已！」

原來游天虹一直都知道這間房安裝了竊聽儀器，所以他對柳天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準備讓對方偷聽。柳天也逐漸明白過來了。

不久之後，中年人又在二名大漢的陪同下入來。

他對游天虹道：「你們的條件，我們原則上答應，但有些技術性問題有待解決。那就是：你們收了我們這大筆錢之後，如何保證謹守諾言？」

游天虹道：「這是信用問題，大概你也聽過『受人錢財，替人揣災』這句老話吧？」

「我波士倒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中年人說：「我們給兩位每人一張期票，每張面額二百萬元。爲期兩個月，屆時如果我們雙方謹守諾言，支票肯定可以兌現。否則，你們不但到期收不到錢，還要貼上性命。」

想：要是對方眞的是一具鬼魂，又何必帶槍？

她雖然面無表情，但握槍的姿勢十分正確，而且認眞。但在游天虹的眼中，她不但漂亮，還很性感，單單這些就足以抵消他心底裏的恐懼。

游天虹苦笑道：「啊！你似乎找錯人了，小姐。」

「你叫游天虹，可不是嗎？」

「不錯啊，我叫游天虹，但我沒有殺過人，你爲甚麼要找我填命？」

「安麗這個女孩子的名字，你大概不會感到陌生吧？」

「何祇不會陌生，還十分親切呢。」

「那就好極了！我現在正是替她前來索命的。」

「然則你是——」

「你以爲我是誰？」她嫣然一笑，「鬼魂嗎？」

「說句眞話，我倒希望你是安麗的鬼魂，因爲只有安麗才知道誰殺了她。」

那女子雙眼一紅，頹然在床前坐了下來！

那女子的確擁有一支手槍，游天虹憑經驗一看，就知道是一支性能相當好的實彈手槍。

現在那支手槍雖然不再對準游天虹，但仍在那女子的手中掌握着。

游天虹終於有更佳的角度，可以仔細去看清楚她的美麗面孔了。

眼前這個女人的確似十足死去了的安麗，甚至看上去比起安麗更成熟、更漂亮！

游天虹終於又忍不住問：「你是安麗小姐的姊妹麼？」

「不妨對你直說，我是她姐姐。這次我回來，是要爲她報仇的！」那女郎瞥了游天虹一眼。

游天虹道：「可惜你找錯對象了。」

「然則，你認爲誰才是眞正殺死我妹妹的兇手？」

「其實我也很希望知道。」

「嘿！」那女郎忽然又憤怒地站起來，用手槍對準了游天虹的胸膛！「根本就是你——你就是殺死她的兇手！你還想抵賴？」

「你要怎麼樣才相信？」

「除非你能找出證明你沒有殺過她！」

「我以爲你最好還是找出證明來，證明你妹妹是我殺死的，這才合理！」

那女郎突然目露兇光，一步一步的迫近游天虹，一邊又說道：「據我了解，當晚你們曾在成吉斯汗大酒店共處一室，你是個江湖中人，正受聘於某人，去行刺一個賭徒郭志賢，但是這件事沒有人知道的，只有與你同房的安麗知道。於是你把心一橫，決定一不做二不休，殺了她滅口！」

「你的想像力很豐富。但事實並非如此，我不知道怎麼樣才可以令到你相信。」游天虹覺得這女人有些神經質，如果不早些設法制服她，實在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因此他瞪住她笑了笑：「小姐，你叫什麼名字？」

「你最好不要管我！」她生氣地說。「你不過想分散我的注意力而已。可惜我是不會上當！」

「我對女人一向最有禮貌，尤其是像你這麼漂亮的女性——」游天虹瞪住她的手槍。「誰教你開槍的？怎麼又會連保險掣也沒有扳開？……」

說話間，那女郎的視綫果然被轉移到她的手槍上面去了。

游天虹見機不可失，立刻伸手過去！

但是她一點也不焦急，否則對方可能情急之下立即就扳動了手槍的機掣！他只緩緩地伸手過去：「我看，你過去一定很少開槍吧？……是不？」

他說着，手已伸到了手槍槍管部份。

那女郎的視綫這邊望望她的手槍，那邊又望望游天虹。不知怎的，她發覺他有一股難以抗拒的男性魅力，尤其是他那一對眼睛，就像磁一樣，深深的吸引着她！

他輕而易舉地把她手上的槍接收過去，另一隻手也伸了過來，攔腰繞到女郎的背後去，將她擁抱着。

他把手槍拋到床上！她毫不抗拒，反而依偎在他的懷抱中。

他熱吻着她，把她抱得緊緊的。

她被他吻得喘不過氣來，渾身發軟。

他把她抱上床去，她只閉上了眼睛，絲毫沒有反抗！就這樣任由游天虹擺佈。

游天虹最會侍候女人，尤其是像眼前這麼漂亮的女人。

他沒有把床頭燈拉熄，因爲他一方面要仔細欣賞她的媚態，另一方面也要小心環境的變遷。由於這女人來得太過突然，由於這女人太似死去的安麗，所以沒有人知道以後將會有些什麼變化。

但是，那女郎却伸手過去，把床頭燈拉熄了。

游天虹也沒有制止她，他只在黑暗中摸索，一方面却在小心戒備。

他只感到她柔情萬種，熱情起來，仿似萬馬奔騰。

好一會兒，她才氣喘喘地倚在游天虹的懷抱中，輕輕摸撫着他那結實的胸膛：「爲什麼你不追問我怎樣進來的呢？」她嬌喘着問道。

游天虹在黑暗中苦笑：「我一直以爲你是安麗小姐的鬼魂，鬼魂還有什麼地方不可以去的？反正我家又沒有安裝神位。」

「那麼現在呢？現在……你還相信我是鬼魂麼？」

「嗯——我想大概不是鬼魂，也必然是妖精吧！」

「妖精？」

「是的，狐狸精啊！哈哈……」

她也吃吃地笑了。

她的笑聲忽然停止下來：「告訴我，安麗是怎麼樣死去的？」她很認眞地問。

「唔，我倒想先聽聽你是誰，以及你由何處來？」

「我叫安美。」她在黑暗中嘆了一口氣，「說起來，我你都同樣的荒唐，連姓名還未通報，就雙雙上床來了。」

「想做就去做，生命太短促，除了正經事之外，我對這件事最專心，你應該感覺得到吧？」他把手臂收緊，把她抱得更加緊了。

她掙了他一把：「我剛由美國回來的時候，就聽人家說過你風流成性，我以爲在槍管指嚇底下，你會改變的。」

「怎麼可能會改變呢？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啊！」

「聽說我妹妹死前見過你。」

「是的，那是在成吉斯汗大酒店的一個套房之內，有人替我們安排。」游天虹又嘆息道：「可惜我無福消受美人恩，否則，我良心上可能更感到難過。」

「這話怎麼說？」

「因爲事後她被殺，我發覺她可能有丈夫兒子。」游天虹道：「我雖然喜歡女人，但我有中國人傳統的道德觀念，不淫人妻女。」

「我移民美國之後，一直很少與她連絡，也不知道她變成怎樣了。噩耗突然傳來，我也覺得萬二分震驚，所以我才決定要回來查個清楚。」

「你怎麼會查到我這兒來？」

安美道：「有人告訴我，我妹妹死前見過你，於是我便用百合匙偷入這裏來，決定等你回來問個明白。」

「事實上我也正在加緊追查此事的幕後眞相。」

「你查到了誰殺死我妹妹安麗麼？」

「暫時還未查到眞憑實據，但我却知道她反而在死前殺了人。」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她殺了郭志賢。」游天虹道：「可能被人收買才做出這種傻事。」

「那麼，會不會是郭太太向她報仇。」

「我看不會。」

「但是，聽說郭志賢的妻子也失了踪！是怎麼回事？」

「噁——」游天虹忽然又覺得安美這個女人知得似乎很多。他說：「這件事越來越複雜。你有沒有與本市警方連絡過？」

「沒有。」安美道：「聽說本市的警察很低能，只會替政府庫房增加收入，熱衷於抄車牌罰款，專拉小販上法庭，充公小本經營的貨物和罰款等等。彷彿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一切還是以增加政府收入爲大前提，所以我也懶得去找他們。」

「你懂得來找我也不錯。就讓我們先行好好的睡一覺吧，今晚我已經累夠了，一切還是留待明天再談好不好？」游天虹把手臂收緊，把她擁入懷抱中，沉沉睡去。

游天虹本來有許多疑問，但他實在太倦了，一句話也沒有問出口來。很快就睡着了。

× × ×

也不知睡了多久，只知夢中似曾風流！

游天虹在半睡狀態中伸手摸向他的身畔，却是空空如也！

那個自稱叫「安美」的性感女郎呢？

游天虹再驚覺把手伸到枕下，那支手槍也不知所踪！這時他才吃驚地睜大了雙眼。

房間裏面，黑漆一片。

游天虹已經極力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過來，他一度以爲自己只是宵來發了一場綺夢而已，但夢中的纏綿旖旎却又歷歷在目。

他霍然由床上坐了起來，定神的望向門口那邊。

房門關上了，但門脚下的縫綫却有光綫透入來。

原來她到了客廳去，是肚子餓了，還是口喝？

游天虹悄悄落床，躡足偷偷走到了房內後面，放輕手脚把房門拉開了一條門縫，目的只想看看那女人到底在幹什麼？

但是，出現在客廳外面的情景，却又有點出乎他意料之外。

安美仍然沒有穿回衣服，渾身赤條條的，手上握着那支手槍，正在到處搜索。

她到底在找尋一些什麼？

本來他早就應該向她查問明白，但是，她的熱情似火却又令他忘記了一切。現在難得他稍爲清醒過來，於是他在問：這女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她的外貌的確很像死去了的安麗，所以她自稱是安麗的姐姐，這是值得相信的。

但是，她應該相信安麗不是游天虹所殺啊。那麼，她還是懷疑什麼？她到底要找一些什麼？

在游天虹還未返家之前，她肯定已在房內搜過了，爲什麼現在又在客廳裏搜？

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事，豈料就正當他胡思亂想之際，安美已經發覺了他！

她站直了身子，舉起手槍對住他：「慢慢的把門推開，然後一步步的走出來！」她神態凜然地向游天虹發出了命令！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光着身子走過去！

但是他的態度却一直保持輕鬆：「原來你此行的目的，並非爲你姐妹報仇！」他含笑說道。

安美却反問道：「然則，你以爲我爲了什麼？」

「當然也不會是爲了親近我吧？」他開玩笑地瞪住她：「你是另有目的的。」

「你以爲我有什麼目的？」

「如果我沒有猜錯，那應該是可以令你勒索到別人一大筆金錢的東西。」

安美面色一沉：「既然你已經知道了，那正是最好不過。」她又嘿嘿地問：「由郭志賢書房中失去的文件，你放在何處？」

游天虹故意問：「那是什麼文件？」

「別再裝蒜了，如果你再故意浪費時間，我也只好浪費你的生命。」

「瞧你說得這麼認眞，我也實在有些兒害怕，但是回心想想：有道是一夜夫妻百夜恩，我你雖則只有半夜夫婦的關係，大概也不致眞的開槍殺我吧！」游天虹望着她。

「如果你這麼自信，你一定會後悔你自己估計錯誤。所以我勸你切勿輕舉妄動！」她的槍仍指着游天虹。

「對着你這麼一個可人兒，輕舉或者偶然會有的，但妄動似無必要吧？」游天虹又在瞪住她微笑說：「不過無論如何，你的做法都很笨！」

「嗯——你在說什麼？」

「因爲如此一來，你也自動露出了尾巴。本來我以爲你眞的是剛由外國回來，替安麗報仇的。但現在，我才發覺你只爲了個人的利益而來。」

「無論如何，我也希望你識趣一些，把那些東西交給我。」說話時她把右手的食指，扣進了手槍的機掣裏去，右手的手臂，也輕輕地挺高了。

她的態度是相當認眞的。

但是他却嬉皮笑臉：「這是十分現實的世界，我想反問你一句：沒有利益的事，你肯做嗎？」

「你是指在那些文件上的分紅？」

「嗯——」他輕輕點了點頭：「我有多少收益？」

「你要多少？」

「我想先知道，你能因此而拿到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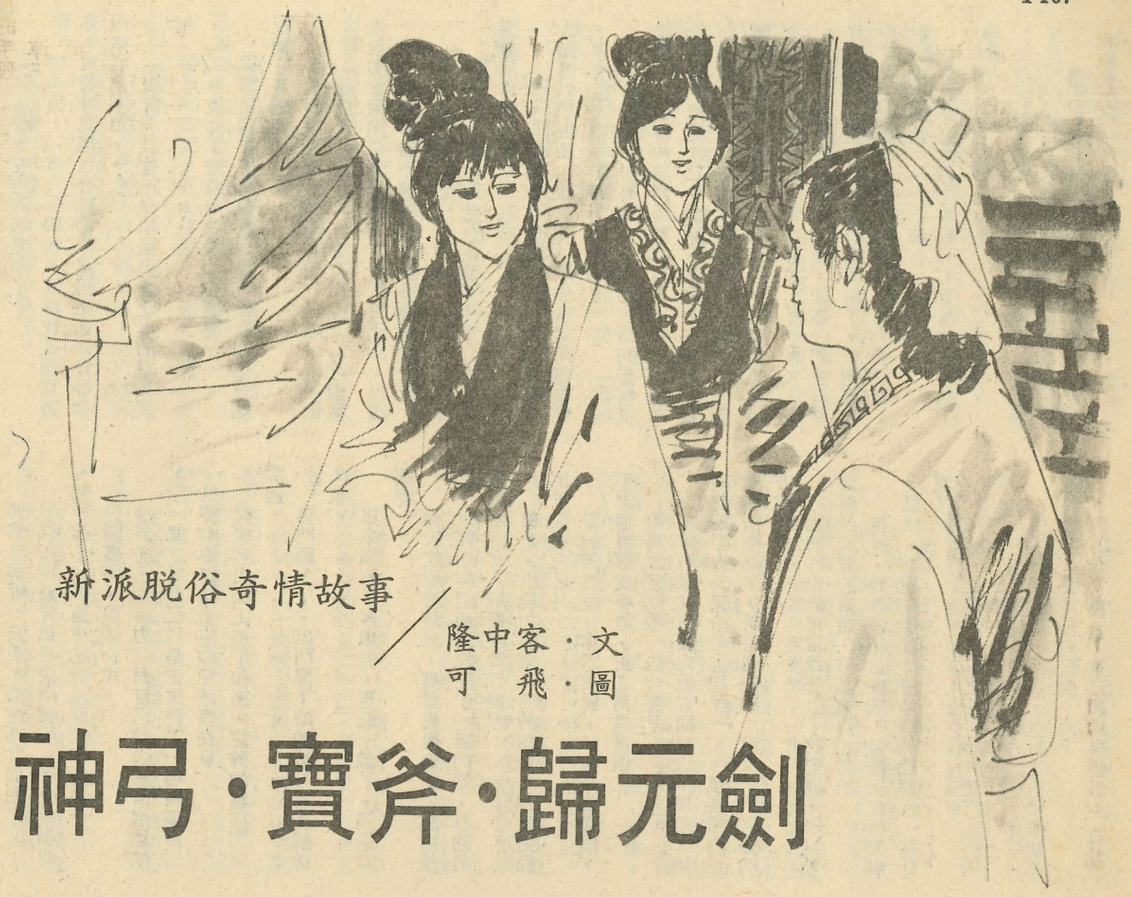
「我希望你不要追問得太多了，總之，你把那些文件交出來，我決不會待薄你，而你所獲得的報酬，將會是五個數目字的單位，甚至六個。」

「五個位的數目字是一萬元至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圓，六個位的數目就是十萬元以上，至到將近一百萬元。」游天虹又笑了笑：「你把範圍說得太多了，我反而覺得可疑，到底把文件交給你之後，我應該得到的報酬是一萬元呢，抑或是一百萬元？」

安美的面色忽然變得很難看：「游天虹，你最好不要忘記兩件事：第一，那些文件根本不是屬於你的。第二，你目前的處境，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如果你這樣想，你又錯了。」游天虹笑道：「小姐，你也不要忘記兩件事：第一，你根本亦無權過問那些文件。第二，你不是剛入來我這兒的，你已搜足了大半晚，甚至在床上和我睡覺時，還想着我把那些文件收藏在什麼地方呢？因此，如果沒有我的合作，你就會連一毛錢也拿不到。」

（未完・五）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文・客中隆
圖・可飛

神弓・寶斧・歸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倩如叮囑辜若萍要將她們私生的女兒白娟娟從一統盟的手裏救出來，辜若萍雖然答應，但暗中施用邪門的「精神功」，使白娟娟樂意嫁給一統盟少主淳于長青，于倩如夜闖存仁山莊用玄門的「九天仙韻」爲女兒解除，白娟娟霍然省悟，邊照母親吩咐去做，隱藏敵人內部，起了另一種作用，此時淳于長青也因妹妹淳于巧兒愛上甘仲池，怕甘仲池不肯就範，請白娟娟爲他妹妹成全好事，勸說甘仲池。白娟娟本是甘仲池的情人，却嫁了淳于長青，只好偷彈暗淚，佯作答應，一對天生情侶，錯配敵人兄妹，各懷心事，同一主張，盡力施爲……

深藏暗樁 伺機而動

淳于巧兒要甘仲池瞧甚麼呢？是要他瞧淳于巧兒左上臂那顆鮮艷奪目的「守宮砂」。

甘仲池微微一楞，沒接腔。

淳于巧兒笑問道：「是假的？」

「不假。」

「你最好是檢查一下。」

「不！我一看就斷定不假，只是…」

「只是甚麼？」

「妳爲甚麼將『守宮砂』給我看？」

「因爲，」淳于巧兒正容接道：「我必須證明我自己，還是冰清玉潔的處女之身。」

甘仲池欲言又止。

淳于巧兒又道：「現在，還認爲我太輕賤嗎？」

甘仲池道：「我不曾這麼說過呀！」

淳于巧兒道：「但你一定這麼想過。你之所以遲遲不肯決定接納我，除了怕揹上一個『停妻再娶』的惡名之外，我那傳說中的『人盡可夫』的惡果，難道不是主要原因？」

甘仲池苦笑着反問道：「那麼，那些有關妳的傳說，都是假的？」

「是眞的。」

「眞的？」

「絕對是眞的。」

「那麼，妳手臂上的『守宮砂』又如何解釋？」

淳于巧兒神秘地一笑道：「解釋都在小桃身上。」

「哦……」甘仲池恍然大悟地道：「妳是利用小桃做替身？」

「難道不可以？」

「當然可以，只是，我實在想不通，妳爲甚麼要如此糟塌自己的名聲？」

「因爲，我要報復。」

「報復？」

淳于巧兒的話，實在够新鮮，也難怪，甘仲池不得不追問一句。

因爲，不論是報復甚麼人，也不論是報復甚麼事，用糟塌自己的名聲來做爲報

復的手段，旁人都是想不通的。

淳于巧兒沒答話。

剛好，小桃巳端着洗臉水進來，淳于巧兒悄聲吩咐，道：「小桃，將甘公子和我的早點也送到這兒來，記着，提高警覺，有人走近十丈之外時，立即以暗號通知我。」

「婢子記下了。」

淳于巧兒又向甘仲池道：「洗把臉吧！早點送來之後，咱們邊吃邊談。」

甘仲池剛洗好臉，小桃巳將早點送來，又悄然退出。

淳于巧兒笑道：「先吃點東西吧！」

甘仲池也笑笑道：「我不餓，我只是想先知道妳心中的秘密。」

「也好。」淳于巧兒沉思着道：「在說出我心中的秘密之前，我要先行說明小桃跟我的關係，名義上是我的使女，實際上却是情如姊妹。」

「這一點妳不說，我也能體會到。」

「所以，今後，我也希望你別將她當下人看待。」

「敬遵芳命。」

「別嘻皮笑臉的，現在言歸正傳。」

她，一頓話鋒，才輕嘆一聲，道：「首先我要說明的是，淳于石不是我的父親，而是我殺父辱母的仇人。」

甘仲池身子爲之一震，道：「有這種事？」

「不相信？」

「我相信。」

「老實說，當我忽然獲知這一消息時，我自己也幾乎難以相信，因爲，由我有記憶起，一直到現在，淳于石都一直是一個很稱職的父親，對我的寵愛，也不像有一點點的虛假。」

「那妳的消息由何而來？」

「來自先母的遺書，她老人家一直到臨終之前才交給我，當時，我才十三歲。她老人家斷斷續續的說：『孩子……本來準備等妳十八歲時再……給妳的，但……娘巳經不……不行了，孩子，妳要守密、要堅强……莫……教爹娘死不瞑目……』話說完，人也溘然長逝。」

「照這情形，淳于石也不知道妳不是他的親生女兒？」

「是的。」

「令堂的遺書上是怎麼說的？」

淳于巧兒幽幽地道：「遺書上說，淳于石是暗殺我爹之後，再將我娘搶過來的，當時，我娘本想嚼舌自盡，但由於巳經懷孕，如果一死了之，則一家三口，都沉冤莫白，幾經掙扎，才決定忍辱偸生，寄望於渺茫的未來。」

甘仲池接問道：「當時，令堂腹中所懷的，就是妳。」

「是的。」

「對於一個巳經懷孕的女人，淳于石竟然一點都沒察覺出來？」

「當時，我娘才是第一次停止月信，這也就是說，連我娘也才剛剛知道自己懷了孕，淳于石又怎會察覺出來。」

「這……倒算是一次巧合。」

「還有更巧的哩！」

「怎麼說？」

「一般人都是十月懷胎，但我却在我娘肚中待了十一個半月。」

「噢……」

「加上這一次巧合，所以，淳于石一點也不懷疑我不是他的親生女兒。」

她一嘆住口，接着，却岔開話題道：「淳于石是怎樣的一塊料，該不用我再饒舌了吧？」

「唔，……」

「淳于石本來是一個採花大盜，他那寶貝兒子淳于長青是一個見一個愛一個的花花公子，像這樣的家庭，如果有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兒，豈非笑話。」

甘仲池爲之啼笑皆非地道：「所以，妳才異想天開，想出這麼一個糟塌自己名聲的報復辦法來？」

淳于巧兒道：「是的，也惟有這樣，才像是一個淫邪世家的女兒。」

甘仲池附和着道：「也惟有這樣，才能使淳于石認爲妳是他的純種？」

「正是，正是，——」淳于巧兒忽有所覺地瞪着他，道：「你敢罵我？」

「寃枉啊！我幾時罵過妳呀？」

「那麼，『純種』的反面意思又是甚麼？」

「純種」的反面意思當然是「雜種」，這種話怎能直說。

甘仲池只好苦笑着伸了一下舌頭，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淳于巧兒佯嗔地道：「甘仲池，我提醒你一聲，你的功力，還被封閉着。」

「我沒忘記。」

「現在，我只用一根指尖，就可以要你的命。」

「我知道，但我自信，雖居虎口，却是穩如泰山。」

「憑甚麼？」

「不憑甚麼，只是，本公子福大命大，妳不會殺我！也不忍殺我，更捨不得殺我。」

「還有嗎？」

甘仲池含笑答道：「啓稟姑奶奶，沒啦！」

淳于巧兒道：「看你平常一副老實相，想不到也有不老實的一面。」

甘仲池道：「在妳這位天仙化人的美姑娘面前，如果一直一本正經的，豈非暴殄天物……」

「够了，現在，對我的要求，還要攷慮嗎？」

「不用攷慮了。」

「是拒絕，還是接受？」

「是接受。」

「有多少誠意？」

「十成十。」

「這眞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淳于巧兒冷笑道：「如果你眞有十成十的誠意，那你們的『美男計』豈非白費了？」

「美男計」三字，一下子使得甘仲池呆住了。

是的，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紕漏。

「美男計」是羣俠方面的一項最高機密，淳于巧兒又是怎麼知道的？

以目前情況來說，淳于巧兒知道了不要緊，但，如果讓一統盟的其他的人知道了，那後果還能設想嗎！

× × ×

淳于巧兒看到甘仲池那副震驚的樣子，禁不住「嘿哧」一聲嬌笑道：「別怕，一統盟中，還只有姑奶奶我一個人知道這一個秘密。」

甘仲池苦笑問道：「妳又是怎麼知道的？」

淳于巧兒探懷取出一封信函，遞給他道：「你先瞧瞧這個。」

「這個」又是甚麼呢？

那是白夫人于倩如寫給甘仲池的密函。密函中告訴甘仲池，淳于巧兒已成爲自己人，一切聽淳于巧兒的安排，有關詳情也由淳于巧兒轉告，並說她自己也會在暗中接應。

甘仲池看完之後，又苦笑道：「姑娘，既然有她老人家的密函，爲甚麼不早點拿出來？」

淳于巧兒道：「那要問你自己呀！」

甘仲池道：「問我自己？」

淳于巧兒道：「是啊……你想想看，你本來是爲了實踐你們那狗屁美男計而來，但當我向你提出要求時，你却故意拿蹻，端足架子，你說，該不該罰？」

「該罰。」

「但我並沒罰你，只不過吊吊你的胃口而已。」

「我說，妳已經罰過我了。」

「此話怎講？」

「難道說，昨宵的風流陣仗，還不算懲罰？」

「是不算，那只能算是對你的一項攷驗而已。」

「攷驗？」

「不錯，現在，我可以坦白告訴你，以往，我之所以一定將你請回來，固然是爲了要找一個替爹娘復仇的助手，同時，也是爲了要找一個可靠的終身伴侶……」

甘仲池截口笑道：「妳可算是找對人了。」

淳于巧兒道：「你眞會向自己臉上貼金。」

「我總不能向自己臉上抹灰呀！」

「我對你攷驗的結果如何，想不想知道？」

「怎麼會不想……」

「那我告訴你：不怎麼滿意。」

甘仲池涎臉笑道：「不怎麼滿意，至少比完全不滿意要好得多，是不是？」

「唔……」

「現在，是否該說明白伯母要妳轉告的詳情了……」

就在這當口，只聽小桃在外面嬌笑道：「少主，怎麼一大早就來看小姐了？」

小桃的揚聲說話，是告訴淳于巧兒，淳于長青即將到來。

淳于長青的到來，自然是給淳于巧兒帶來好消息，白娟娟已經答應，即將前來勸導甘仲池了。

儘管目前的甘仲池已毋須白娟娟的勸導，但甘仲池，淳于巧兒都衷心地希望能有跟白娟娟晤談的機會。

因爲，甘仲池，白娟娟，淳于巧兒等三人，都是目前羣俠方面安置在一統盟中的暗樁，能有機會當面晤談，並了解彼此之間的任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本來淳于長青是不放心甘仲池，白娟娟二人單獨晤談的，但由于淳于巧兒在場，同時也由于他還不知道淳于巧兒已經成了仇敵，所以，他將白娟娟送到之後，就先行離去。

現在，甘仲池的房間中，都是自己人，外面還有小桃把風，可以暢所欲言了。

但，久別重逢，也可以說是刼後重逢的甘仲池，白娟娟二人，却是內心中五味雜陳，百感交集，不知如何開口才好。

尤其是白娟娟，當她見到甘仲池的刹那，幾乎是熱淚奪眶而出。

總算她够堅强，也够理智，不曾讓當時還在場的淳于長青看出破綻來。

× × ×

沉寂了少頃之後，才由淳于巧兒打開僵局，嬌笑一聲，道：「現在，我們都是自己人，從此刻起，我叫你們甘大哥，白姊姊，你們就叫我巧兒好了，當然，在公開場合，我會叫白姊姊爲『大嫂』。」

白娟娟苦笑着幽幽一嘆。

甘仲池也劍眉緊蹙地點了點頭。

淳于巧兒又道：「白姊姊，令堂已跟妳聯絡過，也解除了妳身上的禁制？」

白娟娟點點頭，道：「是的。」

「也完全了解自己的任務？」

「是的。」

「那就好了，現在，只剩下甘大哥還在『稀里糊塗』中，我看，就請白姊姊加以說明吧！」

白娟娟幽幽地一嘆，道：「不！現在，我心亂如蔴，還是由妳說吧！」

淳于巧兒苦笑道：「可以，只是，妳現在心亂如蔴不要緊，却必須儘快振作，恢復正常，須知目前，咱們三個是生死與共的孤單，誰都不能出一丁點兒差錯。」

白娟娟神色一正，道：「我知道，我會振作起來的。」

甘仲池插口苦笑道：「姑奶奶，是否也該恢復我的功力了？」

淳于巧兒歉笑道：「很抱歉，你不提醒，我幾乎忘記了哩！」

她，揚指凌空三點，解開甘仲池被封閉的功力之後，又道：「請記着，表面上，你仍然是一個功力被封閉的人，除非是生死關頭，不可洩漏天機。」

「我知道。」甘仲池含笑接道：「現在，請趕快解開我心中的悶葫蘆吧！」

「現在就說到了。」淳于巧兒沉思着接道：「有關歸元武學跟南宮世家的淵源，你已經由空谷蘭，胡大明二人口中知道了一個大概？」

「是的。」

「但事實上，胡大明却漏說了兩位更重要的人物。」

「噢……」

「那兩位更重要的人物，都是五年前南宮世家遇刼時之前，早就因故脫離了南宮世家。」

「那是南宮世家的甚麼人？」

「一位是南宮世家主人南宮瑞的元配夫人古玉琴，一位是南宮瑞的叔父南宮不二。」

甘仲池禁不住爲之失笑道：「這名字好古怪。」

淳于巧兒道：「南宮不二這名字是有點古怪，但說穿了也就沒什麼稀奇了。」

「噢……」

「據說，南宮不二出生就有異兆，資質秉賦也異于常人，所以，他的老子將他取名爲『不二』，意思就是說，希望他各方面都能成爲天下第一人。」

「結果呢？」

「結果，南宮不二也沒教他老子失望，他對歸元武學的成就，在南宮世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能在南宮世家中首屈一指，也就等于是天下第一人了。」

「是的，可是，他却有一個最大的毛病，那就是寡人有疾。」

甘仲池笑笑道：「其實，男人好色，也算不了甚麼，連孔老夫子都不是說過『食色性也』嗎！」

「話是不錯。」淳于巧兒苦笑着接道：「但，南宮不二却由于好色而毀了他的一生。」

「此話怎講？」

「因爲，他迷上武林蕩婦公孫大娘，而被公孫大娘軟禁起來了。」

「啊……」

「在當時，這是武林中一大疑案，憑南宮世家的實力，經過多年的明查暗訪，居然沒查出一點綫索來。」

「這是說，當時的南宮不二是神秘失踪了？」

「是的，這一個謎底，一直是到不久之前，才由南宮瑞的元配夫人古玉琴揭開來。」

她，話鋒一頓，又接問道：「對了，前此在伏牛山天心谷中，替你們解圍的三絕和尚口中的那位不曾見過面的道姑，還記得嗎？」

甘仲池連連點首道：「當然記得，當然記得。」

「告訴你，那位神秘的道姑，就是南宮夫人古玉琴。」

「哦……」

「當時，三絕和尚也說過，他雖然得過南宮夫人一些好處，却不曾見過面，更不知道南宮夫人的姓名來歷。」

「唔……」

「到目前爲止，見過南宮夫人，知道她的姓名來歷，並得到很多好處的，還只有一位。」

甘仲池飛快地接道：「那就是白伯母于倩如？」

「是的。」

「現在，白伯母就是南宮夫人跟羣俠間的橋樑，也等于是代表南宮夫人發號施令的前敵總指揮，所以，咱們三個都必須不惜任何犧牲，接受白伯母的安排。」

「妳跟白伯母是怎麼認識的？」

「這個嘛！」淳于巧兒輕嘆一聲，道：「說來又得由我的身世說起才行。」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二位已經知道，淳于石是我的殺父仇人，也是將我撫育成人的名義上的父親，平心而論，除了殺父之仇外，他對我寵愛有加，各方面都是一個很稱職的父親，所以，自從我明白自己的身世之後，殺父之仇與養育之恩這一個矛盾問題，一直在內心煎熬着，不知如何是好……」

白娟娟忽然幽幽地嘆了一聲。

淳于巧兒也話鋒一轉，道：「白姊姊，在身世方面，妳我也可以算是同病相憐，不過，妳的情況比較單純而已。」

「妳已知道我的身世。」

「令堂跟我談過。」

「妳認爲我的情況比妳單純？」

「我是這麼認爲。」

「不！我的情況一點也不比妳單純，所不同的是，妳的殺生父仇人是養父，而我却是生父間接殺死養父，妳的生父是好人，而我的生父是無惡不做，喪心病狂的大壞蛋。」

是的，以白娟娟的生父辜若萍的所做所爲來說，「喪心病狂」與「大壞蛋」等字樣，絕不算誇張的。

所以，以目前情況來說，白娟娟所處的窘境，絕對不比淳于巧兒來得單純。

白娟娟不等對方接腔，又苦笑着接道：「當然，我們之間，也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淳于巧兒不姓淳于，白娟娟也不姓白。」

淳于巧兒也苦笑道：「還有，咱們兩人都處于不知如何自處的尷尬處境中。」

甘仲池插口笑道：「如果光談處境，我倒是覺得淳于姑娘較爲單純。」

淳于巧兒道：「何以見得？」

甘仲池道：「不用解釋，到時候，一刀宰了他替生父報仇，然後好好安葬，也就算是報答養育之恩了。」

淳于巧兒幽幽一嘆，沒接腔。

甘仲池神色一正，道：「這些，都是以後的事，現在還是言歸正傳，說妳跟白伯母結識的經過吧！」

「好的。」淳于巧兒沉思了一下，道：「方才已經說過，自從明白我的身世之後，『殺父之仇』與『養育之恩』這八個字一直在困擾着我，甚至在睡夢中也會發爲夢囈。」

甘仲池道：「這很危險啊！如果讓淳于石兩口子聽到了，那還得了！」

「是的，幸虧那兩口子除非有特別事故，通常在晚間是不到我這兒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說來也眞是不可思議，白伯母于暗探本莊時，竟然鬼使神差地聽到我的夢囈，于是，她老人家趁機施以精神功，掏盡我心中的秘密，然後，將她自己的秘密也傾囊相告，就這樣，我很榮幸地成了她老人家的忘年之交。」

甘仲池禁不住輕嘆一聲道：「出入有如龍潭虎穴的存仁山莊，如入無人之境，她老人家的這一份功力，眞教人羨煞。」

淳于巧兒道：「不用羨慕別人，如果咱們的計劃進行順利，那麼，所有武林中人，都要羨慕你了。」

「此話怎講？」

「因爲，根據白伯母所轉告的南宮夫人的觀察，由于你的特佳資秉和迭經奇遇，你已成爲發揚歸元武學的最佳人選。」

甘仲池身子微震，沒接腔。

淳于巧兒又道：「所以，只要咱們的計劃進行順利，最遲半年之後，你將成爲當代武林中的第一高手。」

甘仲池苦笑道：「南宮夫人對我期望太高，我……我感到好惶恐！」

淳于巧兒道：「你的心情，我了解，你未來的成就固然令人羨慕，但肩頭責任

之重，却是够你消受的。」

甘仲池苦笑一下，才注目問道：「我可以先請教一些問題嗎？」

淳于巧兒嬌笑道：「不必那麼客氣，有話儘管問，只要是我所知道的，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好，請聽着。」甘仲池沉思着接道：「第一，南宮夫人爲甚麼會離開南宮世家？第二，目前，她爲甚麼不親自出馬，偏偏要拐彎抹角，來栽培我這個後生晚輩？第三……第三，現在要進行的計劃內容，可否讓我知道？」

淳于巧兒媚笑道：「我的公子爺，你這第三項問題，是不成爲問題的，只要解答第一二項問題之後，就自然明白了。」

一旁的白娟娟忍不住嬌笑道：「淳于姑娘不愧是天生尤物，這一笑，的確具有傾國傾城的魅力，連我這個女兒家也……也……」

她「也」了半天，還是沒敢說下去。

淳于巧兒媚笑如故道：「『也』甚麼？是也爲之意亂情迷？還是怦然心動？」

白娟娟掩口媚笑道：「都有那麼一點兒。」

淳于巧兒道：「只有一點兒，我好失望……」

白娟娟截口嬌笑道：「別失望，妳忘了我是跟妳也一樣的女兒家，可不是臭男人。」

淳于巧兒轉向甘仲池道：「那麼，你這個臭男人的感受又如何？」

甘仲池做老僧狀，雙掌合什，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最難消受美人恩。」淳于巧兒似笑非笑地道：「我的公子爺，將來三美同歸，眞不知你如何消受。」

甘仲池扮了一個鬼臉，沒接腔。

淳于巧兒向白娟娟道：「白姊姊，請莫笑我口沒遮攔，不知羞恥，我已經跟令堂說好了，將來三美同歸之後，柳如眉是大姊，妳是二姊，我是三妹……」

說到這裏，向甘仲池拋過一個媚笑道：「只是，便宜了你這個臭男人。……」

白娟娟截口淒然一笑，道：「世事多變化，未來的一切，誰也沒法預料，且到時候再說吧！」

甘仲池也乘機附和着道：「話題越扯越遠了，現在，言歸正傳吧！」

淳于巧兒也意識到自己的口沒遮攔，觸發了白娟娟的愁懷，因而向白娟娟投過歉意的一瞥後，點點頭道：「好的，現在，先說南宮夫人離開南宮世家的原因。」

她，略爲一頓話鋒，又道：「到目前爲止，你已經知道，南宮瑞的夫人是刁亞男，也就是一手將南宮世家弄得家破人亡，如今已成爲一統盟盟主淳于石的夫人，也等于是一統盟的太上盟主的刁亞男。」

甘仲池點點頭，道：「這麼說來，刁亞男並不是南宮瑞的元配夫人。」

淳于巧兒道：「是的，南宮瑞的元配夫人是古玉琴，刁亞男是南宮瑞的表妹，南宮瑞與古玉琴的婚姻是由南宮瑞的父親硬行湊合，南宮瑞的母親本來就不同意，並想親上加親，促成南宮瑞與刁亞男結合，而南宮瑞本人也很喜歡刁亞男。

「可是，由于南宮瑞父親的霸道作風，硬行促成南宮瑞與古玉琴這一對怨偶。

「像這樣的婚姻，其婚後各方面的不協調，是不難想見的。

「于是，一年之後，古玉琴終于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黯然離開南宮世家。」

甘仲池接道：「于是，南宮世家的歸元武學，有了旁枝。」

淳于巧兒道：「不錯，但，離開南宮世家以後的古玉琴，却出家了，不是當尼姑，而是做道士，自號慧眞子。」

一頓話鋒，又道：「以後，如果見到她老人家時，不可稱南宮夫人，也不要稱古前輩，要稱慧眞子前輩。」

甘仲池道：「我記下了。」

淳于巧兒道：「你想想看，在上述情形之下脫離南宮世家的慧眞子，她還有心情去過問南宮世家的事嗎？何況，她已成了不過問塵世俗務的三清弟子。」

甘仲池道：「但事實上，她已經在過問了。」

「是的，但那是受她到一位佛門高僧的請託和勸導，略盡一份武林人的力量而已。」

「噢……」

「前此，在天心谷中，她老人家收去白玉如意之後，三絕和尚所說的一般話，還記不記得？」

「當然記得，三絕和尚說了她老人家對于白玉如意，不是收去，而是借用，由于要毀掉獨孤明那『寒魄修羅刀』而又不忍心傷害那一千多個寃魂，所以，必須向一位高明人物請教……」

「那位高明人物，也就是曾經勸導過她老人家的那位佛門高僧？」

「是的。」

甘仲池蹙眉苦笑道：「我還是想不通，我想，與其另費心力，培植一個不一定有效用的我，又何如她老人家自己出面要乾脆得多。」

淳于巧兒道：「說得有道理，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噢……」

「因爲，她老人家對歸元武學的成就，縱然强過淳于石夫妻倆，所强也有限得很，而你，對歸元武學，已有很好的基礎，眞力方面，由于迭經奇遇，也可能已强過淳于石夫婦，只要能在招式方面有所突破，那麼，由你出面就比由她老人家自己出面强多了。」

甘仲池蹙眉接道：「問題是，世間還有强過歸元武學的招式嗎？」

淳于巧兒以堅定的語氣說道：「有！而且，這個人目前就在存仁山莊中。」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同時身子一震，同聲問道：「那是誰？」

淳于巧兒徐徐地道：「南宮不二。」

甘仲池「噢」了一聲。

白娟娟接問道：「南宮不二就是被軟禁在存仁山莊？」

淳于巧兒道：「是的，由于南宮不二是被公孫大娘以色誘而『失身』，而存仁山莊又是公孫大娘，長孫尙義夫婦的根本重地，所以，南宮不二被囚禁在這兒，絕對錯不了，何況……何況……」

甘仲池道：「何況怎樣？」

淳于巧兒道：「白伯母說過，幸若萍

正在暗中跟淳于長青有所勾搭，儘管目前還沒法知道他們兩人有甚麼陰謀，但很可能也跟南宮不二有關。」

甘仲池說道：「到目前爲止，南宮不二被囚于存仁山莊的消息，已有多少人知道？」

淳于巧兒道：「據白伯母說，到目前爲止，除了我們這些人之外，幸若萍、淳于石夫婦也都是可能知道這秘密的人。」

甘仲池點點頭道：「不錯，幸若萍暗中跟淳于長青勾搭，淳于石夫婦將存仁山莊做爲一統盟的總壇，都可能跟這一項秘密有關，只是……」

一頓話鋒，像是自語似地接道：「這一項秘密，眞有這麼大的魅力嗎？」

淳于巧兒肯定地道：「當然！」

「何以見得？」

「因爲，以目前情況來說，誰掌握住南宮不二，就等于掌握着武林霸主的寶座了。」

「噢……」

「你忘了，我方才所說，南宮不二有强過歸元武學的招式？」

「我沒忘記，我只是覺得奇怪。」

「奇怪甚麼？」

「當代武林中，最高深的武學分別爲『禹王寶斧』，『黃帝神弓』和『歸元秘笈』，這三項武學中，一項比一項高深，也一項比一項玄妙，如今又出現一項比最高深的歸元武學更强的招式，那麼，它又是來自何處？叫甚麼名稱？」

淳于巧兒道：「它，來自南宮不二的精心改進，名稱不變，仍然是歸元武學中的歸元劍法。」

甘仲池訝問道：「妳是說，南宮不二只不過是將歸元劍法中的招式加以改進而已？」

淳于巧兒點一點頭，道：「是的，任何玄妙的劍法，都是人所研創出來，任何完美的劍法，也都多少有它的缺點，是不是？」

「我同意。」

「創造須要天才，改進則除了天才之外，還必須潛心精研才行。」

「但我認爲，改進總比創造要省力得多。」

「那是當然，不過，南宮不二對歸元劍法的招式，不但予以改進，也有所創造，這還是他未『失足』以前的事，如今，經過多年的囚居生活，也必然又有新的招式研創出來。」

「這是可以想見的，」甘仲池苦笑着，接道：「現在，問題是如何才能找到南宮不二，找到之後，又如何能獲得他的信任？」

淳于巧兒道：「只要能順利找到南宮不二，有關信任的問題倒毋須担心。」

「這是說慧眞子前輩已另有安排？」

「是的，倒是如何能找到南宮不二這位老人家，可就不那麼簡單了？」

「唔……」

「還有，長孫尙義、公孫大娘這兩口子，這些年來，應該已經由南宮不二手中搾出了不少的歸元武學。」

「這也是可以想見的事。」

「依我的估計，他們的身手，即使遜于淳于石夫婦，所差也絕對不會多。」

「唔……」

「但他們一直在隱藏自己的實力，即使在某種場合受到屈辱，也在所不惜，所以，我認爲，他們兩人的城府之深，實在令人可怕。」

甘仲池沉思着道：「不錯，不過這情形，對我方來說，倒眞算一種好現象。」

淳于巧兒一愣道：「此話怎講？」

也難怪淳于巧兒會發愣。

站在羣俠的立場而言，一統盟、通天教，都是難纏難鬥的對手，外加一個攪局的幸若萍也不是省油的燈，如果說長孫尙義、公孫大娘夫婦的城府深，和武功高于他們目前所表露的現象，是對羣俠方面的一種好現象，可的確是令人費解的事！

甘仲池徐徐地接道：「說來很簡單，這是表示長孫尙義夫婦暗懷鬼胎，目前，魔長道消；敵衆我寡，如果我看能對長孫夫婦的鬼胎善加運用，讓長孫夫婦與淳于夫婦之間來一個狗咬狗，那不是既妙且絕嗎！」

淳于巧兒含笑點首，道：「這主意是很好，只是……」

「只是怎樣？」

「說來容易，實行起來可不簡單。」

「當然不會簡單，但既然有這麼一條省力的路子，我們就必須隨時注意加以運用。」

「好，就這麼決定，同時，這意見也該轉告白伯母。現在……」淳于巧兒轉向白娟娟道：「我送白姊姊回去……」

× × ×

當甘仲池、白娟娟、淳于巧兒等三人密談的同時，淳于石、刁亞男夫婦却在距黃天蕩十五里外的劉家集日新客棧中若有所待。

劉家集是由外地赴存仁山莊的必經之地，而且是最主要的一條通路。

日新客棧是存仁山莊的耳目，也是劉家集中唯一的一家客棧！

存仁山莊的人，不論職位高低，也不論是出莊，或入莊只要不是有限時完成的緊急任務，總得進入棧內歇歇腿喝杯茶。

其實，歇腿，喝茶都是假的，眞正原因却都是心照不宣——瞧瞧日新客棧對面的豆腐西施。

日新客棧對面的豆腐店，叫「古記豆腐店」。

古記豆腐店店面小，人手也少，一共才三個人——一個年約半百的老頭，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婦，一個二十來歲的精壯小伙子。

據說，他們是一家人，老頭是父親，少婦與小伙子是姊弟。

當然，所謂豆腐西施，也就是那位年輕少婦。

那位年輕少婦對「豆腐西施」的綽號是當之無愧的。

儘管她並不怎麼美，頂多只能算是中上之姿，但在這小小的劉家集中，却是第一美人，而且，婀娜多姿，經常笑口常開，令人如沐春風，如飲醇醪！

可惜的是，這位人見人愛的豆腐西施，却是經常「倦勤」，三天總有兩天見不到她的芳踪，因而使那些想借機多看她幾

眼的人常常感到失望。

據說，這一家子是外地人，到這劉家集來開豆腐店，還不足一年。

也許是由于有一位豆腐西施之故，這家開張還不足一年的豆腐店，生意却是好得不得了。

× × ×

今天，古記豆腐店中，又不見豆腐西施的芳踪。

× × ×

採花大盜出身的淳于石，絕不可能對豆腐西施沒野心，但也絕不可能帶着他的夫人刁亞男一同來欣賞豆腐西施的秀色。

那麼，這兩口子此行又是所爲何來？

× × ×

淳于石、刁亞男夫婦是昨宵住進日新客棧的，他們是由外地回來途經劉家集。放着十多里的路程不回莊，却降尊紆貴地住進這小客棧中，這已經是够人費解的了。

現在，已經是第二天的清晨，仍然沒有離去的跡象。

現在，這兩口子就在二樓上臨街的窗口憑窗閑眺。

對面的豆腐西施不見芳踪。

街頭的雪景白茫茫一片，看久了不但膩，也覺得眼花。

但，事實上，淳于石兩口子至少倚窗閑眺了一袋烟的工夫，好像還沒有停止「閑眺」的打算。

終于，刁亞男首先打破沉寂，道：「那個人眞的會來嗎？」

淳于石「唔」了一聲。

「那個人說，辰牌時分一定來，現在，辰牌時分已經快到了。怎麼還沒來？」

「因爲，辰牌時分只不過是『快到了』，實際上却還沒到。」

「你相信他一定會來？」

「當然！」

「何以見得？」

「因爲那個人沒有騙我們的必要。」

原來他們之所以在這小客棧中待了一個晚上還不肯走，是有約會。

能够跟淳于石夫婦訂約，並能教這兩口子乖乖地等在這兒的，絕對不是一個普通人。

只是，「那個人」又是誰呢？

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淳于石沉聲說道：「進來。」

房門「呀」然而啓，進來的是一個鬚髮斑白的短裝老者——日新客棧的掌櫃王大成。

王大成向着淳于石夫婦的背影躬身施禮，道：「參見盟主，參見盟主夫人。」

淳于石徐徐地說道：「看到對面的豆腐店，我想起了一個傳說。」

淳于石雖然在說話，却仍然面向窗外，兩口子都沒轉過身來。

王大成諂笑道：「盟主說的是那位豆腐西施？」

淳于石道：「不錯。」

王大成口沫四濺地道：「那個豆腐西施的確是……是天生尤物。」

他，話出口了，却又顯得殊爲不安地向刁亞男的背影飄了一眼。

世間事，往往是玄妙得不可思議。

你怕甚麼，偏偏就來甚麼。

王大成剛剛向刁亞男的背影飄那麼一眼，刁亞男也剛好轉過身來，似笑非笑地問道：「你已經嚐過甜頭了？」

王大成哈腰苦笑道：「回盟主夫人，屬下沒有。」

「沒有？」

「眞的沒有。」

「你王大成也是風流鬼，終朝面對一個天生尤物，我不相信你能熬得住。」

「回盟主夫人，兔子不吃窩邊草，何況，屬下職責所在，熬不住也得熬。」

「這是說，你是不敢亂來？」

「正是……」

刁亞男轉向淳于石道：「那麼，盟主你呢？」

淳于石一怔，道：「我怎樣？」

刁亞男道：「你有沒有亂來過？」

淳于石苦笑道：「我也不敢。」

「恐怕是言不由衷吧？」

「絕對字字由衷。」

「那麼，我問你，怎會沒來由地問起那個豆腐西施來？」

「夫人，我看妳是被濃厚的醋意蒙蔽心智了。」

「是嗎！」

「妳想想看，此時此地忽然冒出這麼一位豆腐西施來，妳不覺得大有蹊蹺？」

刁亞男點點頭道：「對！對！這麼說來，倒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別跟我夾纏不清，」淳于石轉向王大成問道：「王大成，你有沒有暗中查探過？」

（未完・十四）

長劍篇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磨劍江湖

（本文承自第98頁）

楚峻避重就輕，長劍忽虛忽實，緊緊把對方纏住，黑土堂堂主見苦戰不下，忽然發出一道猛烈而尖嘯的嘯聲，嘯聲震得楚峻耳鼓生痛，長劍也稍爲一慢，黑土堂主攻勢大盛。

楚峻心知對方極可能便是殺父仇人之一，那肯放過他？當下喝道：「六年前你爲何率衆到九華山青雲莊殺人？」

黑土堂主身子一震，問道：「此事你如何知道？」

這一問無疑是承認，楚峻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喝道：「我家跟你們五行盟有何冤仇，你們要用此毒辣手段！」

黑土堂堂主身子又是一震，喝道：「你到底是誰，莫非是楚青雲的兒子？」

楚峻心頭一緊，忽地想起師父的吩咐來，便咬牙道：「我兩個堂兄不是早已讓你們殺死了麼？」

黑土堂堂主道：「你是楚青雲的侄兒麼？」

「不錯！我爹是他的兄長，那天我因貪玩跑出莊外，才僥倖逃過此刼！」

黑土堂堂主哈哈大笑。「逃過那一刼，也只不過多活了六年而已，今日你是再也逃不了的，不信你轉頭看看！」

楚峻忍不住眼角向後一瞥，只見山腰中，忽然破土現出數十個黑衣蒙面人來，這些人的服飾正與其他五行盟弟子一樣，只是顏色有分別而已！

（未完・十）

前文提要：

以應付，不覺由衷敬服，八老太爺認爲孺子可教，以後再說吧，於是叫郭九如送客出門，關雪羽想趁機知道一下他們的情況，郭九如欲言又止，隨即關門送客，關雪羽心裏好奇，再折回去探個究竟，無意闖入密室，樑下繫住一顆顆人頭，見標籤寫着有些是爲富不仁，有些是綁票勒贖不遂撕票的，觸目驚心，隔壁暗室有婦女呻吟聲，連忙過去將她救出來，原來這婦人是杭州名捕秦照之妻，因他捉拿當地劇盜人物而結下了仇怨，將他妻子綁架作爲勒贖對象，關雪羽才知道他們……

前文書至關雪羽向八老太爺受教拳脚，使出燕門絕招，僅足於是叫郭九如送客出門，關雪羽想趁機知道一下他們的情況，郭九如欲言又止，隨即關門送客，關雪羽心裏好奇，再折回去探個究竟，無意闖入密室，樑下繫住一顆顆人頭，見標籤寫着有些是爲富不仁，有些是綁票勒贖不遂撕票的，觸目驚心，隔壁暗室有婦女呻吟聲，連忙過去將她救出來，原來這婦人是杭州名捕秦照之妻，因他捉拿當地劇盜人物而結下了仇怨，將他妻子綁架作爲勒贖對象，關雪羽才知道他們……

古怪八老爺　疑是姜隱君

關雪羽搖搖頭，又自坐下來——這件事衝動不得。事實已幾乎證明，雲四姑娘這個盤踞杭州的黑道高手，分明就是與胡郭等爲一夥之人，說是「一丘之貉」亦無不當，而胡郭二人顯然却又與八老太爺其人脫不了關係，如此一來，這位八老太爺的身份，便不能不令人大存懷疑了。茲事體大，不能因爲這個聯帶的推測，便猝然認定了八老太爺其人是他們一夥，甚或是領導之人，只是這其間的微妙關係，却耐人尋味，仔細思索。

「關先生！」李紅姑眼睛裏閃爍着淚光：「我現在該怎麼辦呢？……我！又該去那裏呢？」

這句話不禁使得關雪羽爲之一愣！

這可倒是一個問題，方才是一股腦的好心救人，可眞是，現在人是救出來了，可又往那裏安置呢？

「妳……的家呢？」

「家……？」提起了家，小婦人可就由不住熱淚漣漣：「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我已經沒有家了……他們殺完了我家裏的人，又燒了我的房子……我那裏還有家呀？」

關雪羽想了想道：「妳娘家呢？」

李紅姑嘆息了一聲，傷心的閉上眼睛，搖頭道：「我娘家遠着呢……在南宮府……爹死了，娘還病着，這個時候我可不能回去。」

說的也是，再說一個單身年輕婦人，這應遠，你又叫她怎麼走，何況道上又不平靜，她本身便是個黑道下手的對象，如今躲避尚恐不及，豈能拋頭露臉？萬一被雲四姑娘手下的人發現，焉能還會有命？

這麼一想，果然問題多多，可就「進退維谷」。

李紅姑想着想着，又自把臉埋在手裏嗚咽着泣了起來。

關雪羽道：「妳不要哭了，暫時不能回去，總得想個法子……只要妳丈夫還在就不怕，妳可練過武麼？」

「練過一點！」李紅姑說：「我爹早

先是幹保鏢的，小的時候跟着練過花刀，走梅花樁什麼地，後來嫁過去，秦照敎過我飛鏢！」

「那也就很不錯了，」關雪羽道：「以妳目前情形，確實不宜在外面走動，這樣吧，在寧國府這裏，我有一個新交的朋友，姓鮑叫鮑玉，有個大宅子，家裏房子很大，我跟他打個招呼，妳就暫時先住在他那裏，一面等妳丈夫的消息，一面也養養身子，這樣妳看可好？」

李紅姑聽了自然高興道好，連連稱謝不已。

關雪羽想想也確實沒有其它法子，只好如此。李紅姑經過片刻休息，精神略振，眼前既沒有敵人，大可從容進退，當下就由關雪羽帶領着，一逕來到了「矮金剛」鮑玉的住家。

鮑玉確是有些意外，只是既爲關雪羽所引介，也就一口答應了下來。

鮑玉女眷甚多，當時就由鮑妻馮氏陪着紅姑到後面沐浴更衣，自有一番安排。

這邊屋裏，鮑玉却愼重其事的向關雪羽道：「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老哥哥那怕把這條命陪上，也沒有話說，只是有幾句話，要讓兄弟你心裏明白……」

「你請說吧！」

「剛才你提到了的那個雲四姑娘！」鮑玉的聲音忽然變小了：「兄弟你大概還不大清楚這個娘兒們……可是不好招惹的人呀！」

關雪羽不動聲色的道：「怎麼個不好招惹？」

鮑玉那等開朗之人，在提到了雲四姑娘其人，忽然變得陰沉了，皺着眉，冷着臉，一個勁兒的眨着眼皮。

「這個女人是有名的魔王，殺人放火，綁票搶刼，可是無所不爲！而且……她的勢力大極了，由浙江到江蘇，就連我們皖省也算上，都有她的人……誰要是得罪了她，準是凶多吉少。」

「嘿嘿！」一笑，鮑玉挺了一下胸脯：「當然，兄弟你可不要誤會，以爲我這麼說，便是怕了她，事實上，我們可是沒照過面，談不上恩怨……」

關雪羽一笑道：「但是從今天起，你們之間只怕便結上了樑子。」

鮑玉神色微微一變，哈哈一笑，却端起一杯茶來就口喝着，實在是有些「定了神兒」。

關雪羽看在眼裏，自然心裏有數，一時看着他道：「這件事你可管也可不管，現在後悔還來得及，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這個女人現在藏在你家裏！」

鮑玉輕嘆一聲，面色汗顏的苦笑道：「關兄弟，你把我鮑玉眞看扁了，我眞要那麼胆小怕事，還配跟兄弟你論交？……剛才我已經說過了，你的事便是我的事，只要你關照老哥哥我作的，便是刀山劍林，我也就認了。」

關雪羽笑道：「你果有此心，倒也不枉此番相交一場，這件事我既已插手，便萬不能看着你被牽連，李紅姑不過一個可憐的女人罷了，你我忝爲武林俠義中人，便萬不能坐觀其死，你不妨暗中差人打探一下秦照的下落，俾使他夫婦早日團聚，只要你關照老哥哥我作的，便是刀山劍林，我也就認了。」

關雪羽笑道：「你果有此心，倒也不枉此番相交一場，這件事我既已插手，便萬不能看着你被牽連，李紅姑不過一個可憐的女人罷了，你我忝爲武林俠義中人，便萬不能坐觀其死，你不妨暗中差人打探一下秦照的下落，俾使他夫婦早日團聚，也就不必再爲此事操心了。」

鮑玉點頭道：「這樣很好，我明天一早就派人到杭州去打探此事，雲四姑娘就算消息再靈，也不會想到秦照的老婆會在我這裏……不過，凡事小心一點的好！」

關雪羽因想起八老太爺與郭胡二人，不免試着向鮑玉出言打聽，不意鮑玉對此三人竟是沒有一些兒耳聞，關雪羽却也沒有進一步說明。

這個鮑玉在寧國府稱得上一個人物，財勢兩雄，難得尚還有些義氣，有他庇護秦照的妻子李紅姑，當是最爲恰當，又因爲他與官府保持關係良好，對於秦照以及那批賑災的解銀動態，至時必能先知，一來可使紅姑夫婦便於早日團聚，再一方面，亦可借着那批災銀，對於一干匪徒的動態有所瞭解，以定對策。

當日已晚，二人又談了些別的，關雪羽便起身告辭。

待他轉回客棧，發覺到那位八老爺仍未轉回，心裏倒是少了一層顧慮。

容他轉回自己住處時，禁不住吃了一驚，意外的發覺自己房中竟然亮有燈光，他明明記得與八老太爺離開時，天還未黑，根本無需點燈，這盞燈又是何人點起？

然而，他立刻便解開了這個謎結！

那是因爲隱約映襯在側面紙窗上的一個娉婷少女的影子，鳳姑娘的婷婷倩影。

關雪羽心裏一動，暗忖着今晚並非是與她約好的「讀書時間」，何以她提前來此？

想着上前一步，在門上輕叩了一聲。

鳳姑娘的聲音道：「回來了？」

接着房門打開——鳳姑娘巧笑倩兮的當門而立。

一襲淺紫色的長裙，幾乎曳在地上，破格地，却在外面加上了一件碧海天青的斗篷，烏黑的秀髮，雲也似的披散下來。

使得關雪羽微感驚奇的是，她竟然破格的在背後繫上了一口長劍，長長的劍穗子深深垂下來，只憑着露出肩頭的那一截長長劍把子，修長的式樣，即可判定是一口不可多得的名劍。

「對不起，我自己進來了，不會怪罪吧，」接着她明眸輕輕一轉，眨動了一下：「我是給你來辭行的——」

關雪羽道：「妳要走？」

關上房門，相繼落座，鳳姑娘微微點一下頭，就手端起了茶碗，喝了一口。

「也許我沒有讀書的命！」她微微笑着：「好容易找着了你這個好老師。便又……不過，也許我很快就會回來，以後還是有機會的。」

「妳要去那裏？這麼急？」

「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微笑着，她俏皮的眨了一下眼，又道：「地方不遠，如果順利，幾天也就回來了，你幹嘛問？嗯——對啦——你乾脆跟我一塊走一趟吧——怎麼樣？」

關雪羽道：「連去那裏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你去？妳也只是說說罷了。」

鳳姑娘笑了一下，沒有再接下去。

關雪羽銳利的目光，在她身上轉了一轉，緩緩的道：「能够要妳親自出動，必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倒不一定，」鳳姑娘說：「就像我每次來你這裏，都是很重要的事麼？」

「這是不一樣的——」

「噢——我明白了，你大概是發現我帶了劍，可是？」

「不錯，」關雪羽道：「這就證明，妳此行是要動武，而且難免要殺人！」

鳳姑娘道：「我是不輕易殺人的。」

「但是一旦想殺，可就絕不留情。」

聽到這裏，鳳姑娘忍不住笑了一聲，瞅着他道：「你倒是很瞭解我，這兩天你好像應酬很多的樣子，剛才上那去了？」

關雪羽看了她一眼，暫不置答。

「我又忘了，」鳳姑娘說：「不問你就是了，我知道，你最近新交了好幾個朋友，有老有少，倒是交遊廣濶得很呢！」

關雪羽怔了一怔。

鳳姑娘忙自解說道：「可別誤會，我可沒有暗中跟着你，只是憑猜測罷了，就好像這一位——」

說到「這一位」時，伸出了一根纖纖玉指向着這八老太爺的房子指了一指。

關雪羽道：「八老太爺？」

鳳姑娘輕輕挑了一個眉毛，不屑的道：「誰管他八老太爺還是九老太爺，這個老東西可是古怪得很，我勸你還是少理他的好。」

「爲什麼呢？」關雪羽毋寧想多聽一些：「妳也認識他？」

鳳姑娘搖搖頭，冷冷的說道：「這個人鬼鬼祟祟，是個神秘人物……你要多留意他一下——表面上說是個生意人，其實我看他却是另有所圖，說不定他——」

才說到這裏，忽然停住。

關雪羽幾乎和她同時警覺到，似乎屋頂上有些異聲，似爲夜行者足下踏動之聲，只是其聲過於輕微，如非特別留意傾聽，簡直難以聽出。

鳳姑娘反應的確够快的。

就在耳邊上方聞有異，不待關雪羽有所表示，先自揮了一下手，燈光倏熄，同時她的一隻左手也就勢推出，隨着掌力擊處，窗扇立敞。

就在這一霎，鳳姑娘的身子，已似一隻大鳥一般「呼！」地掠了出去。

關雪羽原本想出去一探，這時見鳳姑娘既已出去，倒是不必多此一舉，他悉知鳳姑娘一身輕功極佳，有她出去，果眞若是有人在外面伺探，這個人八成是逃不開她的追踪。

隔着敞開的窗戶，眼看着鳳姑娘縱出身子，端的是好快的身法——身子方自縱出的同時，便直直地拔了起來，緊接着一式巧妙的滾翻，有似疾風中的落葉，「噗噜！」衣袂聲中，已自上了屋頂。

房子裏光綫雖黯，院子裏却被月光渲染得一派通明，料想着那個夜行人萬難逃開。

關雪羽靜靜地期待着她的轉回。

片刻之間，鳳姑娘已去而復還——她仍是由窗戶掠進來，裙帶間激帶出大股風力，可以想知她來勢之疾猛，却祇是一發而收，這等動定來去之功，確令關雪羽驚讚不已。

關雪羽亮起了火種，重新點着了燈，却發覺到鳳姑娘臉色十分寒冷，一聲不吭的坐下來。

「發現了什麼沒有？」

時竟無從發作，只管直直的看着他，作聲不得。

八老太爺嘴裏「唷！」了一聲，向着關雪羽揚了一下手，連聲道：「對不住，對不住——這裏敢情還有貴客，我們明天再聊吧！」

「別走！」

說話的是氣不打一處來的鳳姑娘。

圓睜着兩隻眼，單手叉着腰，那副樣子眞像是要把來人給生吞了。

「老頭，你給我坐下說話！」

一面說，她伸手指着一旁的座位：「坐下，坐下，別來這一套，姑娘眼睛裏可揉不進砂子，在我面前你最好別翻穿皮襖，給我裝羊。」

關雪羽不禁暗吃一驚，想不到這位姑娘性子如此火爆，對方八老太爺何等身份，焉能吃她這一套，只怕一個翻了臉，頓成不了之局。

當時聆聽之下，正待打上一個圓場，却不意對方八老太爺，敢情是能曲能伸，嘴裏嘀咕着：「翻穿什麼……皮襖？誰又穿什麼皮襖來着？」

一面說，可就眞的坐下不走了，却把手裏的那個小小竹籃，向着關雪羽舉了一舉道：「這是一籠剛出鍋的生煎包子，你趁熱吃了吧，倒是巧得很，這裏正有貴客，就一塊嚐嚐新吧！」

關雪羽接過來道：「你太客氣了！」

手觸竹籃，敢情還熱騰騰的，試想着由郭胡住處往返客棧，可有老長的一段路程，由此可知這個八老太爺好快的腳程。

關雪羽微微一笑，向着鳳姑娘道：「

難得還熱着呢？妳嚐一個吧！」

一面把竹籃子送過去。

鳳姑娘哼了一聲，把頭偏過一旁。

關雪羽自己拈了一個，把籃子又轉向八老太爺道：「你老也嚐一個吧！」

八老太爺嘿嘿一笑，拍了一下肚子道：「我是酒足飯飽，不要客氣——還沒請教，這位姑娘貴姓，芳名是——」

雖是在向鳳姑娘說話，一雙眼睛却直直的瞅着關雪羽，是想要他代爲答話。

鳳姑娘哼了一聲，白了他一眼，再次把頭轉向一邊。

關雪羽微微一笑，向着八老太爺搖搖頭道：「這個倒是把我問着了，連我也不知道——」

鳳姑娘冷笑一聲，一雙澄波眸子，直向着八老太爺逼視過來：「你就別問我了，先談談你自己吧，人家却管你叫甚麼八老太爺，你的姓呢？難道姓『八』？」

「好說——」八老太爺不以爲忤的笑着。伸出一隻雪白的手，輕輕捋着嘴上長鬚：「只要妳高興，小姑娘，妳就只管叫我一聲『八』先生也未嘗不可。」

鳳姑娘道：「好吧，就這麼稱呼你吧，我只問你，剛才幹什麼鬼鬼祟祟的上房？是不是你？」

八老太爺搖搖頭道：「胡說，胡說，我幾曾上了房啦？我又不是飛賊，放着正路不走，專門上房穿窗戶？小姑娘，妳說是不是？」

鳳姑娘不由臉上一紅，幾句話，倒像是說她的，因爲剛才她來去穿窗掠戶，被他這麼一說，自己反倒成了賊，一時氣往上撞，偏偏對方一副和顏悅色樣子，却令自己發作不得。」

自然，以鳳姑娘之冰雪聰明，自非意氣用事之人，想了一想，她反倒安靜沉着了下來。

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老人，她早就留下了心，這兩天也曾派人仔細的打聽，所得結果，却是虛無飄渺，莫衷一是，她還在繼續探查這件事，在沒有對方確切資料之前，她無妨暫存觀望。

眼前似乎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倒不容輕易錯過。

這麼想着，鳳姑娘那張冷若冰霜的臉上，終於綻開了一些笑靨，打量了對方一眼，她吶吶的道：「你這麼說，是我看錯人了，『八』先生，我雖然剛才沒有看見你的臉，可是却認得你身上的衣服……」

八老太爺嘿嘿一笑道：「那是妳看錯了——，就好像我老人家剛才回來，黑忽忽地，好像看見一個人，長長地頭髮，穿房越脊，嚇了我一跳，要是我與姑娘一樣，豈不把姑娘當成了那個人？」

鳳姑娘由不住「噗哧！」笑了。

「你這個老頭兒很有意思，能氣人也能逗人，這件事過去也就算了，別再提啦，只是你可要仔細着點，下次可別犯在了我的手裏，要不然我可是放不過你！」

八老太爺鼻子裏哼了一聲，頻頻點着頭道：「這我可得好好記着，要不然下次犯在了姑娘手上，這條老命，可是八成兒活不成了！」

鳳姑娘在他說話時，一雙妙目，仔細的在他臉上注視着，對方的口音，說話的神態，終於使她像是夢幻般地記起了一個人來。

頓時，她臉上失去了笑容。

「八先生——我想跟你打聽一個人，也許你知道，請你告訴我。」

「那你可找錯人了……」八老太爺道：「我認識的人很少，朋友也不多。」

「但是這個人，你也許會知道！」

「甚麼？」八老太爺道：「是誰？」

鳳姑娘緩緩的道：「這人出身崑崙，後來遷向十萬大山，人家都叫他是『姜隱君』，至於他眞實的名字却沒有人知道，你可聽說過這個人麼？」

她嘴裏緩緩說着，一雙眼睛，却瞬也不瞬盯着八老太爺，留意着他面部表情。

只是她却失望了，八老太爺敢情並無異樣，聆聽之下，他竟然微微的笑了。

倒是一旁的關雪羽爲之吃了一驚，因爲鳳姑娘所提到的這個姜隱君，也正是自己極感迷惑與好奇的一個人，聆聽之下，不覺心裏一動，遂即向着八老太爺望去。

八老太爺在二人注視之下，微微點頭道：「這個人我是聽說過的……只可惜，我無能奉告。」

鳳姑娘道：「爲什麼？」

八老太爺道：「因爲我也只是聽說過他，却是沒有見過，姑娘怎麼好好地會想起了他來？」

鳳姑娘神秘的笑了笑道：「因爲傳說中的這個人，和你竟有幾分相似。」

八老太爺呵呵的笑了：「小姑娘，那是妳的想像力太豐富了——」

說到這裏延臂伸了一個懶腰，站起來道：「我睏了，有話咱們改天再談吧。」

關雪羽道：「你老這就休息了？」

八老太爺看向關雪羽道：「明後天，我要去遠地方看個朋友，總得兩三天才能回來，回來後，我們再好好聚一聚吧。」

說完向二人點了一下頭，隨即向外步出。

關雪羽直送他轉回房中，才自回來。

鳳姑娘却儘自看着八老太爺的房門發呆。

關雪羽輕聲道：「妳以爲他就是傳說中的姜隱君？爲什麼？」

鳳姑娘臉色費解道：「不知道！我只是這麼想而已，傳說中的姜隱君也有他這麼一撮長鬍子，武功極高，你以爲呢？」

關雪羽心裏着實爲之一動，數十年以來，江湖武林中只要稍具份量的人，無不對「姜隱君」這個傳說中的人，存有一種好奇，由於這個人的杳如黃鶴，不落行迹，因而人們對他的一切傳說，俱爲捕風捉影，不可徵信之詞，就連姜隱君這個人的正邪善惡行爲，也是一個待解的謎團。

「我實在不知道——」關雪羽這麼說着。想到了八老太爺可能即是「姜隱君」其人的化身，一時間腦子裏充滿了混亂。

老實說，一個「金鷄太歲」已經令他遭遇到沉重的壓力，眼前的鳳姑娘亦令人莫測高深，未來的發展，究竟是友是敵，猶是不知，接下來的北丐幫動向，再加上一個落難中的女人李紅姑……這麼多的一股腦的都岔集過來，眞有些招架不住！而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加上了八老太爺等一干人及賑災銀兩之事，自然，凡是稍具

俠心的武林人士，都不欲這批災銀落入惡人之手。

可以想知，這批災銀即將來皖的消息，必然早已在江湖上傳揚開來，黑道人馬，蠢蠢欲動，大思染指實在是意料中事。

如果有關這批災銀的消息，確實實在，未來江湖的一場爭奪大戰，萬難避免，可悲的是，到目前爲止，就關雪羽所知，站在正道護銀一邊的，還沒有一人，也許自己便是唯一僅有之人了。

「你在想什麼？」

若非是鳳姑娘突如其來的這麼一問，關雪羽兀自陷於沉思之中，這才發覺到，敢情這位姑娘，就坐在旁邊。

「啊！沒什麼……」關雪羽只有把八老太爺拿出來擋駕道：「只是在想這位八老太爺的事……他……實在是一個奇怪的人……」

鳳姑娘道：「你是說，他有些什麼奇怪的行爲？」

關雪羽自不會把這兩日所見以及各方解放皖省災銀之事輕易道出，只微笑着搖搖頭道：「那倒不是——我只是覺得他不像是一個買賣人。」

「他本來就不是一個買賣人。」

鳳姑娘接着道：「難道你還沒發現他的武藝高極了，很可能在你我之上。」

她回憶着方才的情景道：「尤其是一身輕功，簡直不可思議……我在想，如果這個人存心不善，倒是要小心地防他一防了！」

說到這裏，她微微一笑，搖搖頭說：「算了，不要再談他了，好好地一個夜晚，被他這麼一攪，弄得一點興緻都沒有了，我走了！」

關雪羽看着她，點了一下頭說：「不送！」

鳳姑娘一腳待要跨出，聆聽之下又自偏過身來——一對眼睛涵蓄着無限迷離，似有情焉的在他臉上轉了一轉，却是欲言又止，微微搖了一下頭，便即遁身而出，頃刻之間，便自消逝於黑暗裏。

× × ×

嗖嗖的風在天空中迴蕩着，田野裏放目四顧，只是秋收之後的凄涼——一片焦黃顏色。

稻子早已割了，只剩下半截枯莖，等待着殘年之後，一把無情之火，把它們燒殆乾淨，化成灰燼，然後在春雨泥濘裏，來上一場春耕，才能再顯露出久別的「綠」意。

石碑上的刻着「石塘灣界」幾個字，——這裏是屬於素有魚米之鄉，江南產米最大區域之一的「無錫」縣界，順着眼前這條黃土驛道下去，另一站是蘇州，再下去是吳江縣，再走可就進了浙江省的地面了。

時間約莫在「酉」時前後，正當晚飯時光，莫怪乎這一帶農家烟囪裏，家家都在冒着烟兒。

池塘裏水淺了，却養着不少鴨子，一隻隻拍撲着翅膀，大家夥都跟着瞎起哄，「呷呷！」鴨鳴聲，多半哩地外，都能清晰的聽見。

一個頭紮丫角的小姑娘，正自把拌好的鴨食，分向缽子裏，那一羣扁毛畜牲却顯得那麼躁，敢情是等不及了，叫喧着齊湧了過來，團團把她圍住，害得她手忙脚亂，手脚，惡意的被鴨子扁嘴啄上，祇癢得哇哇叫：「媽，媽——」

她媽正在竹頭上忙着哩，却無暇分身管她，小姑娘被鴨子啄得遍體生紅，痛得哭了起來，丟下鴨食，拿起竹桿，只顧向面前鴨子身上亂打一氣，一時鷄飛狗走，亂作一團。

却有一人竚立塘邊，呵呵笑了起來。

那人是一個頭戴大笠，眉毛很長的和尚，一身杏黃色袈裟，看來已經很舊了，一手持着光溜溜的一截竹杖，背上還揹着行囊，像是一個四方行走的化緣和尚。

小姑娘正自哭得傷心，見狀更是有氣，拾起地上一把泥土，逕自向和尚拋去，惹得面前鴨羣四下紛飛，呷呷亂叫不已。

和尚笑道：「不要急，不要急，我來幫妳——」

一面說，已來到了鴨寮近前，即見他把手上竹杖平舉當空，向着羣鴨，作勢下壓道：「無量佛——爾等扁毛畜牲，亦胆敢犯人不成？」

一邊說，頻頻揮動着另外一隻大袖，像是風聲呼呼。

說也奇怪，這幾個不起眼的玩笑動作，却竟然發生了無窮威力，那些原本漫天起飛的鴨子，忽然間俱都乖乖落了下來。

那個餵鴨子的小姑娘，原本担心鴨子跑了，正自傷心，見狀頓時止住了哭泣，睜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只管奇怪的向和尚看着。

長眉和尚「哈！」了一聲道：「妳這個娃娃，還不把鴨食分好，還想牠們再啄妳不成？」

一面說，並不停手的揮着袖子，空中風聲呼呼，也就是這陣子袖風，把千百鴨子鎮懾得服服貼貼。

小姑娘被和尚提醒，忙即提起大桶，把鴨食分好，在這個過程裏，那千百鴨子懾於和尚的袖風，一隻隻伏地不動，俟到和尚忽然停住了手，這才重復故態，呱呱叫着，紛紛湧前，爭相吃食起來。

長眉和尚呵呵笑道：「妳看，這豈不是好？下一次再餵鴨子時，記着披上一層簑衣，就不會被牠們啄傷了！」

小姑娘原本恨對方取笑自己，想不到却爲此幫了自己一個大忙，一時顧不得身上的紅痛，儘自向着和尚裂咀笑了起來。

「你這個和尚眞好——幫我餵鴨子——嗯——你的眉毛好長啊！」

和尚又自呵呵笑了，一面道：「這裏可是吳錫縣境？小姑娘，妳可知道？」

「當然是吳錫了！」

一面說着，她已提着兩個空了的大木桶，邁出鴨寮，却奇怪的打量着和尚道：「咦——你原來不是這裏廟裏和尚呀？」

「不是——不是——」

「那你是那裏來的？」

「和尚嘛——四海爲家，妳又管他是那裏來的？」

小姑娘總也有十二三歲了，倒是能說擅道，一雙眼睛既大又活，咕嚕嚕只是在他身上轉着。

「大和尚，你叫什麼名子？」

「和尚沒有名子，只有法號，對了，

妳就叫我一聲大和尚吧！」

說到這裏，即見那一邊灶房裏，探出了半個婦人身子，老遠的嚷道：「銀花——妳個死鬼——餵鴨子餵到天邊去了？」

叫「銀花」的小姑娘，嚇得吐了一下舌頭，向着和尚道：「我媽要打我了，我可得走了。」

一面轉身向那婦人大聲道：「媽——這裏有個化緣的和尚哩。」逕自提着木桶向婦人走去。

一聽說有和尚化緣，那婦人忙即由灶房裏走出來，一面整理着身上的衣服。

這時候，那個長眉和尚已緩緩走了過來，一面雙手合十向着婦人半揖道：「阿彌陀佛，女施主請了。」

「啊！」那婦人在圍裙上擦着兩隻手：「大師父不要多禮，我們當家的在前面，要錢可得找他，我可沒有……」

長眉和尚搖搖手道：「錯了，錯了，和尚不要錢，只是走了一日，還沒有吃飯，女施主如有現成的粥飯，布施一碗，也好解飢——」

婦人道：「原來是這樣？」

一旁的銀花忙道：「有有——今天有貴客，我媽正張羅着做飯呢！」

婦人狠狠的瞪了銀花一眼，嘆道：「小孩子少插嘴……」隨改笑臉道：「大師父這麼說，就請同我來灶房進餐吧！」

「阿彌陀佛，打擾，打擾！」

一面說，深深向婦人合十一揖，便同着這母女二人向着廚房走過來。

廚房裏兩三個火灶都佔着，紅騰騰的火光閃爍着，灶上熱騰騰地蒸着東西，一邊案板上擺滿了鷄鴨魚肉，看樣子這家是要大請客。

「阿彌陀佛，府上來了貴客麼？」

大概是怕沾上葷腥，看見一桌子的血氣殺生，老和尚的脚下便不再進去了。

「可不是嗎。」那婦人拍着面前的銀花道：「她爸爸是這地方的驛官，大官小官來來往往，接待是免不了的——」

「原來如此，這就失敬了！」

和尚雙手合十的又自拜了一拜。

「我看裏面是不大乾淨，大師父你要是不嫌棄，我看就在外面吃吧！」

「這敢情是好，我就在院子裏吧。」

當地有一方石几，老和尚不客氣，兩隻手在石面上理了一理，便在一座石鼓上坐了下來。

婦人這裏便張羅着端出了一碗稀粥，一盤熱騰騰的饅頭，一小碟當地的醬菜，這就挺不錯了。

長眉和尚早就餓了，目睹之下，不禁食指大動，嘴裏叨着：「多謝！多謝！」便自不客氣的吃喝起來。

婦人陪笑道：「師父你自個用吧，我不侍候你了！」

老和尚嘴裏不得閑兒，兩隻手只是頻頻合十稱謝。

婦人正自招呼着銀花進去，只聽見一陣子脚步聲，隱隱傳了過來，惹得正在用飯的老和尚，亦不禁停下筷子，抬頭向着驛道上張望過去。

驛道上來了一夥子人，可不像是衙門門口的公差，也不像是江湖人物，更不像是保鏢的鏢客，倒像是一夥子莊稼漢子。

漸漸地來近了。

可不是一夥子莊稼漢子麼？足足有三十口子，每人都是一頂破草帽，披着簑衣，脚下是草鞋一雙，多半都肩上挑着一副担子，走起來咯吱咯吱响成一片。

這麼一大幫子人遠遠來到面前，像是走了很遠的路，到了這裏可就再也走不動了。

十幾二十個挑子，都在驛站前面停下來，驛站裏先已得到了消息，一個身着官衣的小吏慌張的迎了出去，兩下子互道了一陣寒暄，出來了幾個驛卒，彼此幫忙一陣，便把這夥子莊稼漢子全數迎了進去。

銀花小姑娘看得仔細，仰起臉來問他母親道：「媽，爸爸爲什麼叫他們都進來……這就是我們的客人呀！」

那婦人可也有些糊塗了，只道是什麼了不起的貴客上門，忙了一整天殺鷄宰鴨的，倒頭來敢情是一大羣挑担子的莊稼漢子，說不得還要趕快接應才行，這就顧不了外面吃飯的老和尚，慌不迭的奔進了廚房。

× × ×

驛官姓任，單名一個遲字——天下最可憐的官，大概就是他這一號了，論官位，七品縣令已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他這驛官說起來還得下降三級，連俗稱的縣「四老爺」都還不如，可也算是獨當一面的小主管，却也有一個好處——巴結上差，可比縣大老爺還要方便，整日鞠躬哈腰，送往迎來，說是「十個驛差九個駝」，一語道出了這門子差事的不好幹，大官來往固是難侍候，却有規矩可循，怕的就是一班子芝麻小吏，衙門裏的解差，捕快，最是難纏。這號子人，都有一張護身符，八百里緊急文書，海捕公文，各個大小衙門主官的手令，無論亮出那一張來，他這個驛官都得必恭必敬的迎接，一點點風吹草動，可都能令他吃不了兜着走。

早先上面府台衙門就關照下來了，要他特別小心侍候着這趟子差事。

詳細情形，任遲可不知道，只知道這趟子差事是抗州府三班大捕頭秦照會同各縣捕役，一同由省城押解下來的，人還沒見之前，各地公文已是紛紛來到，這就令任遲不敢掉以輕心。

任遲幹這個小驛官，已有十來年了，大小差官，見的可多了，差不多的差事不用明說，他只拿眼睛一瞄，拿耳朵一聽，可就知道了八九，憑着他這點機靈，看差行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竟然是無往不利，而眼前這趟子差事，他却是打心眼兒裏有些納悶兒，弄不清是檔子什麼買賣？

秦捕頭他們是老朋友了，再加上附近幾個隣縣的李頭兒、蔡頭兒、馬頭兒，都是老交情了，這些個人頭，別看論不上官位，說起來亦不過是個身穿號衣的皂隸頭兒，可是平日在地方上，可是神氣活現啦，一般百姓，商家買賣，誰也都得賣賬三分。

這就令任遲想不通了。

什麼樣的差事，竟然要一府六縣的捕頭大爺，全數都爲之出動了——這可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臨到現在，雙方見了面，任遲這個悶

葫蘆仍是沒有打開，反倒是更加重了。

二三十條大漢，一一都迎進了驛館，呼茶要水的忙成了一團。

任遲在側房裏勉強耐着性子，抽了半袋烟，這就來到了大廳。

那位有「千手神捕」的大捕頭秦照，已經洗過臉了，正自鐵青着臉在一邊用茶，見了任遲忙自站起來，抱拳打躬，強作微笑道：「打擾，打擾，這可是給你添了大麻煩了！」

「什麼話？充着你老哥親自出馬，兄弟還能不盡心招待嗎？」

「不敢當，不敢當，改日差事交了，弟兄們再轉程來給老哥問安。」

接着李、蔡、馬、張各諸捕頭兒都進來，彼此都含着笑跟任遲打上一聲招呼。

各自坐定之後，任遲這才注意到，秦照雖是一身種田的莊稼打扮，却在大笠內層，襯着一片白麻，腰上繫着草鞋鞋面上也黏着麻——對一個出外行走，尤其是有官差在身的人來說，這算是很重要的孝喪了。

「這是怎麼啦？」任遲直着兩隻眼，大感詫異的道：「府上那位……」

不提倒也罷了，這一提起來，秦照兩隻眼都紅了，臉上一片雪白，只是慘笑着頻頻搖頭。

一旁的富陽縣捕頭——「黑豹子」蔡揚，忙即向任遲擠了一下眼睛，任遲「啊」了一聲，可就沒有再接下去。

氣氛似乎一下子沉了下來。

看着發楞的任遲，蔡揚不得不略加解說。

「任爺你老大概還不知道，」蔡頭兒寒着臉說：「秦大哥這一次出差，家裏可出了事了。」

「這……」任遲驚詫着道：「我竟是沒聽說過……老爺子可好？」

「這就不用提了……」蔡揚搖搖頭，臉色亦見深沉。

一大屋子人，聽到這裏，一個個灰頭土臉，連一個吭氣兒的都沒有，自然也就沒人回答任老爺的話了。

看看行頭不對，任遲忙即改變話題，用力的拍着巴掌，道：「各位趕了一天的路，不盡用肚子餓了，來來來，到後面吃飯去！」

此時此刻，這句話可是最中聽了。

「千手神捕」秦照，第一個站起來，笑着說：「人是鐵，飯是鋼，來，兄弟們咱們吃飯去，看看任老爺給我們弄的什麼好菜。」

到底是在地面上吃得開，拿得起，放得下，秦照這兩句話一出口，可又把大家夥給逗樂了，一時皆大歡喜，大家夥鬧哄着向後院食堂湧了過去。

在走向食堂的半途，任遲拉住了「黑豹子」蔡揚，小聲道：「到底是怎麼回事？秦照家裏出了什麼事？」

蔡揚搖頭嘆了一聲道：「這麼大的事，你居然不知道？」

任遲道：「我又沒有千里眼，順風耳，他家在杭州，這裏是無錫。」

蔡揚這才把頭湊近了他的耳朵，用極低的聲音道：「老公母兩個都叫人給活宰了，兒子死了，房子燒了……咳——秦家嫂子也叫人給擄走了。」

一聽見這等事，任遲嚇呆了。

「這……我的老天……是誰下的毒手呢？」

「這可是難說了……」蔡揚摸着下巴：「八成兒，許是那個娘兒們。」

「那個娘兒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就成了一個人的代名詞——代表在浙省殺人越貨，無所不爲的那個女強人——雲四姑娘。

一聽這裏，任遲可就不再吭聲了。

大家都像是有個忌諱似的，一提到了「那個娘兒們」，誰都三緘其口，不欲多說，「雲四姑娘」的淫威厲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個人在遭遇到類如秦照這等滅門毀家的血案之後，還能保持着他這般從容鎮定的人，實在是不多見，秦照之成爲英雄，受人敬重的地方，正在於此。

酒筵之間，豁拳的豁拳，起哄的起哄，完全不像是有那麼回事。

「千手神捕」秦照只不過較其他人多上那麼一份，「沉默」罷了。

整個晚餐席上，他沒有大聲說笑，只大口吃飯，大口喝湯，酒是點滴不沾，非但他自己不沾，與他隨行的的六縣捕快，也是一樣，沒別的，此行任務太重要，出了差錯，誰也担當不起。

大家夥吃喝正歡的當兒，秦照却先已放下了筷子，向着主位的任遲點了一下頭，逕自離座步出。

任遲站起來說：「菜還多，我去厨房裏看看去，各位慢慢的吃。」

他遂即步隨秦照之後，走出了廳外。

秦照乾脆進了厨房，向着火灶上正忙着的任家嫂子抱拳道：「嫂子辛苦辛苦，這頓飯可也太講究了。」

任家嫂子細認了一下，噯喲！一聲道：「這不是秦照兄弟誰……你看我這個眼睛，早先認了半天，還只當是來了一幫子莊稼漢呢，怎知改了衣裳啦？」

秦照笑笑說：「這就叫官差不由己呀。」一面伸手摸摸銀花的頭：「唷——一年多不見，長得這麼大了？」

銀花害羞的叫了一聲：「秦大叔！」

這會子任遲也進來了——吩咐他家裏的道：「都餓壞啦——你忙你的去吧，我跟秦兄弟外面聊聊去！」

於是相繼來到了後面院子，可就看見了孤單單坐在石頭上的那個和尚。

「咦——」任遲有些意外：「這和尚是——？」

銀花「咭咭……」笑着道：「是要吃的，走累了，說是在這裏歇歇腿……爸，我去叫他過來。」

「別別……」任遲拍拍銀花道：「沒妳的事，一邊玩去吧！」

銀花這才走了。

「兄弟——這趟子差事可不好當吧！」任遲這才向秦照搭上了腔。

「還用多說？」秦照苦着一張長臉，搖搖頭：「就差着這條命沒有賠上啦。」

四十不到的年歲，滿臉的精悍，道道地地的「北方大漢」却想不到在南方當了差。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少年遇奇緣 九重天學藝

一年前，武林一場空前的猺山之會。

不論四路霸主、八方豪傑、正邪雙方、黑白兩道，以至九大門派，幾乎網盡了天下武林的精英，俱都不遠千里，趕到猺山赴會。

其實，與其說這是一場大會，倒不如說是一場大併，一場不但空前，而且絕後的大搏殺！結果，血染猺山，遺屍遍地，在與會的兩百餘人中至少有一百多人死於這場奇怪的大會之中。

他們爲什麼要跑到蠻烟瘴雨，荒瘠不毛的猺山聚會？沒人知道。

他們爲什麼互相瘋狂的搏殺，使與會之人幾乎非死即傷？沒人知道。

一切都是令人難解之謎，但在這場聚會之後，江湖中却流傳着一首歌謠，那首歌謠是：

「八方風雨會猺山
鳶飛魚躍龍出淵
二秋三寒楓江冷
凌雲直上九重天」

這首歌謠使人似懂非懂，沒有人知道其中眞正的含義，只是人云亦云的流傳着，已經流傳了整整一年。

× × ×

蘆花渡，一個荒僻窮苦的小漁村。

居民世代捕魚爲生，寧靜安詳，數百年如一日。

然而，像突然受到了巨浪狂濤的衝擊，使這個一向平靜的小漁村出了岔頭。

某日黃昏。正是漁火點點，歸帆晚唱之時，一個遍身血汚，狼狽不堪的少年悄悄的潛入了蘆花渡。

誠樸憨厚的漁民，立刻同情的把他留了下來，贈衣送藥，噓寒問暖，像家人親友一般的照顧着他。

但這個不幸的少年，却給蘆花渡來了厄運。

就在第三天的深夜蘆花渡忽然鬧鬼。鬼——在迷信的漁民來說，他們是深信不疑的。

無數手執哭喪棒，身着白衣，面色青灰，走起路來飄忽無聲的「惡鬼」進入了蘆花渡。

這羣惡鬼不停咽啾怪叫，口中噴着腥臭刺鼻的白霧，遇上的漁民在驚駭欲絕之際，再被那白霧一噴，登時口吐綠水，倒地氣絕。

霎時之間已有十幾名漁民遇害而死。

蘆花渡頓時陷於無邊的恐怖之中，家家閣門閉戶，禱神唸佛。

但這羣惡鬼並未因此離去，哭喪棒都是鋼鐵打造，一揮之下門窗立碎，牆倒屋塌，不論老弱婦孺，俱都無一倖免。

噩耗立刻驚動了重傷未癒的外地少年，他不顧在弱的軀體，掙扎而起，奮身外出，迎向了那羣惡鬼。

所有漁民避之惟恐不及，這少年不但不避，反而迎了上來，自然是頗爲意外之事，那羣惡鬼俱都因之一怔。

當先的三名惡鬼一陣啁啾怪叫，各自噴出一股白霧，向那少年摟頭蓋頂，匝地捲去！

那少年雖然重傷未愈，但武功却是不弱，左臂一振，一股剛猛的掌風將撲到的白霧盡皆打散，同時右手一探，已由腰中拉出了一柄匕首般的短劍。

三名惡鬼一舉無功，手中哭喪棒俱皆揚了起來。

忽然，一個陰驚聲音桀桀叫道：「住手！」

原來這些惡鬼竟能口吐人言。

只見一個模樣相同，却在左襟上，綉着三個骷髏的老鬼一躍趨前，兩道綠芒閃爍的目光，掃了那少年一眼，得意的叫道

：「娃兒，大約你就是冷君豪之子冷天星了！」

那少年不答反問道：「你們又是陰靈教？」聲調冰冷得也足以使人發毛！

「算你猜對了，本座就是陰靈教中幽冥堂堂主公孫厲！……快說！你是否冷天星？」

「我並未否認。」

公孫厲得意的桀桀大叫道：「那好極了，本教總算搶先一步找到你了！」鷄爪般的右手一揚道：「拿來！」

冷天星咬牙冷笑道：「什麼？」

「自然是去九重天的路綫圖！」

「沒有！」

「本座有辦法叫你有！」伸手朝後一揮道：「把那老乞婆拉來！」

只聽一陣鐵輪軋軋之聲傳了過來，一輛鵝卵粗細的鐵柵囚車在七八名鬼魅般的陰靈教徒簇擁下到了冷天星面前。

囚車內坐着一個傷痕纍纍，頭髮灰白，容光慘淡的中年婦人，由她那俯首曲身的情形看來，顯然已經昏迷不醒。

冷天星乍見之下，不由大驚失色，慘然大叫道：「娘！……」

短劍寒光一閃，縱身撲向囚車。

但七八名陰靈教徒早已各以手中的哭喪棒抵在了囚車中昏迷不醒的中年婦人前後左右。

幽冥堂主公孫厲桀桀大笑道：「冷天星，你敢妄動一下，立時就叫她變成一灘肉泥！」

冷天星愕然却步，牙齒咬得格崩做響，兩眼幾乎要噴出火來，但却只好依言止步不動。

囚車內的中年婦人經過一陣顫動，忽然悠悠的醒了過來。只見她睜開雙眼，茫然四顧一週，顫聲嘶叫道：「孩子，你……你……」

冷天星悲聲叫道：「娘，孩兒不孝……不……」

中年婦人忽然強提一口眞氣，嗔目大叫道：「孩子，記住爲娘的話，逃出他們掌握……學成絕藝，楓江世家的興衰，冷氏一門的血仇，都在你一人身上……」

冷天星顫聲道：「娘！但妳……」

「不要以我爲念……」運力揮掌，就朝自己天靈之上拍去！

陰靈教幽冥堂主公孫厲急聲叫道：「小心，別讓她自絕！……」

冷天星也嘶聲叫道：「娘，妳不能……不能……」

但他們畢竟都晚了一步，那中年婦人手起掌落，但聽啪的一聲輕響，已然腦血迸裂，死於非命！冷天星但覺心血急湧，眼前金星亂冒，一慟幾絕。

只聽幽冥堂主公孫厲大叫道：「別跑了這姓冷的娃兒，九重天的路綫圖一定是在他的身上！」

六七個陰靈教徒同聲一叫，哭喪棒掄得呼呼做響，有如海波潰堤一般，由四面八方湧了上來。

冷天星驀然驚覺短劍疾揮，但見銀虹急閃，火星亂射，在一陣乒乒乓乓的鏗鏘大響之中，七八支哭喪棒都被逼了開去。

但陰靈教徒愈聚愈多，潮水一般此退彼進，腥霧亂噴，哭喪棒狂舞，圍得密密層層，風雨不透。

冷天星一面要揮掌震散四面噴到的腥霧，一面要格開密雨疾風般的哭喪棒，百招一過，立感不支。

他鋼牙緊咬，默默誦唸道：「娘！孩兒怕要辜負了妳老人家的期望了，若孩兒不曾在寒目堡人的手下受了嚴重的內傷，逃出陰靈教徒的掌握，也許並非難事，但現在……」

誦念之間，不由略一疏神，只覺右肩一痛，已被砸中一棒，登時半身痠麻，一柄短劍幾乎脫手而飛。

同時，一股腥霧隨之衝入鼻中，那腥霧似是毒氣甚重，冷天星頓覺血浮氣湧，頭重脚輕，一跤摔於地下。

公孫厲仰天一陣桀桀大笑，遂沉聲喝道：「快搜！只要搜出九重天的路綫圖，就把這小子砸成肉泥，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七八名陰靈教徒暴喏一聲，立時就要俯身動手。

忽然，一串洪鐘般呵呵大笑之聲傳了過來道：「慢着！」

人隨聲落，一個紅光滿面，肥頭大耳，手持鑌鐵禪杖的大和尚，已經到了衆人面前。

只見他除了手中的鑌鐵禪杖沉重巨大之外，背後還有一個幾乎與他身高相等的紅漆葫蘆，顯得怪模怪樣。

公孫厲急步趨前，雙手一拱道：「老禪師寶剎何處，上下怎樣稱呼，是偶經此處，還是存心要插手此事！」

那古里古怪的老和尚又是呵呵一笑道：「你們謀財害命，我和尚豈能不管……」伸手向橫躺在地的冷天星一指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把這孩子交我帶走，我和尚既往不究，以後遇上，也不再提今天之事！」

公孫厲怒極反笑，道：「大和尚，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了，你可曾打聽打聽，陰靈教在江湖道上受過誰的欺！」

老和尚噗的一笑道：「貴教主陰司無常史老兒來了麼？」

公孫厲怔了一怔道：「這點小事，敝教主還用不着親自出馬！」

那老和尚頷首，一笑道：「那麼，貴教內三堂、外五堂，八大堂主是否都來了麼？」

公孫厲大叫道：「沒有！」

老和尚平平淡淡的道：「你呢？在陰靈教中算是什麼玩藝？」

公孫厲氣得面色青中泛紫，咬牙切齒的道：「本座現爲陰靈教外五堂幽冥堂堂主，到場的陰靈教徒，都是本堂屬下！」

老和尚嘻嘻笑道：「這樣說來，陰靈教今天註定要跟頭栽到我和尚手上了！大約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和尚還眞得報報名號！」

公孫厲冷笑道：「正要領教大名！」

那老和尚慢悠悠的道：「可曾聽說過靈山酒僧？」

「靈山酒僧？」

公孫厲愕然，叫道：「你就是靈山酒僧？」

靈山酒僧笑道：「你眼睛瞎了，沒看見我和尚的酒葫蘆？」

說話之間，扳起身後的紅漆葫蘆，咕嘟咕嘟，一連灌下了幾大口酒去。

公孫厲面現驚憂之色，念頭一轉，強笑道：「敝教主時常提及老禪師大名，不看僧面看佛面，難道老禪師定要爲了爭這孩子而與敝教主傷了和氣？」

靈山酒僧面色一沉道：「沒有第二句話講，就算史老兒今天在場，我和尚也是非要不可！」

公孫厲目光陰陰一轉，忽然大叫道：「老禿驢，既是你自己甘心找死，就休怪本座心狠手辣了！」

怪叫一聲，與所有的陰靈教徒一擁齊上，腥霧狂噴，亂棒齊下，欲圖在一輪猛撲之下，將靈山酒僧擊斃當場。

殊料這老和尚端的有兩下子，只見他大喝一聲，週身忽然湧起了一層黑氣，將那匝地湧到的腥臭白霧盡皆摒絕在外，同時，禪杖環掃，虎虎生風，出手之間，已有六七支喪門棒被震得飛了出去。

公孫厲怪叫連聲，那些陰靈教徒也像着了魔的一般，前仆後繼，悍不畏死，一波一波，猛撲不已。

靈山酒僧殺得興起，突然猛提一口眞氣，一股酒箭有如滿天花雨，向四周噴了出去。同時，只見他禪杖亂點，一顆顆火星飛了出去。

原來他所噴出的都是極醇的烈酒，見火即燃，眨眼之間，四面都是熊熊烈火，至少有十餘名陰靈教徒被大火波及，一時髮膚皆焦，衣履盡燃，狂吼亂叫，聲震四野。

就在熊熊火光與雜亂刺耳的呼叫聲中，靈山酒僧探手抓起橫躺在地的冷天星，身形鵲起，有如羅漢升天一般，三五個起落之中，立刻消失無踪。

冷天星雖然內傷發作，又被那股腥臭毒的毒霧薰得倒了下去，但是神志並未完全失去，一切經過仍然糢糢糊糊的記得一些大概。

等他完全清醒之時，已置身於一座廢寺之中，時間仍在深夜，除了颯颯的秋風之外，四週靜得沒有絲毫聲息。

冷天星掙扎而起，向趺坐一旁的靈山酒僧深深施了一禮，道：「多謝老禪師相救之恩。」

靈山酒僧嘻嘻一笑道：「老衲並非施恩不望報之人，單憑這一句話，不能使我和尚滿意！」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老禪師如有用得着晚輩之處，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靈山酒僧笑道：「事情倒沒有這樣嚴重，那九重天路綫圖你放到那裏去了？」

冷天星此刻才發覺，自己衣紐盡開，冠履不整，顯然已被靈山酒僧全身搜查了一遍。

他心頭不禁泛起一股寒意，同時也有一種濃重的失望之感，他原認爲靈山酒僧是一位方外高僧，料不到竟也是個惟利是圖之輩。

當下冷冰冰的道：「老禪師已經搜查過了，何必還要多問！」

靈山酒僧哼了一聲道：「這樣重要的東西，想必你不會帶在身上，我只問你放到什麼地方了？」

冷天星強壓着心頭的怒意道：「老禪師硬要不信，也是沒有辦法，在下確實不知什麼九重天的路綫圖！」

靈山酒僧冷冷一笑道：「我和尚有辦法使你知道！……可要先嚐嚐我和尚獨門的分筋鎖骨手法？還是點上五陰絕脈的樂趣？」

蒲扇般的巨靈之掌一伸，就向冷天星腰間點去。

冷天星身受內外重傷，加上腥臭的毒霧薰襲甫行清醒未久，那有反抗之力，當下兩眼一閉，咬牙不語。

殊料就當他鐵杵般的五指即將觸及冷天星腰間要穴之際，靈山酒僧忽然眉頭一皺，咦了一聲，迅快的又把手縮了回去。

冷天星心感奇異，不由睜目望去。

只見靈山酒僧右腕上有一縷涓細的鮮血滲出，似是被一種暗器所傷！

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以靈山酒僧的功力造詣來說，有人潛伏四週，不會不被發覺。

但他不但未曾發覺有人，而且連暗中之人所發出的暗器都未能躲過，這就顯出了事情的不大尋常。

只見他瞪目咬牙，張慌四顧一眼，沉聲大喝道：「什麼人戲弄佛爺？」

四面靜悄悄的沒有一絲應聲。靈山酒僧心頭暗忖：此非善地，速離爲宜，當下雙臂疾伸，就欲抓起冷天星，遠離此處。

但就當他兩臂一伸之際，只聽他立刻又哎呀一聲，迅快的將兩臂盡皆縮了回去，原來這次遭遇與上次相同，雙腕之上又添了兩個細小的血洞。

靈山酒僧咬得牙齒格格有聲，剎那間使他極感爲難，他不能丟下冷天星不顧而去搜查暗中的強敵，但冷天星此刻却成了一個沾碰不得的東西，只要略一伸手，立時就有難以防禦的暗器擊中。

於是，他索性巍立就地，手橫禪杖，覷定冷天星，心想，果有強敵到來，就先一杖把他打死，誰也別想沾得了什麼好處。

但他却情不自禁的俯視腕間的傷痕。只見那細小的傷口上插着一枚比松針還細的小箭，明亮耀眼，有如一枚綉花針一般。

他不禁又驚又怒，暗運內勁，將兩腕間的三枚暗器盡皆彈了出來，叮叮三聲輕響，落於地上。

忽然——只聽一聲嬌婉的聲音笑道：「和尚別怕，愚姊妹的追風弩，是沒有毒的。」

但感香風撲面，一紅一黃兩條人影已到廢寺之中。

靈山酒僧橫身攔在冷天星之前，沉聲吼道：「可是你們暗算佛爺？」

原來那一紅一黃兩條人影是兩名身着艷裝的妙齡少女，兩人約當十七八歲年紀，俱都生得杏眼桃腮，明眸皓齒，够得上秀麗絕倫。

當先而入的紅衣少女甜甜的一笑道：「大概不會是別人吧，怎樣！」

靈山酒僧氣得聲如牛鳴的道：「怎樣？這話正該我來問妳，妳們用意何在？」

隨後而入的黃衣少女走前一步道：「小事一樁，把這人送給我們吧！」

躺在地上的冷天星心中倒不由一沉，

他萬萬想不到自己竟像財物一般的被人爭奪起來。

只聽靈山酒僧大聲冷笑道：「妳們這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邊拔毛，難道你們不先打聽佛爺是什麼來頭！」

那紅衣少女噗哧一笑道：「早就打聽清楚了，你不是靈山的酒和尚麼？」

靈山酒僧怔了一怔道：「既知佛爺之名，爲何還敢這般無禮？」

紅衣少女輕盈笑道：「你也曾打聽過我們的來頭麼？」

靈山酒僧又怔了一怔道：「諒妳們兩個黃毛丫頭，能有多大道業……妳們倒不妨說上一說？」

那黃衣少女柳眉一豎道：「賊和尚你吃了熊心豹胆啦，敢出口辱罵我們姊妹，看打！」

但見她揚掌做勢，相隔丈餘距離，反手拍出兩掌。

說也奇怪，只聽啪啪兩聲脆響，靈山酒僧左右雙頰立時各自突起了五條紫紅的血痕！同時唇角鼻孔之中也有汩汩鮮血流了出來，顯然這兩記劈空掌力拍得甚重，但怪的却是掌力無聲無息，使靈山酒僧不但無從格拒反擊，連想躲避也是無法躲避，以致兩掌俱被拍實。

更怪的是暴怒得幾乎要將二女打成粉末的靈山酒僧，却在這兩掌拍擊之下，把凌人的氣焰盡皆打散，目光只顧呆滯的凝視着二女發怔。

紅衣少女格格一笑道：「現在知道我們姊妹的來歷了麼？想必你總該聽說過巫山二嬌……」

靈山酒僧雙目瞪得滾圓的道：「兩位就是巫山二嬌？……」

紅衣少女笑道：「我叫宮美。」那黃衣少女立刻接道：「我叫宮玉！如果那兩掌打得你不服，不妨比劃上幾招！」

靈山酒僧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搖頭一嘆道：「算我和尚交了霉運，老衲認栽了！」

宮玉露齒一笑道：「大和尚，這樣看起來，你倒是一個好人，謝謝你啦！」

靈山酒僧却一言不發，垂頭喪氣的手拄禪杖，踱出廢寺而去，眨眼之間已經走得沒了踪影。

宮美睨了躺在地上的冷天星一眼，笑道：「這和尚倒好對付，兩記耳光，三枚追風弩，就把他打發走了……」

宮玉皺眉接道：「別再談那和尚，且先看看他吧，只怕他已經死了！」

宮美淡淡一笑道：「要死也是裝死，其實，把咱們那『四靈丹』給他吃上一顆，就算他想死也死不了！」

宮玉拍手笑道：「對了，給他一顆四靈丹吧！」

宮美道：「別急，且先看看他是不是眞的非用四靈丹不可！」

說話之間，俯下身去，將冷天星細細的查看了一遍，皺眉蹙額的一笑道：「姓冷的，你的傷勢不輕呀！」

冷天星掙扎着翻身而起，道：「多謝兩位姑娘相救……姑娘怎知在下姓冷？」

宮美格格一笑道：「眼下你已成了天下羣雄爭奪的目標，我們姊妹既是厠身江湖，自然不能這樣糊塗！」

宮玉一旁有些焦灼的道：「他傷勢怎樣，姊姊……」

宮美慢悠悠的道：「他的傷勢重極了，大約十天前，他受過嚴重的內傷，如非仗着他內功頗有基礎，加上天賦深厚，大約早已翹了瓣子。此外，傷勢未癒之時，又復強運功力，力搏強敵，造成了血凝心經，氣涸丹田的絕象，再加上毒氣內侵，深及骨髓，就成了不治之症，如非用咱們獨門的奪魂續命靈藥四靈丹，他是再也沒救的了。」

冷天星聽得清清楚楚，同時他也知道此言不虛。

只聽宮玉焦急的道：「那就快把『四靈丹』給他一顆吧！」

宮美微笑不語，却探手懷中抓出了一個碧玉小瓶，愼重的倒出了一顆金色小丸，湊向冷天星唇邊道：「此藥一服，傷病立除，服下去吧！」

冷天星猶豫了一下，終於口唇一張，吞了下去。

他原不想接受這兩名陌生少女的恩惠，但念及除此之外，自己只有一死，他雖並不畏死，但肩頭的責任却不容他死去，故而仍是服了下去。

那藥丸一經進入喉嚨，頓時有一陣清涼之感流遍週身，不久，丹田之中却升起了一股暖流，循經走脈，佈達四肢，一時週身又復暖熱如春。

冷天星雙目微瞑，藉藥力默默運息。大約盞茶之後，只覺遍身清爽，傷病皆癒。當下一躍而起，向巫山二嬌深深一禮道：「兩位姑娘大恩，在下沒齒難忘，他日有緣，定當相報。」

宮玉雙目凝注着他，甜甜的笑道：「用不着客氣，是你和我們姊妹有緣，才會有今天之事！」

冷天星心頭一驚，面泛紅霞，道：「在下尚有急事在身，就此別過了！」雙拳一揖，就欲離去。宮美忽而面色一沉，道：「你要走了？」

冷天星苦笑道：「在下身負急務，只好暫時拜別！」

宮玉也放下臉來道：「若非我們給你服下那顆四靈丹，你死都死了，還談什麼急務不急務！哼，這人好沒良心！」

冷天星紅着臉道：「姑娘若有用得着在下之處，儘管吩咐，只要在下力所能及，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宮美一笑：「好，咱們不妨打開窗子說亮話，先把去九重天的路綫圖拿來！」

冷天星微喟一聲道：「兩位姑娘也垂涎此物？」

宮美哼了一聲道：「天下武林之中，不垂涎此物的大約找不出幾人！」

冷天星搖搖頭道：「可惜在下確無此物，否則一定奉送姑娘！」

宮美面色一沉道：「你這人外貌忠厚，內心狡詐，實在可惡得很！」眸光悠然一轉，道：「好吧，咱們暫時撇開此事不提，且說第二樁要你效勞之事！」

冷天星鬆一口氣道：「姑娘吩咐！」

宮美幽幽一笑道：「我們姊妹愛慕的是天下的英俊少年，這一點，你倒很符合愚姊妹的需要，只要此後咱們夜同寢，日同食，也就够了！」

冷天星面色緋紅，雙手連搖道：「男女授受不親，這個在下萬難從命的！」

宮美冷冷一笑：「妹妹你可聽到，咱們活該救他一場，東西既不給咱，人也不願跟咱們親近，看來咱們是一場空了。」

宮玉沉思無言，滿面俱是失望之色。

宮美忽的噗哧一笑道：「儍妹妹，咱們眞的就由他要怎樣就怎樣麽？……」

聲調一沉，道：「冷天星，旣落在我姊妹手中，就一切由不得你了！」

玉腕一翻，橫裏推去！冷天星訝然一驚，撤身疾退，叫道：「姑娘不要逼人太甚！」

宮美格格大笑道：「有本領你不妨盡管出手！」

方才一抓，原來竟是虛招，只見她雙手十指拂動，數縷指風呼嘯而出，分奔週身大穴要脈點到。

冷天星雖然家學淵源，武功已具基礎，但却還沒見過這等詭異招數，加上身後已是廢寺高牆，閃無可閃，只覺「巨闕」「建里」穴上一麻，已被點了穴道，僵立難動。

宮玉拍手一笑道：「冷天星，憑你這點本領，怎會是姊姊的對手，眞是敬酒不吃吃罰酒，自討苦吃！」

宮美傲然一笑，柳眉一揚道：「好了，先把他弄到咱們行館裏去再說吧！」

於是兩人一左一右，架起冷天星，出寺而去。

二女輕功高絕，架着冷天星奔馳如電，穿林渡嶺，飛速而行。

冷天星雖被點了穴道，但却知覺未失，只感陣陣粉香襲人，二女玉臂緊挽，柔若無骨，也使他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但他的心頭是沉重的。

楓江世家一門七十餘口，盡被強敵摶殺殆盡，仇敵幾乎包羅了半個武林，這一筆血仇，何時才能報得。如今自己倖存一命，但却如此魔刦重重，這一份報雪深仇大恨，重振門風的重任，自己能够担得起麽？

忽然，只見一條黑影攔在面前，高叫道：「兩位姑娘，請留貴步！」

巫山二嬌刹住脚步，齊聲喝道：「什麽人敢攔住去路！」

攔路之人是一個留有山羊鬍子，雙目骨碌四轉，短小精悍的老者，在路中深深一禮道：「小老兒見過兩位姑娘！」

宮美皺眉道：「你究竟是什麽人，爲何不報上名來？」

那留着山羊鬍子精悍老兒諂媚的一笑道：「兩位姑娘眞是貴人多忘事，小老兒齊無爲，兩年前巫山會上也曾敬陪末座，姑娘怎麽就記不起來了！」

宮玉拍手一笑道：「對了，這老傢伙好像叫三手神君，偷東西的本領不小。」

宮美也哧的一笑道：「老偷兒，莫非你腦筋轉到我姊妹的頭上來了麽？」

三手神君連忙又復施了一禮道：「小老兒縱有八顆腦袋，也不敢動兩位姑娘的腦筋！」

宮美道：「那麽你在此阻路何爲？」

三手神君忙道：「小老兒是專誠爲兩位姑娘報訊而來！」

「報訊……莫非是……」

三手神君把聲音壓得低低的道：「乾坤圈已經有了下落！」

「呵？……」

巫山二嬌不由同時啊了一聲，道：「在那裏？」

三手神君神秘的道：「就在距此二十里外的削天峯上！」

宮美沉聲道：「旣知下落，也有了地方，爲何不施展你那拿手絕活，把它取了來交給我們姊妹！」

三手神君微吁一聲道：「只因對手太強，小老兒深恐畫虎不成，反而躭誤了姑娘的大事！」

宮美眉梢一鎖道：「乾坤圈究竟落在何人之手？」

三手神君不慌不忙的道：「現在武當掌門三玄道長的袍袖之中！」

宮美訝然道：「武當掌門因何來到了伏牛山？」

三手神君兩眼骨碌一轉，抓抓頭皮道：「這個……小老兒就不知道了……」

微微一頓，更加鄭重的接下去道：「他們一行似乎極爲神秘，堂堂武當掌門只不過打扮成了一個普通老道，隨行的只有四位護法眞人！」

宮美秀目一瞪：「你這可是實話？」

三手神君指天矢日的道：「小老兒如有半句虛語，立刻五雷焚身！」

宮美寒聲一笑道：「用不着五雷焚身，如果你說的是假話，本姑娘自有比五雷焚身還嚴酷的手段對付你！」眸光一轉，道：「玉妹，咱們去！」

兩人拉起冷天星，就欲走去。

三手神君眼珠骨碌一轉道：「姑娘且慢！」

宮美面色一寒，道：「你還有什麽話說？」

三手神君抓抓頭皮道：「兩位姑娘雖然神功蓋世，但對手却是武當一派的掌門道長和四位護法眞人，帶着這樣一個廢人，豈不礙手礙脚……」微微一頓，又道：「何況這小子也是武當派所欲得到之人，兩位姑娘不妨三思！」

這話果然打動了巫山二嬌，只見宮美略一沉思道：「依你說有何高見？」

三手神君沉凝的道：「小老兒雖然不能助兩位姑娘去奪取乾坤圈，但却願意效勞代兩位姑娘看着這小子，直等兩位姑娘奏凱歸來！」

宮美面色一沉道：「老偷兒，如果你也想動非份之念，別忘了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我姊妹的掌握！」

三手神君反而呵呵笑道：「兩位姑娘多慮了！小老兒怎會背叛姑娘！」

宮美眸光一轉，道：「那好，此地就甚是隱密，隨便揀一處茂草之內，好好等我姊妹歸來！」說話之間，當眞將僵立不動的冷天星推到了三手神君的身邊，姊妹二人急不及待的飛步而去。

三手神君目注二女背影去遠，方才噓了一口粗氣，舉手連拍，解開了冷天星被閉的穴道。

冷天星舒展了一下四肢，冷漠的掃了三手神君一眼道：「你的騙術十分高明，大約對那個丫頭所說的話都是假的吧！」

三手神君訝然一笑道：「事實確然如

此，不過，她們兩人都能被我騙過，爲什麽你却能看得出來？」

冷天星哈哈一笑道：「這是十分簡單之事，因爲你的目的無非也在想得到去九重天的路綫圖！」

三手神君爽然一笑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錯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難道你別有企圖？」

三手神君黯然道：「那兩個丫頭是江湖中出了名的潑辣貨，發覺我騙了她們之後，絕不會便宜得使我一死了之！」

冷天星冷峻的道：「這些我都不問，我問的是你的企圖何在？」

三手神君搖頭苦笑道：「如果一定要問老朽的企圖，那就是報恩兩字！……」

微微一頓似是囘憶着當年的恩怨之情，繼續道：「十餘年前甘涼路上老朽遭羣魔圍攻，眼見即將喪命之際却被一位俠客所救，老朽雖然身在俠邪之間，但恩怨二字却看得極重，故而十餘年來，無時不以報恩爲念……那位俠客就是令先尊冷君豪！」

冷天星半信半疑的道：「如此說來，今天老前輩是拚着性命救我了？」

三手神君神秘的一笑道：「這也並不盡然，老朽一生最喜冒險，這次却也算做一場賭博！」

冷天星皺眉道：「賭博……這就使晚輩不解了！」

三手神君笑道：「說穿了也沒有什麽奇特之處，老朽如被那兩個丫頭捉住千刀萬剮，自是意料中事，但如能助你到達九重天，萬一習成絕藝，老朽自然也會跟着揚眉吐氣不再怕那兩個丫頭尋事生端！」

冷天星皺眉道：「但晚輩確然沒有去九重天的路綫圖，只怕辜負了老前輩的心意！」

三手神君山羊鬍子一噘噘道：「不必什麽路綫圖，老朽知道那處地方！」

「啊？」

「老朽無意之中到過一處高山，那山，就是距此不算太遠的桐柏山，山中高峯，平日大部爲雲霧所掩，難見眞實面目，但老朽那次到時却値恰千載難逢的晴朗天氣，在一處鳥獸難上的插天高峯之中，老朽發現了四行詩句。

微微一頓，慢悠悠的接下去道：

江湖紛紛亂，皆因習藝難，若欲成絕技，請上九重天。

在那首詩句之旁，並有三個糢糢糊糊的大字，正是九重天三字。

冷天星奇道：「九重天是武林中人人欲到之地，老前輩無意中到了那裏爲何却輕輕放過，而不攀登上去，探求絕藝？」

三手神君搖頭苦笑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老朽確曾有爬上高峯探求絕藝之心，無奈那山峯陡峭得有如一條插天石柱，老朽自忖無此能耐！」

冷天星心頭一沉道：「這樣說來，縱然老前輩把我帶到九重天下，只怕晚輩也是望洋興嘆，無法攀登得上！」

三手神君苦笑道：「這就要看你的緣了！」

冷天星心思潮湧，喟然一嘆道：「旣承老前輩如此厚愛，晚輩恭敬不如從命，就煩老前輩指引路途了！」

三手神君微微一笑道：「就是這樣走法，只怕出不去多遠，老朽就會被那兩個丫頭追上所殺，至於你，大約會很快的就出了岔子。」

冷天星皺眉道：「依老前輩說該當怎樣？」

三手神君微微一笑，忽然由腰間解下一個青布小包，打了開來，道：「老朽不但擅長把他人荷包中的東西據爲己有，還擅長一點改裝易容之術！」

冷天星定神看去，只見那青布小包之中有兩套破舊衣服，和幾個小包。

在三手神君巧妙熟練的手法之下，不久時間，兩人就完全改變了模樣，相顧一眼，不由失聲而笑。

原來冷天星在他巧奪天工的改裝易容術下，竟變了一個僂腰駝背，白髮蒼蒼的老者，看上去至少已在七旬之上。

三手神君則扮成了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兩人挽手併行，宛如一對歷盡江湖風險的老年夫婦。

於是，兩人向桐柏山放步行去。

三日之後。在三手神君指引之下，冷天星已站在桐柏山中的一座插天巨峯之前。只見峯上峯下俱在濃霧瀰漫之中，數尺之外，難見景物。好在三手神君路途熟悉，費了不久時間，就到了他曾到過之處。

冷天星定神看去，只見峯下的一方巨石之上，果有三手神君所說的那首詩句與九重天三個大字。但那些字跡都已被風雨剝蝕得一片糢糊，如不仔細去看，幾乎已經無法辨識得出來。

三手神君喟然止步：「老朽只能到此爲止由此而上，請恕老朽無能奉陪了！」

冷天星仰頭看時，也不由自心底泛起一股涼意，只見那巨峯峭壁千仞，旣無藉力之物，又無攀援之處，自己也是毫無攀登上峯去的方法！

但他却揑着頭皮笑道：「巫山二嬌與老前輩勢同水火，在下此去，不知何時才能下得峯來，不知老前輩……」

三手神君苦笑道：「老朽早說過這是一場賭博，此處地僻山險，經年籠罩在雲霧之中，是一處人跡罕到之地，老朽就在此結廬而居，候你歸來！」

冷天星頷首道：「晚輩也只好暫時失陪了！」

他忽然覺得鼻頭發酸，有一股說不出的悲涼意味襲上心頭，當下身形疾轉，掉頭而去。他並非攀上峯去，而是繞峯而行，尋覓可以藉力攀援之處。

然而那山峯之下處處均是光滑的峭壁，一連繞峯走出兩里多路，也是不曾找到一處可以藉力攀援的地方！

他不由頹然長嘆一聲，斜倚山壁而坐，默默忖思。

三手神君雖然冒着九死一生之險，由巫山二嬌手中把他救了出來，又把他帶到了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九重天下，但他却一籌莫展，只有望山興嘆！

忽然，他彷彿覺得身後的山壁移動了一下。

他不禁大爲呆怔，暗暗忖道：「難道這山快要崩塌了不成？」

忖念之間，連忙閃身而起，回頭查看。然而一看之下，他不由大爲駭異，原來

那光滑的峭壁之下，忽然有一塊巨石縮進去了半寸左右。

此刻才看出那方巨石如不是被自己背部壓動，單從外表看來與整個的峭壁合而爲一，根本分不出那是一塊單獨的石塊。

冷天星懷着困惑的心情，伸手向那方巨石推去。那巨石雖是嵌在山壁之下，但用手推去，却沒有多大的阻力，緩緩應手向內縮去。

冷天星大爲驚喜，待將那巨石推開之後，立刻俯身而入，發覺那竟是一座幽黯潮濕的秘洞。

他失望之餘，無意中發覺此處秘洞，心中不禁又泛起一股希望之情，當下連忙在洞中旋身四顧，細細搜查。

那山洞究有多大，無法看得眞切，因爲山洞不但幽黯，而且曲曲折折，地勢十分繁複。藉着那推開的巨石所透進的微光，冷天星意外的忽然發覺一旁石壁之上有着一行字跡是：「既入我門，就算有緣，請將洞口封上。」

冷天星大感奇異，彷彿是這個洞中前人所遺，當下不敢怠慢，連忙將推開的巨石移了出去，恢復原狀。

洞口一經堵起，洞中登時更加幽黯了起來，冷天星停立了至少有盞茶之久，方才使眼睛逐漸習慣起來。他儘力運目四顧，忽然發覺一旁頂部有一縷黯淡的光綫透射下來，走去看時，原來竟有一條半出人工半出天然的盤路曲折而上。

冷天星不假思索，立刻攀援而上。那盤路時左時右，時前時後，約計至少爬上了百丈左右，眼前忽然爲之一亮，似是到了一間巨大的宮殿之中。

冷天星懷着奇異的心情放目看去，只見眼前處身於一座巨大石室之中，估計位置，當在百丈左右的峯腰之中。石室中空無所有，地下則是經過修建的平整石地，雖然密不通風，但却既無黑暗之感，也無窒悶之虞。但石室中空空曠曠，却又不知當年此地主人，將之做爲何用。

忽然，他發覺石室之後，似是尚有一間內室。於是，他伸手去推那可疑的石門。一經推動，但聽軋軋連響，一座石門果眞應手打了開來。然而，他立刻爲之怔住了，只見石室之內霍然坐着一個像貌古樸的老者，峨冠博帶，氣象莊嚴。

冷天星吃了一驚，連忙深施一禮，道：「晚輩冷天星，見過老前輩！」

但那老者睬也未睬，一動不動。

冷天星怔了一怔，又復一禮道：「晚輩誤闖仙居，尚望老前輩原諒！」

那老者仍是不答。冷天星大感不是滋味，但他立刻發覺有些地方不對了，原來那老者忽然鼻塌眼落，耳垂嘴歪，霎時之間萎頓而倒，變成了一灘粉屑。

冷天星差點沒跳起來，良久良久，方才定下心來，只見那老者不但骨肉盡化，而且衣履亦皆風化，看來至少死了也有數百年之上，由於室中無人，氣流穩定，故而一直保持原狀。

但冷天星推門而入，使室內的氣流爲之震動，故而那老者立刻化成了一灘粉屑，散了一地。冷天星愕然檢視，只見老者博帶之上還有一行字跡可以辨認得出來，那字跡寫的是：「九重天尊座前侍者。」

冷天星訝然暗忖：原來這老者並非此地主人，只不過是一名座前侍者，那麼此地主人諒必就是九重天尊了！

此刻才看出那方巨石如不是被自己背部壓動，單從外表看來與整個的峭壁合而爲一，根本分不出那是一塊單獨的石塊。

冷天星懷着困惑的心情，伸手向那方巨石推去。那巨石雖是嵌在山壁之下，但用手推去，却沒有多大的阻力，緩緩應手向內縮去。

冷天星大爲驚喜，待將那巨石推開之後，立刻俯身而入，發覺那竟是一座幽黯潮濕的秘洞。

他失望之餘，無意中發覺此處秘洞，心中不禁又泛起一股希望之情，當下連忙在洞中旋身四顧，細細搜查。

那山洞究有多大，無法看得眞切，因爲山洞不但幽黯，而且曲曲折折，地勢十分繁複。藉着那推開的巨石所透進的微光，冷天星意外的忽然發覺一旁石壁之上有着一行字跡是：「既入我門，就算有緣，請將洞口封上。」

冷天星大感奇異，彷彿是這個洞中前人所遺，當下不敢怠慢，連忙將推開的巨石移了出去，恢復原狀。

洞口一經堵起，洞中登時更加幽黯了起來，冷天星停立了至少有盞茶之久，方才使眼睛逐漸習慣起來。他儘力運目四顧，忽然發覺一旁頂部有一縷黯淡的光綫透射下來，走去看時，原來竟有一條半出人工半出天然的盤路曲折而上。

冷天星不假思索，立刻攀援而上。那盤路時左時右，時前時後，約計至少爬上了百丈左右，眼前忽然爲之一亮，似是到了一間巨大的宮殿之中。

冷天星懷着奇異的心情放目看去，只見眼前處身於一座巨大石室之中，估計位置，當在百丈左右的峯腰之中。石室中空無所有，地下則是經過修建的平整石地，雖然密不通風，但却既無黑暗之感，也無窒悶之虞。但石室中空空曠曠，却又不知當年此地主人，將之做爲何用。

忽然，他發覺石室之後，似是尚有一間內室。於是，他伸手去推那可疑的石門。一經推動，但聽軋軋連響，一座石門果眞應手打了開來。然而，他立刻爲之怔住了，只見石室之內霍然坐着一個像貌古樸的老者，峨冠博帶，氣象莊嚴。

冷天星吃了一驚，連忙深施一禮，道：「晚輩冷天星，見過老前輩！」

但那老者睬也未睬，一動不動。

冷天星怔了一怔，又復一禮道：「晚輩誤闖仙居，尚望老前輩原諒！」

那老者仍是不答。冷天星大感不是滋味，但他立刻發覺有些地方不對了，原來那老者忽然鼻塌眼落，耳垂嘴歪，霎時之間萎頓而倒，變成了一灘粉屑。

冷天星差點沒跳起來，良久良久，方才定下心來，只見那老者不但骨肉盡化，而且衣履亦皆風化，看來至少死了也有數百年之上，由於室中無人，氣流穩定，故而一直保持原狀。

但冷天星推門而入，使室內的氣流爲之震動，故而那老者立刻化成了一灘粉屑，散了一地。冷天星愕然檢視，只見老者博帶之上還有一行字跡可以辨認得出來，那字跡寫的是：「九重天尊座前侍者。」

冷天星訝然暗忖：原來這老者並非此地主人，只不過是一名座前侍者，那麼此地主人諒必就是九重天尊了！

九重天尊的遺蛻又在何處，諒必也是在這山腹的石室之中。忖念之間，再度轉首四顧，忽然發現這內室之中還有不少物件，原來他一入此室，就被那老者遺骸所吸引，並未發現室中其他物件。

只見迎面壁間有一排橫寫的字跡，是：「九重天闕第一重。」

冷天星不由驚噫出聲，暗叫道：「原來此處不過算是一重天，九重天想必另有其地，至少該是在這巨峯的絕頂上了！」

忖念之間，忽見右側一張石案之上，擺了一方銅簡，由於年代久遠，銅簡之上已經滿佈銅綠，但仍能依稀看出上面的字跡，是：「世間萬事，無不皆由緣字而生，不論年代過了多久，凡有緣先到此處，而又肯習余遺學之人，即爲我徒！案頭有參丸百顆，每日食用一顆，可止饑餓，銅簡下有習功要訣，按訣而習，必有進境。百日之後，可開前面石室，如能通過試驗，可升登二重天闕，否則，功止於此，即可他去，勿復留戀。」

冷天星懷着興奮的心情，先行跪下默禱一番，然後立起身來，恭恭敬敬的翻開了石案上的銅簡。只見銅簡下面仍有「幅銅簡，上面刻着一些吐納運息之術，與武功入門的粗淺功夫。

在另一旁的一個石盒之內，果然有百顆參丸，雖然年代隔了如此之久，但一經打開，却香氣四溢，新鮮無比。

冷天星不再多想，立刻定下心來，就在外間的巨大石室之中，按照那銅簡上的功訣揣摩習練起來。他已是武功大有基礎之人，但仍按步就班，依照那上面記載的功訣慢慢學習，不敢有絲毫輕率之心。

轉瞬之間，百日已過。

冷天星懷着興奮而又緊張的心情，打開了前面的另一間石室。只見室中擺滿了石碑般的巨石，以及石球鐵練等物。

迎門是一方三尺見方的石塊，上面有一行字跡是：「運力出掌，將之擊碎！」

冷天星不稍遲疑，依照在此所學的吐納之術，提起一口眞力，一掌拍了下去！

但聽蓬然一聲大震，那方石塊頓時化爲片片粉屑，飛撒得滿室皆是。

石塊之後，是一條懸掛的鐵練，每一環結都有姆指粗細，上面也有一行字跡，寫的是：「用食中二指之力將之捏碎！

冷天星心頭暗感欣慰，因爲這些試驗並不太難，就算他到此之前，也能依法一一辦到。

當下食中二指一駢，向那鐵練之上捏去，但聽一聲脆響，一條鐵練已經斷爲兩截。

一時之間只聽石室中乒乒鏗鏘之聲不絕，所有的巨石等物，都被冷天星依照上面的字跡指示一一毀去。

最後，在石壁之上有一行字跡，是：「既已通過試驗，可登二重天闕。」

冷天星心頭暗忖，上面雖寫着可登二重天闕，但二重天闕在於何處，通路又在那裏。忖念之間，不由伸手向壁上推去。詎料一推之下，怪事忽生，但聽軋軋大響起處，一道暗門已經打了開來。

冷天星心頭大喜，連忙邁步而入。

只見門內是一條整齊的暗道，歷階而上，大約只有二十丈左右，眼前忽然出現了一間頗爲華麗大殿。只見迎面一幅巨匾，上面寫的是：「九重天闕第二重。」

但見絨幕綉幃，石桌玉椅雖然已是積塵盈寸，但却不失當年華麗景象，使冷天星駭異的却是迎門而坐的兩名艷裝侍婢。

冷天星雖有第一重天闕中的經驗，但却仍不能不爲之怔了一怔，原來那兩名侍婢栩栩如生，如不細看，絕難發覺那是死了數百年之人。

只見那兩名侍婢也像第一重中的老者一樣，霎時之間，頭歪肩塌盡皆化成了一灘粉屑。

冷天星不由自主的向兩名侍婢的遺蛻拱手一揖，方才向後面的石桌走去。

只見桌上有一個玉盒，下面則有一幅銅簡刻着一行字跡，是：「盒中有兩條萬年天蝓，服食之後可使內功驟增，待藥力行開之後，即可直上三重天闕。」

冷天星默默禱唸了一遍，然後雙手將那玉盒盒蓋打了開來。但盒蓋一啓，他却不由雙眉深鎖，咋舌難下。原來所謂的萬年天蝓，竟是兩條姆指大小的毛蟲，一白一黑，赤尾紅目，形狀怖人。怪的是那兩毛蟲雖在盒中關了數百年之久，却蠕動不已，翹尾昂首，顯然並未死去。

冷天星遲疑了足足有頓飯之久，最後終於還是閉起眼睛，壓制着強烈的噁心之感，雙手捧起玉盒，一下子吞了下去。

兩條毛蟲並沒有特別的怪味，但吞下不久，丹田之中却升起了一股熱流，有如火燒一般，翻騰洶湧，同時，五臟六腑似乎都痛得要碎成一段一段一般，使他忍不住失聲而呼。那股由丹田中升起的熱流愈來愈是洶湧，不一時間，忽如開閘的洪水一般上衝生死玄關，下闖任督二脈。

冷天星勉強咬牙隱忍，但最後只覺轟的一聲，眼前發黑，四肢癱軟，立刻昏死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冷天星終於悠悠的醒了過來。肚腹的劇痛已止，代之的是一種無比的舒暢，只覺遍體輕鬆，幾乎有如身在雲霧之中一般。他茫然睜眼四顧，忽然發覺自己視力大增，連在石室角落上的一根髮絲，都可清晰入目。他再難壓抑自己心頭的狂喜，由於視聽之力的增加，可以證實一項事實，那就是他的內功眞力至少增加了數倍以上。

他略一調息，立刻按照字跡的指示，直上第三重天闕。這次並不需要費力去找，因爲一條斜斜的盤路就在石室一角。

第三重天闕，似乎比第二重還要華麗，裏面四壁俱是掌指拳脚的歌訣圖解，依照字跡的指示，要他以百日時光，習學四壁所列的拳脚掌指之學。

冷天星如痴如醉，立刻又把自己沉浸於那些詭奇玄奧的招術之中。

百日之後，他又攀上了第四重天闕。

第四重天闕中是機關陣法之學，費時百日。

第五重天闕是刀槍鞭棍等一般兵刃，費時百日。

第六重天闕是武林各派雜學，費時百日。

第七重天闕則是準備學劍的初步寧神靜心之法，費時一月。

第八重天闕則是專習劍術費時一年。

這些階段，冷天星俱都一步步順利的完成了，將近兩年半的時光中，他遍歷了八重天闕，將應學的武功俱已點滴不遺的完全學到。

就當他欲登上最後的九重天時，却發覺在一張石桌上刻下的一行字跡。

那字跡是：「九重天闕中有余一生研練的數招絕學，雖僅數招，但却修習不易，若無十年八載時光，萬難習成，且用心不專，將導致走火入魔，使在八重天闕中所習之學，於一旦之中悉付流水……」

冷天星不由心頭一沉。他急於報雪親仇，倘要再躭擱上十年八年的時間，那實在是使他難於忍受的一段漫長時間。忖念之間，只見下面繼續寫道：「倘若吾徒尚有恩怨未了，不妨先去江湖之上練達一番，他日厭倦江湖之時，再返此續習爲師之學。但有一事必須牢記，你雖已將八重天闕之學盡皆學成，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切勿驕狂傲世，以免導致不測之禍。即使他日將爲師研創之學學成，亦不能自誇爲天下第一高手，以爲師當年而論，武林道中，亦有不少難分高下之人，須知深山大澤，實隱龍蛇，滿招損，謙受益。切勿過露鋒芒，戒之戒之。」下面署名是九重天尊蓋烟。

冷天星連忙垂首下跪，喃喃默禱道：「恩師在天之靈明鑒，弟子身負不世血仇，勢須依照恩師指示，先去江湖之上了清恩怨，再來守護恩師當年所創的基業，陪伴恩師在天之靈！……」

他恭恭敬敬的行了三拜九叩之禮，而後站起身來，喃喃祝禱道：「弟子要先拜別了。」

然後他由來時所經之路，一重重飛步而下，不久就推開了峯下的巨石，到了洞口之外。一陣山風吹來，使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抬頭看時，時光正當黃昏光景。

冷天星大爲感慨，兩年多的時光彈指已過，九重天的插天巨峯，仍然隱在迷濛的雲霧之中。

他輕輕運用吸字訣，將那巨石拉平，使外面不現一絲痕跡。然後，他踏着輕快的脚步，去尋找等候他的三手神君。

然而，繞遍峯底，他也沒有找到三手神君所結的茅廬。他有些奇異了起來，依理而論，三手神君不可能離此而去，因爲他懼於巫山二嬌的搜捕，他把希望都寄託到了自己身上，不等到弄明自己的遭遇下落，他絕不致離此而去。

但他的人呢？難道說他因自己去的時間過長，誤認自己已經遭遇不測了麼？

忽然——他發現不遠之處有一座低矮的山洞，他懷着姑妄一看的心情俯身踏了進去。一經踏入洞內，他不由大吃一驚，因爲一具骷髏骨架霍然現在眼前，由未曾腐爛的衣履服飾上看來，他一眼就可看出那正是三手神君。

冷天星一陣鼻酸，忍不住爲之落下了淚來。這個以偷出名的老兒，爲報當年舊恩，不惜得罪了巫山二嬌，領自己來到此處，却又在這山洞中遇害而死。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冷天星深感歉疚，

忽然他發覺三手神君的遺骸之下壓了一張血書，當下連忙伸手取了出來。

那血書雖是經過了不少時間，但洞中十分乾燥，故而仍然能够清晰的看得出上面的字跡。只見那上面只有寥寥數語，寫的是：「殺我者乃陰靈教的幽冥堂主公孫厲，老弟台務必爲我報此血仇，此外，老朽只有一名小徒，人稱小神手，亦望看老朽之面，善視……」

字跡潦草凌亂，而且並未寫完，顯然是在垂死之前掙扎而寫。

冷天星咬牙厲聲：「陰靈教……曾是我的殺母仇人，我冷天星對天發誓，此番出道之後，第一個消滅的就是陰靈教！」

於是，他雙掌連揮，將洞外許多石塊聚攏了來，將洞口密密的封堵了起來，使三手神君的遺骸暫厝此地。

他立在那亂石封堵的洞口之前喃喃自語道：「老前輩你放心安息吧，你的深仇大恨，我一定會替你報雪，他年武林底定之時，再找你的愛徒來收葬你的骸骨！」

禱告既畢，車轉身形，就在黃昏餘暉中，飛馳下山而去。

× × ×

嵩山少林寺前，忽然來了一個書生打扮，劍眉星目，年約十八九歲，滿面殺氣的少年。那少年升階叩關，要見掌門悟方禪師。知客僧見那少年來得怪異，僞稱掌門出外，不允傳見。

那少年似是脾氣甚爲暴躁，聞得知客僧之言，冷冷一笑道：「少林掌門，在武林中地位尊崇，據說已經若干年不出禪關，若說離山而出，未免過於欺人！」

知客僧陪笑道：「施主因何要見敝掌門，就說與貧僧也是一樣！」

那少年冷笑：「只怕你担當不了！」

知客僧皺眉道：「不論貧僧能否担當得了，施主何妨說上一說！」

那少年劍眉一揚道：「在下要與悟方大師印證一下武功！」

「啊！……」

知客僧咋舌難下的道：「施主要與敝掌門印證武功，施主是何人門下？」

那少年冷笑道：「印證武功只憑眞才實學，何必計較是何人門下？」

知客僧皺眉道：「施主因何有這古怪念頭，須知當世武林之中……」

不容他把話說完，那少年森顏厲色的道：「大和尚不必費話，看來你是不肯傳報的了！」

知客僧歉然道：「貧僧實難如命！」

那少年陡然由衣袖中扯出了一柄寒芒四射的短劍，厲喝道：「快拔兵刃！」

知客僧微怒道：「施主如此蠻橫，貧僧就以一雙肉掌接上施主幾招！」

那少年哈哈一笑道：「那是你自討苦吃了！」短劍一振，一蓬寒芒撤了出去，逕向知客僧摟頭蓋頂罩到！

知客僧在少林寺中也算得一流人物，論輩份與掌門是師兄弟相稱，武功造詣自是不弱。但這少年的劍法實在太過怪異了，那知客僧雖是久經大敵的人物，但也惶然失措，一時不知應該怎樣應付。惶遽之中，只有挫步疾退，避了開去。

那少年的劍法既怪且狠，知客僧雖然退得極快，但那少年的短劍却如影隨形根本不容知客僧有後退的餘裕。

但聽啊的一聲輕呼，紅光迸現，知客僧的一條左臂已被齊肩削了下來。

那少年若無其事，淡然一笑道：「得罪得罪，現在可肯傳報給貴掌門了麼？」

知客僧面如淡金，血流如注，還未來得及答言，一條黃影已然飄然而至，落在了冷天星面前。

只見來者是一個枯瘦的古稀老僧，雖然身材瘦小，但却不怒而威，別有一種懾人氣勢。那少年怔了一怔，道：「大和尚，你是少林寺的什麼人？」

那枯瘦老僧誦聲佛號道：「老衲悟方，忝爲少林掌門，正是施主欲找之人！」

那少年拱手一禮，順手把短劍納入袖中，道：「失敬失敬！……」

伸手一指斷臂的知客僧道：「貴門人不肯與老禪師傳報，在下已經代爲小小懲戒了一下，老禪師萬勿見怪！……」

悟方禪師面色平靜的笑道：「施主懲戒得應該，老衲心感無既！……」微微一頓，接道：「施主既是專誠要見老衲，就請靜室一談！」說話之間，伸手就來挽冷天星的左臂。冷天星並不避讓，一任悟方禪師拉着左臂，向禪院深處走去。霎時之間，兩人俱皆掠過一層古怪的面色。

原來兩人表面上雖是雙手相携，實際上却是暗較了一下內勁，相較之下，雙方功力相當，竟是不分勝負之局。悟方禪師身爲天下領袖門派的少林掌門，會過的高人無數，一個年才弱冠的少年，如何會放在他的眼中。

殊料一試之下這少年的功力竟不在自己之下，這實在是太過駭人之事，悟方禪師口雖不言心中却結了老大的一個疙瘩。

冷天星同樣的心頭爲之一沉，他倖獲奇遇，兩年多的時間遍歷八重天闕，原認爲已可睥睨江湖，想不到一個少林掌門，仍然與自己是平手之局。

如此看來恩師遺言實在不假，武林中高人無數，任憑武功多高也不能自誇爲天下第一高手。忖念之間，已到方丈靜室。

小沙彌獻茶已畢，靜室中只剩下了悟方禪師與冷天星兩人。

悟方禪師輕宣一聲佛號道：「施主高姓大名，可以見示了麼？」

那少年毫不隱諱：「在下冷天星！」

「冷天星？……」悟方禪師重複了一遍，喃喃的道：「可是楓江世家冷君豪施主的後人？」

「正是先父！」

「這就難怪了！施主藝業驚人，不知出自何人門下！」

冷天星頓了一下道：「如果老禪師能够代爲守秘，在下當可實言相告！」

悟方禪師道：「施主可是要老衲發誓麼？」

冷天星微笑道：「那是最好不過！」

悟方禪師怔了一怔，笑道：「老衲若是洩露了施主之言，將永沉輪廻，難成正果！」

冷天星笑道：「老禪師言重了，在下先師乃是九重天尊蓋炯！」

「啊！……」悟方禪師聲嘶氣竭的啊了一聲，突然向後便倒，昏了過去！

（未完・一）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港幣十六元
全套兩集

著雲青葛諸
集下

每本港幣八元

武俠小說
湖江魅鬼
著雲青葛諸
H.K.N.G.

雄七霸五
著雲青葛諸
集上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